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9/61
12 Januar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酷刑和拘留问题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S·罗德利先生根据
人权委员会第 1998/38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2	5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3 - 4	5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5 - 10	6
三、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11 - 823	7
阿尔巴尼亚.....	13 - 31	8
阿尔及利亚.....	32 - 41	11
安哥拉.....	42	13
阿根廷.....	43 - 46	14
亚美尼亚.....	47 - 55	14
澳大利亚.....	56 - 58	16
阿塞拜疆.....	59 - 64	18
巴林.....	65 - 78	19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孟加拉国.....	79 - 83	25
不丹.....	84 - 85	26
巴西.....	86 - 95	27
保加利亚.....	96	30
布隆迪.....	97 - 98	30
柬埔寨.....	99 - 100	30
喀麦隆.....	101 - 109	31
加拿大.....	110	33
乍得.....	111	34
智利.....	112 - 114	34
中国.....	115 - 146	35
哥伦比亚.....	147 - 168	39
刚果(民主共和国).....	169 - 179	42
古巴.....	180	44
厄瓜多尔.....	181 - 189	45
埃及.....	190 - 239	46
萨尔瓦多.....	240	54
赤道几内亚.....	241 - 248	54
埃塞俄比亚.....	249 - 251	56
法国.....	252 - 253	57
冈比亚.....	254 - 259	57
格鲁吉亚.....	260 - 267	58
德国.....	268 - 279	60
危地马拉.....	280 - 284	62
几内亚比绍.....	285	63
海地.....	286	63
洪都拉斯.....	287 - 288	63
匈牙利.....	289	64
印度.....	290 - 315	64
印度尼西亚.....	316 - 360	71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61 - 368	84
爱尔兰	369 - 368	86
以色列	372 - 394	87
意大利	395 - 397	93
象牙海岸	398	94
牙买加	399 - 403	94
日本	404 - 411	96
哈萨克斯坦	412 - 425	100
肯尼亚	426 - 425	102
科威特	438	104
吉尔吉斯斯坦	439	10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440	105
黎巴嫩	441 - 445	105
莱索托	446	10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447 - 455	107
马来西亚	456 - 459	108
墨西哥	460 - 487	110
摩洛哥	488 - 489	116
缅甸	490 - 526	117
纳米比亚	527 - 528	123
尼泊尔	529 - 535	124
尼日尔	536	126
尼日利亚	537 - 554	126
巴基斯坦	555 - 559	129
巴拉圭	560	130
秘鲁	561 - 580	130
菲律宾	581 - 592	133
葡萄牙	593 - 595	136
大韩民国	596	137
罗马尼亚	597 - 636	137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俄罗斯联邦.....	637 - 641	146
卢旺达.....	642 - 647	147
沙特阿拉伯.....	648 - 649	148
塞内加尔.....	650 - 651	149
塞拉利昂.....	652 - 654	150
西班牙.....	655 - 658	151
斯里兰卡.....	659 - 669	152
苏丹.....	670 - 683	155
瑞典.....	684	158
瑞士.....	685	15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686 - 687	159
泰国.....	688 - 689	159
突尼斯.....	690 - 714	160
土耳其.....	715 - 736	165
乌干达.....	737	171
乌克兰.....	738	171
美利坚合众国.....	739 - 752	17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53 - 763	176
乌兹别克斯坦.....	764 - 766	180
委内瑞拉.....	767 - 791	181
越南.....	792 - 796	184
也门.....	797	186
南斯拉夫.....	798 - 804	186
赞比亚.....	805 - 811	188
津巴布韦.....	812	189
其他通讯:转交巴勒斯坦当局资料.....	813 - 823	189
四、结论和建议.....	824	192

附 件

人权委员会关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出的临时口头报告.....	193
-----------------------------------	-----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 1998 年/38 号决议将 1993 年 4 月任命的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先生(联合王国)的任期延长三年。根据这项决议,特别报告员现在向委员会提交第六份报告。第一章涉及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方面的问题。第二章概述它在 1997 年的活动。第三章载有 1997 年 12 月 6 日至 1998 年 12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送交的来文和政府的答复概要。

2. 除上述决议外,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通过或重申的若干其他决议也适用于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并在特别报告员在研究和分析提请他注意的资料时得到了考虑。这些决议主要有: 1998/18,“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1998/19,“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1998/26,“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及其有关不容忍问题”; 1998/35,“审判员、陪审员和评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立场以及律师的独立性”; 1998/39,“司法工作中的人权,特别是被拘留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权”; 1998/40,“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1998/41,“任意拘留问题”; 1998/42,“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1998/47,“人权与恐怖主义”; 1998/50,“国内流离失所者”; 1998/52,“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1998/68,“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 1998/74,“人权和专题程序”; 1998/76,“儿童权利”。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3. 在审查所涉的一年中没有出现与职权范围有关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按照最近人权委员会第 1998/38 号决议第 24 段和大会第 53/139 号决议第 12 段所核准的那样,因循以往。特别是,他一直在争取与具有其他委员会授权的人进行合作,避免在国别活动方面的重叠。因此,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向各国政府送交了紧急呼吁或转交指称发生侵权行为的资料,或者争取与下列机制一起联合查访会员国: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布隆迪等国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4. 当然，这种联合活动要取决于这些机制是否拥有有关的资料，而是否拥有这些资料，则要取决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有关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讯是否切实有效。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感谢人权署不断努力建立进一步提高这些机制的合作能力的制度，以免某种情况下提交来文的重叠。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5. 在职权范围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委员会第 1998/38 号决议中所载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他的任务的总趋势和进展情况的口头临时报告。1998 年 11 月 5 日，他按此在议程项目 110(a)下在大会第三委员会作了发言。发言全文载于本报告附件。大会第 53/139 号决议第 24 段请特别报告员向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6. 在审查所涉期间，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土耳其(1998 年 11 月 9-19 日)。这次访问的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 1。喀麦隆、肯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本国，他对此极为感谢。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两国的常驻代表团对他在 1997 年请求得到访问这两个国家的邀请初步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见 E/CN.4/1998/38, 第 4 段)，但没有如希望的那样提出邀请。他提出得到邀请访问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在这一年中，特别报告员还争取得到访问巴林、巴西和突尼斯的邀请。

7. 巴林常驻代表表明，要等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按计划访问后才发出邀请；特别报告员暂时提出的联合访问可能会使与委员会各机制合作方面的决策复杂化。巴西常驻副代表初步作出了积极反应，但解释说新的联邦和国家当局需要一些来确立地位。

8. 1998 年 5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起参加了与禁止酷刑委员会和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第一次联合会议。拥有与酷刑有关的授权的其他机构就各机构如何从事工作及其任务之间相互补充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和资料。会议还就 6 月 26 日，即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通过了一项声明。特别报告员认为，定期召开这类会议，是有价值的。他还参加了 5 月 25-2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代表、专家和各特别程序工作组主席以及咨询服务方案的第五次会

议。经这次会议的主席的提名，他于6月22日至25日出席了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罗马举行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外交会议。他还出席了1998年9月2日至4日在圣雷莫举行的关于随之而来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圆桌会议。

9. 他同意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设立的一个酷刑问题专业组的工作，参加了该专业组在6月和10月举行的会议，并在参加会议期间，也向专门讨论酷刑问题的欧安组织《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第三组执行情况审查会议全体会议作了发言。

10. 1998年10月5日，他在明尼苏达的Minneapolis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国际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还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若干次活动上作了讲话，包括法国人权问题全国协商委员会从9月14日至16日召集的一次关于《宣言》渊源的国际会议、联合王国大赦国际和解放社于1998年10月16日主办的一次会议以及乌得勒支大学12月10日至12日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

三、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11. 在审查所涉期间，特别报告员为400名个人和涉及约250人的10组人向59个国家发出了64封信件。据悉约有80人是妇女，约40人为未成年人。特别报告员还发出了39封信件，提请各国政府以往几年转交的一些案件。特别报告员还与个人案件一起向一些国家的政府转交了27项较一般性的指称。特别报告员为380名个人(据悉其中约30人为妇女，还有30人为未成年人)和涉及约1,500人的20批人(包括由190名妇女组成的一批人)转交了122份紧急呼吁，为这些人表示担忧的是，他们可能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此外，35个国家的政府就审查所涉年份提交的450个案件向特别报告员作了答复，其中有17个国家对上一年提交的约300个案件作了答复。

12. 本章按国别摘要转交给政府的一般性指称、个人案件和紧急呼吁以及这些政府的答复。适当时还将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列出。由于缺乏资源，特别报告员不能对前几年访问各国后提交的报告和建议作后续评述。他也不能在本报告中以西班牙

语列入各国政府作出的答复。一些政府的西班牙文答复将载入提交人权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报告。

阿尔巴尼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关于一些支持反对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党的人所受到的待遇的资料。以下概述的一些案件涉及 1996 年 5 月 26 日全国大选后在 5 月 28 日发生的示威。特别报告员已经在 1996 年 5 月 29 日为被捕人员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7/7/Add.1，第 1 段)。据报告，许多人在示威过程中遭到正规警察、用盾和钢盔武装起来的防暴士兵、国家情报处的便衣警察的暴力。一些高级警官据说因此而被解职。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一些个人案件，以下几段予以概述。

14. 据报告，Xhemal Hysi 于 1995 年 9 月 11 日在萨兰达省上班时被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发现拥有批评贝里沙总统和美国人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的传单，他据称被警察拘留了 16 个小时，据说受到残暴殴打，殴打时一些高级警官也在场，他还受到动用电休克的威胁。据报告，他被释放时仍然在流血，他非常害怕，不敢申诉，尽管值日员给他过这样的提示。

15. 据说，Hamit Arshia 于 1995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被警察打。据报告，他在法院的院子里时，六、七名警察命令他上一辆警车。据称，到警察局后，他被关在一间牢房里，三名便衣警察据称开始用警棍威胁他，说他的酒吧是社会主义党同情者的会议地点。据称，他被打了几个小时，然后被扔到街上。据报告，他昏迷一时，后来村里的医生发现了他，直接送医院。

16. Enver Jaho，社会主义党的活跃分子，据报告他于 1995 年 9 月 20 日在街上被捕。据说，他被带到警察局询问关于贝里沙总统抵达前在城里的墙上书写的反政府标语的情况。据称，然后地拉那警察对他拳打脚踢。据报告，Enver Jaho 得到了医生证明，并提出了申诉。Sasho Meta 据说在同一天因类似原因被捕。一些穿着军服的人从一辆警车上下来，然后据称开始对他拳打脚踢。据报告，第二天早上他被释放，后来一名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对当地公诉人提出申诉。

17. 据报告, Behar Toska 于 1996 年 2 月在地拉那被捕。据说, 他被控在墙上写反政府标语而收到社会主义党的钱。他被带往警察局, 被迫脱掉衣服。据称, 六名警察然后对他进行审问, 用塑料警棍和一节金属管打他。据报告, Behar Toska 的几颗牙齿断裂, 以后几天小便明显出血。但据说, 治疗他的医务人员听到 Behar Toska 是被警察打的时却拒绝出医生证明。据报告, 他向一名高级警官申诉了他受到的待遇, 想对所涉的警察提出诉讼。

18. 据报告, Vatos Veliu 于 1996 年 2 月 16 日被捕, 因为两天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谴责萨兰达警察的腐败行为。据称, 他在警察局受到拳打脚踢, 两小时后被释放。据说 1996 年 2 月 20 日出了医生证明。

19. 据报告, Gjokë Lulashi、Petraq Kumaraku 和 Marash Marashi 这三名社会主义党活跃分子 1996 年 5 月 6 日在 Kurbin 被警察关押了 13 个小时。据称他们挨塑料警棍的打, 然后在被释放时得到警告让他们不要再参加社会主义党的会议。

20. Aliosha Quamaj 是当地阿尔巴尼亚欧洲社会主义论坛的负责人之一, 据报告他于 1996 年 5 月 9 日在 Durrës 在墙上书写标语后被捕。据称, 他为受到的虐待向两名警察提出了申诉, 并拿出医生证明作证。

21. Ridvan Peshkëpia 是民主联盟党的一名议员, 据说他是 1996 年 5 月 16 日在地拉那一家大学电影俱乐部被捕的五人之一, 当时他们正在举行官方批准的党的会议。据称, 当地警察局负责人打了他几次。

22. Maksim Paragoni, 当地社会主义党成员; Edi Spahiu 欧洲社会主义青年论坛当地支部领导人之一, 据说与其他几个人一起于 1996 年 5 月 18 日被培拉特警察局逮捕和虐待。据称, 他们几次挨打。

23. Saimir Xhuglini, 社会主义党候选人 Luan Hajdaraga 的保镖; Skënder Lame 欧洲社会主义青年论坛主席团成员; Lame Lamaj 以及另外约 20 名社会主义党支持者, 据报告于 1996 年 5 月 20 日在即将举行选举会议的地拉那芭蕾舞学校附近被捕。据称, 他们遭到警察殴打, 受重伤。据说, 特别是 Saimir Xhuglini, 他被带往第一警察局, 约有 20 名警察等着殴打他。

24. Erion Braçe, 培拉特区社会主义党候选人。据报告于 1996 年 5 月 26 日在前往 Poliçan 的车里被捕。据称他被带往警察局, 挨打两个小时。

25. Flamur Mulova, 培拉特社会主义党候选人, 据称 1996 年 5 月 26 日在他的党的办公室受到武器的威胁, 并挨打。

26. krenar Cakërri, 发罗拉选举控制委员会成员; Ilirjan Kuçi 和 Tartar Ademi, 社会主义党支持者, 据称于 1996 年 5 月 26 日在发罗拉挨警察打。

27. Dritan Belinjeri, 民主联盟成员, 据报告于 1996 年 5 月 26 日在地拉那被捕。据称他挨警察的打, 因为抱怨选举程序不规则, 而人们认为他的委员会的主席对此有责任。

28. Sërvet Pëllumbi、Namik Dokle、Ndre Legisi、Pandeli Majko、Halil Lalaj、Mojko Zeqo、Musa Ulgini、Luan Hajdaraga、Neritan Ceka、Blendi Gonxhe、Arben Imami、Gramoz Pashko、Skënder Gjinushi、Gaqo Apostolli、Hziz Ferati、Ilmi Habibasi、Sheptim Maloku、Faik Cukarizi、Andrea Jano、Gëzim Karanxha、Orhan Hoxha、Sokol Lulja、Genc Beqiraj 和 Viktor Cuko 以及以下妇女: Shpresa Sula、Arta Deda、Ermelinda Meksi、Anila Imami、Delina Fico 和 Sonila Qirjako、Ilvo Haxhiu 和 Fatbardha Isufi, 据报告都于 1996 年 5 月 28 日在 Skenderberg 广场示威期间被捕。据称他们都遭到虐待, 大多数人据说因与警察冲突受伤而需要医疗。还据称大多数人被带往地拉那第一警察局, 在那儿挨打。

29. 据报告, Prokop Gjika 卷入 1996 年 5 月 28 日的 Skenderberg 广场示威。据称, 他的脸和肋骨部几次挨打, 最后被两名便衣警察用一辆警车送往医院。据报告, 他在医院里前额被绕了几针。

30. Arben Imami, 民主联盟党领导人之一, 据报告与其他 20 名左右反对党领袖在 1996 年 5 月 28 日的示威中被捕。据称, 他在国家情报处总部遭到两名便衣警察的严厉殴打。据报告, 他们在他躺倒在地上的时候用脚踢他。他被带回第三警察局时, 那里穿制服的警察公然拒绝登记他的申诉, 尽管他的脸上和衣服上都有血迹。据说, 他获得了一份法医报告, 由地拉那大学医院的一名专家开具的。

31. Bardhok Lala, 一家独立日报 Dita Informacion 的记者, 据报告于 1996 年 5 月 28 日在全国选举后的示威中被国家情报处特工人员逮捕。据称, 他在 Skenderberg 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被这些特工人员殴打, 然后被带往第二警察局。据说他被释放后又被这些警察在街上逮捕, 在一辆面包车中被带走, 在车上五个人用塑料警棍打他。他们拽住他的头发把他拉出面包车, 据称一直拉了约 20 米, 拉过一条湖边的灌

木丛。据报告在那里他们又用警棍打他。其中一名警察公然十几次用枪顶住他的头，威胁打死他。这名警察据说还发了几枪，但没有伤着 Bardhok Lala。据报告，他然后被扔在一边。据报告，1996年5月31日，国家情报处发言人否认国家情报处特工人员虐待过 Bardhok Lala。1996年7月底，Bardhok Lala 显然在公诉人办公室中录下了一段陈述，然后，国家情报处据说对他提出诽谤诉讼。

阿尔及利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2. 报告员在1998年9月3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一些资料，据这些资料说，虐待的案件频频发生，似乎表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不是“滥用权力的孤立案件”。据报告，数千名被拘留者对审判过程中的这种虐待提出申诉。据说，在警察局和宪兵站的拘留或者在军事保安中心拘留期间尤其经常发生虐待。据称，囚犯主要在单独禁闭时遭到酷刑，禁闭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据说，酷刑和虐待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信息，在审问的书面陈述上对供词签字，但也当作一种惩罚。被怀疑与武装反对集团保持联系的人都被认为特别有可能受到酷刑。据说，保安部队最常用的酷刑手段有：“塞破布”，即将囚犯绑在长凳上，用破布塞进嘴里，在嘴里填满大量的脏水或咸水，有时混进化学品；另一种是“点火炬”，用火烫身体各部分。另外的手段还有：用电休克触击人体敏感部分，在阴茎和/或睾丸上扎绳子，或者将生殖器官加进抽屉，猛击囚犯，用香烟烫，在肛门里塞进物体或胶水，将他们长时间吊着。警察拘留期间甚至以后似乎也经常不让进行独立的医疗检查。如果确有医疗检查，常常是显然拖延了一段时间后由政府任命的医生进行的。据称，有些被拘留者因他们受到酷刑而在拘留中死亡。据认为，从1992年以来当局从未下令对酷刑和虐待的指称作任何正式的司法调查，也从未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这样进一步支持了有罪不罚的情况。

33. 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还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政府在1998年12月1日的信中作了答复。

34. 据报告，Mabrouk Djouaidia，于1997年3月8日被苏格艾赫拉斯附近的Quallel宪兵旅逮捕。据称，他受到八天的酷刑，包括“塞破布”法，头部周围遭棍

打，下巴明显骨折。据说，这样他不得不签署了一项内容毫无根据的声明。据说，他然后被带往 Blida，被关押了 60 天，没有再受到虐待，然后被带回苏格艾赫拉斯释放。政府说，他于 1998 年 3 月 29 日被判无罪，对于他据称在警察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他从未提出申诉。

35. Mohamed-Yacine Simozrag 的案件特别报告员在他于 1993 年第一次被捕时已经提到过(见 E/CN.4/1994/31，第 27 至 29 段)。当时，政府答复说，他依法受审，尽管他提出虐待的指称，但从未要求作调查或作医疗检查。据新的资料说，他于 1994 年 9 月 9 日被带往哈拉什中央警察局，据称他在那儿受了一整天的酷刑，包括“塞破布”，身体各部分遭到棍打。被转往 Serkadji 监狱后，他据称在 6 平方米的牢房里与其他 7 名囚犯一起被拘留了两个月。据报告，他在 1995 年 2 月 21 日-22 日 Serkadji 监狱暴动中死亡，是被“点火炬”而死。政府表明，对 Serkadji 暴乱的调查报告从未提到过任何虐待，但它证实说，此人确实在暴乱过程中死亡。

36. 据报告，Abderrezak Koudri 于 1994 年 10 月 17 日在家中被 Bourouba 的警察逮捕。据称，他在潮湿的牢房中被赤身裸体地关了 43 天。据说，他的拘留条件极差，使他得了传染性皮肤病。还据说，他的肋骨被打掉。据报告，一份医疗报告证实了这些事实。虽然已经将虐待的情况通报了司法当局，但司法当局据称还没有作出反应。据报告，他于 1996 年 11 月 10 日被判三年徒刑，据认为目前被关押在哈拉什监狱。政府说，他被阿尔及尔刑事法院严厉地判处 3 年徒刑后于 1997 年 11 月 27 日释放。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37. 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6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1 月 17 日转达的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8/38/Add.1，第 4 至 7 段)。

38. 关于 Hassan Cherif 及其哥哥 Hakim 据称在 1996 年 8 月拘留期间遭酷刑的案件，政府说，1996 年 10 月医疗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酷刑或虐待的痕迹。

39. 关于 Banim Abdullatif 据称 1997 年 1 月至 3 月拘留期间遭酷刑并因受到这种虐待而耳朵失聪，部分失去视力的案件，政府说，他的律师要求得到医疗报告，但政府公诉人予以拒绝，因为这项要求没有提交地方预审法官。但是，政府向报告

员保证说，Branim Abdullatif 在一审时没有受到虐待的迹象。政府还通知报告员说，指称的事件发生 7 个月后没有进行过医疗检查。

40. 关于人权专业律师 Maître Rachid Mesli 律师据称于 1996 年 8 月被警察逮捕并遭酷刑的案件，政府说 Mesli 律师被控建立恐怖集团。政府指出，他在一审时从未有说过在警察拘留时受到虐待。经过他的律师后来要求，1996 年 11 月的一份医疗报告证实 Mesli 律师的心智正常，只有右眼有轻伤。政府注意到在这方面没有提出申诉。最后，政府说，刑事法院没有就对他的指控判他有罪，但判他为鼓吹犯罪的罪行，为此他被判处 3 年徒刑。

意 见

41. 特别报告员关于得到访问要求的希望(E/CN.4/1998/38/Add.1, 第 18 段)证明没有理由，因此他后来进行接触的尝试也没有得到理会。他注意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最后意见，委员会说，它“深为关切不断有人指称普遍酷刑的情况”(CCPR/C/79/Add.95, 第 9 段)，并认为仍然有充足的访问理由。

安 哥 拉

4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 1997 年初以来卡宾达飞地情况恶化的资料。这份资料说，因该地区的冲突正规军士兵以及快速干预警察准军事集团成员的酷刑和虐待行为据说很普遍。据报告，这种行为针对的是士兵想获得情报的人或者针对平民百姓，目的是对分裂主义集团，特别是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各小集团的武装进攻的报复。据认为，这种行为的目的还有惩罚或恐吓政治反对分子。在没有受到冲突直接影响的地区，这种行为的受害者是涉嫌支持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的政策或不服从政府命令的人。据说，使用的手段有如下：拳打脚踢，用警棍或大砍刀殴打，子弹射进四肢，电休克、刺刀抵住喉咙。据报告，对这些酷刑指称尚未作正式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提出指控。还据认为，政府至今为止没有采取行动预防和制止这种做法。

阿 根 廷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6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44. 据报告, Marcelo Atencia 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在上班时被 San Miguel 第一警察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部队逮捕并被带往警察驻地。据称,第二天, Marcelo Atencia 回到家里,他的脸变了形,非常恐怖。他的亲属将他送到联邦首都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肿胀和感染。警察局官员否认逮捕 Marcelo Atencia。还据报告,他父亲对他儿子在 3 月 21 日晚上在 José C. Paz 第二警察局受的伤提出了申诉。

45. Luis Cufre, 14 岁,据报告于 1997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在宪法广场(联邦首都)被 Mitre 分局的警察部队逮捕。Luis Cufre 在遭到逮捕时据称被猛烈摔到人行道上,当时正好有一辆车从街上开过,因此而受重伤。据报告, Luis Cufre 后来住院。据收到的资料说,他的脑下部骨折,颧骨骨折,下巴骨折,锁骨骨折,肺部受重伤,心脏失调。据证人说,警察迫使车辆驾驶员离开现场,以免有证人。在对申诉的答复中,警察后来声称说,在警察采取行动时发生车祸,车辆逃走,警察想救他,他受伤。据说逮捕的原因是四次涉嫌未遂抢劫。据报告, 1997 年 9 月 23 日,他在国家第 15 刑事法院受到起诉(第 146 号登记册)。

46. 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还提醒政府说, 1997 年转达的若干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亚美尼亚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亚美尼亚政府说他收到了 Manvel Virabyan(17 岁)的资料。据称,他于 1997 年 4 月在警察拘押中死亡,致死的原因是警官殴打和虐待。据报告,苏维埃茨基区内务部的警察在 1997 年 4 月 5 日到 Sovetsky 调查一起抢劫案时在 Manvel Virabyan 的家里将他逮捕。当天下午,他的兄弟 Mamikon Virabyan 和两名朋友 Meruzhan Arutyunyan 和 Varazdat Avetisyan 也因同一案件被逮

捕。据称，这四人都遭殴打，常常昏死过去，目的是让他们招供。报告说， Manvel Virabyan 于 4 月 13 日在警察拘押中死亡。他的身体和脸部有重伤痕迹。起初，他的母亲对他的死亡表示抗议，但据称因警官对她的另一名儿子威胁而被迫撤诉。

48. 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4 日的信中证实上述几人被逮捕，并表明 Manvel Virabyan 在拘留期间行为混乱并试图撞门撞墙。据政府说，因此命令他安静下来，躺在一张木凳上睡觉。晚上 7 点左右发现他死亡。 Yerevan 检察院根据《刑法典》开展了刑事调查。验尸报告表明，死亡原因是肺和心脏病急性发作，全身中毒，但尸体上没有殴打的痕迹。调查表明，内务部官员对他没有实行过暴力，他也不是自杀。由于缺乏构成犯罪的主证据，刑事调查结束。政府证实说，他的亲属没有提出任何申诉。

4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 1997 年转交的一些案件仍未收到答复。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50. 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15 日的信中分别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关于 “ Dro ” 案(见 E/CN.4/1997/7/Add.1, 第 2 段)和审判 Vahan Hovhannissian 和其他 30 人(见 E/CN.4/1998/38/Add.1, 第 11 段)的指称作了答复。

51. 关于 “ Dro ” 案，政府指出， Arsen Artsrouni 的法律代表在调查时说，对他的当事人使用了暴力。但是，政府说 Arsen Artsruni 本人在 1995 年 5 月 27 日声明对他没有使用压力。不管怎样，他在卫生部的法医研究中心作了体检。在这次体检中，他重复说他没有受到人身伤害或任何身体暴力，这一点得到了医疗专家的证实。政府说， Armenak Mnjoyan 没有提出对他殴打或使用暴力的申诉。他的律师也没有口头或书面提出关于虐待的陈述。 Gegham Manoukian 于 1997 年 5 月被释放，没有提出拘留期间受虐待的陈述。政府没有提供与该案有关的律师据称挨打的材料。

52. 关于 Vahan Hovhannissian 的问题，政府说，他和其他人按政府令和有关司法当局的裁定被释放。只有四名被控武装政变未遂的人目前在服刑。政府还表明， Manvel Yeghiazarian 的律师在他关押期间参加了所有的调查程序，没有提出任何口头或书面声明，没有声称他受到人身压迫。 1998 年 2 月 2 日，他受到总统令的特赦，被解除羁押。关于 Ashot Avetissian 的问题，没有提出关于对他使用非法审讯的手段

或人身暴力的陈述。他被判五年徒刑，但随后因最高法院主席团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对他免于所有起诉而被释放。

53. 政府在该信中向特别报告员通报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对 Hamayak Hovhannissian 进行殴打和使用人身暴力的指称(见 E/CN.4/1998/38/Add.1, 第 12 段)。1995 年 4 月 15 日，由于缺乏证据而驳回了刑事起诉。

54. 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2 月 5 日为 Aramzd Zakanian 送交的信作了答复(E/CN.4/1998/38/Add.1, 第 13 段)。政府说，1996 年 10 月 18 日发起了刑事调查。它的结论是，约 10-15 人的一群人有的穿便服，有的穿军服，在他进入“全国自决联盟”政党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时对他进行殴打。政府还表明，他被汽车转送到内务和国家安全部反有组织犯罪司，遭受暴力，该部已被要求查明案犯，但尽管作了调查，仍未查出这些人。根据《刑事诉讼法》于 1997 年 10 月 18 日中止临时调查，因为案犯的身份一直查不出。政府在答复中没有提到与称在同样情况下挨打的其他人。但是，政府表明，一旦获得完整的资料，它将对特别报告员的信中提到的其他指称作出答复。

意见

55.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他的结论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表明“对执法官员执行酷刑和虐待的指称感到关注”(CCPR/C/79/Add.100, 第 12 段)。

澳大利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5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土著人在拘留中死亡率很高的资料。据说，1991 年 7 月以来有 64 名土著人在监狱或警察设施中死亡或受到致命伤。在有些情况下，虐待或缺乏照料可能是拘留死亡的原因之一。据报告，对拘留死亡的调查在许多情况下非常缓慢、不完整、不独立并缺乏透明度，还据报道执法官员对不接受官方解释的亲属进行骚扰和恐吓，这似乎更加重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尽管对土著人在拘留中死亡的问题提出了这些关注，但这种关注似乎同样也适用于拘留死亡的所有澳大利亚人。首先，大多数对死亡的调查通

常不公布详细的结果。第二，对警察拘留中死亡的调查通常由发生拘留死亡的警察局的警官实行。第三，警官在许多方面卷入验尸官对拘留死亡的调查，因此社团组织认为他们完全控制调查过程。上述三种关注提出了透明、公证和独立的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57. 据报告，Daniel Yock 在 1993 年 11 月 7 日他被捕后 30 分钟内在警察拘留中死于心脏病。据报道，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 Brisbane 中部的若干土著青年。据认为，一名警官随后将他翻过身子，面朝地，将他的双手反铐。一些证人证明，逮捕他的官员对 Daniel Yock 拳打脚踢，对告诉他们他的身体不好的人置之不理。警官和其他证人都报告说，看到他呕吐，口流吐液，身体不住地颤抖。然后他被带上一辆警车，据报道被脸朝下放了竟半个小时。据报告，警官一直不看一看他的情况，尽管几名逮捕他的警官注意到他的情况可能不好。警车在这一地区转了 17 分钟后到达警察看守所，据报告 Daniel Yock 一到那就被发现死亡。事后作了两次调查，据认为找到了直接的死亡原因是心率失常，据报告，昆士兰刑事司法委员会作了调查，据说它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证实警官局的任何人的初步证据确实的案件。

58. 据报告，Kin Nixon 于 1994 年 9 月 13 日在警察关押期间死于严重心脏病。他于 1994 年 9 月 12 日因违反监狱条件而逮捕，被带往东珀思的警察拘留所。虽然据报告严重心脏病是警察拘留中死亡的原因，但据称那些官员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他的健康。据称，他在神智迷乱中要降高血压的药，但他们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当天晚上一名同狱犯注意到 Kim Nixon 呕吐，看上去有病，很虚弱；但是，这一夜对 Kim Nixon 进行 21 次例行观察的官员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据报告，他后来被带到法院判罚，根据验尸官的报告，他那个时候本来是应该被释放的。但他却被关进警察拘留所的一间牢房，一名警官就坐在牢房门外，对他直接看守。一个多小时后，他突然倒下，然后即在医院宣布死亡。验尸官没有因他的调查结果而提出对某一官员进行任何纪律制裁或刑事诉讼，但着重建议对拘留照料的警察培训问题进行彻底审查。澳大利亚西部警察局由于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而立即采取步骤，解决在警察拘留程序中查明的问题。

阿塞拜疆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5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下列案件的资料。

60. 据称，Samir Zulfugarov 因拥有毒品而于 1997 年 7 月被捕，受到执法官员殴打，之后死亡。据报告，Samir Zulfugarov 在逮捕三天后死于 Semashko 医院。据说提起了刑事诉讼，但到 1997 年底结果仍未知。

61. Zakir Jabbarly 和 Dilgram Bairamov 据称在 1997 年 9 月受到 Baku Narimov 区警察局护照处的三名职员殴打。据报告，殴打是在这两名记者到护照处了解据称在一家旅馆发生非法登记公民身份的情况后发生的。据报告，Zakir Jabbarly 因挨打而住院。Dilgram Bairamov 声称该区副检察官最初拒绝对指称的殴打作调查。

62. 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还提醒政府说 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一些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63. 1998 年 9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与言论和见解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送交了一份关于 1998 年 9 月 12 日在 Baku 有 30 多名记者挨打和受骚扰的来文。这些记者大多是阿塞拜疆记者工会成员，据称，他们在报道一次被查禁的反对党集会时被打，据称警察用暴力驱散几百名示威者，挨打的记者有：Azer Sariyev, Faiq Qazanfaroglu, Mahammad Ersoy, Ibrahim Niyazly, Anar Mammadli, Movsun Mammadov, Xaliq Mammadov, Haji Zamin, Khalig Bakhadyr, Elimr Suleymanou, Ilqar Shahmaroglu, Nebi Rustamov, Taghi Yusifov, Tahir Pasha, Tapdiq Farhadoglu, Sarvan Rizvanou, Natiq Javadli, Movlud Javadov, Kamil Taghisoy, Shahin Jafarli, Sebuhi Mammadli, Azer Qarachanli, Zamina Aliqizi, Allahverdi Donmez, Mehseti Sherif, Talekh Zafarli, Tunzale Rafiqqizi, Rey Kerimoglu, Azer Rashidoglu, Ajdar, Lachin Semra, Rasul Mursaqulov, Eldaniz Bdalov, Tahir Mammadov, Elman Maliyev 和 Shahbaz Xuduoglu。据报告，警察想闯进若干反对党的独立新闻发布社的办公大楼，其中有 Azadliq 和 Chag 报社以及 Turan 新闻署。

64. 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3 日的信中表明，1998 年 9 月 12 日，约 300 人对正在体育场附近值勤的警察动武，当时体育场内应该在举行经批准的反对党集会。政

府说，这种非法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因此 Baku 检察总长办公室对此提出刑事诉讼。有 39 人被指控。其中只有 1 人就人身和心理压迫提出申诉。政府还证实说，检察总长在 9 月中旬收到 Turan 新闻署和阿塞拜疆记者工会的申诉信，但说，个人，尽管请他们提出申诉，但都没有提出任何正式申诉。政府说，特别报告员的信中提到的大多数人，有的没有提出申诉，有的向检察总长办公室表明他们在与警察冲突中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据说调查者正在计划核实提到的其他记者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最后，政府表明，检察总长向内务部通报说他认为必须要采取紧急行动，防止侵犯记者权利的情况。

巴 林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6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4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的资料表明巴林因政治原因被捕的大多数人被单独禁闭，这是一种有利于酷刑的拘留条件。据称，安全和情报处以及刑事调查部经常用酷刑审讯这种被拘留者。据说，这些机构动用酷刑不受惩罚，至今为止没有听说过官员因酷刑或其他虐待行为而受到起诉的案件。据报告，在国家安全法院听审的案件中，单是根据将政治官员或安全官员作的未经证实的供词或只根据收到供词的这类官员的证词就可以对被告定罪。据说，虽然被告常常声明他们的“供词”是受到酷刑而逼供的，但据报告，如果被告身上不显出明显的受伤迹象，法院从不下令对这种声明进行公正的调查。据说，这种表面伤不常见，因为酷刑受害者通常在治好伤后受到审判。还据报告，验尸报告常常作假；医生、医治受害者或者将受酷刑的症状写入报告的，均受到国家官员的骚扰和威胁。

66. 据报告还动用酷刑强迫被拘留者签署保证与自己的政党脱离关系的声明，今后不参加反政府活动，强迫受害者汇报别人的活动，实行惩罚，恐吓政治反对派。报告的酷刑手段有：falaga，即打脚板；殴打，有时动用水龙管、四肢扭曲吊打；强迫长时间站立；不让睡觉；不准受害者大小便；浸在即将没顶的水中；用香烟头烫；用钻头刺穿皮肤；性骚扰，包括用东西插入阴茎或肛门；电休克；威胁处决或伤害家庭成员。

67. 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还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个人的资料。

68. 据报告, Nooh Khalil Abdulla Al Nooh 于 1998 年 7 月 19 日被捕。据报告, 内务部的一名官员在两天后将他的尸体还给他的家属, 据称身上有受酷刑的痕迹。据报告, Mohammed Jasim Al-Askafi 于 1998 年 6 月 10 日被捕, 被关押在麦纳麦的 Al-Qalá 警察局, 几天后被释放。据称, 国家情报处成员用 PVC 水龙管打他。据报告, Mousa Jafar Mohammed Juma'a 于 1998 年 6 月 6 日被捕, 目前被关押在 Al-Qalá。据称, 国家情报处成员用 PVC 水龙管对他殴打, 特别是打他的脚背。据报告, Sadeq Abdul Rasool Habeeb 于 1998 年 6 月 6 日被捕, 目前被关押在 Al-Qalá。据称, 国家情报处成员对他殴打, 尤其是打头部。据报告, Ramlah Mohammed Hassan, 女性, 于 1998 年 5 月 20 日在父母家中被国家情报处成员逮捕。她现在被单独禁闭在 Al-Qalá。据报告, Abdul Hadi Mohammed Ali 于 1998 年 6 月 7 日被捕, 在 Al-Qalá 被关了几天。据报告, 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酷刑, 包括电休克。据报告, Hassan Muslim Ibrahim, 13 岁, 于 1998 年 6 月被捕, 被关押在干船坞警察局, 逮捕三天后被释放。据称, 他受到国家情报处成员的酷刑, 受到心理刺激, 不仅是因为他受到殴打, 而且还因他目睹他哥哥和其他被拘留者受酷刑。据报告, Ibrahim Abdulla Ali 于 1998 年 6 月 7 日被捕, 被关押在 Al-Qalá, 几天后被释放。据称, 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酷刑, 包括电休克。据报告, Mahmood Ali Abdulla Mohammed, 17 岁, 于 1998 年 6 月被捕, 被关押在 Al-Qalá。据报告, Mahmood Matook Ali, 14 岁, 于 1998 年 6 月被捕, 在干船坞警察局被关了三天。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酷刑, 受重伤。据报告, Nezar Al Qaree 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被捕, 在 Al-Qalá 被单独禁闭。据报告, Ra'ed Al Khawaja 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被捕, 在 Al-Qalá 被单独禁闭。据报告, Seyed Abdul Sahra'a Al-Seyed Said AL-Seyed Salman, 16 岁, 于 1998 年 6 月 3 日在家中被捕, 被关押在 Al-Qalá, 三天后被释放。据称, 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殴打, 两天不让吃东西。据报告, Seyed Amin Ibrahim Ali 于 1998 年 6 月 10 日被捕, 被关押在 Al-Qalá, 几天后被释放。据称, 在拘留中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严重酷刑。据报告, Seyed Fasal Seyed Adnan, 13 岁, 于 1998 年 6 月被捕, 被关押在干船坞警察局, 三天后被释放。据称, 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严厉酷刑。据报告, Shaker Muslim Ibrahim, 16 岁, 1998 年 6 月被捕, 关押在干船坞警察局, 三天后被释放。据称, 他在拘留中受到国家情报处的严厉酷刑。据报告, Hussain Hassan Ali, 17 岁, 1998 年 6 月 7 日被捕, 目

前关押在 Al-Qalá。据称，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酷刑。据报告， Abbas Jasim Mohammed 于 1998 年 6 月 7 日被捕，目前被关押在 Al-Qalá。据称他受到国家情报处的酷刑。据报告， Faisal、Shaker、Ali、Hassan 和 Fardan 等兄弟五人于 1998 年 4 月 15 日在家中被国家情报处特工人员逮捕。据称，他们在被捕时遭拳打脚踢，扭住头发拉扯，他们的父母目睹了这一场景。据报告，他们被拘留在 Al-Qalá，据称受到 PVC 水龙管的殴打，不让睡觉，不准吃东西。据报告， Ali Abd Al Hussain Al Saffi， 16 岁， 1998 年 4 月 26 日被捕，拘留在 Al-Qalá。据称，他被迫持续站立了两天，不准睡觉。据报告， Ali Ahmed Jasem， 17 岁， 1998 年 4 月 26 日被捕，关押在 Al-Qalá。据称他被迫持续站立两天，接着三名警察用 PVC 水龙管打他。

69. 据报告， Abdullah Ali Al Bari， 15 岁， 1998 年 4 月 26 日被捕，关押在 Al-Qalá。据报告他受到性骚扰，耳朵挨打。据报告， Ali Ridha Ali 于 1998 年 4 月 26 日被捕，被关押在 Al-Qalá。据报告，他挨打，不准上厕所。据报告， Jawad Al Jaziri 于 1998 年 4 月 26 日被捕，被关押在 Al-Qalá。据报告证人看见他被蒙上眼睛带上手铐拖进警察局，据称在警察局里受到四名警察的殴打。据报告， Mohammed Ahmed Ali Al Mu'emen 于 1998 年 4 月 15 日被捕，在 Al-Qalá 被关押了一天。据报告，在他被运往警察局时受到两名警察的殴打，然后被迫持续站立一天，遭到 PVC 水龙管的殴打。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0. 1998 年 4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为 Sheik Abdul-Amir Al-Jamri 及其儿子 Sadiq Abdul-Amir Al-Jamri 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的儿子于 1998 年 4 月 19 日被捕，据报告下落不明。据说 Sheik Abdul-Amir Al-Jamri 目前被拘留在麦纳麦的 Al-Qalá 监狱，据报告他自从 1998 年 1 月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Sadiq Al-Jamri 据称曾数次受到一些官员的威胁，他们试图逼他承认对动乱负责。据报告，威胁的内容有：强奸他的妻子和女性亲属，逮捕他的几个儿子并用以酷刑，特别是对 Sadiq Al-Jamri。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15 日的答复中否认逮捕了 Sheik Abdul-Amir Al-Jamri，并声明是依法拘留 Sheik Abdul-Amir Al-Jamri，因为他卷入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极端行动，包括谋杀、纵火和破坏财产。他是所谓的“Hazbollah-Bahrain”的精神领袖。政府还说， Sheik Abdul-Amir Al-Jamri 被关押在正规的拘留场所，他的条件和待遇是

人道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他拥有福利和探视的所有权利，身体健康，有权获得充分的医疗便利，包括经他的要求，经常由附近的一家医疗中心派医生出诊和护理。

71. 1998年11月4日，特别报告员为以下几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Sayed Hussain Sayed Ali Sayed Saeed，16岁，Sadiq Abas Daqaq，15岁，据报告于1998年10月5日被捕，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警察局。Jasmin Jaffar，16岁，Hussian Majeed，16岁，Jalal Hassan，16岁，Sayed Fadhil Sayed Ahmed，17岁，Sayed Alawi Sayed Ahmed，Hassan Ali Khalaf，16岁，Sayed Yunis Sayed Alawi Sayed Majeed，Shakir Ma'tug Shafiq Alawi以及两名同名同姓的人和Ali Ahmed，据报告于1998年10月6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Mohammed Isa Abdulla，16岁，据报告于1998年8月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Haj Abdul Rasool Ibrahim的五名儿子：Maitham，17岁，Mohammed和Hussain Ibrahim据报告于1998年8月被捕，Abdull，17岁，Ali据报告在两年前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Budayi'a中心。据报告，Ali Abdula Hussain和Zuhair Nooh Al Saeed于1998年10月4日被捕，据报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Hamad Ali Jaffar于1998年10月4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Ebrahim Ahmed Ali和Saeed Khalil Ebrahim于1998年10月4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Hussian Jassim Mohammed，Salah Jassim Mohammed，17岁，以及Abas Jassim Mohammed等三兄弟于1998年8月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Sayed Sadiq Sayed Ahmed和他的兄弟Sayed Saleh Sayed Ahmed于1998年10月4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Sheik Jaffar Al A'li于1998年10月6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Abdul Zahra Abd Ali Ahmed于1998年10月5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Sayed Jameel Abas于1998年10月4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Jaffar Abdulla Al Shamruk于1998年8月14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dlia监狱和干船坞监狱。据报告，Amar Alir Hassan在1998年8月底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Al-Qalá。据报告，Madhi Ahmed Madhi于1998年8月15日被捕，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Salman港口附近的一个警察局。据报

告, Ali Al Mulla Al Abas, 17岁, 1998年8月15日被捕, 据说目前被国家情报处关押在 Salman 港附近的一个警察局。

72. 1998年11月10日,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 事涉据称警察部队从1998年11月2日开始袭击 Daih 村居民的问题。据收到的资料说, 几十间房屋受到袭击, 若干个人被捕, 其中包括: Jamil Al-Sa'af、Yousif Al-Sa'af(15岁)、Saeed Ibrahim Al-Sheikh、Haitham Ali Al-Sheikh、Seyyed Hassan Seyyed Jaffer、Hussain Jaffer Haider 和 Mohammed Ali Al-Ekri(15岁)。据报告受到袭击的房屋中有 Mahdi Al-Bazaz 的房屋, 在国家情报处一名官员的指挥下, 这间房屋在不同的事件中连续三天受到袭击。据认为, Al-Bazaz's 16 岁的儿子 Isa Al-Bazaz、Layla Mahdi Al-Bazaz(女)和一名远亲 Yousif Ahmad Al-Yatamab 都被警察部队扣作人质。还据报告, Hanan Salman Haider(女)于1998年11月4日在一天清晨由一名国家情报处官员带领袭击他父母的房屋后被捕。据称, 警察部队对该房屋发起了第二次袭击, 逮捕了 Salwa Hasan Haider(女)。还据报告, Saeed Al-Aradi's 的房屋也受到了袭击, 他 19 岁的儿子 Amir Al-Aradi 和女儿 Maryam Al-Aradi 被拘留。报告员还报告说, 据称逮捕后被释放的人中有一人, Mona Salman Haidr(女), 受到酷刑。

73. 1998年11月18日,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七名未成年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 Sadiq Abdula Yousif(12岁)、Mahdi Abd Alinabi Al Marzuq 的儿子(名字不详)(12岁), 据报告于1998年10月在 Duraz 被捕。据说他们被关押在 Al Budaya 中心。这两名儿童在被捕时遭到殴打。Ayman Ali Ahmad Abdul Rasul(14岁)、Imran Abdul Rasul Ali Abdul Rasul(14岁)和 Amar Abdul Rasul Ali Abdul Rasul(13岁)据报告于1998年10月13日在 Ikir 被捕。据报告, Mohammed Abdul Mohsin Jassim Abdul Nabi(17岁)和 Abdul Khaliq Jassim Mohammed Yousif(14岁)于1998年10月10月在 Ikir 被捕。以上五名儿童的拘留地点无人知晓。还有两名未成年人, Hamid Ali Yousif 和 Ismael Sayed Ali Seyyed Hashim, 均为17岁, 据报告于1998年10月9日在 Qadam 地区被捕, 被拘留在 Al Budaya 中心, 据称受到酷刑和虐待, 然后被释放。

74. 同一天, 特别报告员为 Muhammad Ali Muhammad al-Ikri(17岁)送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他于1995年7月因被指控向警察扔汽油弹而被定罪, 1995年9月被释放, 后来据报告他又于1998年11月1日在 al-Qadam 村他母亲家里重新被捕。被

捕的理由及其现在的下落无人知晓。但据认为，他被单独禁闭在麦纳麦西南部的 al-Khamis 中心。

75. 1998 年 11 月 20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为下列个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Abbas Abd Ali Yousif、Musa Ali Yousif、Hassam Salman Al Qafas、Hussain Khalil Al Munlani、Mahmood Hassan Al Farsani 和 Maytham Mirza Isa。据收到的资料说，Abbas Abd Ali Yousif 和 Musa Ali Yousif 于 1998 年 10 月被捕，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 Al Budaya 拘留中心，受到酷刑和虐待。据报告，Hassam Salman Al Qafas 的房屋在 1998 年 10 月 17 日的清晨受到袭击，他被捕，没有逮捕证。Hussain Khalil Al Munlani 和 Mahmood Hassan Al Farsani 据报告于 1998 年 10 月 9 日被捕，他们目前的下落无人知晓。Maytham Mirza Isa 据报告于 1998 年 10 月在 Qadam 被捕，之后一直被关押在 Al Budaya 拘留中心。据认为，上述人员都是根据《1974 年国家安全法》第 1 条被拘留的，据报告，这条规定允许当局未经起诉或审判将个人行政拘留三年以下。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76. 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 8 日和 1998 年 3 月 25 日的信函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 7 日发去的一份紧急呼吁作了答复(见 E/CN.4/1998/Add.1, 第 24 段)。据该国政府说，Mohammed Ahmed Juma Shafi'i 已根据 1976 年的《刑法》对他提出起诉，现正等候审判。政府坚决驳斥了他受到单独监禁和可能受到酷刑的指称，说他完全受到正常的监禁。政府还提供了他的家人和医生探视他的日期。最后政府说，没有收到任何受虐待证据的报告，他本人也没有向医务人员和调查此案的法官提出控诉。

77.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26 日和 1998 年 3 月 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1 月 17 日发去的函件作出答复(见 E/CN.4/1998/38/Add.1, 第 21 段)。该国政府否认了 1996 年 12 月 Yasser Abdul Hussein Ali Sayegh 在监禁期间受到虐待的指称。政府特别提出了系统的正式记录，表明家属定期探监和得到例行的医疗。政府还指出，Yasser Abdul Hussein 本人或他的代理从未提出过任何性质的投诉。此外，政府还否认了另一项指称，说并未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访问期间把他藏匿起来，因为后者当时并不在巴林。

意 见

78. 特别报告员对不断得到各种酷刑的指称十分关注，因此请该国政府邀请他访问该国(见上文第 7 段)。

孟 加 拉 国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7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告知孟加拉政府，他得到的消息表明，以所谓的“安全监护”羁押妇女，是孟加拉执法系统采取的一种办法，尽管在孟加拉法律中这种形式的羁押没有任何依据。报告说，警察提出要求，法官批准，便可对妇女进行“安全监护”。法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批准“安全监护”的请求。这种形式的羁押常常用于强奸、性侵犯、拐卖妇女和绑架等行为的受害妇女。这种做法令人关注，因为据称它剥夺了妇女的自由、助长对她们的虐待，而且更多地起到了惩罚而不是提供安全的作用。据说受“安全监护”的妇女向罪犯一样受到关押和对待。由于预算没有给受“安全监护”妇女的拨款，因此她们常常不得不为其他囚犯洗衣服，才能得到她们的一份口粮。

80.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还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81. Sijal Chakm 和 Bimol Jyoti Chakma，希尔学生会成员，还有 Atul Chakma 和 Sama Ranjan Chakma，两名学生，据称他们受到孟加拉军队人员的毒打，当时他们正在召集会议，谴责 1996 年 12 月孟加拉军队的人员对 4 名妇女的未遂强奸。

82. Shima Chowdhury，据称 1996 年 10 月 9 日晚在 Moghdi 警察局受到强奸。报告说，警察逮捕了 Shima Chowdhury 和她的男朋友 Abdul Hafiz，当时他们正步行前往 Majidapura 村。报告说，两人被关押在 Moghdi 警察所，直到 10 月 9 日，才将他们转往 Rauzan 警察局。Abdul Hafiz 被投入牢房，而 Shima Chowdhury 则被关在主管警官的办公室。据称在那里 4 名警察将她强奸。报告说她在第二天被送到 Chittagong 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的医生发现她的身上有伤。据说 Shima Chowdhury

在 10 月 15 日被送进 Chittagong 监狱受“安全监护”，被指控强奸她的人也在同一所监狱中等候审判。报告说她受到单独监禁。

83.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他在 1994 年、1995 年和 1996 年转去的一些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不 丹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84. 1998 年 7 月 31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 Sangay Dorji 和 Tenzin Dorji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他们自 1998 年 6 月 24 日被捕后一直受到单独监禁。据认为，他们因涉嫌与两个流亡中的不丹政治组织——Druk 国民大会(DNC)和争取民主联合阵线(UFD)有联系而被捕。据说在他们被捕时，强迫他们脱掉衣服，只剩内衣，不丹皇家军队的人当众对他们进行殴打。审讯期间又受到酷刑，特别是他们受到一种叫做 Chepuwa 的酷刑，即用两根棍子挤压臀部。据认为，他们目前被关押在不丹东部的 Gomdar Samdrup Jongkhar。据称自被捕后从未将他们送交司法当局，也未受到起诉，并不准他们见法律顾问(jabmi)和家属。不丹政府在 1998 年 8 月 20 日的答复中说，Sangay Dorji 在 1998 年 6 月 23 日被 Gup(头人)和 Tshokpa(村委会委员)抓获，当时他到那个村子里给一些人的家人送钱，那些人从不丹潜逃，现在尼泊尔。之后他于 1998 年 7 月 8 日获释。该国政府说，有关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称毫无根据。该国政府还否认不丹皇家警察曾逮捕过名叫 Tenzin Dorji 的人。

85. 1998 年 8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为一位 9 年级学生 Needup Phuntsho 发去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在 Thimphu 被不丹皇家警察逮捕后，受到酷刑。报告说，他被关在 Thimphu 警察局。他被捕数日后，有证人报告，看到 Needup Phuntsho 带着镣铐在 Thimphu 挨家挨户地辨认 DNC 和 UFD 的支持者。1998 年 8 月 20 日，不丹政府证实曾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签发对 Needup Phuntsho 的逮捕令，之后他在同一天被捕，原因是参与煽动性活动。他于次日在区法院出庭，并再交警察候押。该国政府说，Needup Phuntsho 4 次到尼泊尔会见反对国家的领导人，据报他从他们那里领到钱，开展颠覆活动。政府的答复还明确表示，他作为囚犯的所有权

利都将得到尊重，包括亲属的探视权和自己选择律师。该国政府说，有关他被捕后受到酷刑的指称毫无根据。据该国政府说，监狱的医生在 1998 年 7 月 31 日给他作了检查，对他的逮捕也报告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巴 西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8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告知巴西政府，他继续收到可信的情报，警察经常殴打和酷刑虐待犯罪嫌疑人，以取得情报、口供或金钱。尽管 1997 年 4 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对酷刑作了规定并予以惩罚，但据报告，到 1997 年底还没有任何酷刑案件成功地受到起诉。据报，警察的野蛮行为和非法杀害犯罪嫌疑人的问题，十分猖獗。据称身着制服的警察，他们怀疑司法机构是否有能力将他们抓获的人定罪，常常草率地处决犯罪嫌疑人和流浪街头的儿童，而不是将他们抓获。据报告，由于对有野蛮行为和非法杀人的警察没有加以调查、起诉和惩罚，因此造成了一种不受惩罚的现象，助长了继续侵犯人权。

87.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讲到以下 4 起彼此没有联系的事件。1997 年 3 月 12 日，一位业余录像摄影人抓拍到 6 名穿制服的里约热内卢警察殴打、酷刑和敲詐 12 名 “Cidade de Deus” 住宅区居民的镜头，其中包括妇女。据全国报业协会讲，Piaui Teresina 的警察在 1997 年 4 月 2 日拘留并殴打了一位摄影记者，因他拍摄了警察 Francisco Soares Rocha 酷刑折磨 23 名青年的情况。1997 年 8 月，一位众院议员要求戈亚斯州当局调查一项报告，说警方在调查两名警察失踪期间，在阿鲁阿南对 4 个人施加酷刑。另一项报告说，据称伯南布哥的警察在 1997 年 2 月曾将一个 17 岁的孩子扔进装有化学药品的大筒中，对他造成严重伤害。

88.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报告说，据称警察在执行法院的命令上过度使用武力。1997 年 5 月 20 日，在圣保罗的一个低收入住房项目上发生暴力事件，身着制服的警察打死了三个无家可归的人，并造成 11 人受伤。警察当时执行一项法院命令，将 5 月 3 日非法占据 “Fazenda da Juta” 综合住宅区的 400 余户人家迁出。

8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巴西监狱情况的材料，据说那里的条件极端恶劣。人满为患，是整个监狱系统的普遍情况。结果，监狱暴乱时常发生，据报狱警过度使用武力。特别报告员在他的信中讲到几起据称在监狱发生的事件。

90. 特别报告员还报告说，1997年1月巴拉那州的法医学院对指称 Foz do Iguacu 的一所监狱有酷刑问题进行了调查。七名囚犯被送到法医学院，他们严重受伤，既有外伤也有内伤。另外还有报告说，在圣保罗的 Carandiru 监狱继续发生大量虐待行为，该监狱有一个部分称为“Dungeon”，据称囚犯们被单独囚禁在那里，达数月之久，不见丝毫阳光。报告说，1997年2月19日，大约15名狱警进入“Dungeon”，用木棍和铁棒殴打囚犯。1997年7月29日，军事警察进入帕拉伊巴州若昂佩索阿的 Róger 监狱，制止一场监狱暴乱，在暴乱中一批囚犯劫持了典狱长、三名狱警和两个同监囚犯作为人质。事件之后医生的检查显示，八名被打死的囚犯中，七人受到殴打，很可能受过酷刑，然后又被草率处决。据报这个结论州长已予接受。两个月之后，军事警察又弹压了同一设施内的另一起暴动，打死一名囚犯。

91.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案件，涉及在圣保罗 Carandiru 拘留所 Masmorra-Dungeon 第4监区里的一些囚犯，据报告，他们都在1998年1月24日受到酷刑。Claudemir de Macedo Cardoso 和 Gilmar Silva de Souza，据报遭到狱警用铁管、木棍和硬橡胶棒的殴打。Dejacir Bezerra Torres、Jorge Augusto Marcondes de Oliveira 和 Robson Goncalves Borges，据报遭到第4和第6监区狱警的殴打和污辱。报告说，狱警用皮带、木棍和短铁管殴打三个人。Rogério de Oliveira Cerávoló、Luis Antonio Simões 和 Ricardo Félix da Silva，据报遭到第4监区和其他监区狱警的殴打。报告说，所有狱警都使用了铁管、短棍和皮带。José Ricardo 和 Jerônimo de Mello 据报受到狱警的暴打，又不准治疗。当他们提出要求治疗时，又受到还要继续挨打的威胁。Reinaldo Correia de Alquimin 和 Pedro Nascimento de Araújo，据报受到殴打和酷刑。Émerson Carlos Albuquerque 据报受到殴打，因为他写信向内务部官员陈述了此前1997年12月16日他受到狱警的一次殴打。Oswaldo José Brito de Carvalho 和 Willson Couseiro Britto，据报受到狱警用铁管的殴打。José Willson Brandão 和 Emanuel Freire de Melo，据报受到殴打。Milton Rocha Plácido，1994年12月16日与第五监区的另外100名囚犯一道受到野蛮殴打。内部事务局在监狱部提出报告后，对该事件作了调查，并为囚犯的伤势拍了照片。尽管照片被送

去作正式的法医检查，但没有一个受酷刑的囚犯经过法医检查，也没有对狱警采取纪律行动。Cláudio P. dos Santos 也受到狱警的殴打和酷刑。还有报告说，他被捕时肋骨上中了一颗子弹，但不准他接受治疗，尽管内部事务局要求将他送往急救站。

92. 最后，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巴西政府，他收到有关 Jefferson Sanches Caput 的材料，据报 1997 年 3 月 6 日午夜在圣保罗受到警察殴打，这次事件被拍成了录像。录像带显示，两名警察命令三个人从一辆轿车中出来。他们不断用警棍打他的脚掌。在三个人得到允许离开后，一名警察从轿车的后座车窗开枪打死了 Mario Jose Josimo。据报，10 名以杀人受到起诉的警察已被警方开除，正在狱中等待审判。但实际参与该次事件的负责警官却只受到行政处分。

93. 巴西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6 日的一封信函中通知特别报告员，它将在随后的一份来函中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案件作出全面答复。关于羁押条件问题，该国政府承认，惩罚机构确实存在不足，但又说已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具体而言，该国政府说“Carandiru”的监狱将改造成专业培训中心，圣保罗州正在修建新的羁押中心，扩大系统能力。最后该国政府表示，行政部门已在 1996 年 12 月向国会提出一份草案，建议修改《刑法》有关其他判决问题的部分规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94. 1998 年 7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Edna Flor 女士和 Donizetti Flor 先生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们二人是阿拉萨图巴州“Centro de Defesa dos Direitos Humanos Antônio Porfirio dos Santos”的律师，据说他们在 1998 年 6 月 13 和 14 日收到不明身份的人打来的电话，威胁要干掉他们，之后，又有两枚自制炸弹扔到他们事务所的门前。这些暗杀威胁可能是对两位律师的报复，因为他们揭发了几起民事和军事警察人员的酷刑案件。巴西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24 日的来文中表示已收到紧急呼吁，说政府正在跟踪该案的发展，并允诺将提供所有与该案有关的进一步材料。

意 见

95. 特别报告员根据近几年里收到的材料,请该国政府邀请他访问巴西(见上文第7段)。

保加利亚

96.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1月10日的信中提醒保加利亚政府注意,他在1996和1997年提出的一些案件,尚未得到答复。

布 隆 迪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97. 1998年8月20日,特别报告员为Gabriel Ntahondi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他于1998年8月14日在布琼布拉被捕。据说对他的指控是,贩运武器和与武装组织保持联系。据称Gabriel Ntahondi被带到SOCARTI的军营,之后又被转移到设在Kiriri区的第三干预部队军营。报告说,从那之后他便与外界失去联系。

98. 1998年9月21日,特别报告员与布隆迪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Pascal Birari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该人在1998年8月30日被军人逮捕,一直被关在Gatumba的警察所。据说他因受到虐待而需治疗,但却遭到拒绝。

柬 埔 寨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99.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0月12日的信中通知柬埔寨政府,他收到了有关Ho Chenda和Chen的材料,这两位妇女是诺罗敦·拉那烈王子的政党(FUNCINPEC)的成员,可能是涉嫌与在泰国和柬埔寨王国的拉那烈王子的支持者保持政治联系。据说她们是1997年12月29日在家中被戈公省军队的副司令逮捕的。报告说她们被单独监禁在陆军司令部。在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柬埔寨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代表亲自

出面干预后，表面上她们在 1998 年 2 月 26 日获释。据说在羁押期间，她们一直受到身心虐待。对羁押她们和使她们受到虐待的人，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100.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注意他在 1997 年转发的案件，他尚未收到有关答复。

喀 麦 隆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0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有关该国大多数监狱的监禁条件不能令人满意的材料，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监狱。据说很多犯人的生活条件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报告说羁押中心拥挤不堪，据说没有卫生设施或不宜使用，为囚犯提供的医疗和食物远不能满足需要。据说很多囚犯患有肺结核或皮肤病等疾病，又得不到任何治疗。据说因此造成监狱中的死亡率很高。还说暴力和野蛮行为十分普遍。报告说，囚犯们经常挨打，特别是打脚掌，还受到“吊打”的折磨，即将人的双手捆在两条腿的后面，吊在一根棍子上，再对他进行殴打。据说有时他们还被带上镣铐，锁在囚禁室中，既没有光线，也不给水和卫生设施。任何被关押的人试图越狱未遂者，均会受到暴打。报告还讲到，妇女和儿童常常与成年男子关在一处，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性虐待。这种恶劣的关押条件似乎并不仅仅是由于各种实际困难，而是由于当局蓄意的政策或忽略所致。下段即讲到特别报告员就上述指称提出的具体案件。

102. Ebenezer Akwang, John Bah Atoh, Fon Peter Fonyam, Bika Idetisu, Wislon Che Neba, Philip Tete, Nseke Stanley Tete, Patrick Yimbu, Lawrence Fai, 以及两位妇女 Prisca Fonyam 和 Grace Yaya Kwei, 还有另外 48 个人，据报是 1997 年三月底武装组织袭击西北省一些城镇之后被捕的。据说这些人大部分被关押在雅温得的中央监狱，也叫 Nkondengui 监狱，和 Mfou 的主要监狱。在这两个羁押中心，由于过份拥挤，卫生条件差，食物和医疗条件不足，那些人的生命据说受到严重威胁。因 1997 年 3 月发生的事件被羁押的 6 个人，据报已经死亡，可能是由于受到虐待或得不到照料。特别报告员已经收到该国政府就上述事件期间逮捕的人提供的材料，1997 年发出的一封信中曾讲到他们(见以下几段)。

103.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材料，有关学生举行示威后一些学生被捕的情况，示威期间学生与治安部队发生了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雅温得。今年向他提出的有以下案件：Patrick Kennedy Ikoe Natao 和 Patrick Asanga Nde，据报 1996 年 6 月 26 日被“自卫”组织的人员逮捕，该组织是在 1996 年成立的，用来对付学生骚动，据说它与治安部队密切配合。据说他们被剥掉衣服，受到殴打，之后又被羁押在不同地点，包括省司法警察分部，受到不同部门的羁押，包括治安部队的一个特种部队特别行动组(GSO)。报告说，他们受到电刑和“吊打”的刑法。Christophe Ebanga Onguene，特别报告员曾在 1996 年 6 月 19 日他被捕时为他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7/7/Add.1,第 44 段)，和 Alesandre Lebeau Mbaye，这两个人都是学生，还有一名教师 Israël Kuenmoé，据报 1996 年 6 月 10 月被“自卫”组织的人员逮捕并受到殴打。Benjamin Mvogo，学生，据报受到“自卫”组织和治安部队人员的追赶，据称因殴打致死，特别是在腹部和胸部，显然对造成他死亡的事件，没有展开过正式调查。关于“自卫”组织，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信中提到的案件作了答复(见以下几段)。

104.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一些记者的情况，据报由于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态度，而受到虐待。Nicolas Tejoumessie，据说 1996 年 9 月 10 日遭到一些自称是治安警察的便衣的绑架，据说他们用电棍对他进行殴打，然后把他抛下。Etienne Tasse，据报 1995 年 12 月 1 日也受到类似待遇。Christian Mbipgo Ngah，据报 1997 年 2 月 26 日被带到 Santa 的宪兵队司令部，据说在那里受到几个小时的殴打，之后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获释。Pius Njawé，据报 1997 年 12 月 24 日被捕，之后又在 1998 年 1 月 13 日被判处两年徒刑和大笔罚款。据说他被关在 Douala 的中心监狱，条件恶劣。尽管他双目失明，并且尽管眼科医生多次建议，但据报 New Bell 监狱的管理人员仍不给他任何治疗。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5. 1998 年 12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为一名记者 Michel Michaut Moussala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他因诽谤罪在 1998 年 1 月被判处六个月徒刑，之后又在 1998 年 9 月被捕。他的上诉订于 1998 年 12 月 23 日审理。由于关押他的 New Bell 监狱条件恶劣，他的健康情况据说正在恶化。报告说他患有哮喘，随时需要治疗。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106. 喀麦隆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22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7 月 1 日提出的案件又提供了补充材料，该国政府已在 1997 年 9 月 5 日的信中对那些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8/38/Add.1,第 44 至 46 段)。

107. Roger Alexia Wamba, Armand Mbe 和 Blaise Ngoune, 该国政府说，他们被一批由学生组成的“自卫”组织逮捕，因此那些人不能算作是公务员。政府还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行为得到公务人员的同意。政府还补充说，那些人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上面讲到的这几个人也没有履行他们对自己社区的责任。

108. 关于特别报告员今年的信中讲到的，1997 年 3 月事件后被捕的 Pa Marhias Gwei、Samuel Tita、Zacharia Khan 和其他人，该国政府没有对 1997 年提到的那些人提供任何进一步材料。尽管如此，该国政府仍指出，所有被捕的人都得到了与他们的情况相应的照看，并有本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探视；他们承认，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与其他囚犯同牢居住的困难。政府确认，其中有些人举行了绝食，造成雅温得军事法庭的初步调查推迟。政府还说，Ngwas Richard Pomasoh 在监禁期间死亡。

意 见

109. 喀麦隆政府已同意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访问喀麦隆的要求。特别报告员希望在提出本报告时他能够向委员会报告访问的日期。

加拿大

紧急呼吁和收到和答复

110. 1998 年 1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为 Manickavasagam Suresh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根据 1991 年有关难民地位的公约作为难民，报告说计划在 1998 年 1 月 19 日将他从加拿大送返斯里兰卡。他从 1995 年 10 月起以《加拿大移民法》第 19 节受到羁押，理由是他对加拿大的安全构成威胁，报告说，因为

据称他是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成员。加拿大政府在 1998 年 5 月 13 日答复说，该案符合所有适当程序，包括加拿大难民身份确定制度的规定，和移民法及规定，那些规定禁止驱逐确定为公约难民的人。答复还说，鉴于保护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是该国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它必须驱逐对加拿大构成威胁的人。但《隐私法》和该案在联邦法院和安大略省法院普通司的法律地位，不允许政府透露有关该案的进一步情况。

乍 得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11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该国政府注意他在 1997 年提出的一些案件，他尚未收到对那些案件的答复。

智 利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1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智利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人的材料：Oriana Guillermina Alcayaga Zepeda、Roxana Paz Cerda Herrera、Magdalena de los Angeles Gallardo Bórquez、María Angélica Medina Soto、Eugenia Victoria Mellado Reyes、Flora Luisa Pavez Tobar、Pilar Alejandra Peña Rincón、Doris Magdalena Ojeda Cisternas、Margarita Elizabeth Reveco Pérez、Ana María Sepúlveda Sanhueza、Giovana Tabilo Jara、Rosa Ester Vargas Silva，这些人都被关在 San Joaquín 区 Calle Capitán Prat 20 的妇女指导中心(Centro de Orientación Femenina)。报告说，这些人在 199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受到圣地亚哥区宪兵队防暴警察的虐待，因他们反抗将他们关在牢房中。报告说，囚犯们受到殴打。受害人对智利宪兵安全部的首脑和所有该事件中有关的智利宪兵队官员提出的行事起诉。

113.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1997 年提出的几起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114. 由于人力所限，智利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29 日、1998 年 3 月 25 日、12 日和 5 月 29 日和 9 月 24 日的答复，未能收入本报告，但将收入下一份报告。

中 国

普通性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1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中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朱盛文(音译，以下中国姓名、地名均为音译)的材料，他是前哈尔滨市副市长，据称 1996 年 10 月以来被单独监禁在哈尔滨市的道力拘留中心。据称他受到严刑拷打，强迫他招供，然后又根据他的招供在 1998 年 4 月 30 日将他定为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在对他的审讯期间，据称他受到拳打脚踢，多次受到电刑。报告说，他当时饥渴难耐，并患有腹泻和反复高烧。没有消息表明对有关酷刑的指称作了调查。

116. 关于西藏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中国政府，他收到有关据称在 1998 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在 Drapchi 监狱发生事件的材料。一些囚犯看到悬挂汉人的旗帜庆祝国际劳动节，对之表示不满，据报他们受到治安部队的残酷虐待和酷刑。据说有些人因受伤死亡。之后，据称所有参与抗议的囚犯都受到单独监禁，并受到严厉审讯和虐待。

117. 特别报告员还转去了他收到的一些案件的材料，摘要如下。

118. Sangye Tenphel(俗名: Gonpo Dorjee)，据报 1995 年 4 月 15 日与 Damshung Khang-mar 寺的另外四名喇嘛一道被中国公安人员逮捕，原因是他参加了 Barkhor 地区的一次示威。报告说他随后被单独监禁。报道还说，他于 1996 年 5 月 6 日死于 Drapchi 监狱。据说他受到两名狱警用电棍和打气筒的殴打。

119. Kalsang Thutop，Deprung 寺的一名喇嘛，因参加 1989 年拉萨的示威被判处 18 年徒刑，据称 1995 年 7 月 5 日死于 Drapchi 监狱。报告说，他死的那天晚上受到两个小时的审讯，几个小时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

120. Ngawang Rinchen(俗名: Tashi Delek)，喇嘛，因在拉萨参加示威于 1989 年被捕。据说在 Drapchi 监狱监禁期间，他多次受到酷刑和虐待。据称他受到殴打，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暴露于极低的温度下，不准睡觉，不给食物、水、厕所和盥洗

设施，也得不到治疗，受到单独监禁，被强迫劳动，做长时间运动不准休息，和强迫长时间站立。他在 1996 年获释。

121. Ugyen Dolma、Kelsang Pelmo、Tenzin Choeden、Thupen Yonten 和另一名妇女，这几个人都是 Shungseb 尼姑庵的尼姑，据称因参加拉萨 Barkhor 地区的示威而在 1988 年 5 月被捕。报告说，她们在 Gutsa 羁押中心期间都受到酷刑。多次将电棍插入她们肛门，用警棍捅她们的阴道。据说这几位尼姑还受到警察的殴打和恶狗的扑咬。

122. Pasang(Pasang Dawa)，Taktse 县 Dechen Sangnak 寺的喇嘛，据认为在连续受到 Drapchi 监狱官员的酷刑后，1997 年 12 月 17 日死于拉萨的公共福利医院，他于 1994 年 12 月 8 日被警察逮捕，当时他在拉萨的主要市场 Barkhor 举行一个人的和平示威。报告说，不准他接受治疗。

123. Konchok Tsomo，Meldro Gyama 县的一位尼姑，报告说她在 Drapchi 监狱被关押了三年，据称她的右臂上部在一次审讯中折断，但在狱中没有得到适当治疗。在她于 1996 年 6 月获释后，自己前往医院医治。

124. Yeshe Samten(俗名：Tenzin Yeshe)，Ganden 的一位喇嘛，报告说 1998 年 5 月 12 日死于 Trisam 监狱，据说是死于他受到的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造成他的左部两根肋骨骨折。1996 年 5 月他在 Ganden 寺因抗议不准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而被捕，据说他在获释一个星期后死亡。

125. Ngawang Jungne(俗名：Tashi Tsering)，喇嘛，报告说他在 1993 年 1 月从印度返回后被捕，他在那里作藏语教师，据说正在服九年徒刑。报告说，因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长时间的单独监禁，造成他的精神健康受到严重破坏。据报他在最近被转移到 Powo Tramo 的西藏第二监狱。据说他已失去记忆。报告说他既不吃饭，又不穿衣。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26. 1998 年 12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与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两名西藏尼姑 Ngawang Sangdrol 和 Ngawang Choezom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她们被关在西藏的 Drapchi 监狱。据说因受到严厉审讯和虐待，她们的身体状况极差，包括多次受到监狱官员的殴打，在据称 1998 年 5

月 Drapchi 监狱发生囚犯示威，遭到暴力镇压后，受到单独监禁。报告说，1998 年 5 月的事件之后，他们继续坚持在 Drapchi 监狱的政治活动，因此不断受到虐待和单独监禁。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127. 中国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2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7 月 14 日和 10 月 4 日的去信(见 E/CN.4/1996/35/Add.1, 第 102-122 段)，1996 年 7 月 5 日(E/CN.4/1997/7/Add.1, 第 70-83 段)和 1997 年 1 月 27 日(见 E/CN.4/1998/38/Add.1, 第 67-75 段)的去信作了答复。

128. 关于 Gyaltzen Kelsang，中国政府说，她在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期间，染上结核性脑膜炎，于 1994 年释放求医，她在西藏自治区医院治疗两个月，但病情没有得到改善，于 1995 年 2 月 20 日死于家中。政府否认她曾因挨打而卧床 20 天。

129. 关于 Lodroe Gyatso，中国政府说，他正在服 18 年的徒刑，但从未受过狱警的殴打。

130. 关于 Yeshe Pema 和 Gyaltzen Wangmo，中国政府证实，他们在 1995 年 2 月 8 日被捕，但否认有关他们在被捕时受到殴打的指称。

131. 关于 Chime Dorje, 出叫 Lobsang Tudeng, Pema Tsering, 也叫 Lobsang Xiba 和 Lobsang Tsegyal, 也叫 Lobsang Daji，中国政府表示，有关他们被吊打的指称没有事实根据。

132. 关于 Champa Tsondrue 和 Lobsang Choezin, 中国政府说，有关他们因参加示威而遭殴打的指称不符合事实，他们参加了在拉萨的一个活动，据说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因而被安排接受劳动改造，现在他们二人已结束劳改。

133. 关于 Sherab Ngawang，政府说，在接受再教育期间，她患了肾炎和气管炎，并得到适当治疗。她于 1995 年 2 月 2 日获释，但从未受到过殴打。政府还说，她在获释后患上了妇科疾病和胃穿孔，尽管对她的生命作了医疗抢救，但仍在 1995 年 4 月死于她家乡的医院。

134. 关于童屹，该国政府说，她在完成改造后，于 1996 年 10 月 3 日获释。政府证实她在河弯劳改营时曾对那里的条件表示不满，但否认警卫人员曾煽动其他犯人对她进行殴打。

135. 关于 Sonam Tashi，该国政府说，他在 1993 年 7 月发现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得到治疗。他获释后，死于前往医院的途中。据政府说，关押期间他没有多次受到殴打。

136. 关于 Jigme Gyatso，政府否认他受到暴力殴打，并说他在 1996 年 10 月 19 日被 Gannam 人民法院判处三个月徒刑。

137. 关于郑穆生，该国政府说，关押期间他与同监囚犯发生争吵，那些人打了他，造成他的头部、脑和上腹部严重受伤。他立即被警卫送往医院，但对他的抢救失败。政府还指出，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犯罪原委，将有关罪犯绳之以法。但政府否认他受到殴打招供，也否认他的母亲受到公安机关的询问、骚扰和监视。

138. 关于高舒云，该国政府说，1995 年 4 月公安机关制止她破坏公共秩序，但没有使用武力。有关由于挨打受伤造成她无法自己进食的指称不实。

139. 关于王静波，中国政府说，他在关押期间，常常殴打其他囚犯。政府说，1995 年 12 月 3 日，他暴力殴打另一名囚犯，该人在尽量自卫时无意中将他打死。政府强调，他的死亡是一次意外事件，不是监狱设施的工作人员殴打他造成的。

140. 关于 Chungla，中国政府证实，她在 1995 年 4 月 8 日企图跨过与尼泊尔的边界时被捕。据该国政府说，她获释后已非法离开中国。有关监禁期间对她审讯时施加酷刑造成多次失去知觉的指称不实。

141. 关于陈龙德，中国政府说，他在杭州第一劳改期间一再不服从命令。1996 年 8 月 17 日，他从二楼上跳下，摔断了右腿。之后他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据说现已恢复健康。政府否认他在劳改期间曾受过警卫的殴打，并指出，他跳楼完全是他自己所为。

142. 关于 Kyap 喇嘛，中国政府证实，他在 1993 年 7 月 2 日被捕，但否认了他受到棍棒殴打和他滥用化学药品的指称。他于 1993 年 8 月 2 日获释。该国政府还指出，他于次年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非法逃出中国。

143. 关于 Tsering Youdon，中国政府说，他在 1994 年偷渡出境，公安机关从未对他使用过暴力。

144. 中国政府的答复还包括了一些特别报告员没有提出的案件。最后该国政府表示，根据向它提出的材料，特别报告员在 1995-1997 年期间为之发函的其余个人，看来并不存在。

145. 中国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特别报告员,他在 1997 年 10 月 7 日为一位佛教喇嘛 Jampel Tendar 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78 段),他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从未受过酷刑或虐待。该国政府还指出,他因从事分裂活动,被 Shannan 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四年徒刑。

意 见

146. 尽管特别报告员对中国政府的答复表示欢迎,但它始终没有向特别报告员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因此使他更加对与自己职权范围有关的情况感到关注。

哥伦比亚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4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哥伦比亚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148. Marcos Bermudey、Javier Eliecer Delgado、Wilson de Jesus、Largo Guarin 和 Juan Jairo Usme Sanchez,均在 18 岁以下,1997 年 5 月 5 日在 Barrancabermeja 的 Vereda la Independencia 被国民军 Nueva Granada 营的八名士兵拦截和搜查。据说他们的胸部挨打,用手电筒晃他们的眼睛,还让他们淋在雨中。之后又强迫他们穿上军装,把他们带到他们住的地方,强迫他们指出与游击队有关系的人家和人。

149. Estanislao Castellano Garcia, 一个男孩,据说 1997 年 6 月 28 日在国民军人员的枪口下离开他的家。据说他被迫扛一个很重的口袋,还告诉他里面装着炸药,让他把口袋送到军营,在那里又对他审问了有关游击队的情况,强迫他在文件上签字,而他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50. Alberto Usmo 和另一名名叫 Miguel 的青年,1997 年 4 月 21 日在 San José de Apartadó 的 La Unión 区被准军事组织逮捕。据称他们被捆在柱子上。据说 Miguel 被砍刀砍死,报告说 Alberto Usmo 逃脱,虽然也多处被砍伤。

151. Diafanor Sanchez Celada、Luis Hernando David Huiguita 和 Elkin Emilio Tuberquia Sepulveda, San José 村村民,1997 年 5 月 14 日被一批军人包围在 San

José, 据说那些军人立即朝他们开枪, 当场打死了 Diafanor Sanchez Celada。另外两个人据说被猛烈地推倒在地上, 受到殴打, 还威胁要砍掉他们的头。

152. Julian Andres Valencia, 1997年6月9日被三名武装部队人员从他的工作场所强行带走, 他们指控他偷了一辆官方摩托车。两名军方人员据说属第20军区下属的军事情报部, 第三人属 Popayan 检察院的技术调查部。6月11日星期三下午, Julian Andres Valencia 的尸体在 Popayan 市 Santa Barbara 区被人发现, 身上有受刑的痕迹。

153. Elizabeth Ascanio Bayona, 大约17岁, 1997年7月20日被一批全付武装的男人强行从她的家中带走, 据说那些人自称是 Abrego 和 Ocaña 准军事组织的人。报告说, 只走了120米, 她便受到酷刑。那些人威胁她, 如果她不说出她丈夫 Ramon Torrado 和她的父亲 Adriano Ascanio Perez 的去向, 就割断她的喉咙。由于受到殴打, 这位年轻妇女被送进了卫生中心, 诊断有可能流产。据说这位年轻妇女7月23日在 Santander 营的军营时认出了一个侵犯她的人。Jorge Eli Ascanio、Juan Abel Ascanio、Ana Dilia Perez、Ana Elida Bayona 和九名儿童, 据说也在他们的家中受到准军事组织人员的身体和心理折磨, 据说最后那些人在离开之前对这一家人说, 他们还会回来, 一旦他们发现 Adriano Ascanil 或 Ramon Torrado, 他们就把全家人都杀掉, 直到最小的孩子。

154. Juan Cañas, 80岁, 和他的妻子 Clara, 70岁, 1997年6月17日当他们出现在 Riógrande 军事基地时, 被一些穿军装的人用砍刀割断喉咙。据说他们被害事件发生的当天, 他们的邻居 Gilma Rosa Duarte 女士也在她的家中被同一些穿军装的人用链子吊起来加以拷打。

155. José Dolores N.N., 遭到准军事组织人员的酷刑和杀害。据说在她的一个儿子——一名警察的要求下, 那些人于1997年6月5日在 Vigía del Fuerte 交出了她的尸体。

156. Edilberto Jimenez, 1997年5月28日在 Llano Rico 被准军事组织的人从他的家中带走, 据报那些人将他杀害。报告说, 那些人将他带到中央公园的高台上, 强行剪去头发, 五花大绑在村里游街示众, 之后又在他父母家的门外将他杀害。

157. Juan Gonzalez Huber, 荷兰国民, 和 Eduardo Herminso Guillen González, 哥伦比亚公民, 1997年10月14日在 Puerto Rico 市的街上被 San Vicente del Caguán

的国民军第 36Cazadores 步兵营的人员逮捕。据说后者指控他们制造了那天上午在 Puerto Rico 市发生的袭击事件。审问过程中，据说士兵殴打他们，用枪对着他们的头，威胁要把他们干掉。

158. Jose Antonio Graciano 和 Jairo Graciano，1997 年 4 月 13 日被准军事组织的人员强行带离 San José de Apartadó 的 Las Nieves 地区。之后他们饱受折磨的尸体被抛弃在 Véles 居民区一带。

159. Ramon Jimenez，1997 年 5 月 15 日在 Arenas Bajas 地区被军人和准军事人员逮捕。据说他的尸体在 5 月 21 日被人发现，带有受过酷刑的痕迹。

160. Jairo Massilo Cedeño，据报在 Nueve de Abril 区被驻扎在桑坦德省 Berrancabermeja 的准军事组织逮捕，据称在受过酷刑后，于 1997 年 6 月 17 日获释。

161. Héctor Hernán Méndez 和 Raúl Morales，据报 1997 年 4 月 13 日在 Usme 被捕，距离检察院只有 50 米远。发现他们的尸体时，已被切成很多块，并有受过酷刑的痕迹。

162. José Henry Hinestroza，据说 1997 年 5 月 27 日在 Atrato 岸边遭到准军事组织的折磨和杀害。

163. Antonio Tuberquia，他的配偶 Blanca Libia Guzmán，和 Edilberto Usuga，报告说，1997 年 12 月 19 日在安蒂奥基亚省 Apartadó 市 La Unión 区被武装人员逮捕，据推测是军人。据说这三个人受到野蛮殴打，并在枪口下受到威胁。

164. Ariel Tovar Barón，报告说，1997 年 6 月 3 日被大约六个国民军的士兵强行带出玻利瓦尔省 Monterrey 区的一个公共建筑。据称受害人被强行带到 Magdalena 河岸边，受了两个小时的酷刑。同一天，一位农民 Edinson Enrique 据报也遭到军队人员的逮捕，并把捆绑起来，受到殴打，强迫喝了大量的水。

165. Benedicto Aguilar，报告说，1997 年 4 月 17 日在昆迪纳马卡省 Paima 市 La Trinidad 区他自己家中受到五、六个携带武器便衣警察的殴打。受到殴打的还有 Gerardo Alonza。Luz Stella Criollo 据说被强迫脱下衣服，用枪杆将他强奸。

166. Gilberto Sánchez Gutiérrez，据报 1997 年 5 月 29 日夜间被 Lebrija 市 Norte de Santander 的 Grupo de Acción Unificada por la Libertad Personal(GAULA)的人员逮捕。据说他受到酷刑，方法之一是将武器塞入他的嘴里。目前他被关押在 Cúcuta 模

范监狱。当地检察院已与 GAULA 取得联系，了解上述情况，据报已下令对受害人作法医检查。

167.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他在 1997 年提出的几起案件尚未得到答复。

168. 由于人力所限，该国政府 1998 年 1 月 30 日、6 月 3 日、7 月 31 日和 11 月 10 日的答复，未能收入本报告，但将收入下一份报告。

刚果(民主共和国)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6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19 日的信中通知刚果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170. Zahidi Arthur Ngoma、Ingele Ifoto、Justin、Kampempe 和 Jean-Marie Lukundji,均未来力量组织的领导成员，1997 年 11 月 25 日他们被快速介入警察(PIR)逮捕时，已为他们发出过一份紧急呼吁(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见 E/CN.4/1998/38/Add.1, 第 86 段)。报告说他们被 PIR 的人带到宪兵队司令部，也叫“军管部”，或称“Circo”，据说他们在那里受到殴打。据说四名囚犯在 1997 年 11 月 28 日被转到金沙萨的监狱和改造中心，即原先的 Makala 中心监狱。报告说对这几个人的指控都是破坏国家安全，但对他们的审判显然尚未开始。

171. Emmanuel Cole,利比里亚国民，据报 1997 年 12 月 27 日被捕，与一位记者 Mossi Mwassi 同时被捕，那个人据说是因为出席了 1997 年 11 月 25 日未来力量组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据说 Emmanuel Cole 一直被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到 1998 年 1 月 16 日获释。羁押期间据说他受到用皮带和棍棒的殴打。

172. Eugène Diomi Ndongala Nzomambu,一个称为争取刚果民主生存阵线的政治组织的主席，也是前议员和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政府的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他的两个姐姐/妹妹 Arlette Fula 和 Charlotte Ndongi,据报受到各种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据说 1997 年 12 月 10 日晚，十几名军事警察闯入他的家，在那里强奸了他的两个姐姐/妹妹。据说，Diomi Ndongala 被带到几个不同的羁押中心，在那里受

到殴打。1月8日,据说他被送往医院,动急性阑尾炎手术。据报告说,他仍被羁押在医院,尽管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173. Vovo Bossongo,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UDPS)成员,据报1998年1月17日与大约30名其他UDPS的支持者一道被捕。据称她在UDPS的办公室被快速介入警察和军事警察逮捕。据说她被带到宪兵队(“Circo”)的司令部。同与她一同被捕的其他人一样,Vovo Bossongo据说受到电刑,两天后获释。

174. Canado Lodwa、Hilaire Francois Mukandile Mpanya、Jena Albert Mulumba Mukoma、Denis Bibanza、Fils Mukoka、Constantin Kabongo、Jean Pierre Tshilumba Mfuamba、Pascal Kapuwa和Jacques Kayena Lubanzadio,据报1997年8月15日与大约另外十个人一道在参加UDPS组织的庆祝活动时被捕。据说所有人都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ACR),只有Jacques Kayena Lubanzadio例外,报告说他被关押在一个属于前军事行动和情报部的中心。审问中,据说他们都受到电刑。尽管其中的一些人健康状况令人关注,但显然他们都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175. Richard Mpiana Kalenga,据报1997年6月30日在庆祝独立节期间在烈士体育场(原先的Kamanyola体育场)被一名陆军中尉逮捕。据说他被带到Mont Fleury的羁押中心,据说他在那里受到用鞭子和棍子的殴打,还被踩在脚下。还说,他的头被按在一个弃置不同的游泳池的浑水中。报告说,逮捕他的人威胁要把他干掉,并强迫他写一封悔过书,对制造骚乱和与反对派政治人物保持联系表示悔过。报告说他在1997年7月20日获释。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76. 1998年2月17日,特别报告员为20个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其中包括Nzolameso先生,Nganda Baramoto,M. Honoré——Ndjili机场指挥官,和M. Fukwa——UDPS成员,报告说他们在没有司法记录的情况下,在Gombe区Ngaliema诊所附近总统保护部队作为羁押中心的私人地点被关押了大约7个月。报告说这些囚犯被关在建筑物内一个灌水的牢房中,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据称他们在那里每天都受到极为严厉的酷刑。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份紧急呼吁中讲到Etienne Tskisekedi wa Mulumba的案子,报告说他在2月12日晚10时许,在Limete区他的家中被一些武

装军人逮捕，那些人乘几辆车而来，车牌表明是刚果陆军的标记。报告说，该国政府称他已被送回东部 Kassi 省他原籍的村里，但没有人看到他到那里。

177. 1998 年 3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继他在 1997 年 11 月 27 日致函后，又为未来力量组织的主席 Z'Ahidi Arthur Ngoma 教授发去一份紧急呼吁。根据报告，他在 1997 年 11 月 25 日被监禁在前金沙萨军区，之后又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被转移到 Buluwo 监狱。据称他在 1998 年 3 月 5 日被送到 Likasi 医院接受特别护理，据说因羁押期间受到酷刑已生命垂危。

178. 1998 年 4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反祖国活动军事侦辑处(DEMIAP)牢房里囚禁的人，就有关他们的情况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自 1998 年 3 月初以来，DEMIAP 的牢房里监禁了大约 50 人。据说他们的监禁条件极为恶劣，每天都受到非人的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特别报告员特别提到以下一些人：Yossa Malasi, 前议员；Makulo Johnny, 前 FAZ(扎伊尔陆军)少校；Lisongo Liévain, 前 DPS 的军官；Dango Roger, 前 SARM 军官；Ngayoumou Rufin 和 Wawina Paul。

179. 在同一份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提请该国政府注意，一些接近 Anselme Masasu Nindaga 指挥官的人的情况。据报，Nindaga 先生在两次前往国家安全委员会后，于 1998 年 4 月 21 日被捕，并被监禁在 Lubumbashi。据报还有另外五个人也在同一天被转到同一地点，被关在国家情报局(ANR/Katanga)。那五个人是：Mikobi 先生，Kamwanya Bora 的指挥官，前 FAZ 少校及 Masasu 司令的前助手，据说 4 月 19 日在 Lelo 医生诊所特别护理中被捕，一位黎巴嫩国民，另外还有一名妇女和一名男孩，均身分不明。同时还逮捕了 Oniaphar 药房的工作人员，该药房的店主据报被指控资助 Arthur Z'Ahidi Ngoma、Olenganloy 和 Masasu 逃跑。据说这些人都被带到 NAR/Katanga。报告说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见了金沙萨军事法院的代表，并且据说为了取得口供，都受到虐待。

古 巴

18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古巴政府，他在 1995、1996 和 1997 年提出的一些案件，还没有收到答复。

厄瓜多尔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8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182. Victor gonza Peña, 据报 1996 年 9 月 23 日在 Marcará 的国际大桥上被厄瓜多尔陆军的人员逮捕。据说他在警察的营房和办公地被关押了五天,被戴上头罩受到殴打,之后被转移到监狱,罪名是搞间谍活动。报告说由于头部受到打击,造成脑水肿。据报因住该城的秘鲁领事馆干预,他在被监禁一个多月后获释。

183. Julio Calle Moscol, 福音教教士,据报 1996 年 12 月 10 日在 Lago Agrio 被一支军队巡逻队逮捕,当时他正准备在该城布道。据说他在 Santa Cecilia 军营受到两天的审问和酷刑,因福音教教会出面方得以获释。

184. Andrés pacheco Hernández, 也叫 Víctor Andrés Anchante, 据报 1995 年 4 月 14 日被厄瓜多尔军事情报部和警察逮捕,关在 Ambato 监狱,对他的指控是从事间谍活动。据说他在 Ambato 的第 38 兵营受到虐待。

185. Carlos Enrique Aguilar Bazán 和 Johnny Pérez Torres, 据报 1997 年 3 月 30 日因贩毒罪被捕。报告说,他们在 Machala 对秘鲁领事否认这一指控。据说他们控告在 Huaquillas 的警察所受到虐待。

186. Samuel Jiménez Rosales, 据报 1995 年 2 月 20 日被厄瓜多尔陆军士兵毫无理由地在 Huaquillas 逮捕。他控告受到虐待。

187. William Marquez Campos, 据报 1995 年 2 月 7 日在 Huaquillas 被士兵毫无理由地逮捕。据说他受到虐待。

188. Angelita Morales, 据报 1995 年 2 月 7 日在 Huaquillas 被士兵逮捕,没有提到任何指控。据称她受到虐待。

189. Anita del Rosario Sierra Rojas, 据报 1996 年 9 月 24 日被 Puerto Hualtaco 的海军士官生逮捕,两个小时后获释。据称她受到虐待和企图强奸。

埃 及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9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告知埃及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使用酷刑的材料，据说那种做法在埃及十分普遍。据报，国家安全调查部(SSIS)在它的办公处，包括开罗的总部和在中央治安部队的营地中实施酷刑。据称酷刑的受害人被带到 SSIS 的办公处，在那里被带上手铐、蒙上双眼，然后审问他们的社会联系、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据说实施酷刑是为了取得口供或情报，威胁受害人停止他们的反政府活动，或阻止其他人从事那类活动。报告说，采用的各种酷刑办法包括剥光受害人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抽打，用皮靴踢，电刑，将一支或两支胳膊吊起来，将受害人的手腕吊起双脚勉强着地，或强迫他们长时间站立，将他们泡进热水或冷水中，和强迫他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室外罚站。据称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漫骂和侮辱，妇女受害人被剥光衣服，受到语言和触觉的性侮辱，以及威胁加以强奸。

191. 还有报告说，监狱的条件恶劣。据报牢房通风不良，食物的质量和营养价值不足，严重拥挤，还时常得不到医疗服务。报告说，使用酷刑是家常便饭，犯人的家属和律师常常得不到允许探监。在 Al-Wadi-Al-Jadid 监狱和重犯监狱、Tora 综合监狱的“天蝎座”部分，有报告说囚犯中的结核病十分普遍，而提供的医疗则不足。

192.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埃及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193. Amal Farouq Mohammad al-Maas，和她的丈夫 Ahmad Mohammad Ahmad al-Sayyid，据报 1993 年 4 月遭到开罗国家安全调查部(SSI)三名官员的殴打。Amal Farouq Mohammad 被要求前往 SSI 在 Gaber Bin Hayyan 街的分部，据称她在那里被强行脱掉衣服。两名警察将她吊在一根横梁上，多次对她进行殴打。然后又威胁要强奸她，并继续对她进行拷打，直到她答应在一张纸上签字，供认她丈夫藏有武器。报告说她的丈夫也同时受到酷刑。报告说 Amal Farouq Mohammad al-Maas 在几天后获释，但她的丈夫在 1993 年 5 月由一个军事法庭审判，涉及暗杀新闻部长未遂事件，被判处 25 年徒刑。特别报告员还得到消息，Amal Farouq Mohammad al-Maas 在 1996 年 7 月又再次因她 1993 年被捕而受到酷刑。报告说，她的胳膊、背部、臀部和腿上

被利刃划开，她还受到电刑，被一支胳膊吊起大约两个小时。据说她的母亲已在 1996 年 7 月向检察院提出起诉。

194. Waheed El-Sayid Ahmed Abdalla, 据报 1998 年 4 月 9 日因涉嫌偷盗被 Belqas 调查部的负责人和若干名侦探逮捕。报告说他被关在 Belqas 调查部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内，据说他在那里受到警察的野蛮酷刑。据说他受到鞭打，以及棍棒和机关枪的枪托殴打，他的指甲被拔掉，并用电击他的耳朵、乳头和阴茎，他的手脚被捆绑起来。报告说他因神经受到刺激死亡。据报有关警察被停职 19 天，等候调查。

195. Tamer Mohsen Ali, 17 岁，据报 1997 年 11 月 14 日被 Mansoura 警察所的警察逮捕，审问一起盗窃案。据称他被警察关押了 7 天，对他的生殖器上电刑，鞭打身上多处部位。报告说他于 1997 年 11 月 20 日死亡。他的尸体头部有伤，鼻孔出血，浑身到处都是伤痕。报告说对事件作了登记。

196. Adem Mahmoud Adem, 据称 1996 年 11 月 26 日在亚历山大的一条街上被警察调查部的一名警察和一名侦探拦截。报告说那名警察和侦探在街上对他进行殴打，造成他的假肢脱落，报告说他又被在街上拖了 3 米远。报告说他在到达 Coptic 医院前死亡。据说对该事件作了记录。

197. Waleed Zanati Shaaban, 据报于 1997 年 12 月 15 日被捕，被送往亚历山大的 Karmouse 警察所，据说他在那里受到警察三天的酷刑。据说他受到殴打，被吊在门上，并在身体的多个部位上施电刑。据报他于 1998 年 2 月 21 日死于大学医院。

198. Mohammed Ali Saad El-Kammar, 据报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他的家中被 Qalyoubeya 省的警察逮捕。据说他受到殴打，将从公寓拖到门外，又从二层楼的楼梯上拖下来，鼻子和嘴中出血。据报对他的处置造成他失去知觉和死亡。

199. Mohammed Dahi Hemeida, 据报 1997 年 8 月 30 日与他的家人一起被警察逮捕，带往 Gamalay 警察所。据称他被警察关押了两天，期间人被双手反剪在背后吊在门上，身体的多个部位受到拳打脚踢，并施以电刑。报告说对他的折磨造成肺气肿，下颚可能发生骨折，以及右脚骨折。据说已对事件作了记录。

200. Said Abdel-Aziz Mohammed Farrag, 据报 1997 年 12 月 4 日在一场争执之后，被 El-Sahel 警察所的一批人逮捕。据说他在警察所被关押了 5 天，期间他受到残酷殴打，被吊在调查部负责人办公室的门上。他于 1997 年 12 月 9 日获释。他的

两个儿子 Abdel-Aziz Saeed Abdel-Aziz 和 Weel Said Abdel-Aziz，也于 1997 年 12 月 24 日被同一警察所的警察逮捕。在他们被关押期间，据报用塑料棍对他们的背部和腹部进行殴打。报告说将这一案件报告了检察机关，之后他们得到释放，并下令进行调查。据说该案仍未结案。

201. Gamal Shawki Othman，据报 1997 年 6 月 1 日 El-Waily 警察所的调查人员闯进他的家，殴打了他的母亲，然后将他逮捕。据说在前往警察所的路上，他当街受到殴打。报告说他在警察所被关押了 13 天，将他绑在桌子上。据说他的脚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受到鞭打，又猛烈地打他的耳光，导致左耳出血。

202. Nazema Mohammed Mohammed Wagdi, Mohammed Mohammed Mohammed Wagdi, Khadra Mohammed Abdel-Wahab 和 Fatma Abdel-Aal Amer，据报 1997 年 5 月 15 日在他们的家中受到 Al-Hamoul 警察所警察的酷刑。报告说造成他们多处严重受伤。

203. Shukri Mahmoud Farrag，据报 1997 年 11 月 11 日在 El-Sagha 街被 El-Gamaleya 警察所的警察逮捕。据说他在警察所被关押了 7 天，期间他被蒙上双眼，捆上手脚，一个警察坐在他的胸部，然后有人用棍子对他进行殴打，用电流刺激他的脚指和耳朵。据说该事件已作了记录。

204. Ahmed Mahmoud Youssif El-Nekhely，据报 1997 年 5 月 25 日在 Zagazig 市场将两名警察逮捕。报告说，他被强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步行被带到该市场的警察所。据报已对该事件作了记录。

205. Abdel-Salaam Hassan Hassan Omar，据报 1997 年 9 月 17 日在亚历山大被一名 SSIS 的官员逮捕，据称是因为他参加了大学内的伊斯兰运动。报告说他被带到 El-Faraana 的 SSIS 办公处，在那里被关押了 9 天。据称拘留期间不准他睡觉，不给食物，他的双手被反剪在背后，对他的脸、胸部、耳朵、乳头和生殖器施电刑，并有 5 天单独监禁。他最后获释。据说该事件已在 1997 年 10 月 2 日登记。

206. Hossam Mostafa Qotb Mostafa，据报 1997 年 3 月 29 日被 Zaytoun 警察所的一批人从他的家中逮捕，领队的是调查部的负责人，他们将他带往 Zaytoun 警察所。据称他在拘留期间受到殴打，用电线抽打，用电流刺激身体的敏感部位。报告说，他被迫在一些文件上签字，然后被送交 Zaytoun 检察院，该院对事件作了记录。

报告说，检察机关下令作了医疗检查，发现左臂和背部有伤痕，胸部下方有抓伤，左臀部有刀伤。

207. Mohammed Abdel-Satter Hafez，据报 1997 年 9 月 17 日在他的家中被亚历山大的 SSIS 人员逮捕，带到 Faraana 的 SSIS 机关。据称他被关押了 9 天，期间他被蒙上双眼，对他的脸部、乳头、臀部和嘴用电刑。报告说，他被扒去衣服，双手捆在两个椅子上，然后从不同的方向猛拽。据说已对事件作了记录。

208. Magdi Abdel-Moneim Ahmed，据报 1997 年 9 月 28 日与他的家人一道被 El-Sahel 警察所的一批人逮捕。据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三天后获释。据称 Magdi Abdel-Moneim Ahmed 继续受到关押，并威胁他供认发生在他居住楼中发生的一起盗窃行为。据称关押期间他被双手绑在背后，吊在门上，用鞭子抽打他的腿，又用棍子对他进行殴打。报告说，还对他的耳朵和腿用了电刑。报告说，他因酷刑而在胳膊和腿上留下表面创伤，右耳、左腿和整个背部都有伤口。

209. Adel Ahmed Suliman Ahmed，据报 1996 年 12 月 5 日被 Agouza 警察所的一批人逮捕，原因是执行缓刑判决到警察所报到迟到。据称警察用刀挑开他的衣服，只剩下内衣，然后将一个女人用的头巾戴在他头上，对他进行侮辱，又用拳头和枪托对他进行殴打。报告说，最后又将他带到警察所，在那里用橡胶管和棍棒对他进行殴打。1997 年 2 月 7 日，同一批警察再次闯进他的家，剥去他的衣服，用棍棒和枪对他进行殴打，又从家中把他拖到警车上。据说他的家属报告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再将该案转交 Agouza 检察院。

210. Gomaa Abdel-Aziz Mohammed Khalil，据报 1997 年 6 月 8 日在开罗——亚历山大路他的咖啡馆中被警察逮捕，那些警察砸了他的咖啡馆，又把他带到 Itaay El-Baroud 警察所，强迫他作警察的密探。在他拒绝后，据说被关押了三天，期间用鞭子抽打他的背，用拳头打他的脸。据报告，已向 Itaay El-Baroud 检察院提出报告。

211. Mohammed Mohammed Naguib Abu-Higazi，据报 1997 年 9 月 17 日被亚历山大市的 SSIS 警官逮捕，罪名是参加伊斯兰组织(El-Gammaa El-Islameya)。报告说，他被关押在亚历山大市 Faraana 的 SSIS 机关 9 天，期间他被剥光衣服，然后有人用一个圆筒型带螺旋金属线的棍子对他施电刑。报告说，他三天得不到食物，整个关押期间一直被蒙上双眼。据说还有一名警察威胁要对他性侵犯。

212. Medhat Mohammed Zedan, 据报在 El-Zawya EL-Hamra 区的居民发生一场争吵之后, 在 1996 年 10 月 12 日被捕, 被带到 Al-Zawya El-Hamra 警察所。据称他被关在调查科的三楼上, 他的背部和胸部遭到棍棒的殴打, 手臂被吊起来。他还被带到管理室, 在那里他的双手被绑在窗户上, 据说审讯的警察对他的脚抽了 30 鞭, 又将拘留室灌上水, 命令他往起跳。据报直到 1997 年 3 月 20 日他的阑尾破裂, 才将他释放。

213. Emad Shehata Abdel-Fattah, 据报 1997 年 4 月 30 日因一起盗窃案被 Zagazig 第 2 警察所的警察逮捕。据称他被带到警察所, 在那里对他的手和脚施电刑, 打耳光, 之后又被吊在一间称为“冰箱”的屋子里, 超过 12 个小时不给水喝。据说酷刑造成受伤, 脸和脚部外伤。

214. Aysha Soudi Ibrahim, 据报 1997 年 6 月 15 日被 El-Gamaleya 警察所的调查人员逮捕, 罪名是偷了该地区一位商人的钱。在她否认偷盗后, 据称一位警察将她的手反绑在背后, 命令她脸朝上躺下, 对她的脚指和身体的其他敏感部位施电刑。报告说, 那名警察还将香烟放在她背上直至熄灭, 强迫她签一些她毫不知情的文件。

215. Abdel-Baset Ahmed Hassab Abdel-Moniem, 据报 1996 年 11 月被 Imbaba 警察所的警察和侦探逮捕, 被带到该警察所, 强迫他做警察的密探。在他拒绝后, 据称那些人砸了他的咖啡店, 又打了他的脸。他被送交检察官, 检察官下令将他释放, 并对他的住所给予保障。然而, 据称他又被带到警察所, 在那里一名警察将他的双手捆绑起来, 用枪托打他的膝盖和脸。据报他被扒去衣服, 关在一间称为“冰箱”的屋子里。

216. Mahammed Abdel-Lateef Mosafa, 据报 1997 年 1 月 5 日被 El-Zawya El-Hamra 警察所调查科的人员在他的工作地点逮捕, 带到警察所, 罪名是偷了二个汽车反光镜。据称他被双手反绑在背后, 吊在窗子上, 受到鞭打。

217. Ayman Abdel-Wahid Ibrahim Marie, 律师, 据报 1997 年 12 月 22 日在 Kafr El-Sheikh 警察所履行职责时受到酷刑。当他拒绝离开警察所时, 据称一名警察对他进行侮辱, 打他的耳光, 又拽他的衣服。报告说, 另一名警察将他送进单间牢房, 并继续打他。一位检察官下令将他释放, 并提出了正式报告。

218. Ashraf Hashim Mohammed Gado, 据报 1997 年 8 月 8 日被 Matareya 警察所的一名警察逮捕, 据称是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已完成服兵役。一名警察助理将他

的父亲召到警察所。但当他的父亲来到警察所时，那名警察又否认他的儿子在警察所。1997年8月20日，他的父亲被告知，他的儿子已被送往医院。据说他的家人发现 Ashraf Hashim Mohammed Gado 躺在 Matareya 医院的担架上，昏迷不醒。报告说，他在1997年8月21日被送往 Demerdash 大学医院的脑神经科，该科的医疗报告证明，他因头部受伤造成严重高脑压，部分瘫痪和失语。

219. Hamid Mohammed Sayid Saleh , Salim Saleh Ibrahim El-Qatami , Mostafa Sahel Ibrahim El-Qatami , Abdel-Kareem Abdel-Kareem 和 Hussein Eid Abdel-Kareem , 据报1998年1月30日被 Qalyoub 警察所的一批人逮捕，之前该警察所曾收到盗窃案的报告。据报，他们被关押了两天，并受到酷刑，强迫他们招供盗窃。据称他们受到电刑，并被手脚捆起来吊在门上。

220. Ahmed Fouad Ibrahim , 据报1998年1月30日在 Maadi 的 Al-Fath 清真寺被捕，被带到 Lazoghli 的 SSIS 总部，在那里被关押了三天。关押期间，据称他被剥光衣服，蒙上双眼，手和腿被反绑在背后，对他的脚指和阴茎通电，用拳头打他的胃部和肾部，用橡胶棍打他身体的一些部位。

221. Nasr Awad Mohmoud , 据报1997年11月13日在他的家中被阿斯旺 Koum Ombu 警察所的人员逮捕，指称他持有无证武器，将他带到警察所。据称他被关押了两天，期间对他的腋下和头部用电刑，用烟头烫他身体的一些部位，对他的腹部和背部拳打脚踢。之后他被送往 Koum Ombu 医院。

222.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埃及政府，1997年转去的一些案件，至今尚未收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23. 1998年6月12日，特别报告员为 Abd al-Mun'im Gamal al-Din Abd al-Mun'im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自1993年以来一直受到监禁。他的健康情况因肾脏问题和哮喘，本来就已经很差，据报因从1998年5月10日起举行绝食，抗议对他五年的监禁，而使健康情况进一步严重恶化。报告说，尽管多次受到殴打，但他仍拒绝停止绝食。报告说，他没有得到任何医疗，他的家属送到监狱的药品也没有交给他。开罗的最高军事法院在1993年10月30日已宣布，他和其他很多同案受到指控的人无罪，但并没有将他释放。相反他在第二天又得到一份新的羁押令，重新受

到羁押，最初是在 Tora 的要犯监狱。之后又将他转往在沙漠中的 al-Wadi-al-Gadid 的监狱。从那之后他一直受到任意监禁，对他的羁押令不断延长。

224. 1998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为 Ahmad Ibrahim al-Sayyid al-Naggar、Mohammad Huad、Mohammad Hassan Mahmoud 和 Magid Mostaf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们都在最近被阿尔巴尼亚当局强行送返埃及。报告说，他们一直住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个伊斯兰慈善组织的活动。据报 Magid Mostafa 和 Mohammad Hudal 1998 年 6 月底在地拉那被阿尔巴尼亚警察逮捕，Mohammad Hassan Mahmoud 据报于 1998 年 7 月 16 日被捕。报告说他们一直受到埃及政府的通缉，据称是因为他们从事伊斯兰反对派活动。自据称他们被强行遣返后，四个人被单独监禁在国家安全调查部开罗 Lazoghly 广场的总部。

225. 1998 年 11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为 Mohammad 'Abeid 'Abd al-'Aal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是伊斯兰武装组织 al-Gama'a al-Islamiya 的成员。据说他是在 10 月底被厄瓜多尔当局强行送返回埃及的。报告说他是在 1986 年离开埃及的，1998 年 10 月中旬在哥伦比亚被捕。报告说哥伦比亚当局在 10 月 21 日将他驱逐到厄瓜多尔，理由是他是从厄瓜多尔进入哥伦比亚的。1998 年 10 月 31 日，据说 Hosni Mubarak 总统宣布，在埃及当局要求哥伦比亚当局将他引渡之后，他已回到埃及。据报他目前被单独监禁在开罗国家安全调查部在 Lazoghly 广场的总部。据认为，正在对他在埃及境外从事的活动，和 1997 年 11 月 Luxor 屠杀事件对他进行审问。

226. 1998 年 12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埃及人权组织秘书长 Hafez Abnu Se'da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国家安全高等检察院在 1998 年 12 月 1 日下令对他羁押 15 天。报告说，他在法院审理该组织的财务情况时作为证人出庭，立即遭到羁押。据认为，该案是因为埃及人权组织发表了有关埃及监狱中被关押的人死亡，和酷刑对待科普特人基督徒的报告。在发出紧急呼吁时，他仍下落不明。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227.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26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4 月提出的案件(见 E/CN.4/1996/35/Add.1, 第 182 至 210 段)和一项追问要求作了答复。

228. 关于 Midhat Ali Zahra，该国政府说，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他在 Salloum 和 Matrouh 警察所受到殴打。政府还指出，查不到这个人，讲到的警察所也没有提出有关他的报告。

229. 关于 Badul Latif Luhammad Basha，政府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实 Mahalla al-Kubra 一区的刑事调查人员曾殴打他的指称。无法查到他的名字，因为没有写入任何报告。

230. 关于 Ismail Monzie，政府说，检察机关确认，没有发现任何曾发生有关事件的证据。

231. 关于 Imam Muhammad Imam，该国政府证实，他和其他一些人在 1994 年 6 月被捕，但他在当天就被释放。政府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实有关他在警察所拘留期间曾受到殴打的指称。

232. 关于 Fateh El Bab Abdel Monniem Shaalan 和他的儿子 Yasser，政府在第一份答复之外(见 E/CN.4/1996/35/Add.1, 第 209 段)进一步说明，开罗南区刑事法院判处一名被告一年劳役的徒刑，缓期三年，但要支付费用，对其他被告无罪开释。

233. 该国政府还在同一封信中对最初在 1996 年 7 月提出的案件(见 E/CN.4/1997/7/Add.1, 第 118-123 段)和追问请求作了答复。答复摘录于以下段落。

234. 关于 Khedewi Mahmoud Abdul Aziz 和 Mohammed Ibrahim Sayyid，该国政府说，监狱囚犯的投诉和来函登记中没有任何指称，讲到 1994 年 8 月底有任何囚犯受到殴打。

235. 关于 Abu Za'abal 监狱的囚犯在 1994 年 9 月受伤的指称，该国政府说，调查表明，没有发生过非正常事件，监狱官员也不象指称的那样，平时携带电棍。在这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投诉，监狱医院的档案中也没有查到指称的囚犯受伤的记录。

236. 关于 Nasr Ahmad Ali El-Sayyed，该国政府指出，Fayyoun 监狱没有提出任何报告，也没有证据证实有关指称。政府还特别说明，他没有到诊所或监狱医院治疗。

237. 关于 Abdul Latif Idris Ismail，该国政府指出，南部开罗检察官没有发现任何与该人有关的报告或投诉。但该国政府证实了他的被捕，并表示，他的案件仍等候法庭审理。政府否认他在警察所关押期间受到殴打。

238. 关于 1993 年 12 月在 Zayida、Ousim 和 Giza 等村被捕的 51 人案件,埃及政府第一次对之作出答复是在 1995 年 12 月(见 E/CN.4/1997/7/Add.1, 第 135 段),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刑事法院已经审理了该案,鉴于几位证人的供述相互矛盾,受害人又提出了相反的供述,因而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当庭宣布将所有被告开释。

意 见

239. 特别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表达的关注(如 E/CN.4/1998/38 第 93 段和 E/CN.4/1997/7 第 73 段)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埃及政府仍不情愿的态度而进一步加强,尽管早些时候也有令人鼓舞的迹象,将邀请他访问该国(见去年提交委员会的报告 E/CN.4/1998/38 第 93 段)。

萨尔瓦多

24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6 年转交的几起案件尚未得到任何答复。

赤道几内亚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4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242. Norberto Esonon, 是进步党(PP)党员。据报告,他由于拒绝参加执政的赤道几内亚民主党(PDGE)而于 1996 年 5 月被涅方警察局的三名卫兵逮捕。据称,这三名卫兵逮捕 Norberto Esonon 时,用枪托敲打他的头部,造成浑身上下受伤,另外一条手臂和一条腿骨折。由于遭到殴打,此后几天里, Norberto Esonon 小便一直出血。

243. Amancio Gabriel Nse, 是争取社会民主党(CDPS)领导人之一, 1996 年 3 月被警卫队逮捕,然后被带到木尼河地区巴塔警察局。据称,在警察局里,他们用

高压电缆对他全身和脚部进行抽打。Amancio Gabriel Nse 遭到殴打以后几天无法行走。

244. 1998 年 2 月 5 日, César Copoburo 自首以后被巴萨卡托当局逮捕。据称, 他接着遭到巴萨卡托警卫队的酷刑。因此 César Copoburo 的脚骨折, 但没有得到治疗。

245. Salvador Ndong Mba 是一名士兵, 由于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而于 1996 年 7 月与其他 10 名士兵一起被逮捕。在受到审判而且所有人都被判处 2 年至 12 年监禁以前, 他们遭到毒打。此后当赤道几内亚人权情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2 月在监狱里访问 Salvador Ndong 时, 他脚上的未痊愈的伤口仍然很明显, 手腕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 这表明他被绑住双臂吊打。据称, Salvador Ndong 由于这次遭遇而难以行走和挥动双臂。

246. Gaspar Oyono Mba 被 Nsok-Nsomo 警察逮捕四天以后于 1993 年 6 月由于内出血而死亡。据信, 他在拘留期间遭到警察的酷刑。

247. 据报告, 在 1998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中旬期间, Reginaldo Bosio Davis、Dominic Effiong Ibong (尼日利亚人 “Mancanfly”)、Rubén Mosebi Biacho、Remigio Mete、Atanasio Bitá Rop、David Sunday Nuachuku (尼日利亚人)、Norberto Biebeda、Bienvenido Samba Momesori、Leoncio Kota Ripala、Alejandro Mbe Bitá、Emilio Rivas Esara、Ramón Riesa Malabo 和 Epifanio Moaba Babo、Guillermo Salomón Echuaka (“Alex”) 和 Raimundo Errimola 连同大约 500 个其他人一起在比奥科岛上被逮捕。这些被捕人多数是布比部落的人。在 1998 年 5 月 25 日至 29 日期间, 其中 15 人在马拉博受到审判, 1998 年 6 月 1 日被判处死刑。据称, 在审判期间有人对他们施以酷刑, 逼取供词, 但尽管据报告, 法官发现犯人的手脚骨折, 他们的耳朵被割去, 而他们的指称仍然被驳回。据称, 女犯也遭到同样有辱人格的待遇, 据称, 有些人遭到性虐待, 包括当着丈夫和亲属的面遭到强奸。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48. 1998 年 1 月 27 日, 特别报告员就布比部落的一些成员被捕之事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政府称, 他们是由于非法的比奥科岛自治运动成员于 1 月 21 日袭击卢巴、莫卡和 Bahó Grande 军营以后被逮捕的。被捕者中间包括一名教师——Victor

Buyaban 及其配偶，他们是于 1 月 21 日在马拉博被捕的，并遭到殴打。据报告，1 月 22 日，Juan Loeri、Carmelo Iriri、Marcelo Lohoso (赤道几内亚民主党议员)和 Cristino Meda Seriche (不久之前为总理办公厅主任)也在马拉博被捕。据报告，Aurelio Losoa, Florencio Sicoro 和 Anastasio Copobone 在 Rebola 被捕。据称，他们都被带到马拉博警察局。

埃塞俄比亚

24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但尚未收到答复的一些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50. 1998 年 8 月 21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Taye Woldemasayat 博士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此人是埃塞俄比亚教师协会领导人，自 1996 年 6 月被指控犯有武装谋反罪以来一直被拘留。据报告，1998 年 7 月 28 日，负责该案件的法官命令将他一天 24 小时带上手拷关押，直到 9 月 15 日他下一次出庭时为止。据称，他还被关押在一个没有自然日光而必须一直开灯的所谓的“黑牢”里。1998 年 9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为他发出了一项新的紧急呼吁。根据最近收到的资料，他仍然被带上手拷关押在“黑牢”里。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 30 日的信中表示，他既没有被带上手拷，也没有被关押在“黑牢”里。该国政府进一步表示，他的案件有待于亚的斯亚贝巴联邦最高法院审判，他在整个出庭期间的合法辩护的权利受到《宪法》的良好保护。

以往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251.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9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1 月 28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130 段)作了答复。该国政府指出，呼吁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是由于被指称参与恐怖主义行为而根据法院正当签发的逮捕证被拘留的，因此他们现在由主管法院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该国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保证，关于他们可能受到虐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法 国

25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6 年转交但尚未收到答复的案件。

意 见

253.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它表示关注的是：“有一些零星的指控，说警察和宪兵在逮捕嫌疑犯和审问期间使用暴力” (A/53/44, 第 143 段)。

冈 比 亚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54.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255. 据称，1996 年 9 月 22 日，联合民主党的大批支持者遭到了殴打。据报告，总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当天参加政治集会的反对派支持者遭到了殴打。据报告，在联合民主党在 Lamin 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士兵们乘卡车赶来，对联合民主党的支持者挥舞短剑并拳打脚踢。据称在 Denton 桥，军人拦截了运送大约 100-200 名反对派支持者的车辆，强迫他们俯卧在地上，然后用棍棒和其他武器殴打他们。然后一些反对派支持者被带到班珠儿的大西洋兵营，再次受到踢打、鞭打和殴打。据报告，三人后来由于遭到虐待而死亡。

256. 据报告，Yaya Drammeh 在监禁期间死亡，显然是死于 1997 年 5 月遭受的酷刑。据报告，他自 1996 年 11 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班珠儿的 Mile Two 监狱。据报告，他在死亡前三天被送到医院里。据说，既没有对他进行剖尸，也没有对酷刑指控进行任何调查。

257. Sarjo Kunjang Sanneh (女)、Wassa Janneh、Dembo Sanneh、Yusupha Cham、Dudu Sanyang、Ansumana Bojang、Bolong Sanneh 和 Momodu Nyassi 据称于 1997 年 6 月 11 日在班珠儿国家情报局总部受到酷刑。据报告，1997 年 6 月 8 日，统一民主党在布里卡马的“Santangba”电影院放映厅里集会时，警察干预股警员赶

到，把上述人员中的几人带到布里卡马警察局。据报告，第二天，警察干预股警员前往其他人的家中，让他们也到布里卡马警察局去。在警察局，所有上述人员都被逮捕，最终转到班珠儿的国家情报局总部。据称，他们于 1997 年 6 月 11 日晚上遭到总统卫队 6 名上士和国家安全局一名作战官员的酷刑。指称的酷刑包括鞭打、铁棍抽打和向受害者身上浇冷水，并要他们停止对反对党的支持，并威胁他们，如果他们报告这一事件，他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据称，被拘留者在监禁期间不得接受治疗，其家人也不得探访，他们睡在地板上。他们于 1997 年 6 月 13 日获得释放。尽管司法部长就调查这项指称的决定发表了一项声明，但据了解，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258. Yaya Sanneh 是统一民主党的一名党员，据称于 1997 年 7 月 27 日在 Bambali 的家中被粗暴地逮捕。据报告，他是由于讨论了几天前在卡尔通军事基地发生的一次军事袭击而被逮捕的。据说，他在逮捕时并在转到法拉费尼警察局途中遭到逮捕他的士兵的严厉殴打。据说，他到达的当天，指挥该警察局的警官命令他接受治疗，据说，他随后转到班珠儿的维多利亚皇家医院。随后，军方断然否认虐待的报告。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59. 1998 年 6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前议员 Lamin Waa Juwara 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此人于 1998 年 5 月 18 日在布里卡马家里被穿着制服的武装保安人员逮捕，逮捕时没有出示逮捕证。据报告，这些武装人员将他拖进一辆等在外面的车辆里，把他带到一个地点不明的目的地。据认为，他目前被关押在班珠儿的 Mile Two 监狱。据称，他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据报告，酷刑造成他右手骨折和身上其他部位受伤。

格鲁吉亚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6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两起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 7 日的信中对这些案件作了答复。

261. 据称，Revaz Gogeshvili 遭到警官的殴打，目的是向他逼供。据报告，他由于涉及一起谋杀案而于 1997 年 8 月 17 日被拘留，据报告，在库塔伊斯第六警察局，警官用警棍抽打他的头部和脚底。该国政府证实，Revaz Gogeshvili 就他被非法拘留和受到虐待之事向议会监管小组委员会主席提出了申诉。但该国政府指出，体检表明，他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虐待，因此，库塔伊斯检察厅拒绝对被控告的警官提起刑事诉讼。但 Imereti Land 检察厅认为，一些基本事实没有得到审查，因此将该案件退回库塔伊斯检察厅重新审查。

262. Nika Svanadze、Georgi Khonelidze 和 Seva Gotsridze 均为新闻工作者，据称于 1997 年 8 月遭到库塔伊斯第二警察局的警官的殴打。据报告，警察试图逼迫他们招供参与了一起这些警官不得不解决的抢劫案。该国政府指出，库塔伊斯检察厅进行了调查，调查期间，Nika Svanadze 和 Georgi Khonelidze 宣称，他们受到了压力和辱骂。但后来他们否认曾经遭到过警察的人身虐待和辱骂。地区专家鉴定局进行的一次体检证实不存在人身虐待。该国政府还告诉特别报告员，1998 年 3 月 17 日，库塔伊斯检察厅宣布决定不对此案提起任何刑事诉讼。总检察厅目前正在依照法律研究这项决定。

263.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但至今尚未收到任何答复的一些案件(见下文)。

264.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 日与言论和见解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发出的一份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第比利斯非政府组织自由学会两名格鲁吉亚新闻工作者——Constantine (Kote) Vardzelashvili 和 Giorgi (Gogi) Kavtaradze 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遭到警察的殴打和威胁的资料。他们试图就已经发生的一个事件采访特别警察股股长，但未能成功，据称此后他们受到警察的威胁和殴打，并被带到 Chugureti 地区的检察局。据称，途中两名新闻工作者遭到三名警察的殴打并以性攻击相威胁。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6 日信中作出了初步答复，证实他们向 Chugureti 地区检察厅提出了申诉，声称他们遭到了人身压力。据该国政府称，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以往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265.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 7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2 月转交的案件(见 E/CN.4/1998/38/Add.1, 第 134-136 段)。

266. 关于 Badri Zarandia 、 Gurgen Malania 、 Karlo Jichonaia 、 Gabriel Bendeliani 和 Murtaz Gulua, 该国政府证实, 他们是于 1994 年 9 月和 10 月和 1996 年 6 月被逮捕的, 并被判定犯有被指控的罪行。该国政府还指出, 法院认真研究了他们关于受到人身压力的说法,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非法的方法。

267. 关于 Giorgi Korbesashvili, 该国政府指出, 1997 年 6 月, 他被格鲁吉亚最高法院判定有罪。它还证实, 他在受审期间指出, 他受到警察的虐待。根据调查, 他试图从窗玻璃中跳出去逃离警察局, 因此他的手腕被割破。他被带往监狱医院, 受到了治疗。该国政府还指出, 根据 1995 年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检查, 1990 年出现的大脑创伤使他往往伤害自己。法院在审查了其案件以后断然否认存在非法的压力。

德 国

以往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268.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4 月 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11 月就指称国家警察当局和联邦边防军虐待外国人之事转交的案件(见 E/CN.4/1998/38/Add.1, 第 137-142 段)。

269. 关于 Abdenmour Medjden, 该国政府指出, 在 1996 年上半年, 当局曾两次试图将他驱逐到阿尔及利亚。据说, 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并控诉联邦边防军军官在驱逐他时对他进行虐待。该国政府还提出, 他目前下落不明。

270. 关于 Sefer Avci, 该国政府指出, 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可以断定, 他在被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警官逮捕时遭到人身虐待。

271. 关于 Sahhaydar 和 Hatice Yildiz, 该国政府指出, 柏林地区法院第一检察厅的调查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表明警官对他们进行虐待的犯罪行为。但据说, 上述人员在被捕时极力抵抗, 因此造成了轻微受伤。

272. 关于 Waldemar Kalita 博士, 该国政府证实, 由于他对联邦边防军军官进行抵抗, 他被拉出汽车并被带上手铐, 但即没有遭到拳打, 也没有遭到棍棒的抽打。由于经过长期调查无法进一步澄清事实, 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 最后中断了诉讼。

273. 关于 Ahmet Delibas, 该国政府指出, 一位警官在搏斗时为了自卫, 使用了一种刺激性喷雾装置, 对 Ahmet Delibas 造成了伤害。他在警察局受到搜查以后, 根据警医的指示被带往医院, 脸上的几处伤口受到了治疗。据该国政府称, 对他进行逮捕的警官承认, 途中他曾几次击中 Ahmet Delibas 的脸部, 因为他极力进行自卫。经过广泛的调查, 多特蒙德检察厅于 1996 年 8 月 26 日向多特蒙德地区法院提出了起诉, 控诉执行逮捕的两名警官在履行公务时共同对 Ahmet Delibas 造成了人体伤害。根据哈姆地方法院 1997 年 5 月 16 日的判决书, 一名警官由于过失人体伤害而被处罚款, 因为该法院认定, 他在途中曾几次殴打 Ahmet Delibas。这位警官提出了上诉, 而另一名被告被宣布无罪, 因为他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没有得到证实。

274. 该国政府在同一封信中就它第一次于 1996 年 8 月作出答复的案件(见 E/CN.4/1997/7/Add.1, 第 168-171 段)和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的案件(见 E/CN.4/1998/38, 第 103 段)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

275. 关于 Ali Abdulla Iraki 和 Taha Iraki, 该国政府指出, 由于各方的陈述严重相互矛盾, 案情无法澄清。该国政府还指出, 由于时间的消逝(并非是调查当局造成的), 现在看来, 澄清案情比调查开始时更无可能。

276. 关于 Hidayet Secil, 该国政府否认关于未能进行公正调查的指控。该国政府还指出, 警官关于指称的 1995 年 7 月的事件的说法是同其他结果相吻合的, 特别是同医生证明相吻合的。据政府称, 调查结果已经被 Hidayet Secil 所接受, 因为他明确表示放弃要求采取补救措施,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有关警官使用的武力的类型的程度超过了巴登-符腾堡警察法的规定和关于必要时进行自卫和给予协助的规定所允许的限度。

277. 关于 Bynyamin Safak, 该国政府指出,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检察厅希望对两名被控告的警官提出起诉。但对于是否开始主要诉讼尚未作出决定。

278. 关于 Azad Kahn Fegir Ahmad、Noorol Hak Hakimi 和 Mohammed Nabi Schafi, 该国政府指出, 莱比锡检察厅对参与 1995 年 6 月行动并涉嫌在履行公务期

间造成人身伤害的 7 名警官进行了调查。调查程序于 1996 年 4 月 1 日停止。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惩戒措施。

意 见

279. 特别报告员指出，禁止酷刑委员会关切“有关警察虐待的大量报告，多数发生在逮捕期间，这些报告是最近几年由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1994 年内政部长会议委托进行的题为‘警察与外国人’的研究在 1996 年 2 月完成时所作的结论也指出，警察对外国人的虐待不仅仅是‘少数个别情况’”(A/53/44, 第 186 段)。

危地马拉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8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281. San Pedro Jocopilas 的 Mortín Pelicó Coxic 是“Runujal Junam”种族社区委员会成员，据报告于 1995 年 6 月被绑架，拷打和处决。民防自愿人员委员会一名军事专员和两名成员由于涉嫌酷刑和处决而被逮捕。据称，后来由于缺乏证据，审理该案的法官于 1996 年 7 月将他们释放。

282. Estuardo Vinicio Pacheco Méndez 是 Sonora 电台的一名记者，于 1996 年 2 月 28 日被武装人员绑架并遭到酷刑。据报告，绑架他的人释放他时对其他记者提出了警告。Vinicio Pacheco Méndez 反复受到威胁后被迫逃离该国。

283. 1994 年 11 月 11 日，Mario Alioto López Sánchez 在圣卡洛斯大学校园里被安全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人员——射中腿部并被带走。这些军人进入大学校园显然是为了驱散示威，他们用自动武器向学生们扫射。据报告，几十名学生受伤。Mario Alioto López Sánchez 死在罗素福医院里。

28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的几次案件仍未得到答复。

几内亚比绍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8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1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16 人据称在比绍郊区一个称为空军基地的军营里受到酷刑的资料。据报告，所有人都是由于涉嫌为卡萨其斯民主力量运动走私武器而于 1997 年 12 月至 1998 年 2 月期间被逮捕的。据报告，他们被捕以后不久即遭到殴打。据称，他们被强迫俯卧在地上，并受到棍棒的抽打。这些被拘留者说，他们现在不再受到酷刑，但有些人声称其伤口得不到治疗。

海地

28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的一些案件。

洪都拉斯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8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Marcos Omar Madrid Reyes 的资料。据报告，1998 年 1 月 26 日，此人在特吉西加尔巴举行的一次声援被 Luis Alonso Reyes Barahona 少校指挥的安全部队 COBRA 特别中队特工人员驱逐的洪都拉斯受害者的和平示威时遭到毒打。据称，他的头部严重受伤，严重危及其生命。在这次示威中，Manuel de Jesús Ramírez Zelaya、Hermes Ramírez Zelaya、Carlos Antonio Rivera、José Concepción Zúñiga、Joel David Lagos 和 Cesar Augusto Gómez 被逮捕和殴打，因此严重受伤。

288. 由于人力有限，该国政府 11 月 17 日的答复无法列入本报告，但将列入下一份报告。

匈 牙 利

以往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28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的一起案件(见 E/CN.4/1998/38/Add.1, 第 159 段)。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9 日的信中答复说, 主管检察厅对 István Nagy 案件进行了两次深入的调查。经过上诉, 布达佩斯总检察厅决定, 由于 István Nagy 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 因此结束调查。

印 度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9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1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291. 据报告, 1997 年 9 月 1 日, Sucha Singh 被一批旁遮普警官拘禁。据报告, 他被带到贾兰达尔的中央情报局参谋部, 据称他受到了几名警官的虐待的酷刑。据报告, 警官将他的双腿分开, 把他倒挂在屋顶下, 并反复拷打他。据报告, 他所在村庄里的一些著名的居民进行了干预, 他于当天获得释放。据报告, 获释当天, 他向旁遮普部长内阁的两名成员提出了申诉, 但他们没有将他的申诉登记下来。

292. Nisha Devi 是一名 18 岁的已婚妇女。据报告, 1996 年 7 月 13 日, 她在北方邦自己家里遭到几名警官的酷刑, 据说, 这些警官正在追寻他的内兄。据称他们把她本人及其 13 岁的姑表妹推入他们的吉普车里, 威胁将他们带到 Bakewar 警察局。当两名妇女进行挣扎时, 据称, 警察扯下 Nisha Devi's 身上的莎丽, 一名警官将她按倒在地上。据称, 他们用木棍抽打她的双脚并踢她的阴部。据报告, 当其他居民进行干预时, 警察离开了村庄, 但据称, 他们威胁 Nisha Devi's, 如果她提出控诉, 就强奸她。但她于 1996 年 7 月 15 日向警察局长报告了这一事件。第二天一位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 据认为, 该医生证实, 由于这一事件, 她的腿部和脊椎骨受伤。据报告, 据说参与这一事件的四名警官中只有一人被逮捕。据认为, 当地警官对 Nisha 及其丈夫施加压力, 让他们撤回控诉。

293. 据报告, Debu Pramanik 于 1996 年 7 月 9 日被监禁, 1996 年 7 月 12 日在被西孟加拉警察监禁期间死亡。据称, 警察在其监禁期间不准其妻子探访他, 而且没有登记他的被捕情况。据说, 1996 年 7 月 11 日, Debu Pramanik 被带到区治安法官办公室, 由于他无法站立或行走, 助理主管送他去治疗。但据报告, 警察没有带他去见医生, 他于 7 月 12 日被保释释放。据说, 他的妻子准备把他带回家, 但他获释 35 分钟以后, 一位医生宣布他已经死亡。据认为, Imambara 医院停尸室的验尸报告写明, 他的尸体上发现一些伤痕, 包括烫伤痕迹、撞伤和肿胀。据说, 西孟加拉人权委员会经过调查以后, 建议对钦苏拉警察局主管官员提出刑事指控并对另外两名警官进行内部纪律处分。据说, 至今没有对这些警官采取任何行动。

294. Kanjugam Ojit Singh 是曼尼普尔的一名 15 岁的学生。据报告, 由于涉嫌与武装反对派团体有联系而于 1997 年 2 月 16 日被武装部队第 57 山地师成员逮捕。据称, 他于 1997 年 2 月 19 日被移交给警察, 一直被隔离监禁。据认为, 当天深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被送往医院, 第二天死于医院。据说, 经过调查以后, 发现他的尸体上有几处伤痕。公众对他的死亡事件提出抗议以后, 据说, 1997 年 2 月 21 日建立了一个司法调查组。1997 年 3 月, 中央政府向 Guwahati 高级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对曼尼普尔政府命令对 Kanjugam Ojit Singh 的死亡事件进行司法调查的权利提出质疑。中央政府辩称, 根据《宪法》, 邦政府无权命令对部署在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武装部队人员的行为进行调查。据报告, 中央政府在请愿书中还辩称, 没有必要进行调查, 因为 Kanjugam Ojit Singh 在武装部队人员追他时“脚扭伤”, 他得到了治疗, 但据说, 该请愿书没有对他随后的死亡作出任何解释。

295. Rajesh 是一个 14 岁的拣垃圾者。据说, 1996 年 5 月 26 日, 在喀拉拉邦特里凡得琅, 他被几名警察强行拖入一辆吉普车里。据报告, 逮捕他时没有说明理由。据称, 警官在吉普车里就开始殴打他, 并在警察局里继续殴打。据报告, 他的母亲前往警察局, 但受到威胁, 不让她采取任何行动来争取他的儿子获得释放。6 月 3 日, Rajesh 的母亲向高级法院递交了一份“搜寻请愿”, 据说, 治安法官命令一位律师前往警察局搜寻 Rajesh。据报告, 6 月 7 日, 特里凡得琅警察局的警察将 Rajesh 带到 Vanchiyoor 法院, 声称他由于被指控犯有盗窃罪而于 1996 年 6 月 6 日被逮捕。据报告, 该法院将他送到 Poonjapura 中央监狱的少年犯部, 1996 年 6 月 10 日, 他从那里被保释释放。据报告, 获释以后, 他被送入特里凡得琅政府医院治疗

据称在警察监禁期间遭到的创伤。据称，警察将铁钉钉入他的指甲，抓住他的头部撞击墙壁，逼迫他长时间半蹲着，并抽打他的脚跟。据说，至今没有命令进行调查。

296. 7 岁的 Phanjouban Boboy、9 岁的 Khunumayum Joychandra 和 10 岁的 Samjetsabam Joykumar 都是曼尼普尔邦 Andro Loupauchum Leikai 地方人。据说，1998 年 7 月 22 日，他们遭到印度军队拉杰普哈纳第 17 步枪队的一名穿着军装的身份不明的人的性虐待。据报告，1998 年 7 月 23 日，村民们向第 17 步枪队的驻地指挥员递交了一份控诉，并向 Yairipok 警察局登记了该案件。据报告，7 月 24 日，该案件提交曼尼普尔邦议会审议。据报告，第二天早上，印度军队的一名少校前往步枪队安德拉营地，同当地人民举行了一次会议，试图劝服他们放弃上诉。据称，他拒绝保证按照军队条例对这一军人提起起诉。据报告，7 月 29 日，军队工作人员调查法院开始调查这一案件。据称，由于三名儿童不讲英语而无法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作人员调查法院于 1998 年 8 月 22 日决定，这些儿童没有受到一名军人的性虐待。

297. 据报告，1995 年 5 月 5 日，Devki Rani 在卢迪亚纳一家市民医院探访其丈夫时被警察带走。据称，她在 Atam 公园警察所被剥光衣服，她的双腿被分开，而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据称，包括警长在内的几名警官对她进行酷刑和调戏。据报告，她的头部几次被浸入水中。据称，她被关押三天，然后于 1995 年 5 月 11 日获得释放。据说，旁遮普国际人权组织向高级法院递交了请愿书，据说该法院随后命令进行调查。

298. 据报告，1998 年 1 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名妇女——Nana Kaur 被古达斯普尔县的旁遮普邦警察拘禁。据说，旁遮普警察前往印度的另一个邦，捉拿和审讯她，向她逼问据称参与争取成立一个独立的锡克邦的一个武装反对派团体的一个亲属的下落。据称，她在获释之前受到殴打。

299. 据报告，1998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晚上，Hidiyat-ul-Rashid 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Natipora 自己家里被印度军队加瓦尔第 13 团的士兵逮捕。据说，他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4 月 4 日获得释放，并在 Pulwama 一家市民医院治疗他据称遭受的创伤。逮捕他的原因不得而知。

300. 据报告，1997 年 8 月 4 日，Rajesh Pillai 被比莱镇第 6 区警察逮捕，然后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一起谋杀案件。据报告，他连续 4 天受到讯问和虐待，在此期间，

他否认曾参与过谋杀案件。据称，他身上被浇上热水。据称，他的双腿被烫伤，一部分皮肤被剥落。据称，他被单独监禁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据报告，他于1997年8月14日被送进监狱。尽管治安法官命令对他进行适当的治疗，但据报告，他没有得到治疗。

301. 据报告，1997年11月25日，库普瓦拉县洪迪村的一名寡妇——Fatima被洪迪军营的Rashtriya步枪队的军人逮捕。据报告，这些军人指控她协助好战分子。据称，她在两天里被带往各个地方，几次遭到8名亲政府的好战分子和军人的轮奸，其中包括一名少校。据称，一名肇事者用皮靴踩在她大腿上，并将步枪枪管塞入她的阴道。她最终于1997年11月27日获得释放。据报告，1997年11月28日，她的父母亲前往Vilgam警察局报告这一案件，但据说，主管拒绝登记这一案件。

302. 据报告，1996年4月4日，Humangot在Jalukie镇被军队逮捕，然后被带往Samzuiram的阿萨姆第十六步枪队营地。据称，他的双眼被蒙住，浑身上下被针刺伤，他的下半身，从臀部到双脚，被铁棍碾压。据称，连续五天他遭到严厉的殴打和虐待，目的是逼他承认他是全国那加兰社会理事会的一名地下工作人员。有人还用红辣椒在他破开的伤口上涂擦。据报告，他于1996年4月9日被移交给警察。

303. 据报告，1996年4月17日，Kehuing在村里每周集市上被军队逮捕，然后被带到Ngwalwa阿萨姆第26步枪队营地。据称，他的双眼被蒙住，双手被绑住。据报告，有人用枪口对着他用他不懂的印地语进行审讯，并殴打他。据报告，他签署了一份“未受骚扰证明，两天以后于4月19日获释。

304. Messamo是西隆市圣安东尼学院的一名学生。据报告，1996年3月15日他被军人逮捕。据称，他受到殴打，被施以电击，双手被捆绑住吊挂起来。据报告，Messamo双臂被注射药物以后失去知觉。据说，3月19日，他在医院里恢复知觉，当时正在输血，但无法说话。据报告，他的腹部的伤口很大。据报告，他在以他不懂的印地语所写的一份文件上签名以后，于1996年3月28日被移交给警察，并送入迪马普尔市民医院。据报告，Messamo送入医院时，腹部缝了27针，颈部缝了14针。据说，他身体非常虚弱。据报告，4月25日，Messamo被一根粗铁链锁在病床上，尽管他几乎无法坐起来也不能低声说话。据报告，甚至连他上厕所和洗澡时也没有去掉铁链。市民医院的医生无法说明，是否摘除了任何器官，因为迪马普尔没有CT扫描仪。

305. 据报告, 1996年3月8日, Chon Tangkhul 在迪马普尔被军方逮捕, 据说他在那里联系伐木业务。据称, 他一直被监禁在科希马附近的一个军营里, 直到1996年3月28日为止。据报告, 他在拘留期间遭到严厉殴打, 双腿、腹部、手指和臀部被施以电击。

306. 据称, 1995年7月30日至31日晚上, Dilip Kumar Chakravarty 在自己家门口遭到 Welcome 警察局德里警察印度特种部队的殴打。据报告, 警察将他拘禁起来, 据称对他进行殴打, 直到他昏迷过去为止。据称, 他后来由于在警察监禁期间头部受伤而死亡。1995年7月31日, 他的妻子和朋友前往 Welcome 警察局, 发现 Dilip Chakravarty 躺在地上, 已经失去知觉, 头部、嘴里和鼻子里大量流血。据报告, 尽管家人反复要求, 但没有对他进行急救。据称, 警官不允许将他送入医院。最后他的家人将他转到神圣家庭医院。据称, 警察局助理局长和其他官员在医院里威胁他的妻子, 如果她控告警察, 她将遭到与她的丈夫同样的命运。据报告, 有10名警官被指控和定罪。据称, 警察局助理局长和其他官员在这次行动中推波助澜, 但没有被列入被告名单。据说, 全国人权委员会调查了这一案件, 并认为警察局助理局长有罪, 但据报告, 该委员会拒绝将此报告发给他的妻子。据说, 现在此案已经递交印度最高法院。

307.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旁遮普的人权活动家如何受到警察骚扰的资料。主要第一资料报告声称, 下文所列的四人于1998年6月13日在 Gurdwara Sohana 举行会议, 目的是策划炸毁 Burail 监狱。据报告, 1998年6月10日, Manmohan Singh 在 Panchayat 村附近自己家里被 Kharar 警察局的警官逮捕。据报告, 警察把他吊起来, 用正在燃烧的木炭烫他的双脚, 直到他承认他贩卖武器为止。据报告, 1998年6月12日, 来自锡德普尔卡兰的 Jaswant Singh 被库拉利警察逮捕。据称, 他一直在 Roprar 中央调查局遭到酷刑和非法拘留, 一直到1998年6月18日为止。据称, 1998年6月11日, Rajinder Singh (又名 Neeta) 在 Latheri 村里被当地警察绑架, 随后被拘留在 Morinda 和 Roprar 警察局, 而他的亲属受到软禁。据报告, 他受到殴打和酷刑, 直到1998年6月18日他获得释放时为止。据认为, 他一直被反复逼问他为什么参与人权工作。据报告, 1998年6月8日, Satnam Singh 被昌迪加尔的警察逮捕, 并受到非法拘留, 一直到1998年6月12日为止。据称, 他的耳垂和双脚受到电击。

30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 1997 年转交但尚未得到答复的一些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09. 1998 年 6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为五名俄罗斯飞行员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由于被指控向印度运送武器而于 1995 年 11 月在印度被逮捕，并被还押在加尔各答监狱。据说，Aleksander Klishin、Oleg Gaidah、Igor Moscvitin、Igor Timmerman 和 Yevgeny Antimenko 将被判除死刑。据称，他们被关押在一个不通风的 6 平方米的牢房里，而且被迫睡在石板地上。据认为，其中一名囚犯在拘留期间患有肺病，而另一人的心脏病曾两次发作。这些囚犯得不到任何治疗。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8 月 17 日的信中表示，关于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以及不给治疗的指称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进一步指出，这五名犯人没有任何法庭上提出这些指控，高级政府官员不时探望他们，检查他们的福利。它还指出，向他们提供的便利超过向其他同狱犯人提供的便利。该国政府还指出，他们得到了所需要的药品，并证实，Igor Moscvitin 正在医院里治疗肺结核。最后该国政府表示，他们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310. 1998 年 6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 490 名和平抗议中央邦马赫什瓦尔大坝项目的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其中一些被捕人遭到殴打不得不住院。据说，有人威胁一些妇女，如果她们继续抗议，就当众剥掉她们的衣服。

311. 1998 年 7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Bimal Kanti Chakm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此人是阿鲁纳查尔邦查克马斯公民权利委员会领导人，据称于 1998 年 7 月 6 日在阿鲁查尔邦其家乡 Jyotipur 村被阿鲁纳查尔邦警察逮捕。以前，他曾在类似情况下被捕，并遭到严重虐待。

312. 1998 年 7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Jaspal Singh Dhillon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此人是旁遮普人权和民主论坛主席兼失踪问题协调小组委员会主席，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在昌迪加尔被捕。据称，他被 Ropar Sohana 警察局的几名派出所警察逮捕。从前，他曾在类似情况下被捕，并遭到了严重的虐待。

313. 1998年9月22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bdul Sattar、Sita Ram 和 Satya Narain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们是拉贾斯坦一个从事社会和经济处境不利的妇女和儿童的救济、福利和发展的组织——Bal Rashmi 协会的三名社会工作人员。据报告,1998年8月4日,Abdul Sattar 被警察拘留,然后被带到巴锡警察局。据称,他被警官剥光衣服,并遭到殴打。据称,在此后五天里,他的双手、双脚和生殖器遭到电击。据报告,Sita Ram 和 Satya Narain 于1998年8月5日被逮捕,并反复遭到警察的殴打。据称,在此期间,这些人遭到警察的威胁,逼迫他们承认严重的罪行,包括现在指控他们犯有的诈骗和强奸罪。据报告,1998年8月10日,Abdul Sattar 被带见一位治安法官,尽管他当时精神错乱,但该法官显然未能命令对他进行体检。据报告,1998年8月14日,这三名社会工作者被还押,被送到斋蒲尔监狱。据报告,此三人于1997年9月在斋蒲尔与被指控强奸一名妇女的几人关在同一牢房里。Bal Rashmi 协会曾经积极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场全邦范围的运动,要求将这些强奸犯绳之以法。据认为,他们所有人的创伤都没有得到治疗。

以往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314. 该国政府在1998年2月4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1997年4月提交的一起案件(见 E/CN.4/1998/38/Add.1,第163段)作了答复。关于 Man Bahadur、Kumb Mbahadur 和 Rajesh,该国政府指出,治安法官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酷刑指控的情况,上述人员还向昌迪加尔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高级法院递交了一份刑事诉状。法院发现,这两起案件中的指控都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它还表明,医疗机构在对三人进行检查以后,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酷刑的证据。

意 见

315. 特别报告员承认,该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答复他1998年11月11日的信。他认为,几年来他一直表示关注,但该国政府长期未能对他要求邀请他访问该国作出积极的答复,因此更加表示关注。

印度尼西亚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16. 特别报告员在会同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于1998年7月27日发出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们收到了关于Rosita Gomes Pereira的资料,据称她于1998年5月1日在东帝汶Darnei被两名印尼军人强奸。据报告,强奸人是Lulirema军事基地的两名士兵。

317.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0月20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据说与1998年3月总统选举有关的下列人员被捕的资料: Mahmud Yunus、Agus Rully Ardiyansyah、Cepi Kunaefi、Tanto Sugianto和Muhamad Iqbal,他们都是牙律青年和学生论坛(Forum Pemuda Pelajar Mahasiswa Garut)的学生,据报告,他们于1998年2月16日被警察和西爪哇牙律地区司令部(Kodim)的士兵逮捕。他们被拘留在Kodim,直到2月18日为止,然后转为警察监禁。据称,他们在受军方审讯时受到虐待,并不得同律师联系。据报告,他们于1998年2月19日获得释放,但条件是,他们每周向警察报到两次。

318. Robert是1998年2月7日在茂物一个寺院里举行示威时被逮捕的7名学生活动家之一,据说他们在那里散发被取缔的印度尼西亚民主党领导人Megawati Sukarnoputri发言的传单,据称,Robert受到虐待。据说,他于1998年2月8日获得释放,但条件是,他必须向警察报到。

319. Yudi Rahmat和Yudi Hermanto是印度尼西亚繁荣工人联盟(Serikat Buruh Sejahtera Indonesia)(SBSI)的成员。据报告,他们由于涉嫌举行一次非法会议和散发SBSI抗议信而于1998年3月8日在雅加达被捕。据报告,他们先是在北雅加达地区司令部受到军事监禁,据认为,他们在那里被施以电击。据说,此后他们被转为警察监禁。

320. 特别报告员还就下列案件转交了资料: Eduard Iwanggin是1998年7月6日比阿克一场和平升旗仪式被强行中断以后被逮捕的许多人之一,据说,他身体状况很差,据称是由于他在被捕时遭到殴打所致。据报告,一个医生建议将他释放,以便进行治疗,但据了解,他没有得到治疗。据说,军方现在已经承认,军队驱散

这个仪式时，有 24 人受伤，并宣布已经设立一个实况调查组来调查这些事件。但据报告，调查组的职权和组成不明确。

321. 据报告，1996 年 8 月 11 日和 12 日，学生支持民主组织(Solidaritas Mahasiswa Indonesia Demokrasi) (SMID)成员 Suroso、人民民主党(Partai Rakyat Demokratik) (PRD)发展主任 Yakobus Eko Kurniawan 和印度尼西亚劳动斗争中心(Pusat Perjuangan Buruh Indonesia) (PPBI)秘书长 Ignatius Damianus Pranowo 和其他 11 名活动家在雅加达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捕。据说，他们是被印度尼西亚军事情报局(BIA)的官员逮捕的。他们被隔离军事拘留大约一周，然后于 1998 年 8 月 18 日转到检察厅拘禁，据报告，后来他们在检察厅受到指控。据称，他们在军事拘留的一周里受到酷刑。据称，Both Suroso 和 Ignatius Pranowo 遭到殴打，而 Yakobus Kurniawan 被施以电击。此外，据报告，他们三人都受到长达 26 小时之久不间断的审讯。据报告，1997 年 4 月 28 日，他们在中雅加达区法院受到判决。

322. 关于东帝汶领地，特别报告员转交了有关以下各案件的资料。

323. 据报告，1997 年 12 月 21 日，均为学生的 Mario Soares Romaldo、Jose N. Da Silva、Henrique da Conceicao、Pascola da Costa、Nelson de Carvalho 和 Antonio Lopes 被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的蒙面军人逮捕。途中他们被蒙住双眼和戴上手铐，据称有人威胁将他们扔入海里。据称，他们在审讯期间受到酷刑。据报告，所有 6 人都于 9 小时以后在不同地点获得释放，但被警告不得向任何人诉说他们的遭遇。

324. 1998 年 5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ntonio da Costa 和 Mauricio da Cost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见下文)。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的信中答复说，上述人员是在来文中提到的日期和地点被逮捕的，但否认他们被单独监禁，并否认他们遭到虐待。特别报告员此后收到的资料表明，Antonio da Costa 和 Mauricio da Costa 两人都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获得释放。但据报告，有人证实，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据称，他们被施以电击，他们的手被烫伤。

325. 据报告，1997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Ernesto Soares、Antonio Barros、Francisco Martins、Hermenegildo Pereira、Alfonso Alitalo、Baptista Guterres、Jacinto Barros、Tomas Maia、Joao Talimeta、Francisco Maia 和 Duarte Barros 在博博纳罗县阿塔拜区被逮捕，因为他们被怀疑在 5 月 29 日选举前夕于 1998 年 5 月 28 日在阿塔拜地区参与烧毁两个投票站。据认为，他们被捕时遭到陆军战略后备部队

(KOSTRAD)军人和 Rajawali 营、Halilintar 民兵和支持融合青年团体(Gadapaksi)的殴打。据称，他们被带上手铐，被推入卡车，有人用竹管和木块殴打他们。据说，在去拘留所的途中，他们遭到拳打、香烟的烧烫和辱骂。据称，他们被拘留在阿塔拜区军事指挥部(KORAMIL)，然后转到马利亚纳的 Kodim 总部。据报告，他们在那里被拘留了四天。据说，Duarte Barros、Francisco Maia 和 Jacinto Barros 随后获得释放，而 Francisco Martins、Joao Talimeta、Hermenegildo Pereira、Alfonso Atitalo、Tomas Maia 和 Baptista Guterres 被带到马利亚纳的警察营地(POLRES)进一步审讯。据报告，他们于 1997 年 6 月 8 日获得释放。据称，所有 11 人在拘留期间都遭到了酷刑。据说，他们不得定期向地方当局报到。

326. 据认为，Jose Pereira 1997 年 7 月 24 日死于军事监禁期间，据称由于酷刑期间被刺刀刺伤而死亡。据报告，7 月 26 日，他被 Rajawali 营和领地营(BTT)的军人逮捕，然后被带到设在 Saelari 村的“Nanggala”总部。据报告，在拘留期间，他的家人不得探访他。据称，他在拘留期间被绑在木柱上殴打。据说，有人用刺刀划开他的皮肤，并用沸水浇在他身上。

327. 据报告，1997 年 7 月 17 日，Jose do Rosario 在 Sagadate 的 Beli-Uali 村被 Rajawali 营的士兵逮捕。然后他被拘留在拉加 Saelari 村 Rajawali 营总部。据称，他在被带往基地的途中遭到军人的酷刑。拘留期间，有人将他绑在屋里的木柱上殴打。据称，有人用刺刀划开他的皮肤，并用沸水浇在他身上。据说，军方拒绝让他的家人到拘留所探访他。他的下落不明。

328. 据报告，1997 年 4 月 4 日，Moises Lobato Pereira、Sebastião Pereira、Domingas da Costa(女)和 Sidonio Ximenes 被印度尼西亚军队招募的东帝汶反游击战部队沙卡小组成员逮捕。据认为，Domingas da Costa 和 Sidonio Ximenes 由于涉嫌为一个秘密的支持独立组织服务而被逮捕，但另外两人被捕的原因不明。据说，四人被带到哥拉巴鲁的称为“Rumah Merah”(即“红房子”)的军事情报处总部(SGI)-Kopassus，据称这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一个酷刑中心。据称，SGI 的成员踢打他们，用步枪托殴打他们，直到他们流血为止，据说对他们进行审讯，剥光他们的衣服，对他们施以酷刑，将他们的手指放在椅子腿下压扁。据报告，所有人都获得了释放，但 Sidonio Ximenes 可能仍然被拘留在红房子里。

329. 据报告, 1998 年 5 月 13 日, Hermenegildo Alves、Egidio Soares 和 Sedelegio Soares 在包考县 Lai-Soro-Lai 自己家里被沙卡小队(东帝汶人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团体)和 Rajawali 营的成员逮捕。据报告, 第二天他们被带到沙卡小组的军营, 据称受到殴打。据报告, 同一天, Paulo Marcal Boavida 在一次纪念圣母马利亚的庆祝活动时, 在 Lai-Soro-Lai 其表兄弟的家里被沙卡小组和 Rajawali 营的成员逮捕。据报告, 他还被带到军营, 据称受到殴打。据说, 1998 年 5 月 15 日, 这四人被巡警队(BRIMOD)带到包考 Vila-Nova, 他们可能仍然被拘留在那里。

330. 据报告, 在 1998 年 6 月 17 日至 18 日期间, Bendita Silva、Eduardo Gusmao、Saturnino dos Santos、Antonio Belo Gusmao 和 Paulino Gama 由于涉嫌配合 Quelicai 的东帝汶抵抗运动而被捕。据称, 他们被警察和印度尼西亚情报处(INTEL)的成员逮捕, 被拘留在包考的警察总部, 据称, 他们遭到了殴打和虐待。

331. 据报告, 1997 年 2 月 26 日, Natalino Soares、其妻子 Maria Ribeiro Sarmento、他们的女儿 Ivonia Ribeiro Sarmento、Adao de Jesus Pereira、Augusto Nunes Marques 和 Caetano de Jesus Araujo 在 Nassuta 村被 Liquica Kodim、SGI 和 Linud 第 700 营的一支混合部队逮捕, 据报告, 他们被关押在 Kiquica Kodim 总部, 受到审讯, 据称遭到殴打, 头部被浸在冰水里, 被施以电击, 被强迫招供 Falintil 的一个躲藏处的所在处。据报告, 他们获得释放时受到威胁, 如果安全部队需要情况, 将重新传唤他们。

332. 据报告, 1997 年 3 月 24 日, Andre da Silva、Carlos de Araujo、Antonio de Jesus、Manuel Nunes 和 Luis Ramailho 在 Rai-Tahu 村被支持融合青年行动团体(GADAPAKSI)的成员逮捕。据称, 他们被带到当地 BTT 军营审问, 据认为, 他们受到踢打、殴打和酷刑。据报告, 他们在军营里被关押三天, 获得释放时, 身上伤痕累累。

333. 据报告, 1997 年 3 月 26 日, Vincente da Costa 由于涉嫌与 Falintil 有联系而在 Buanurak 村被 Kopassus、Makikit 和 GADAPAKSI 的成员逮捕。据报告, 他在 Buanurak 的 Kopassus 军营被拘留二天, 据称, 他遭到殴打和香烟烫伤。他最终于 1997 年 3 月 28 日获得释放。

334. Augusto Soares (别名 Mali Leki)、Joao Soares、Funu-Nahak、Jose Ramos (别名 Bere-Seren)、Felix Amaral、Rubi Soares 和 15 岁的 Agostinha Soares 都是

Lacluta 区人，据报告，1997 年 6 月 17 日，他们被驻扎在 Lacluta 区 Uma-Tola 的第 407 营的军人逮捕。据称，Agostinha Soares 被第 407 营的三个名叫 Budyono 军士、Slamet 列兵和 Uby 列兵的军人逮捕。据称，他们强奸了她。据报告，Augusto Soares 和 Joao Soares 在审讯时身上被剃刀割伤。

335. 据报告，1997 年 7 月 3 日，Tomas da Cruz 在 Loi-Huni 村的 Bua-Nurak 小村庄被印度尼西亚军人逮捕。据报告，他被带到 Kodim 总部审讯，审讯期间遭到酷刑和殴打。

336. Andi Arief 是一位学生活动家和学生支持民主组织(SMID)主席兼 PRD 发言人。据说，1998 年 3 月 28 日，他在南苏门答腊楠榜被两名武装人员逮捕。据认为，他在 199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7 日期间被单独监禁，并在此期间遭到酷刑。据报告，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否认他们曾参与拘留他的行动。但据说，Andi Arief 曾经在雅加达全国警察总部重新露过面。据报告，来自东雅加达 Klender 的 SMID 的其他三名学生成员 Nezar Patria、Aan Rusdianto 和 Mugiyono 在寻找 Andi Arief 时于 1998 年 3 月 13 日被雅加达的军官逮捕。据称，3 月 15 日，他们被转到雅加达警察总部，据说他们在那里反复受到施以电击的酷刑，目的是逼迫他们招供 Andi Arief 和 PRD 其他领导人的下落。据报告，他们于 6 月获得释放。关于 Andi Arief，该国政府于 1998 年 7 月 28 日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4 月 2 日为他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见下文)。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37. 1998 年 2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一位伊斯兰传教士 Haji Jafar bin Adam 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此人于 1997 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亚齐自己家里被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Kopassus——的成员逮捕。据称，他是由于未能举行一场祈祷会而被捕的。据认为，这违反了与地方当局达成的协议。据称，他先被带往 Ulee Gee 的 Kopassus 军营，随后被带到司马威 Rancung Kopassus 总部，据说他仍然被拘留在那里。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24 日的信中指出，据说，Haji Jafar bin Adam 是臭名昭著的 Rachman Paloh 犯罪集团的一名成员，他于 1998 年 11 月 17 日被警察逮捕，充分证据是他于 1997 年 2 月 4 日在亚齐参与一起武装抢劫银行案，案发过程中一名保安人员被打死。目前他被关押在司马威警察局，正在受到审判。有关当局表明，他

在拘留和审判期间的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该国政府还指出，在调查时，Haji Jafar bin Adam 表示，他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338. 1998 年 3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Rui Campus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此人于 1998 年 1 月后期在 Asalainu 村被捕，据报告，他在洛斯帕洛斯 Kopassus 总部被单独监禁。据报告，他被 Kopassus 的成员逮捕，据说 Kopassus 成员在逮捕他时击中他的嘴部。据称，他的家人不得同他接触，据报告，他尚未同律师联系过。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24 日的信中指出，有关当局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表明在 Asalainu 村里有一个名叫 Rui Campus 的人。

339. 1998 年 3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T. Jamaluddin (别名 Bit)、Muzarni 和 Adnan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们由于涉嫌犯罪活动而于 1998 年 2 月 26 日被拘留。据说，他们是在苏门答腊北部 Indrapuri 被据认为属于 Kopassus 的三人逮捕的。据称，上述人员被隔离拘留在称为 Rancung 的司马威 Kopassus 总部。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的信中指出，1998 年 2 月 26 日，这三人试图从亚齐贩运 300 公斤大麻时在 Andrupi 被 Kopassus 成员逮捕，被拘留在司马威警察局。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被拘留者的权利得到了尊重，有关当局证实，而且调查期间被拘留者的外表表明，他们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虐待。该国政府还指出，他们的案件正在审查，他们被指控违反《反麻醉品法》。

340. 1998 年 4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据称在最近几天里被捕和目前被单独拘留的以下人员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Justo Bernadino (别名 Larimau) 是东帝汶全国解放军(Falintil)县指挥员，据称在印度尼西亚军事行动期间于 1998 年 3 月 29 日在东帝汶洛斯帕洛斯 Bauro 村被拘留，据报告被带到 Bacau 镇县军事指挥部(Kodim)加以军事拘禁，随后转到帝力军事监禁；Andi Arief 是印度尼西亚学生支持民主组织的领导人，据称于 1998 年 3 月 28 日在苏门答腊被一些穿便衣的人在没有任何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Haryanto Taslam 是印度尼西亚民主党副秘书长，据认为，他是由于 1998 年 3 月 3 日在雅加达 Megawati Sukarnoputri 的住所出席印度尼西亚民主党的一次会议而被拘留的。他的家人未能查询到其下落。

341.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的信中指出，Justo Bernadino 于 1998 年 3 月 27 日被包考县军事指挥部成员逮捕，军事指挥部成员从他身上没收了一支柯尔特式手枪和六发子弹，同一天将他交给帝力警察拘留。他还指出，他由于参加反政府

的武装叛乱而长期受到通缉，他将很快受到审判。此外，该国政府表示，他作为被拘留者的权利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尊重，目前他的案件正在受到审查。关于 Andi Arief，该国政府证实，他是被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从他父母的商店里绑架的，并被移交给雅加达警察总部。由于他涉嫌参与 1998 年 1 月在雅加达中部塔纳丁宜发生的一次爆炸事件，警察发出逮捕令将他拘留，但由于证据不足，他于 1998 年 7 月 14 日获得释放。关于 Haryanto Taslam，该国政府答复说，绑架他的人于 1998 年 4 月 19 日将他释放。看来他是被绑架 Andi Arief 的同一批人绑架的，并一直被关押在同一拘留所里。该国政府进一步解释说，哈比比总统指示武装部队司令进行调查，将这些绑架事件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为了进行调查，武装部队司令设立了一个实况调查组，配合一些人权团体，包括全国人权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KONTRAS，对政治活动家的被强迫失踪事件进行调查。印度尼西亚军事警察司令兼武装部队调查政治活动家被强迫失踪实况调查组主席 Syamsu Djalaluddin 少将说，几个武装部队部门，包括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武装部队情报部门、领地军事指挥部和警察参与了绑架事件。他保证，凡参与其中的所有军人，包括高级军官在内，都将被绳之以法。实际上，到 1998 年 7 月 23 日为止，40 名军人已经受到讯问，11 名 Kopassus 成员作为嫌疑犯而被拘留。该国政府答应，它将向特别报告员通报这些案件的进一步发展动态，包括调查和审判。

342. 1998 年 4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还代表 Bahrul Alam, Utami Pribadi, Okyanti, N.A.Chairil Syarif 和 Hamdani 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Bahrul Alam、Utami Pribadi 和 Okyanti，都是学生，据认为在他们于 1998 年 3 月 19 日在苏门答腊楠榜参加了一次反政府的学生示威以后被拘禁，这次示威导致保安部队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并使 72 名学生被逮捕。多数人不久以后获得释放，但据报告，以上三人仍然失踪。据说，几名获释者由于虐待而严重受伤。据说，N.A.Chairil Syarif 和 Hamdani 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在楠榜被安全部队逮捕，据称他们的被捕也与学生示威有关。据认为，他们被单独监禁在一个地点不明的拘留所。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的信中指出，1998 年 4 月 16 日，楠榜大学校长证实，1998 年 3 月 19 日示威以后没有任何学生失踪。1998 年 3 月 19 日，Bahrul Alam 和 Utami Pribadi 被警察拘留讯问，但同一天立即和其他学生一起获得释放。据该校校长称，这两名学生于 1998 年 4 月 3 日恢复上课。但 Okyanti 没有参加示威，因此没有被捕。关于 N.A.Chairil Syarif 和 Hamdani，该国

政府指出，没有任何一个这种姓名的人被逮捕，据该校校长称，两人都不是楠榜大学招收的学生。

343. 1998年4月9日，特别报告员代表据称于1998年3月21日被逮捕的东帝汶大学两名学生 Agostinho Goncalves 和 Gil Ximenes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认为，这两人仍然在帝力警察营地受到警察拘禁。据称，他们不得会见律师，有报告说，他们受到虐待，包括受到殴打和电击。该国政府在1998年7月28日的信指出，政府当局无法查到关于这两人的任何资料。但它表示，最初报告的一个姓名可能有错，因为政府经过调查发现，一个名叫 Alberto Goncalves 的人在据报告 Agostinho Goncalves 被捕的当天被逮捕。Alberto Goncalves 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由于证据不足而于1998年6月13日获得释放。

344. 1998年4月14日，特别报告员代表据报告被拘留在司马威 Rancung 军事拘留所的大约500名亚齐省人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自从1998年3月26日被从马来西亚驱逐而抵达印度尼西亚以来被逮捕。据称，他们受到讯问，据报告，他们不得会见律师。该国政府在1998年7月28日的信中指出，没有任何人一抵达印度尼西亚就被捕，也没有任何人被单独监禁。1998年3月28日，有545人从马来西亚返回印度尼西亚。他们当中有531名亚齐人，其中517人在4月底之前返回村庄，另外14人在司马威 Pos Rancung 被政府当局传唤讯问，但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拘留。该国政府指出，这两人不得不送入司马威医院，由于他们在离开马来西亚之前遭到严重枪伤而截肢。国际红十字会与印度尼西亚全国红十字会合作，自1998年5月5日以来，获准展开活动，向返回难民提供援助。

345. 特别报告员还于1998年4月14日代表 Jose de Deus、Francisco Barreto、Amancio Perreira、Fernando dos Santos 和 Eco dos Santos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们都是农民，据称于1998年3月23日和28在东帝汶 Ilomar 被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逮捕。据报告，所有人都是由于涉嫌与东帝汶全国解放军(Falintil)合作而被捕的，据称他们受到单独监禁。该国政府在1998年7月28日的信中答复说，Fernando dos Santos 由于从事秘密活动并由于散发传单煽动人民拿起武装反叛政府而于1998年4月2日被逮捕。目前他被拘留在帝力警察总部，警察当局证明，按照《印度尼西亚刑事诉讼法》，他的权利受到尊重。他的案件正在受到审查。政府当局对其他四人不了解，但政府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调查。

346. 1998年5月22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ntonio da Costa 及其兄弟 Mauricio da Costa 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1998年5月12日在包考 Wainiki 村在从军方的一辆黑色车辆里出来的四人的刀尖下被逮捕。据认为,他们被带到包考的 Kopassus 总部。据报告,他们仍然在那里被单独拘留。这项紧急呼吁也是代表下列人员发出的:据称在包考 Wailili 村被捕的 Domingos Oliveira、Salustiano Freitas、Lucio de Jesus、Jose da Costa、Paulo da Costa Soares、Alberto da Costa 和 Martins Belo Domingos Oliveira 据称是东帝汶抵抗运动的成员,据说,他于1998年4月8日被 Kopassus 的成员逮捕,据报告,他们对他进行殴打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向他逼供其他六人姓名。据报告,1998年4月14日,Kopassus、Rajawali 营和领地营的军事人员闯进了 Wailili 村 Samala 小村 Salustiano Freitas 的家里,将他逮捕,并将他监禁在包考的 POLRES。据报告,其家人在此期间严重受伤,据称,另外五人在1998年4月14日至16日期间被捕,据认为,一直被拘留在包考的 POLRES。据说,所有七人都是根据《紧急条例》被指控的,但据称,他们的家人被剥夺探访的权利。该国政府在1998年7月28日的信中指出,呼吁中提到的所有人都由于涉嫌拥有枪支和炸药而在所报告的日期和时间里在警察与县军事指挥部的配合下被逮捕,因此将根据《紧急条例》受到起诉。目前他们被拘留在包考警察局。但地方当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没有被剥夺会见律师和家人的机会,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受到酷刑和虐待。据报告,有关当局保证,按照《印度尼西亚刑事诉讼法》,被拘留者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

347. 1998年6月3日,别报告员代表 Joao Soares Reis、Floriano da Costa Xavier 和 Bernardo da Silv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们于1998年2月后期被 Kopassus 成员和印度尼西亚警察逮捕,最初被拘留在帝力的警察营地,据报告,目前被关押在帝力的 Becora 监狱。据称,他们被指控与 Falintil 有联系。据称,所有三人都在警察营地单独监禁期间受到殴打和虐待。据报告,自从他们被转到 Becora 监狱以来,可以接受其家人和法律代表的探访。

348. 1998年8月7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代表于1998年7月11日或前后被捕的 Januario Freitas、Abilio Vecente 和 Olandino Oliveira 发出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被拘留在帝力的 Wirahusada 的军事医院,他们受了伤。据称,他们被剥夺会见法律顾问和接受探访的机会。该国政府

在 1998 年 9 月 18 日的信中答复说, 1998 年 7 月 11 日, 当 Januario Freitas(别名 Ajano) 毁坏一个住所时被警察逮捕。据报告, 他的一把刀被警察没收。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 他目前被拘留在帝力的 Becora 监狱, 等待审判, 他被指控违反了禁止故意和非法毁坏或损坏他人财产的法律, 并被指控携带可造成人体伤害的武器或锐器。该国政府表示, 如果他被判定有罪, 根据《刑法》, 他可被判处两年八个月的监禁。关于 Abilio Vecente 和 Olandino Oliveira, 该国政府通知报告员, 1998 年 7 月中旬, 他们由于涉嫌参与一起犯罪行为, 而在帝力的 Wirahusada 的医院住院时受到警察拘禁, 但经过短暂的拘留审讯以后, 最终由于缺乏控告他们的充分证据而获得释放。最后该国政府报告说, 有关当局保证, 上述人员受到了人道的待遇, 他们作为被拘留者的权利受到了充分的尊重。

349. 1998 年 8 月 21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帝力 Quintal Boot 的东帝汶人 Francisco Delton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 他于 1998 年 7 月 14 日在利基萨县毛巴拉被逮捕, 此后他一直受到隔离军事拘留。据说他是在 KODIM(县军事指挥部)利基萨 1638 部队和 Koramil(区军事指挥部)毛巴拉 03 部队的士兵对一辆公共汽车进行军事搜查时被捕的。被报告, 这次安全搜查是为了试图阻止 7 月 17 日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周年示威游行。据称, 他在 KODIM 利基萨总部遭到各种形式的虐待, 他的脸部严重毁伤。据报告, 7 月 18 日, 他被基姜的一辆车辆转到毛巴拉镇, 据称, 军事保安部队准备杀死他。据说由于 Francisco Delton 试图引起过路人的注意, 他被送回 KODIM 利基萨总部。

350. 1998 年 10 月 9 日, 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代表东帝汶人 Marcos Belo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 此人于 1998 年 9 月 30 日被 Lanud Baucau 军用机场的印度尼西亚空军部队逮捕, 据报告, 他是在对 Kaisida 村的一次军事袭击中被逮捕的。据报告, 他连同其他三名来自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人一起被捕, 然后他被带到 Lanud Baucau 空军总部审讯。尽管他被指控偷窃一根电线, 但据认为, 他是由于涉嫌参与抵抗运动和参加关于东帝汶领地今后地位的公共论坛而被逮捕的。另外三人在被捕 12 小时以后获得释放, 但据报告, Marcos Belo 仍然在 Lanud Baucau 被隔离拘留。

351. 1998 年 10 月 22 日, 特别报告员会同被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一起代表 Felisberto Maria dos Santos(别名 Sole-Solep)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

告，此人于 1997 年 3 月 30 日在阿塔拜区一个安全检查站被穿着便衣的 SGI(军事情报部门)人员逮捕。据报告，与他一起被捕的有 Domingos Laranjeira、Marcelino Francisco dos Santos 和 Jose Sobral。四人被捕以后被关押在帝力 Colmera SGI 总部。据报告，他们被捕的当天晚上，他们(除了 Jose Sobral)被用船送到阿陶罗岛，被剥光衣服，然后扔到海里。第二天早上，他们被送回 SGI 总部。据报告，他们在受审讯时遭到电击。1997 年 4 月 4 日，3 人被蒙上眼睛并被转到 Bacau 一个军事拘留所——Rumah Merah(红房子)。据报告，Domingos Laranjeira 后来获得释放。在 1997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期间，Felisberto Maria dos Santos、Jose Sobral 和 Mrcelino Francisco dos Santos 一直被拘留在 Rumah Merah。5 月 7 日，Mrcelino Francisco dos Santos 被转到洛斯帕洛斯的 Kopassus 总部，据报告于 1998 年 4 月 22 日获得释放。据报告，Jose Sobral 一直被拘留在 Rumah Merah，一直到 1998 年 1 月 14 日为止，然后他被一辆卡车带到帝力后获得释放。1997 年 5 月 7 日，Felisberto Maria dos Santos 被转到一个地点不明的拘留所。他的下落不明。

352. 1998 年 1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东帝汶领地的以下 26 名囚犯发出一项紧急呼吁：Adelio de Fatima Barreto H、Agostino Moreira、Agostino Vital、Alberto Ximenes、Carlos Freitas、Constancio C. Santos、Domingo Pereira、Eduardo dos Santos、Eusebio Ximenes、Joao Alves Trindade、Joao dos Reis、Joaquim de Carvalho de Araujo、Jose Soares Menezes、Lamberto Freitas、Lino Xavier Nunes、Luis Antonio Soares、Manuel(没有姓)、Manuel Moniz、Mariano da Costa Sarmento、Matias Marcal Soares、Pedro Freitas、Romeo da Conceicao、Salvador da Silva、Venancio(没有姓)和 Bernardo da Silva 和 Floriano da Costa Xavier，特别报告员已经于 1998 年 6 月 3 日代表后一人发出过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都被从帝力的 Becora 监狱转到 Balide 一个军事监狱。据称，1998 年 10 月 30 日，他们被人用枪托殴打，并被扔入军车里。据报告，他们于第二天早上抵达 Balide 军事监狱。据称，他们由于表明了政治观点而被转移。政府当局命令将他们转移，因为上述囚犯呼喊要求独立的口号，因此骚扰了其他犯人。他们都参加了 8 月后期的一次绝食，支持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东帝汶领地独立运动领导人——Xanana Gusmao。据说，他们的亲属获准探访他们。

以往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353. 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 17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11 月(见 E/CN.4/1998/38/Add.1, 第 195 段)和 1997 年 9 月(E/CN.4/1998/38/Add.1, 第 207 段)提交的一些案件作了答复。

354. 关于 Yulus Petege、Yahya Pigome、Ben Kotouki 和伊卡里部落的其他成员, 该国政府表示, 人们发现两具尸体是伊卡里部落成员以后暴发了骚乱, 参与这次骚乱的几人于 1997 年 8 月被拘留。他们被捕一天以后, 由于局势受到控制, 所有被拘留的人都获得释放。有关当局证实, 在他们临时拘留期间, 没有人遭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355. Antonio Viegas、Albino Soares、Natalina de Araujo 和另外两名学生, 该国政府表示, 在学生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以后, 执法人员开始发射橡皮子弹, 以驱散学生并救出他们一位严重受伤的同事。据政府称, 五名受伤的学生——Adolfonco da Costa、Albano Barito、Joaquim Lailai、Marito Albino 和 Bernadimo Simon——立即被送到 Wira Husada 的医院, Bernadimo Simon 和另外八名学生由于涉嫌参加对该军士的攻击而被捕。这九人临时被拘留在帝力警察总部, 他们作为被拘留者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 特别报告员来文上提到的姓名没有一个同任何被捕的人(Juvinal dos Santos、Francisco de Deus、Selverio Batista Ximenes、Abrodo Nasimento、Domingus da Silva、Paulo Silva Cavalho、Visente Markus da Crus 和 Paulo Soares)相吻合。最后, 该国政府表示, 这次事件发生以后, 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发生了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造成学生和执法人员受伤, 执法人员在这次事件中对待学生的方式必须加以改进, 而有关当局承认这一点。

356. 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 18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10 月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206 段)作了答复。关于 Constancio dos Santos、Jojo dos Santos、Eduardo (可能称为 Jose Ximenes)、Joaquim Santana、Ivo Miranda、Domingos Natalino Coelho da Silva、Feranando Lebre 和 Nuno dos Santos, 该国政府表示, 在淡目发生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以后, 据说是一个称为黑色旅的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的 Ivo Miranda、Domingos Natalino Cohlho da Silva、Joaquim

Santana 和 Ferao Pedro Macta Corbia Lebre(后一人在紧急呼吁中没有提到)被逮捕。目前在三宝垄被警察拘禁，等候审判。根据他们指认， Constancio Coasta dos Santos 后来被捕，他和 Jojo dos Santos 和 Eduardo Jose Ximenes 也在帝力被警察拘禁，等候审判。在拘留期间，他们作为被拘留者的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得到人道的待遇。该国政府最后指出，有关当局没有发现 Nuno dos Santos 这一人。

357.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24 日的信中对 1997 年 3 月 27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E/CN.4/1998/38/Add.1, 第 200 段)作了答复，指出，1997 年 3 月 23 日，在秘书长特别代表下榻的帝力的一家旅馆门前举行示威以后，45 人被捕，其中八人，即：Juvinal dos Santos Monis、Domingos da Silva、Bernardino Simao、Vincente Marques da Crus、Silverio Bapists Ximenes、Paulo Carvalho、Francisco de Deus 和 Paulo Soares 被宣告犯有参加这次示威的罪行，但所有人都在 1998 年 6 月 9 日的总统令赦免，对他们提出的所有刑事指控都已撤消。

358. 该国政府在同一封信中答复了 1997 年 10 月 15 日就据称由于拥有炸药而于 1997 年 9 月被捕的九人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据该国政府称，Domingus Natalino da Silva、Joaquin Santana、Fernaio Malta Correia Lebre 和 Ivo Salvador Mirando 由于据称他们在淡目参与制造炸弹的活动的而受到拘留和审判，但 1998 年 5 月 1 日，三宝垄法院判定他们无罪，随后予以释放。在这次答复中，该国政府没有就同一项紧急呼吁中提到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帝力被逮捕和拘留的其他四人的情况提供任何资料。

359. 最后，该国政府表示，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正在向一个比较民主的社会转变，它已经进行了许多改革，包括释放了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数名囚犯和被拘留者，并正在考虑近期内释放更多的囚犯。

意 见

360. 特别报告员赞赏他从该国政府收到的答复，并承认转变进程已经提高了人权问题的公开性，特别是在解决政府官员虐待犯人问题方面的公开性。他认为，对他早已提出的关于访问该国的请求作出积极的答复将符合这些发展事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36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函中通知伊朗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多重判处体罚的情况。据报告，司法当局惯常采用一系列不同的体罚方法，其中包括截肢、鞭挞、笞刑和石毙。此外，还根据伊斯兰的报应法判处其他形式的惩罚，根据这一法律，若一名罪犯被裁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他将被判处同样的身体伤害。被判盗窃罪的人的刑罚经常包括截肢。最近常发生的情况是，罪犯的右手或四个手指被切除，只留下一个大拇指。据报告，笞刑经常被用作对一系列罪行的一种惩罚形式，经常用来对被判有“扰乱人民安全”罪行的人实施惩罚。被判处笞刑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认定参与了一系列诸如赌博或非法性关系等非法活动。笞刑本身是由被害者的一个亲属或由执法当局执行，而且往往是公开执行。据说，执法当局还对尤其是伊朗 Evin 监狱中的几位政治犯判处了截去一个手臂和一条腿的惩罚。石毙则往往是对被裁定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实施的一种处罚。自 1996 年 7 月新的刑法生效以来，1994 年 3 月以来的首宗截肢处罚于 1996 年 8 月实施。自那时以来，特别报告员已收到了据称涉及体罚的无数案例的资料。

362.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通知伊朗政府，他已经收到了有关下述案件的资料。

363. 据称，1995 年夏季，Vakhid Burumand Ali 遭到酷刑。他被控在女子非法在场的情况下拒捕。据称他受到殴打和脚踢，一颗射向天花板的子弹弹回后击中他的头部。据称，他后来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中长达四天，并由于拒绝坦白而受到毒打。在他获得释放后，据报告法医发现他的身体 28 处受伤。据报告，他后来再度被监禁 3 个月。

364. Mohammad Ahmed Mahmood 是库尔德人权组织的一名活跃分子，据称他在伊斯兰堡的 Koladjo 监狱遭受酷刑。据报告，他于 1996 年 5 月 17 日被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逮捕，并于 1996 年 8 月以污蔑霍梅尼的罪名被交给伊朗当局。据报告，伊朗当局将他关押在 Koladjo 监狱，他在那里据称遭到其他囚犯的以及审讯者的严厉拷打。他在 Koladjo 监狱中被关押了大约两年，直至 1998 年 4 月进行的一次

审判认定他有罪。据报告，他现在在 Serposahab 城受到软禁，必须支付一笔罚款之后才能离开该国。

365. 据称，Abdullah Zare-Ayan 于 1997 年 6 月 10 日在巴内被捕，他被带往 Sagh'ghez 的情报部门，然后被转往 Kermanshah 监狱，在那里的 68 天中，他受到严刑拷打。据报告，他的家属于 1997 年 5 月 16 日得到了他的死亡通知。据说，他的死尸表明他受到酷刑以及据称由一根铁条造成的烫伤。

366. 据报告，库尔德人 Darius Alizadeh 于 1997 年 6 月中在伊朗被捕。四名治安部队的便衣警察携带武器在夜里将他在家中逮捕，据称是由于他与 Mojahedin 游击队有联系。据报告，他被蒙上眼睛带往伊朗市中心的以前被称为共同委员会的 Tohid 监狱。据称，他在那里受到了长达 20 天的各种形式的虐待，目的是使他招认与 Mojahedin 游击队有着所谓的关系。在他遭受拘留的大多数时间中，据报告他都是被蒙上眼睛单独禁闭。据说他的睾丸被挤压，他的手臂遭到反绑，他的背部和右臂被香烟烫伤，他的指甲被拔掉，而且脸部遭到殴打。据称，他受到失踪的威胁，因为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他还被迫亲眼观看同监狱的囚犯遭受毒打，据报告，由于一位名叫 Heshmattollah Parhizcar 的库尔德族朋友的帮助他被释放，这位朋友为政府工作并支付了保释金。据说，Heshmattollah Parhizcar 目前已被监禁，据称是因为与 Darius Alizadeh 一案有关。Darius Alizadeh 在获得释放后于 1998 年四月离开了该国。他的家属，特别是他的妻子和他的 15 岁的儿子据悉仍不断受到骚扰。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6 月在荷兰接受了两次睾丸手术，目前正在治疗囊肿，据称，这是由于他受到的挤压造成的。据悉，1998 年 8 月 5 日发表的一份医疗报告证明他确实遭到了上述虐待。

对以前呈交的信函采取了后续行动

367. 伊朗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30 日的信函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8 月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209 段)作出了答复。根据伊朗政府的说法，在所提及的监狱中并未发生任何绝食行为。在特别报告员提及的 6 名人士中，只查明了 Abdol Reza Abedi，而且伊朗政府指出，他已于 1994 年 9 月 3 日获得释放，并仍然活着。

意 见

368. 特别报告员仍然对明显是根据国家法律使用极端形式的体罚和为“调查”目的采用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方式表示关切。

爱 尔 兰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369. 特别报告员在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发出的信函中通知爱尔兰政府,他已经收到了有关爱尔兰警察 Garda Siochana 虐待于 1996 年 6 月在 Limerick 发生谋杀 Garda Jerry McCabe 事件后被捕的囚犯的指控。据报告,共有 12 人被捕,并在逮捕和拘留期间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虐待。在遭受逮捕时,这些人据称遭受了警察采取的严重的侵犯行为,包括一般的粗野行为直至人身暴力和谋杀的威胁。在关押期间,据报虐待方式包括警察的辱骂以及一般在囚犯受审时发出的实施毒打甚至谋杀的威胁。据称,虽然实施的人身暴力行为并不严重,但一些囚犯所受的身体伤害或疤痕据称完全符合他们对遭受人身攻击的描述。据报告,这些人士还受到了心理恐吓以及剧烈的辱骂,其中大部分极为下流,所有的辱骂都有辱人格。后来这些人均获得释放,据报道没有受任何指控。

370. 对这一案件,特别报告员呈交了有关两名具体人士的下述资料。Jeremiah Sheehy 于 1996 年 6 月 8 日被捕,罪名是他属于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并拥有枪支。当他被押往 Portlaoise 监狱关押时,司法部据报告宣布,发现他“受了一些伤”,并将他从监狱送往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John Quinn 于 1996 年 6 月 9 日因同样罪名被捕。据报告,他在关押期间被四次送往 Limerick 地区医院进行检查,当他于 1996 年 6 月 12 日在特别刑事庭出庭时,他需由他人搀扶才能走上被告席,并在宣读罪名时也需由他人搀扶才能站立。

371. 爱尔兰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0 日的信函中答复说,司法、平等和法律部部长认为,在法庭对指控包括 Jeremiah Sheehy 等四人在内的谋杀 Garda McCabe 的案件完全处理完毕之前,由他对虐待的指控采取任何行动是不妥当的。爱尔兰政府还指出,在犯下谋杀罪的前一天,John Quinn 还被指控策划阴谋并非法拥有弹药。

由于非法虐待的所有指控均出自于同一次调查，因此部长对至今还未受到任何罪名指控的人的态度必须是等待司法部门对已遭受指控的人的案例作出裁决。最后，爱尔兰政府指出，一些据称抱怨受到虐待的人在获释时对警察说，他们没有任何抱怨。其他两个人虽然说他们将通过其法律顾问继续提出指控，但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做。

以 色 列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37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发出的信函中通知以色列政府，他已经收到了下述案件的情况。

373. 据报告，Mamon Vousvous 于 1997 年 12 月 11 日在希伯伦老城的街道上被以色列治安总局逮捕。他在 Adursim 军营中被关押了一个晚上，然后被转往治安总署设在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院监狱的审讯部。据称，他在关押期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虐待。根据他于 1998 年 1 月 19 日向其律师提供的一份证词，治安总局的人员将他五花大绑后迫使他以半蹲姿式站着。每过 48 小时之后他才得以休息两小时。在他被关押的前 10 天中据称他遭到殴打，他的双臂被紧紧拷在其背后。在 1998 年 1 月初，他据说在 10 天中受到摇抖：两名打手反复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对他实施摇抖长达 20 分钟。他被拷在一个向前倾斜的很小的椅子上，他的双臂被绑在背后，他的双手则必须放在一个很高的桌面上，同时他的双腿被向前拖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迫一次又一次的起立坐下，他还遭受“Shabeh”的刑处，即被迫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反绑，两腿也被拷住，同时，震耳欲聋的音乐则不断播放。1998 年 1 月 21 日律师代表他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当日当局通知法庭说，尽管治安总局仍然继续对他实行关押和审讯，但已停止使用上述审讯办法。

374. Ali Balut 是希伯伦市的一位居民，据称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被逮捕，并关押在 Ashkelon 的 Shikma 拘留中心。他在交给其律师的一份证词中指出，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虐待。从 5 月 19 日至 25 日，他受到了“shabeh”刑法。据报告，震耳的音乐一刻不断地向他播放，而且不许他睡觉。他还被押到一个空调机前，由空调机向他吹放冷风。

375. Asam Halman 据称于 1997 年 7 月 25 日被拘留，他在耶路撒冷拘留中心遭受审讯时受到拷打。据报告，他被迫多次蹲站、时间长短不一并受到“shabeh”的处罚。据报告，他的头部被用一个袋子罩住，震耳欲聋的音乐不间断地播放，使他不能入睡。

376. 1997 年 8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为 Khalil Karnaib 向以色列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Khalil Karnaib 在被关押在 Khiam 拘留中心时受到拷打。据称，他是于 1997 年 7 月 13 日被捕的。1998 年 4 月初，他因生命危险被转往 Marjayun 医院进行急救。由于在关押期间遭受拷打，据报告他患脑震荡和颅骨出血。据悉，他在拘留期间也患上了羊癫疯。

37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函中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一系列于 1997 年转交的案件，还未收到有关这些案件的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78. 1998 年 1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就 Abd al-Rahman Isma'il Ghanimat 一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于 1997 年 11 月 13 日被以色列治安部队逮捕，据说现在被关押在 Shikma(Ashkelon)监狱，据称他在那里遭受了拷打。根据他于 1997 年 12 月 23 日交给其律师的一份证词，他在此前的六个星期中，被迫按照“Shabeh”姿势蹲站五天之久。同时，据称不允许他睡觉，被迫听震耳欲聋的音乐。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提出的要求禁止使用这些办法的申请已两次遭到拒绝。1998 年 1 月 8 日，一名军事法官据称又将关押期限延长 30 天，而且在同一天 Abd al-Rahman 告诉他的律师说，他仍然被迫蹲站着。以色列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的一封信函中指出，Abd al-Rahman Isma'il Ghanimat 被指控是 Surif 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在他被捕并随后作出交待后，审讯他的人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掌握着更多的情报，可以帮助预防其他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根据以色列政府的说法，为了尽快地获得重要的情报，对 Ghanimat 先生所使用的审讯办法是必要的。关于审讯方法，特别是据称不让睡觉和“Shabeh”的姿势，以色列政府提到了国家律师的论据，即鉴于情况的紧急性以及 Ghanimat 先生所知的情报，必需采取严厉审讯。因此，只有在审讯要求许可时才允许他睡觉。以色列政府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其他嫌疑犯在场的时候才用一个布袋将他的头罩住，其目的是预防他们之间进行交流。以色列政府指出，无论如何，

所使用的方法从客观上绝不能被看作是一种酷刑的方式。据说，审讯已于1月底结束，并已对 Abd al-Rahman Isma'il Ghanimat 提出了在以色列政府的答复中所提及的若干罪名的起诉状。

379. 1998年4月9日，特别报告员就 Ahmed Halil Balbul 一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此人据称于1998年2月26日在沿死海的公路上被交通警察逮捕，然后被带往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院进行审讯。据报告，在28天时间里他被剥夺了与其法律代表接触的权利。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据报告在高级法院证实在这段时间中未对他采用任何体罚。据报告，Ahmed Halil Balbul 在交给他的律师的一份证词中指出，他在受审期间不断受到殴打，其中包括打头、剧烈摇抖、不让睡觉和性骚扰。据说，他迄今仍在关押中。

380. 1998年5月22日，特别报告员就 Saleh Shualha 一案发出一封紧急呼吁，据称此人于1998年3月28日被捕，目前被关押在 Shikma 拘留中心。据说，他于1998年5月7日告诉他的律师说，他被迫以“shabeh”姿势蹲站，这造成他用手腕浮肿，同时不断向他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据称，他还被迫在踝关节被绑的情况下跪下，同时用脚尖保持平衡，同时在双臂反绑的情况下挺直背部。Hazzem Salem Syuree 是希伯伦市的一位居民，据称他于1998年4月14日被捕，被关押在 Shikma 拘留中心。据报告，他通知他的律师说，他被迫带着手拷坐在一个很高的椅子上，头上蒙着一个布袋，震耳欲聋的音乐连续播放。在深夜，据称他被迫在一辆活动车里以“shabeh”姿势蹲站在吹放冷风的一个空调机前，而且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据报告，1998年5月8日为这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的请愿书已经撤回，因为国家律师已保证不对他们采用体罚，但据称他们仍然受到类似虐待。

381. 1998年7月17日，特别报告员就 Ibrahim Hassan Ata Mussa 一案转发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此人于1998年6月25日在西岸的 Dir Sudan 检查站附近被捕。此后他由于据称与 Hamas 组织有联系而一直被关押在耶路撒冷俄罗斯大院的治安总局的审讯处。

382. 1998年7月20日，特别报告员就下述三位人士的案例发出一项紧急呼吁。Mahmed Abid Alhimad Biyummy 是一名加沙居民，据报告于1998年6月19日在 Raffiah 十字路口被逮捕。此后他一直被关押在 Ashkelon 的 Shikma 拘留中心。据称，他几乎被迫连续以“shabeh”姿势蹲站。据报告，Jenin 居民 Jimal A'Salaam Abu Hagy

于 1998 年 4 月 14 日被捕并被押往海法附近的 Kishon 拘留中心(Jalam)。据报告, 他向他的律师抱怨说, 他受到殴打, 激烈摇抖, 胡子被拔掉, 并在审讯期间不得睡觉。K'far 居民 Mahmad Dib Hamed Hamdan abu A'adi 据报告于 1998 年 5 月 17 日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关押在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院中的治安总局的审讯处。据报告, 他内脏患病, 并为此做了手术, 因此体罚对他的危害尤其严重。

383. 1998 年 8 月 12 日, 特别报告员与侵害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就'Abd al-Rahman Isma'il Ghanimat、Amira Isma'il Ghanimat 和 Rasimiya Isma'il Ghanimat 一案联名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 Abd al-Ghanimat 从 1997 年 11 月至 1998 年 1 月期间在长达 70 天的审讯中遭受酷刑, 现在又被押回进行审讯。1998 年 8 月 4 日, 他的两名姐妹 Amira 和 Rasimiya 据报也被逮捕。在审问期间, 据称曾威胁要对被囚禁者的妻子或姐妹实施强奸, 以迫使她们坦白。现在, 所有三名被扣禁者均被单独关押在 Moscobiyya 拘留中心的治安总局中, 而在那里没有妇女的专用设施。

384. 1998 年 11 月 4 日,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起发出了两项紧急呼吁。第一项呼吁是针对 Naziha Sa'id Akadar Abu-O 一案发出的, 此人据报告于 1998 年 9 月 26 日被捕, 此后一直被单独关押在 Kishon 拘留中心的治安总局审讯处中。1998 年 10 月 1 日, 他的关押期据说被延长了 30 天。自他被捕以来, 据称已发出了一系列“禁止与律师会晤的命令”。Abd el-Razak Hasib 和他的弟弟 Muhmed Sa'id Razak Hasib 据报告分别于 1998 年 9 月 20 日和 9 月 25 日被捕, 据说, Hussam Sallah 和 Abd el-Azin Hussein 也分别于 1998 年 9 月 22 日和 26 日被捕, 据报告, 所有人均被单独关押在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院的治安总局的审讯处中。自他们被捕后, 据报告已发出了一系列“禁止与律师会晤的命令”。在 1998 年 10 月 6 日的军事法庭听证会上, Abd el-Razak Hasib 据报告作证说, 他连续 12 天不得睡觉, 并在审讯时多次遭受殴打。据说, 分别于 1998 年 10 月 1 日和 9 月 28 日被捕的 Hallar Tarak Harzallah 和 Ghaffar Yosef Hamad 被单独关押在 Kishon 拘留中心的治安总局审讯处中。据报告, 也强制实施了“禁止与律师会晤的命令”。

385. 第二项紧急呼吁是针对 Abd al-'Aziz Hussein 一案发出的, 据称他于 1998 年 9 月 26 日被捕, 此后一直被单独禁闭。1998 年 10 月 8 日, 律师代表他和其他 3 名人士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要求临时中止使用“体罚”的联名请愿书。在 10 月 9 日举行的高等法院听证会上, 据报告国家当局说, 对 3 名被关押者未使用任何体罚

方式。但是，据说对 Abd al-'Aziz Hussein 并没作出这种保证。据报告，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曾经介绍了对 Abd al-'Aziz Hussein 所使用的具体的审讯办法，但并未让其律师知道这一细节。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有关对他进行审讯的理由。1998 年 10 月 13 日，法庭据说将不允许其律师与他接触的命令延长至 10 月 14 日。

386. 特别报告员为关押在黎巴嫩南部 al-Khiam 拘留中心的人士发出了下述六项紧急呼吁。以前被关押在 al-Khiam 的囚犯指控曾遭受酷刑并被剥夺了与其律师进行接触的权利并且长期遭受监禁而不予审判。

387. 1997 年 12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就 Ibrahim Iskander Abu Zayd 和 Bulus Iskander Abu Zayd 两兄弟以及后者的妻子 Yvonne Swaydi 一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这些人于 1997 年 12 月 9 日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保安区”的 Jazzine 被以色列特工人员逮捕。

388. 1998 年 1 月 9 日，就 1997 年 12 月 10 日至 1998 年 1 月 4 日期间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保安区”中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的 10 位人士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Nebil Hasan Jum'a、Shadi Sa'id Sabeq、'Abbas 'Ali Sekkini、Nassar Husayn Nassar、Marwan Kan'an，他的妻子 Huda Marquis，她的父亲 Kamel Marquis，Bassam Ghader、Zayd Saryawi，黎巴嫩驻 Hasbaya 的警察局局长和 Khaled Diab。据报告，1997 年 12 月 24 日和 25 日以色列国防军将 Shab'a 村包围后实施了逮捕。当时被捕的其他居民后来获得释放。以色列政府于 1998 年 1 月 13 日作出了答复(见下文)。

389. 1998 年 3 月 18 日，为下述人士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Hassan Yahia、'Adnan Yahia、Yahia Yahia、'Abbas Nakhla、Hussain Mar'i、Bilal Abu Ta'am 和 Hussain Nasr，据说这些人于 1998 年 3 月 3 日在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保安区”中的 Tayba 村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以色列政府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作出了答复(见下文)。

390. 1998 年 4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就 1998 年 3 月 2 日至 1998 年 4 月 9 日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保安区”中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的 11 名人士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Rabah Fayez Abu Qa'ur, 16 岁、Muhammad Hussayn Qazan, 15 岁、Yusef Dagher、Khidr Fu'ani、Haydar Haydar、Hussayn Haydar、Haytham Yunes、Muhammad Zaraqit、Fadi Qasem Hamdan、Fatima Ahmad 'Abd al-Nabi 和她的丈夫 Muhammad 'Ali Masra。以色列政府于 1998 年 5 月 5 日作出了答复(见下文)。

391. 1998年6月3日,特别报告员就60名黎巴嫩国民一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中包括 Muhammad 'Abbud、Qasem Ahmad al-Asmar 和 Yusef al-Hamushi,他们都是'Edaysa 村的村民,以及 Bayadha 村庄的村民 Nayef Ghayth 和 'Ali Muhammad 'Alayan。所有这些人据称都是由于涉嫌5月27日在 Markaba 村附近发生的一起炸弹爆炸事件而于当日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保安区”中被捕的,据报告,目前他们正在遭受黎巴嫩南方军和以色列保安总局的审讯。据信,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关押在黎巴嫩南部的 Khiam 拘留中心,而其他人则可能被转押到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于1998年6月15日作出了答复(见下文)。

392. 1998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就黎巴嫩国民和黎巴嫩全国抵抗阵线成员 Ghassan Sa'id 和 Pierre Abu Joudi 一案发出紧急呼吁。这两人中有一人于1998年8月16日被黎巴嫩南方军或以色列治安部队逮捕,而另一位据报告则被黎巴嫩南方军在同一次行动中击毙。根据黎巴嫩全国抵抗阵线发表的一项声明, Ghassan Sa'id 和 Pierre Abu Joudi 是在8月16日深夜对以色列“保安区”的东部地段的黎巴嫩南方军发起攻击时失踪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办公室证实,保安部队正在审问黎巴嫩全国抵抗阵线的一名成员,但没有透露此人的姓名,也没有说明他现在是在黎巴嫩南方军还是在以色列部队手中。

393. 以色列政府在1998年1月13日、3月26日、5月5日和6月15日的信函中对这些呼吁作出了答复,在这些答复中,以色列政府提到了以前有关 al-Khiam 拘留中心的信函。以色列政府否认对 al-Khiam 拘留中心负有责任,并指出,该中心受黎巴嫩南方军控制。信函还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在保安区派驻的部队是有限的,仅局限于开展具体和明确的保安任务。因此,以色列政府对该区或在该区中发生的事件不能承担任何其他责任。

意 见

394.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十分关切的是,继续使用“适度的体罚”作为审讯的补充手段,违反了禁止使用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以某种结合方式或在一段时间里禁止使用酷刑的规定。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调查结果(A/53/44,第243段)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CCPR/C/79/Add.93,第19段)都证明了这一情况。他还指出,长期的单独拘留(它很容易促成酷刑和虐待),与长期的单独监禁一样,

本身就可能构成受到禁止的虐待，并在领土上允许长时间进行这种拘留，导致了违反禁止原则的案例。他还必须指出，司法管理体制中的司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对这种正式授权采取的行为予以纵容只能损害这些机构的正直性，而它们传统上对法治和人权作出的承诺过去曾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意大利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39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13 日发出的信函中通知意大利政府，他已经收到了有关下述两项案例的情况。意大利政府在于 1998 年 9 月 16 日的信函中向特别报告员发来了意大利政府已于 1997 年 11 月向现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问题特别报告员作出的解释。

396. Edward Adjei Loundens 是居住在丹麦的一名加纳公民，据报告，当他于 1995 年 12 月 30 日在罗马的莱奥纳德·达芬奇国际机场转机时受到警察的殴打。据称，当警官殴打他时，一些警官据信用枪支击打他的腹部和腰部。据报告，Edward Adjei Loundens 到达加纳后前往一名医生处治疗。一名属于阿克拉牙科诊所的医生于 1996 年 1 月 29 日作出一项检查证明。据报告，Edward Adjei Loundens 继续在丹麦接受治疗。据报告，他于 1996 年 3 月向意大利驻丹麦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控告信，但一直未收到任何答复。据报告，1996 年 10 月向罗马法庭政府检察官办公室发出了一封控告信。意大利政府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受到了警察的殴打或骚扰。政府进一步指出，Edward Adjei Loundens 1996 年 1 月 29 日才找医生治疗，这可能意味着他是 1 月份在其本国发生的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

397. Grace Patrick Akpan 是一名尼日利亚裔意大利公民。据称，1996 年 2 月她在街上被两名警官拦住进行身份证检查时受到侮辱(具有种族歧视性和下流的侮辱等)并受到人身虐待。在警察局，她提出的要求获得医治的请求遭到拒绝。在警察将她释放后的几小时内，她便被医院收留，住院两周，对脖子上的受伤处和各种伤口及肿块进行治疗。在 Grace Patrick Akpan 提出控告后，定于 1997 年 2 月 28 日由 Catanzaro 的一个法庭以严重人体伤害罪和威胁罪对两名警官进行审判。同时，据说她也将受到审判，罪名是拒绝向政府工作人员显明自己的身份，对警官进行侮辱和

抵抗，并给其中一位警官造成人体伤害。意大利政府指出，为查明实际情况正在进行司法调查。这一案件所涉及的 Grace Akpan 和两名警官都必须在 Catanzaro 法庭出庭。已定于 1998 年 10 月 26 日进行审判，意大利政府指出，它将向特别报告员通报审判的结果。

象牙海岸

398.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一封信函中提请象牙海岸政府注意它于 1997 年转交的案件，迄今为止特别报告员还没有收到有关这些案件的任何答复。

牙 买 加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399. 1998 年 9 月 3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牙买加政府，通知它他已收到了有关在间隔大约 20 年后法庭于 1994 年已开始重新对犯人判处体罚的情况。根据《1942 年预防犯罪法》第 3 节，凡被裁定犯有特殊罪行的人除了被判徒刑之外，还可被判处笞刑或鞭挞，根据《笞刑规定法》第 4 节，可以因为违反监狱规定对男性囚犯实施笞刑。《笞刑规定法》对笞刑本身的实施作出了规定，通常是在囚犯服刑的监狱中实施笞刑。据报告，司法部 1995 年指出，根据《宪法》第 17 节第(2)款，体罚仍然是合法的，宪法旨在保持独立前有效的法律的合法性，即便这些法律现在被认为构成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尽管司法部承认应当废除这种保留条款，据报告迄今为止还未对任何这类修正案进行表决。特别报告员已经收到了若干判处笞刑案件的情况。他还收到了有关下述人士的案件的情况，在这些案件中，已经实施了刑法。

400. 据称，1997 年 2 月 28 日对 Errol Pryce 实行了鞭挞，作为对他的刑事判决的一部分。在他获释的前一天，据报告他在 25 名监狱工作人员的面前受到笞刑。他的下身未穿任何衣服，而且被蒙住眼睛。他的阴茎被放入一个桶的小孔中，他本人则被绑在桶上。然后，一名穿着掩住全身的长袍的蒙面看守对他实施了笞刑。他被罗望子树鞭抽打了 6 鞭子。

401. 特别报告员还向牙买加政府转交了有关拘留所和监狱条件的情况。就警察局中的待审拘留设施和监狱而言，据称它们都十分拥挤而且极不卫生。一个很小的牢房据称要关押至多达 14 名囚犯。牢房中没有厕所或囚犯解手的便桶。而且，由于牢房中没有床铺，囚犯必须睡在水泥地上。据说，囚犯每天大部分时间或整天都被关在这些据称拥挤不堪的牢房中。就监狱中的条件而言，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各种报告表明，在圣卡特琳娜地区监狱关押死囚的 Gibraltar 狱区里，据报告囚犯一天的大多数时间被关押在十分黑暗的牢房中，致使许多囚犯据报视力衰退并患上其他眼病。一些牢房没有电灯，唯一的自然光是从高墙上的小窗户中射进牢房的。据报告，卫生状况极差，牢房中空气流通不足。据报告，囚犯解手的便桶在他们下午 4 点吃过晚餐后即不得拿出牢房，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可倒马桶。牢房前有一条阴沟，污水充斥，恶臭难闻。据报告，囚犯并非总能得到床垫。大多数囚犯据说都睡在牢房的水泥地上，有些人用报纸或纸板铺在地上当作床铺。许多报告指称吃不饱饭，且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据报监狱中还时常发生人身攻击和殴打情况。一些囚犯据称受到了搜查违禁品的看守的各种各样的虐待，甚至在高级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也当面虐待囚犯。

402. 最后，特别报告员通知牙买加政府说，他已收到了据称遭受金斯顿塔街总监狱看守毒打的 Delroy Quelch 一案的情况。1997 年 11 月 5 日，监狱工作人员据说进行了一次武器搜查，并在搜查过程中殴打了许多囚犯。据称他们在 Delroy Quelch 的牢房中没有搜出任何违禁品，但仍然命令他走出牢房并对他实施殴打。据称看守用警棍抽打他的全身，然后把他打回牢房，使他倒在地上。当他躺倒在地时，一名看守据说两次踩踏他的脖子。在此事件发生后，囚犯据说被关在其牢房中，没吃没喝也得不到药品，据说也不允许探监者看望这些囚犯。11 月 7 日，Delroy Quelch 被允许前往医疗中心诊治，但据说受到了一名工作人员的虐待，离去时未获治疗，也未得到药品。1997 年 11 月 8 日，他终于看了医生，得到了药方，并于 11 月 9 日得到了药品。

意 见

403. 特别报告员敦促该国政府迅速从法律中撤销对罪行实施体罚以及作为监狱中的处罚手段的任何规定。在废除这些规定之前，国家有责任确保在实践中不实施任何这类处罚。

日 本

定期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404.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函中通知日本政府，他已收到了外国人在被警察拘留和在警察管理的拘留设施中、在移民和拘留中心中据称遭到各种不同形式虐待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尤其收到了下述段落中概述的各个案例的情况。日本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9 日的信函中对这些指控作出了答复。

405. Kevin Mara 是被判犯有贩毒罪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据报告他于 1993 年 3 月在东京的 Fuchu 监狱开始了四年半的刑期。作为对他据称违反监狱规定的一种惩罚，据称 8 名监狱看守强行将他脸朝下压倒在地，剥光了他的衣服，将他的手用皮手铐铐在他腰间的皮带上，皮带被拉得很紧，使他几乎不能呼吸。据报他被这样捆绑着达 20 小时，然后被转往“保护牢房，即监狱和拘留中心里的特殊牢房，在那里可将囚犯的双手用皮手铐或金属手铐铐在一条皮带上，或戴上枷锁，他在那里被关押 2 天。他最后对日本提出了起诉。自 1996 年 7 月诉讼开始至今，他的关押条件据称进一步恶化。据称，他被关押在“严格的单独禁闭状态中”，被迫用同一个姿势单独坐在其牢房的中间，据信，他已于 1997 年 12 月获释，现在已居住在美国。首先，日本政府证实该项起诉目前正由东京地区法院进行审理。第二，日本政府指出，当 Kevin Mara 接获通知他将受到纪律处罚，被轻微单独禁闭 10 天时，他开始粗暴撒野，迫使监狱工作人员对他使用诸如皮手铐等束缚工具，并将他关押在一间保护室中。但是，根据法务省矫正局总长的规定和行政指示，已确保这些束缚工具在使用时符合正当程序。第三，日本政府指出，由于 Kevin Mara 的行为极不合作，不断违反监狱规定，因此监狱认为他会造成扰乱监狱纪律的危险。因此，1996

年 3 月在对他的诉讼进行实际审理前对他实施了单独禁闭，让他在牢房中从事轻度的工作。

406. Arjang Mehrpooran 是一名居住在日本的 31 岁的伊朗公民，据报告他于 1994 年 6 月 20 日在东京的 Ueno 公园被捕。第二天，他突然在 Ueno 警察局死亡。据警方说，他在被从 Ueno 公园押往 Ueno 警察局的路途中用头撞击窗框，前额被撞开 3 厘米长的裂口。在被警察拘留后不久，他据说抱怨头痛，呼吸困难，然后据称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进行治疗。在一名医生对他检查后，他被带回警察局。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很快又被送进一家急救医院。据说，他全身伤痕累累，导致严重内出血。此案据说已转交东京地区法院审理。日本政府证实了警方的说法，并指出，对他进行的包括 CT 扫描在内的一次全面体检认定他不存在任何需要住院的症状，因此他被重新带回了警察局。日本政府进一步否认他受到了移民局工作人员的身体攻击。根据法医的报告，他的死亡并不是外力造成的，而完全是死于急性心功能不全。他的家属于 1994 年 10 月向东京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据说他们已于 1998 年 2 月撤回了要请另一名法医专家作出相反结论的要求。

407. Govinda Prasad Mainali 是住在日本的一名尼泊尔移民工人。据报告，由于他签证到期而于 1997 年 3 月 22 日被捕，并被押往东京的 Shibuya 警察局。据称他连续几天遭受审讯。据称，他的衬衫被拉扯，人遭推搡和踢打，并被顶在一张桌子后的墙上。日本政府否认他在受审期间遭受虐待的指控，并具体指出，他在拘留期间接受了六次体检，但他从未诉说有任何不适。日本政府接着指出，由于东京地区法院仍在对此案件进行审理，因为他提及其他细节是不妥的，因为这可能会对判决产生某些影响。

408. Khalid Mirza 是一名巴基斯坦国民，据报告他于 1995 年 2 月 10 日因涉嫌贩毒而被逮捕并押往东京的 Osaki 警察局。据称他被捕后不久就作了一次快速体检，在体检时他力图告诉医生他患有“急性忧郁症”，但医生不予理会。据报告他被关押在 Osaki 警察局的替代监狱中长达 41 天。在这段时间中，他据称变得十分压抑，精神状态十分不稳，但并未得到治疗。据称他随后于 1995 年 3 月 23 日被转往东京 Kosuge 监狱的一个单身牢房关押，并等待审判。据认为，单独禁闭以及缺乏适当的医疗造成了他的精神病的进一步恶化。因此，据称他为了尽早结束此案而认了罪。1995 年 5 月 18 日，他被裁定有罪并被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他最后被驱逐

回巴基斯坦。日本政府指出，他在接受体检时有一名合格的翻译在场，他被诊断患有忧郁症。日本政府进一步证实，他确实被关押在一间单身牢房中，但这并未造成他精神状况的恶化。而且，他在关押时受到了很好的治疗。最后，日本政府指出，在审判他的听证会上，并未发现他有任何不正常情况，而且他从未对他的单独禁闭或缺乏适当的医疗提出任何控告。

409. Son Jae-woo 和 Son Yong-jong 两人是大韩民国的国民，但并非亲戚，他们均被关押在大阪西日本移民拘留中心的两个相邻的牢房中。据称，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了严重的虐待。1994年6月29日，据称由于 Son Yong-jong 发出了一些吵闹声，他们两人均被从其各自牢房中提出，在囚犯通常与探访者见面的会议室里遭到了严厉殴打。据称他们两个人的脸部和身体都遭到了一系列粗野的拳击。第二天，他们据说被带往邻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1994年8月12日，Son Jae-woo 的疗程刚过一半即被送回大韩民国，Son Yong-jong 则于1994年7月2日在没有得到任何适当治疗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据说，Son Yong-jong 已向大阪律师协会提出了一项要求获得人权援助的请求，大阪律师协会随后对他在拘留中心受到的遭遇进行了调查。据报告，调查结果证实了他提出的遭受粗暴攻击和虐待的指控。据报告，1995年6月30日大阪地区法院对他提出的要求国家赔偿的诉讼进行一审听证，预计将于1998年初作出裁决。日本政府指出，监狱工作人员使用的武力属正当行为范围，而囚犯受伤是由于他们进行了粗暴的抵抗。日本政府还指出，1998年5月7日，大阪地区法院驳回了 Son Jae-woo 的指控，认为移民局工作人员使用的武力是合法的。目前大阪高等法院正在审理一项上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10. 1998年1月23日，特别报告员就 Saeid Pilhvar 一案发出紧急呼吁，此人27岁，是一名伊朗国民，自1995年因被判抢劫罪以来一直在服刑，先是在东京的 Kurobane 监狱，然后又转到 Fuchu 拘留中心。他目前不能消化固体食物，体重迅速下降，这一病情只能到一家监外医院由一名专科医生诊治才能得以治愈。这一病情据称是由于他两度为抗议监狱的待遇和条件进行绝食而引起的，在绝食期间，他的右腿和鼻子被强行插入滴管进行静脉滴注。据称，他腿部的滴注造成了严重的肿胀和剧痛。最后导致麻木，失去知觉，使他必须使用轮椅。虽然他于1997年10月在

一家监狱医院中得到了治疗，但他的营养不良症仍然未能得到治愈。据报告，他目前只能吸食流汁。日本政府于 1998 年 3 月 10 日答复说，已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他进行了恰当的治疗，以保护他的身体和精神尊严。日本政府指出， Saeid Pilhvar 目前并未患有需要紧急特殊治疗任何病症。然而，他目前正在他被关押的 Fuchu 监狱医务室治疗因他拒绝进食而引起的病症。由于他在 Kurobane 监狱监禁期间拒绝进食，医生曾企图给他喂水和喂口服营养品，然后在他的手臂上打滴注，但他拒绝了这两种办法。由于他强力进行抵抗，医生怕他血管受伤，因此，在他的大腿上吊打静脉滴注。肿胀确实出现，但却很快消失，他所说的大腿失去知觉经会诊是由他的绝食造成体力不支以及身心紊乱症引起的。日本政府引述了监狱工作人员在对 Saeid Pilhvar 进行审问时他所作的答复，他说他进行绝食的原因是要对他的审判进行抗议，他希望让日本赡养他一家，而且他已厌世想死。日本政府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继续进行绝食，监狱当局将继续尽力说服他进食，以努力确保他的精神稳定，而且在必要时将对他实施静脉滴注。日本政府还指出，如果他因长时间绝食而在近期内出现 Fich 监狱不能治疗的复杂病症，则日本矫正当局将竭尽全力通过其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对他实施保护，其中包括将他转往医疗监狱或一家监外医院进行特殊治疗。

意 见

41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最后意见(CCPR/C/79/Add.102)，在这项意见中，委员会对“在移民局作出处理之前被拘留的人遭受暴力和性骚扰、其中包括关押条件严酷、使用手铐和单独禁闭的指控”表示关切(第 19 段)；同时委员会还严重关切“死囚的关押条件”(第 21 段)；严重关切“日本监狱制度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a) 监狱中实施的严厉的行为守则限制了囚犯的基本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隐私权；(b) 使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其中包括经常使用单独禁闭方法；(c) 对被控破坏规则的囚犯确定制裁措施的程序缺乏公正和透明度；(d) 对指责监狱看守有报复行为的囚犯缺乏保护；(e) 不具备一种对囚犯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可信体制；(f) 经常使用诸如皮手铐等保护措施，这可能构成残忍和不如人的待遇。”(第 27 段)。

哈萨克斯坦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1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413. 反对党工人运动主席 Madel Ismailov 据称在审前拘留期间受到严重虐待。据报告，他于 1997 年 6 月 2 日在上班时被拘留，被法院草率地判处 15 天行政逮捕，原因是 1997 年 5 月 1 日的 Almaty 组织未经批准的会议。据报告，他在审判前被关押了三个半月。1997 年 9 月 17 日，他在 Almaliinsky 区法院听审时证明说，从 6 月 3 日起在他审前拘留的整个期间他遭到监狱工作人员的殴打和侮辱。他声称手臂和背部受到橡皮警棍的殴打，并被迫在肿起来的双腿上蹲坐了半个多小时。据称，他被单独禁闭(Karster)那 4 天，不准坐下，也不准躺下，这是作为对他绝食的惩罚。他还可能受到虐待，作为对他反对哈萨克斯坦政权的惩罚，他受到恐吓，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据报告，Almaliinsky 区法院对他作出 12 个月的非监禁判决，后来因他在审判前已拘留了一段时间而被减至 9 个月。

414. 据称，Valeriy Tokonogov 于 1996 年 3 月被国家调查委员会 Ilyichyovsk 区分部的官员拘留并挨打。据称，在审问他时，这些官员将他带上手铐，打他的头部和腹部。据报告，他因脊椎受伤住院 22 天，法医报告对伤势有详细记载。迄今为止没有听说对这些指称作出调查。

415. 据报告，Yevgeniy Tarasov 说于 1995 年因涉嫌谋杀他的女朋友而被内务局官员拘留，并受到酷刑，被迫招供。据说，在他被捕的当天晚上，对他的酷刑持续了一个晚上，他被绑在暖气片上，用警棍殴打，头上被罩上防毒面罩，切断氧气，直到昏迷。第二天，他签署了一项声明，承认犯谋杀罪。据报告，巴夫洛达州法院在审判时驳回他关于酷刑的申诉，拒绝承认他以前的同狱犯作出确认的证词。据报告，1996 年 7 月 17 日，巴夫洛达州法院判定他蓄意谋杀罪，判处 10 年监禁。1997 年 4 月 3 日，最高法院不管在他案中提出的酷刑的指称，还是维持原判。

416. 据称，Natalya Zabolotnaya 遭到殴打，被迫承认谋杀自己的母亲。据说他被单独禁闭在国家调查委员会 Ilyichyosk 区分部的大楼里，执法人员喝得醉熏熏的，拧他的手指，用棍子打他，将薄膜罩在他的头上，限制他吸氧，这样迫使他承认谋

杀他的母亲。据说，法医报告证实了这种虐待的指称。据说巴夫洛达州检察官对这些工作人员提起刑事起诉，但其结果无人知晓。

417. 据报告，Viktor Rukavishnikov 被执法人员殴打招供。据报告，他因涉嫌谋杀而于 1996 年 12 月 22 日被国家调查委员会 Bostandyksky 区分部的官员拘留。据称，在审讯期间，他的肾脏挨打，并用塑料袋让他窒息。据报告，尽管他向审判法官报告说动用了酷刑，但他仍然被判有罪。

418. 据称，Sabit Kashkimbayev 在审讯时被打。据报告，他于 1996 年 11 月 27 日被国家调查委员会 Almaty 市分部的官员逮捕。据说他在审讯期间肾部和头部被打，耳膜受损，失去听力。

419. 据报告，Boris Dergachyov 于 1996 年 3 月被假定偷猪而被捕，遭到殴打。据称，他被刑事调查人员拘留，经殴打后被迫承认。据说，法医报告证实了伤势。据报告，Akmola 警察局说，他因甩出窗外而三处受伤。

420. 据报告，Andrey Surgutskov 因涉嫌谋杀而于 1995 年 4 月 22 日被 Akmola 东部警察分局的警察拘留。据报告，他在审判时证明在他没有招供前挨打，并用防毒面具和滤毒罐使他部分窒息，但他的声称没有受到理睬。

421. 据报告，Andrey Shtelts 在审讯时为了使他招供而受到身体压迫。据报告，他于 1995 年 9 月因涉嫌殴打罪而被 Zhezkazgan 警察局的警察拘留。在审讯时，他的膝盖和肘部受伤，两根肋骨被打断。据说，在审判时，他关于身体压迫的声称没有受到理睬。

422. 据称，Andrey Kolvakh 因涉嫌敲诈罪而被拘留，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据报告，国家调查委员会 Uralsk 市分部的官员于 1997 年 3 月 13 日将他拘留。据称，他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锁骨骨折，脑振荡，肾脏挫伤。

423. 据报告，Pyotr Privalov 被 Kokshetau 市警察局拘留，在身体压迫下被迫招供。据说，他因涉嫌抢劫而于 1995 年 12 月被捕。据称，警察将他铐在暖气片上，用防毒面具使他部分窒息，在室外冰点的气温下将他浸在凉水中。

424. 据报告，Gennadiy Yakuenko 于 1997 年 8 月在被国家调查委员会 Bostandyksky 区分部拘留时挨打。据称，这些官员打他的肾脏和脸。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25. 1998年10月26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 Khamit Memet 和其他两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人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可能立即被引渡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据称将受到酷刑，并可能会被处决。据说，这三人是在越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时被捕的。显然，他们被关押在 Almaty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禁闭监狱”。据说，这三人都会被中国当局怀疑参与“民族分裂”活动。

肯 尼 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26.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1月5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的资料表明警察或安全部队用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惩罚审判前的被拘留者和被定罪的囚犯。据称的虐待主要有殴打和鞭笞。据报告，有些人在警察拘留中死亡，其中包括 Gicheru 的 Moses Macharia 和 Wajir 的 Ali Hussein。还据报告，Makuyu “飞行队”警察分队在1997年期间对一些被拘留者实行酷刑，其中有几人死亡，包括 Josepf Mwangi、Muiruri、Irungu Kinanin、Noah Njuguna Ndung'u、Joseph Ndung'u Njoroge、James Gitau Kuanju Julius Mwangi Njoroge。据说，安全部队还搜查1997年8月和9月种族袭击分子时对 Likoni 和 Kwale 沿海地区公民任意殴打(有的被打死)和残暴对待。还有可靠的报道说，警察数次强奸。

427. 还据报告，保安部队使用过度武力冲散1997年5月至8月底在内罗毕举行的一次宪制改革前的集会。据称，他们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任意殴打参加集会的人和旁观者。还有约200人因1997年8月的改革前集会而逮捕，这次集会发生暴力，有4人死亡，这大约200人据称在内罗毕的 Kamiti 最高安全监狱受到酷刑、饥饿，得不到足够的医疗。1998年1月27日，内罗毕发生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裂谷省的暴力，这次示威被警察用暴力驱散，参加者和旁观者再次受到警察任意殴打。据称，警察在逮捕人时滥用火器，常常造成所谓的违法乱纪者的死亡。

428. 据报告，监狱的条件威胁生命，监狱中的囚犯拥挤不堪，饮用水不足，饮食差，被褥标准低，保健缺乏。据政府自己说，1997年，监狱中有631名囚犯死亡，主要死于贫血、心脏病、疟疾、伤寒、痢疾、肺病和艾滋病。据报告，对男女囚犯的强奸是一个严重问题。监狱中的艾滋病发生率越来越高。据报告，监狱没有住院医生。据报告，囚犯受到警察和狱守的酷刑和不人道待遇。

429. 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430. Philip Eshialo, 13岁，据报告于1996年在Kakemega被警察逮捕。据报告，他因与他哥哥一起偷了一辆自行车而被拘留10天。据称他挨打。据说，警察没有他提出申诉的记录。

431. 据报告，Solomon Muruli于1996年11月在内罗毕大学的Kikuyu校园被警察逮捕。据称，他被拘留了5天，在审问他关于学生动乱的情况时他受到酷刑。他死于1997年2月，情况可疑。已查明一名警察对他指称的酷刑有责任，已经开始对他的死因作调查。

432. 据报告，Noah Njuguna Ndung'u于1996年5月在Kandara被Kandara警察局成员逮捕。据称，他被打致死。据报告，有一名警察病理学家所作并由一名家庭医生见证的验尸认为，他的死因是头部和胸部受到钝器的打击，臀部的伤痕是由利器所致。据报告，无人知晓是否对他的死因作了调查。

433. 据报告，Kinney Omondo Omolo于1995年11月在肯尼亚科学教师学院附近的Jamhuri被Jamhuri警察所的警察逮捕。据报告，他受到酷刑，最后腹部中弹死亡。据报告，8个月后，总检察长下令逮捕卷入的警察。据说应在1997年10月6日和7日举行听审。

434. 据报告，Yusuf Haji于1997年1月在内罗毕的Kibera区受到4名警察的鞭笞，当时临时专员也在场。

435. 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提醒政府说，他在1996年和1997年转交给它的一些案件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436. 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13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1 月为 Patrick Wangamati 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231 段)作了答复。它表明, 他从加纳的自我流放中返回, 作为自由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意 见

437. 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访问该国。他希望能够更加直接地了解情况。

科 威 特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438. 政府 1998 年 7 月 7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4 月为几名巴林公民送交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232 段)作了答复。它表明, 他们没有受到虐待, 目前按科威特司法程序受到审判。它还表明, 下列几人已经释放: Abdul Jalil al-Shuwaikh、Isa Ahmad al-Hayiki、Muhammad Ahmad al-Hayiki 和 Rashid Abdullah Rashid Khalil。紧急呼吁中提到的另外几人仍然因有关问题而受到调查。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39. 1998 年 10 月 26 日, 特别报告员为 Mamatiskamov Abdunazar、Nishanbaev Shuhratbek、Halilov Rasuljon、Myrazakulov Jekshen 和另外没有说出名字的 8 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称, 这些人被关押在 Jalal-Abad 临时拘留中心。据称, 这些被拘留者在被胁迫认罪时受到身心压迫, 被拘留者通常一天只吃一吨饭, 有时整天被关着, 不让吃东西。据认为, 他们还被禁闭在拥挤不堪的牢房中, 没有任何设施使囚犯能够遵守个人卫生的最基本规则。据报告, 牢房缺乏适当的通风, 囚犯也不得离开牢房呼吸新鲜空气。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40. 1998 年 10 月 20 日，特别报告员为 Latsami Khamphoui 和 Feng Sakchittaphong 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两人是前政府官员，曾倡导在老挝实行和平的政治经济改革。据报告，他们于 1990 年 10 月被拘留，1992 年对他们进行了据称是不公正的审判，因几宗指控被判 14 年徒刑，其中一项指控是“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传”。据认为，两人的身体健康有严重问题，似乎也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据报告，Feng Sakchittaphong 终日卧床，Latsami Khamphoui 也据报告非常虚弱，体重大降。据报告，上述两人的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的地方是华潘省边缘地区的第 7 监管营，据认为那里没有医疗设施。1998 年 2 月中旬，他们的一个朋友 Thongsouk Saysangkhi 据报告死于糖尿病引起的综合症，他是与上述两人同时在同样的情况下被捕的。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答复说，有关当局对被拘留的那些人提供了适当的照料。已任命了一名常驻医生照顾他们的健康。它还说，Thongsouk Saysangkhi 的糖尿病受到定期治疗，但它证实了他死于 1998 年 2 月的消息。关于另两名囚犯，有关当局 1998 年 10 月证实说，他们的健康良好，正在得到适当的治疗。

黎巴嫩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4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442. 据报告，Antoinette Yusuf Chahin 于 1994 年 6 月 9 日被捕并被拘留，指称的罪行是她卷入了 1994 年 5 月 11 日在 Ajeltoun 谋杀 Sam'am Boutros al-Khoury 神父的事件。据报告，在她被拘留的第一个月，她被单独禁闭，据称在这时她受到保安人员的酷刑，为了迫使她认罪，据报告，她被捕一个星期后发布的一份医疗报告确认她手臂上有伤痕，显然是她曾被吊在房顶上，她的脚和踝关节部也有硬器打击而产生的大块伤痕，双脚因滚烫的水烫伤而肿起来。此外，她报告说因为被双臂吊起

来挨打而尿道内出血。据报告，1994年6月20日向调查法官提交了对 Antoinette Chahin 作的法医报告。据报告，1997年1月7日，她因参加犯罪而被判死刑，后改判强劳无期徒刑。1997年2月，据报告一名公诉人发布新闻讲话说，保安人员宣誓否认被告受到酷刑。不管怎样，对虐待的指称没有受到独立、公正和公开的调查。据报告，她目前被关押在 Baabda 女牢，在拘留期间多次被送往医院。

443. 据报告，Tareq al-Hassaniyah 于1994年3月死于 Beit al-Din 监狱，据称是因为他的头被撞在墙上而伤重死亡。据报告，因他的死亡而逮捕了7名保安部队成员。对该案的调查结果无人知晓。

444. 据报告，Munir Mtanios 据称因酷刑而于1996年2月在羁押中死亡。据说，对该案发起了调查，但结果从未公布过。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45. 1997年12月17日，特别报告员为一批示威者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1997年12月14日在 MTV 电视台前被东贝鲁特的黎巴嫩的保安部队逮捕。据说被捕的人中有：Nikmat Dib、Georges Haddad、Tony Harb、Dani Aoun、Rabi' Trabulsi、Patrick Khouri、Wadi' Chukaib Ghurtubawi、Georges' Attallah、Toni Munayber、Shafiq Sassin、Wasim Sa'b、Toni' Attiq、Ziyad' Absi、Elias Nimr Haddad、Elane Germani、Pierre Hayek、George Soma、Rita Kirouz、Bassam Latif、Nazar Khouri、Gilber Chahine、Rahi Sam'an、Michel Kirouz、Husam' Unaysi。据报告，他们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抗议政府决定禁止 MTV 实况采访前黎巴嫩陆军司令 Michel 'Aoun 将军。据说，警察和保安部队对示威者采用过度武力，包括使用警棍、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据报告，若干示威者受伤。有些抗议者据报告被关押在贝鲁特的 al-Hulu 兵营监狱。

莱 索 托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46.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2月的3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 Rekselisitsoe Nonyana 的资料。据报告他于1998年3月5日被捕，未经指控一直关

押到 3 月 9 日被释放。据称，在警察拘留期间不准他吃饭，他叫饿，警察就打他耳光，用脚踢他，用棍子打他腹部。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4 日的信中表明，他在被拘留期间从未受到过酷刑，也没有不让吃东西。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4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动用酷刑和其他虐待形式的资料。据报告这种手段是在审讯被拘留者时为使他们招供而采用的，反过来又利用这些供词将他们定罪。据说采用的手段有：殴打、包括 *falaqa*，即殴打脚背；绑住手腕吊在房顶或很高的窗架上，或者在膝盖和肘中间插进一根棍子吊起来；电休克；烟头烫；让疯狗咬，造成咬伤。据报告，心理折磨有：死亡威胁，威胁殴打囚犯以及家属，特别是女亲属。尤其是据报告在 Abu Salim 监狱一直到深夜还大声不停地广播政治文章，该监狱关押着一些长期的政治犯和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据认为，用这种办法是为了不让他们睡觉。不断使用的另一种办法是“汽车酷刑”，据称是将被拘留者关在类似于盒子一样的极小的房间里，强迫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坐上几个星期，手反绑。据说，拘留中心，尤其是监狱采用这些办法。尤其是 Abu Salim 监狱，据说在监狱行政大楼下面有地下室，用于审讯和酷刑。

448. 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还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一些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在羁押中死亡的资料。他们的死亡据称是因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监狱条件糟糕所致，包括缺乏足够的医疗，牢房过度拥挤，饮食差，卫生差。据说，审讯期间受了伤也得不到足够的医疗。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个别案件的一些资料摘要如下。

449. 据报告，Mohammad al-Fourtiya 于 1994 年末或 1995 年初死于 Abu Salim 监狱。据认为，他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在监狱中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据报告，他从 1989 年起未经指控或审判一直被关押。

450. 据报告，Al-Hddar Ben-Haya 死于 1994 年，据称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医疗。据报告，他从 1989 年起未经指控或审判一直被关押，据说在监狱中瘫痪。

451. 据称, Nouri Shalfit 于 1993 年或 1994 年死于监狱。据报告, 他从 1989 年起未经指控或审判一直被关押。据说他在 Abu Salim 监狱被关押的头几个月受到酷刑, 经常不准吃东西。

452. 据说, Tawfiq 'Awadh Jaber al-Hariri 于 1994 年死于监狱。据报告, 他有心脏病。据称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后, 他于 1991 年被班加西的一家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被关进在 al-Kuwayfiya。据报告, Jamal al-'Arbi 于 1989 年在黎波里被捕, 据称 1992 年在关押中死亡。据报告, Ahmad al-'Amari 于 1992 年在关押中死亡。据称, 这三名被拘留者的死因是不给医疗, 或者其中一个原因是不给医疗。

453. 据报告, Gasmalla Osman Hamad Sharah 于 1996 年夏天因忽视医疗而在关押中死亡。据说, 他身体不好, 据报道在保安部队逮捕并将他带往的黎波里的 al-Ataba 监狱时, 他正在的黎波里中心医院治疗。据报道他被带往苏丹边界附近的 al-Kufra 营, 据称因营中缺乏医疗而死亡。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54. 1998 年 7 月 3 日, 特别报告员为一些大城市, 特别是利比亚东北部的班加西的若干人士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这些人因涉嫌同情利比亚伊斯兰集团而被捕。这些人有: Mohammad Faraj Al-Quallal, 据报告于 1998 年 6 月 5 日在家中被戴面具的便衣保安人员逮捕, 没有对他讲明逮捕原因。他的下落不知。

意见

45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的最后意见, 即它“深为关注不断有指称说有系统地采用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CCPR/C/79/Add.101, 第 10 段), 并回顾说, 鞭笞作为一种刑罚违反防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的规定, 应立即停止(第 11 段)。

马来西亚

456. 1998 年 4 月 3 日, 特别报告员为 10 名亚齐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 其中包括 A Qader Hassan、马来西亚亚齐人难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Iqlil Hyas Leuba、

Zahizi Tengku Ubaaidullah、Mussnna Tengku Abdul Wahab 和 Muhammad Diah Badai。据报告，他们被马来西亚当局于 1998 年 3 月 18 日关押。据报告，他们都持有马来西亚当局颁发的身份证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颁发的允许他们留在马来西亚的身份证。逮捕他们时没有说明原因，但据报告另外有一些亚齐人拥有正式的居住证，但最近几天也被印度尼西亚驱逐，据认为，上述几人也面临同样的驱回。收到的报告说，1998 年 3 月 26 日以来，从马来西亚被驱逐到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寻求庇护者被关押在司马威的 Rancung 军事拘留中心，据说受到审问。据说不准当地人权律师探视被拘留者。政府在 4 月 27 日的信中解释说，政府认为所有非法移民是经济移民，不是政治移民，因此对来自亚齐的移民和其他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不作区别。委员会还说，它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明确保证，说返回的人不会受到虐待或酷刑。

457. 1998 年 5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为 9 名亚齐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认为他们被单独禁闭在马来西亚各警察局。这 9 人是：Yusra Habib bin Gani，马来西亚亚齐人难民委员会著名成员，Hasan bin Ahmad，亚齐—苏门答腊全国解放阵线著名成员，这两人均于 1998 年 4 月 27 日在柔佛巴鲁被捕，据认为被关押在当地警察总部；Razali bin Abdullah，也是亚齐—苏门答腊全国解放阵线的一名著名成员，他于 4 月 23 日被捕，被关押在吉隆坡的 Bukit Aman 警察总部；Ishak Daud，也是马来西亚亚齐难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Syahrul Syamaun、Muhammad Nasir Bin Usman、Ibrahim bin Daud、Bakhtiar bin Usman 和 Sofyan bin Husan，亚齐—苏门答腊全国解放阵线的一名成员。据报告，后六名被拘留者者从 1998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21 日被关押在马来西亚各地，但他们的下落仍然未知。据称，上述几人因他们参与亚齐—苏门答腊全国解放阵线的活动而被捕，据说一名“知情人”向另一名亚齐人在几小时前透露了 3 月 26 日大规模遣返行动的消息。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3 日的信中重申它 1998 年 4 月 27 日的答复。它还表明，在提到的 9 人中，只有 3 人被捕：Yusra Habib Abdul Gani、Razali Abdullah 和 Hassan Ahmad。据政府说，他们获得他们的家属的探视。Sofyan Hassan 和 Ishak Mubhammad Daud 于 1998 年 1 月 3 日被捕，但于 1998 年 1 月 12 日被释放。

458. 1998 年 10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伊卜拉希姆提交了一份紧急呼吁。第二天，警察向高级法院提出正式书面陈述，其中指称有：

不正当的性行为、篡改证据、贿赂。据报告，他根据 1998 年 9 月 20 日《内部安全法》被捕，因为他在吉隆坡领导了一次示威，要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辞职。此后他一直被禁闭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据报告，1998 年 9 月 29 日他出庭，明显露出受虐待的标记，眼眶青肿，据称损害了他的视力，影响平衡。在听审期间，安瓦尔先生告诉法官说，他在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就遭到殴打，他的手被铐上手铐，眼睛也被蒙上。据称，他的头部受到拳头的猛击。据报告，他得不到医疗，吃得也不好，体重下降。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据说声明他将调查前副总理提出的声称。与安瓦尔先生的逮捕有关的下列人员大多为政治同盟，据认为也在 1998 年 9 月 20 至 22 日之间被捕：Ruslan Kassim、Ahmad Zahid Hamidi、Ahmad Azam Abdul Rahman、Mukhtar Redhuan、Shaharuddin Baharuddin、Abdul Halim Ismail、Kamarudin Jafaar、Kamaruddin Mat Noor、Tamunif Mokhtar、Amidi Abdul Manan、Professor siddiq Baba、Ahmad Shabrinin Mohamad Sidek、Asmon Ismail 和 Dr. Zamri Abdul Kadir。以上几人以及 7 月份被捕的 S. Nallakarupan 均据报道，根据《内部安全法》被单独禁闭在无人知晓的地点。

459. 1998 年 11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为人权小组 SUARAM 的一名成员 Tian Chua 和其他三人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 1998 年 11 月 21 日深夜在吉隆坡的每周“reformasi”示威被警察冲散后被捕。Tian Chua 是亚太人民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次大会是在第十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之前在吉隆坡举行的。1998 年 11 月 16 日，他和新西兰的一名工会积极分子 Robert Reid 一起据称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商业问题最高级会议晚餐会举行之地 Putra 世界贸易中心外被警察骚扰并被拍下了录像。据称，Tian Chua 的被捕是因为上述示威。无人知道他和同时被捕的另外三人目前被关押在何处。

墨西哥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6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一些资料说墨西哥城北部监狱的囚犯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据报告，刑罚机构中有权力集团控制着所有的活动，得到监狱看守的纵容。

461. 特别报告员提到的资料说, 1997年4月至8月间瓦哈卡州 San Agustín Loxicha 地区的军队和州司法警察举行了若干次联合行动。因这些行动, 原来被认为失踪的一些人在各拘留中心找到, 他们说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案件涉及以下几人。

462. Odilón Ambrosio Antonio 于 1997 年 7 月 19 日被捕。他失踪了 14 天, 在这期间, 他受到审讯, 挨拳打, 受到威胁, 要他讲出人民革命军的情况和他的社区成员的活动情况。Juanuario Crispín Almaraz Silva 和 Eloy Hugo Almaraz Silva 于 1997 年 8 月 4 日被捕。据报告两人均遭殴打, 被迫告发自己的邻居。Ponciano Gracia Pedro、Alfredo Gracia Luna 和 Celso Gracia Luna 于 1997 年 8 月 7 日被捕。据称, 他们遭到了殴打, 然后被转往瓦哈卡的 Ixcotel 监狱。Maximino Sebastián Juárez 于 1997 年 8 月 12 日被捕。据称在受到审讯时挨打并受到威胁。Santiago Antonio Antonio 和 Marcos Antonio Juárez 于 1997 年 8 月 15 日被捕。据称他们受到心理折磨。Mario Cruz López 显然是于 8 月 20 日被捕的; 据称他受到审讯, 要他供出人民革命军的行动情况, 在 8 月 25 日被释放前受到心理折磨。

463. 特别报告员还提到了其他个人的案件。

464. Silviano 和 Herminio Gracia Hernández 于 1997 年 8 月 7 日在司法警察的行动中在瓦哈卡 LosLoxichas 的 San Vicente Yogondoy 区被捕。据称, 他们挨打并受到威胁, 直到 1997 年 10 月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465. Hector Montoza Fernandez 因性虐待而被囚禁在墨西哥城的北部监狱。法官对他进行判决, 于 1998 年 6 月 17 日因缺乏审判他的证据而被释放。据称, 他到了北部监狱后受到看守的惩罚和殴打。

466. Daniel Colín Enciso、Juan Carlos、Iván Mareno、Román Morales Acevedo、Carlos Alberto López Inés 和 Angel Leal Olinares 于 1997 年 9 月 8 日在墨西哥城的 Buenos Aires 区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就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带有酷刑标记。法外、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0 月 8 日就这些人的问题发出了一封函件。

467. Edgar Fausto Viveros Hernandez 于 1997 年 11 月 6 日被 Tlalnepantla 特种小组的司法警察逮捕, 并被带往墨西哥州的保安部队驻地, 据称受到酷刑。据报告说,

他的嘴里被灌上大量的水，同时还打他，让他供出据称窝藏偷来的赃物的地窖所在地。

468. Vicente Luna Gurrola 和 Miguel Amaya Rodríguez 据称于 1997 年 10 月 5 日在 Peñón Blanco 监狱遭火烫和窒息，据报告说，关押他们的牢房是一间猪舍，没有光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睡觉的水泥板。显然他们得不到食物，连水也没有。

469. Jorge Nava Aviles 于 1997 年 1 月 27 日在莫雷洛斯的 Jiutepec 被莫雷洛斯州预防警察局的特工人员强行捉走，第二天被交给州司法警察局。据报告，1 月 29 日 Caminos 联邦警察局成员发现了 Jorge Nava Aviles 的尸体，逮捕了 3 人，据说这 3 人说是他们丢弃的尸体。被捕的 3 人的身份是：Armando Martínez Salgado，莫雷洛斯州反绑架分队队长；Miguel Espinoza López，该分队副司令；Jacinto Arizmendi，分队人员。据称，莫雷洛斯州有若干当局合谋卷入这一案件和其他案件，包括莫雷洛斯州政府公诉人、州司法警察局局长和州长。

470. Aureo Mendoza Rosales 于 1997 年 9 月 3 日被反绑架小组的成员绑架。据报告，司法警察在杀死他前对他动用酷刑，用电棒触他的睾丸和眼睛，对他进行殴打。

471. Ángel 和 Natanael Hernández Villa 于 1997 年 6 月 2 日在 Colonia Independencia 的家中遭到隶属于反绑架小组的司法警察局成员的酷刑和殴打，然后被送往州司法警察局驻地。

472. Pedro Anaya、Luis Hernández、Silviano López、Hector Cruz、Juan Ulises García、Raymundo Armas、Guadalupe Segura、Mario Pérez、Homero López 和 Adán Chagoyan，这 10 人均为 14 至 16 岁的青少年，露宿街头，于 1998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在墨西哥城的 Alameda Central 被警察用一辆车牌号为 C - 186 的汽车和一辆车号为 17525 防暴警车捉走。据称，警察在他们被拘留时用枪殴打他们。这 10 名青少年被转往公诉人办公室第六分厅。

473. José Luis Blanco Flores 于 1998 年 3 月 29 日在格雷罗州的 Atoyac 被格雷罗州司法警察局特工人员逮捕，他们是与反绑架小组特种部队一起行动的。在逮捕 Blanco Flores 时，他据称被塞进一辆面包车，并遭殴打。据报告说，他后来遭到酷刑，用水和野辣椒塞进鼻子，并试图强奸他。

474. Manuel Ramírez Santiago 和 Fermín Oseguera Santiago, 分别为人权组织捍卫人民权利委员会的主席和工会 AC 的主席, 据报告, 于 1996 年 10 月 22 日在瓦哈卡州的 Tlaxiaco 镇中心被州司法警察局成员逮捕。他们失踪, 后来被释放。他们被拘留在一个秘密中心, 据称他们在受到审讯, 要他们供出人民革命军的活动情况时, 遭到殴打, 遭受电休克和半窒息。

475. Felipe Sánchez Rojas, 在瓦哈卡从事活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区域土著发展中心主席, 于 1996 年 10 月 29 日在区域土著发展中心附近被保安部队逮捕。据报告, 保安部队将他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 1996 年 11 月 2 日将他释放。他在失踪时, 据称遭到审讯、殴打、酷刑, 并受到威胁说要杀死他认识的人权工作者。

476. Martín Barrientos Cortés 于 1997 年 5 月 28 日在格雷罗州自己的 El Cucuyachi 社区附近被军人绑架, 1997 年 6 月 9 日被释放。在他失踪期间, 他受到酷刑, 尤其是殴打、电休克和半窒息。卷入的军人没有受到审判。

477. Fredy Nava Ríos, 16 岁, 新兵, 1997 年 5 月 25 日失踪。据称, 他在格雷罗州的 Atoyac 军营被捕。据报告说他被军营的士兵蒙上眼睛并遭打。然后他被转往墨西哥城的第一军营。据报告, 从此后一直到 1998 年 2 月底他失踪。

478. Mario Santiz Riuz 和 Sebastián Gómez Gómez, 两人均未成年, 于 1998 年 6 月 10 日同 26 名成年人一起在恰帕斯的 El Bosque 市被武装人员逮捕, 这批武装人员是与墨西哥国民军、公共安全警察局、州司法警察局和联邦司法警察局在公诉人办公室的若干官员、3 名公证人以及附属于内政部的国家情报和安全中心的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联合采取的行动。据报告, 两名青少年和 26 名成年人在行动期间有的受伤, 有的被打死。据称, Mario Santiz Ruiz 遭到身心折磨。Sebastián Gómez Gómez 据说遭受酷刑, 全身受到殴打。

479. 据报告, Cenobio Sixto Santos (17 岁) 和 Eminio Sánchez Sixto 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在格雷罗州 Tlacoachistlahuaca 的 Barrio Nuevo San José 社区遭到联邦军队成员的殴打。Cenobio 因遭殴打而死亡, Eminio 骨折。同一天 Eminio Sánchez Sixto 据报告与 Barrio Nuevo San José 社区的另外 4 名男子一起被联邦军逮捕。关于这些人的消息仍然不得而知。

480. 据报告, Felipe de Jesús Barron Chávez, 墨西哥城的无家可归儿童, 于 1998 年 3 月 29 日被公共保安部队的一名官员殴打, 并被带往南方第 15 分区公共保安部队第 1 分队。

481. Estanislao Gutiérrez González 和 Custodio Gómez Salvador 据报告于 1998 年 6 月 29 日在 Geyuen de Catalán Gro 市的 Monte Grande 社区遭第 40 军部兵营的殴打和心理折磨, 下令的是州警察局局长 José Ernesto Lorín Pomposo 以及 Hebert - Buitrón 公诉机关法院工作人员 Jusús Alemán del Carmen 副检察官以及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市警察局的官员。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82. 1998 年 4 月 22 日,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员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 Tomás Sánchez Gómez、Nicolás Mazariego Pérez、Antonio López Vázquez、Nicolas López Vázquez、Sebastián González、Mateo González López、Justino Sánchez López、Luis Menéndez Medina 和 Sergio Valdez Ruvacalba, 均为 Tzeltales 协会成员, 据报告于 1998 年 4 月 11 日在恰帕斯州的 Taniperla 社区被保安部队逮捕, 并被带往恰帕斯州的 Tuxtla Gutiérrez 州检察官办公室, 遭单独禁闭, 可能受到酷刑和虐待。在该紧急呼吁中, 特别报告员还请政府注意 “Fray Pedro Lorenzo de la Nada” 协会的下列人员的案件, 据报告, 他们于 1998 年 4 月 13 日在 Taniperla 社区被上述保安部队逮捕, 也被带往恰帕斯州的 Tuxtla Gutiérrez 州检察官办公室: Miguel Hernández Pérez、Fidelino Cruz Mendoza、Manuel Hernández Pérez 和 Andrés Gutiérrez Hernández。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6 日的信中答复说, 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开展调查。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职权, 显然采取了迅速行动, 避免难以补救的伤害。据报告, 提到的逮捕发生在保安部队恢复 Ocosingo 市 Naniperla 社区的宪法秩序而采取的行动期间, 据报告该地区非法建立了所谓的 “Ricardo Flores Magón 自治市”。

483. 1998 年 4 月 24 日, 特别报告员已与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给政府的一封信, 事涉恰帕斯州 Taniperlas 社区 Asociación Rural de Intereses Colectivos Independientes(ARIC)的 190 名妇女。据称, 她们受到威胁, 如果不说出怕被捕而藏匿的丈夫和儿子的下落, 就会受到强奸。做出这样威胁的人是称之为 “Movimiento Indígena Revolucionario Antizapatista” 的准

军事集团成员。政府在 1998 年 4 月 29 日的信中答复说，关于指称的对这些妇女的性威胁，它没有收到申诉。如果有这类申诉，墨西哥当局会立即调查真相，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的。政府在 1998 年 5 月 22 日和 6 月 29 日的信中又提供了全国人权委员会、共和国检察总长和恰帕斯州 Taniperlas 市市长提供的资料。据这些资料说，国家当局已经根据墨西哥人权联盟的申诉发起了诉讼程序。此外，全国人权委员会已要求恰帕斯州州长采取充分有效的预防措施，保证申诉中提出的 190 名妇女的身体完整。此外，附属于全国人权委员会的视察员已来到该社区处理这个问题，但一名当地“守卫”阻止他们调查这个问题，他阻止任何外来人进入。在同一次，全国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向正好在该社区的一些 Zapatista 支持者作出询问。这些支持者说，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在另一次会晤中，ARIC 的成员说，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申诉，也不知道该社区的妇女是否受到威胁或骚扰。尽管有以上调查，主管政府机构说，它们正在继续对案件作调查。

484. 1998 年 6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为以下人士送交一份紧急呼吁：Bernardino Gracia Francisco、Javier Angel Severiano、Francisco Cristino Crecencio, 15 岁、Arcadio Alonso Martínez、Eugenio Ambrosio Trinidad、Martin Macario Salazar、Porfirio Hernández Francisco、Alfonso Oliver Morales、Iván García Cristiano、Adrian Patriarca Agustiano、Pedro Barrera Daniel、Albino Santos Concepción、Lázaro Pelaes Castro、Vincente Vázquez Díaz、Aurelio Porfirio Catarino、Bernabé García de Jesús、Pedro Esteban Abril、Serafin Morales López、Julian Ramírez Crecencio、Adelfo Filiberto Concepción、Arnulfo Santiago Hernández、Efrén Cortés 和 Erika Zamora Pardo 女士，他们都是恰帕斯州 El Charco Mixtec 社区的成员，据说是人民革命军成员。据报告，他们于 1998 年 6 月 7 日被军人逮捕。据称，这些人中有一些人受伤，显然住在第 18a 区海军医院。

485 1998 年 8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为 Francisco Cristino Crecencio，联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 15 岁，据报告，1998 年 6 月 7 日，在格雷罗州的 El Charco 社区，军人向他开枪，然后将他逮捕。据称是开了枪，有 11 人死亡，至少 23 人被捕。该人现在被关押在格雷罗州 Chipancingo 的“受监督的旅舍”，被任意指控为人民革命军成员。

486. 1998年11月20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就 Fructuoso Mena de la Cruz 的问题向政府送交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1998年11月5日,在一次对格雷罗州 Benitez 市 Arroyo del Ocotillo 地区作检查时他被捕,理由是他是一个武装集团的成员,并谋杀了 Apolinar Nieves Benitez。目前仍不知道 Mena de la Cruz 的下落。根据来文者说, Valente Zamora Cruz 在同样的情况上被捕,他的下落也不明。这两名报告员还提请政府注意 Carlos Montes Villaseñor 的案件,据来文说,他于1998年11月13日在格雷罗州 Atoyac de Alvarez 市的 El Achotal 被第60营的军人逮捕,执行的是 Constantino Rodriguez 上尉的命令,但没有发布逮捕证。

487. 由于人力资源有限,本报告不能列入政府1998年1月12日、2月26日、4月29日、5月22日、6月6日和29日、7月14日以及11月3日和26日答复,但将在下一份报告中予以列入。

摩洛哥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488.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1月10日的信中提醒政府注意他于1996年转交和政府尚未作任何答复的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89. 1997年12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 Ali Salem Mohamed Salem El Mami (alias Tamek) 和 Youssef Abderrahman 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这两人是萨基亚哈姆拉和里奥德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者。据报告,他们于12月2日在西撒哈拉达赫拉被摩洛哥保安部队成员逮捕,并被关在鲜为人知的地点。1998年1月15日,政府报告称所涉人员被达赫拉初审法庭审判,被指控拥有和走私香烟、未经许可将牛带入海关境内从而违反海关法和进口禁运牛。该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检察官提出上诉。关于对酷刑提出的担心,政府表示有关人员在法庭于1997年12月11日审理其案件时既没有向州检察官,也没有向法官提出这方面的任何陈述。对他们的逮捕和防护关押是依法进行的。

緬甸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49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9 的信中告知缅甸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491. 据报告 James Leander Nichols, 挪威、丹麦、芬兰和瑞士的领事代表, 据称因遭到虐待于 1996 年 6 月 22 日在关押期间死亡。根据最近的报道, 他因非法拥有通讯设备被判三年徒刑和罚款。据指称, 他因与道昂山苏姬的关系而被逮捕。1996 年 5 月他被带往永盛特别监狱, 在那里据说他受到军事情报处警官的若干次审讯。据报告, 当他到达时他被强迫做成 Poun-San 姿势, 即盘腿坐在地上, 手放在膝盖上, 挺腰低头。尽管他患有急性痢疾和糖尿病, 但据指称, 他既没有得到适当的食物又没有得到药物。据信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没有验尸尚不清楚。上述四个国家进行了努力, 希望获得导致他死亡和与他死亡有关的事件的全部书面情况, 但迄今为止据信当局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提交大会的关于缅甸人权情况的报告(A/51/466,第 77 段)中已经提到此案。

492. Thar Nyunt Oo, 一名学生运动领袖, 于 1990 年 9 月被捕, 并被特别军事法庭判除五年徒刑。从 1990 年 9 月直到 1991 年 11 月他被拘留在永盛监狱。据报告, 他在头两个星期受到审讯, 其间他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 连续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之下, 如他拒绝回答问题就增加光线强度。他被剥夺睡眠一次长达 60 或 70 小时、遭到拳打脚踢、被强迫脚尖站地一次长达几小时; 同时, 他双腿被铁夹住, 脚踝关节被带上脚镣, 两腿之间用铁棒隔开。1991 年 Thar Nyunt Oo 和其他囚犯因绝食据说被单独监禁和带脚镣。据指称, 他们被强迫向前弯腰长达 30 小时。据报告, 他们被禁止洗澡长达 1 个月并被迫承认有罪。Thar Nyunt Oo 于 1991 年 11 月被转到德耶监狱, 然后于 1992 年 12 月被转到蒙育瓦监狱。最终他于 1994 年 11 月获释。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于 1996 年 12 月被迫逃离缅甸。

493. Loong Pain Nyar 据指称于 1997 年 3 月 30 日遭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恢委会) 30 名士兵的殴打, 直到失去知觉。这些士兵据说指控村民向掸族士兵提供了食品, 因此烧毁了 Wan Mai Si Lee 村庄并殴打了村长 Loong Pain Nyar。

494. 据指称 Zai Nyunt 于 1996 年 11 月 13 日在 Wan Lauy 村附近遭到恢委会的莱卡第 515 部队士兵的殴打并被杀害。据指称士兵在审问他时用一根绳子将他捆起来并一再打他。最后鉴于这些士兵没有从 Zai Nyunt 身上获得满意的答复, 据指称他们用绳子将他牢牢地捆住, 把他扔进 Nam Taeng 河。他的尸体据说在六天以后被一些村民发现。

495. Na Ling 和 Loong Thark Khe 据指称被恢委会第 332 部队杀害; Maha Wee、Sai Thun、Pae Ti 和 Maha Tum 以及两名妇女 Nai Lu Mae 和 Nang Suay Oong, 据报告遭到恢委会第 332 部队士兵的捆绑和殴打。据指称, 士兵于 1997 年 1 月 27 日抢劫了 Long Maw 村。

496. Pi Laek、Loong Yawd、Sang Wan Na、Kup Kham、Nang Hawng、Zai Mawng、Zai Li、Sang Wan Na 和 Nang Ngern Lu (12 岁) 都是 Sai Murng 的村民, 据报告他们于 1997 年 2 月 10 日遭到恢委会第 43 部队士兵的殴打。据指称, 士兵毁坏了村庄的财产和杀害了 Loong Aung。

497. 据报道在 1996 年 8 月 29 日至 1997 年 2 月 15 日之间恢委会士兵谋杀了 Loong Mae Tha 和 Loong Khur Harn; 毒打了 Zai Awng Pa、Nan Ta To 和 Nang Sa。上述五人系 Kun Sai 和 Wan Mai 的居民, 据指称于 1996 年 2 月 10 日被强迫离开其村庄。自此后, 据报道这些士兵只要看到任何人回到这两个村庄的农场或稻田就对其进行虐待。据指称, 村民遭到殴打、逮捕、或被强迫跟士兵走并被剥夺食品。被杀害的两名村民, Loong Mae Tha 和 Loong Khur Harn, 据报道于 1997 年 1 月 23 日在村外的灌木丛里被殴打致死。

498. Zarae Wan Na、Mu Ling、Pu Zan Da、Ar Law Ka、Ai Long、Ai Lu (15 岁) 和 Zai Saw, 七人均系 Loi Keng 村人, 据报告, 于 1996 年 11 月 15 日在恢委会的部队据称抢劫村庄时被逮捕, 其中五人遭到殴打。据指称士兵将五人绑在树上进行殴打, 然后返回村庄进行抢劫。

499. Pa Nya Paw, 一名克伦族佛教徒, 据指称, 因在审讯期间遭到陆军 (tatmadaw) 的酷刑而死亡。据报告, 他于 1997 年 4 月初遭到陆军第 22 师的拘留和审讯。陆军问他是否知道克伦民族解放军的下落和谁是村庄打谷机的主人。据指称, 士兵对他拳打脚踢, 打断了他的肋骨。据报道他们用塑料袋蒙住他的头使他窒息并向他的头上浇开水。

500. Loong Awng La 和他的妻子 Pa Leng 及其女儿 Nang Nu Harn 据指称, 于 1997 年 4 月 20 日在家里遭到来自莱卡的恢委会部队的攻击。据报道 50 名恢委会第 64 IB 的士兵将 Loong Awng La 带到另一屋里并将他绑起来。此外, 据指称, 士兵们奸污了 Pa Leng 和 Nang Nu Harn。

501.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下列据指称遭到酷刑或虐待的和尚的资料。

502. 据指称, 尊敬的 Ein Taga 于 1997 年 3 月下旬在 Kho Lam 的 Kyawng Long 寺院因遭到恢委会第 524 LIB 部队士兵的酷刑而死亡。他们剥掉他的长袍, 将他双手捆住一路拽到 Kho Lam 军事基地, 在那里据指称, 他们对他进行审讯, 同时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直到死亡。

503. 尊敬的 Yan Na, Kaeng Kham 村寺院主持, 据指称, 于 1997 年 3 月下旬被恢委会第 264 部队的士兵淹死。据报道, 他在 Kunhing 镇他的寺院被逮捕。据说, 士兵在将他带走审问之前剥掉他的长袍。据报道, 审讯期间他们将他的手脚捆住、把他放在一个口袋里、将口袋系紧并将他闷在河里。据指称, 他被闷在水里几分钟然后被提起来, 再进行审问。据指称, 这一过程进行了若干次, 直到他死亡。

504. 据指称, Vi Seng Tar 于 1997 年 3 月 20 日被恢委会士兵剥掉长袍和殴打。据报道, 他们在搜查 Saai Khao 村的 Jong Saai Khao 庙宇时发现了一架收音机。据报道, 他们坚持认为该收音机来自掸族统一革命军, 并殴打 Vi Seng Tar, 据说, 该收音机是他从中国买回来的。据指称, 士兵强行脱掉他的长袍并将他打昏三次。据指称, 他们将该和尚带到离庙宇南边一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在他们准备杀害他时逃走了。据报道, 士兵在他后面开枪没打中。据说, Vi Seng Tar 逃往泰国。

505. 据指称, U Yana 于 1997 年 3 月被恢委会士兵杀害。据报道, 这些士兵来到 Kunhing 镇的村庄, 寻找该村庄新寺庙的主持。当他们找到他后据指称, 他们将他绑在一根杆子上整整一天一夜。据指称, 他们将他的手反绑在后面, 并将他拖到河的另一边, 在那里, 他们脱下他的长袍并给他穿俗人的衣服。然后据指称, 他们将一根来福枪押在他的肩上, 强迫他寻找掸族士兵。最后据报道士兵叫一群 20 名搬运工杀死他, 他们是与和尚被同时抓来的村民。当搬运工拒绝后, 据说这些士兵自己开枪杀害了他, 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一个峡谷。

506.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表明陆军成员为了利用、威胁、恫吓和凌辱妇女常常对妇女犯下性暴力行为包括强奸。受害者是平民, 常常是少数民族妇女和姑娘。

据报告，犯罪分子有陆军统治集团中各级人员。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个人案件的下列资料。

507. Nang Zarm, 一名 18 岁的掸族姑娘，据报道，于 1997 年 4 月 6 日遭到前来 Waeng Nur 村的恢委会部队士兵的奸污。恢委会第 45 IB 部队于一天前来到该村会见社区领导人。据报道，第一次到这里的一名少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注意到 Nang Zarm。当他于 4 月 6 日带着他的一些人穿便服回到该村庄时，据说，他进了 Nang Zarm 和他父母的房屋。据报告，他让她的父母到外面去取食物并让他的部队在楼下等候。然后，据指称，他上楼强奸了 Nang Zarm。当她对刚发生的事提出控诉后，据说少校否认 Nang Zarm 的指控并抽她的耳光直到她的脸全都肿了。

508. Nang Than, 一名 16 岁的姑娘，据报道，遭到一名恢委会少校的强奸，(有人知道他的姓名)。1997 年 4 月 1 日，该少校和他的一些士兵来到 Wan Beang Khan 村 Nang Than 父母的房屋。据说，他将她的父母支开，并让他的士兵在房子外面等候。据指称，他将 Nang Than 带入屋内，声称他需要对房屋进行搜查，寻找非法物品。然后据指称，他强奸了她。Nang Than 向其他村民报告了被强奸的事，但当头人来责问少校时，后者据报道否认指控并殴打 Nang Than 直到失去知觉。

509. Nang Hla (16 岁)、Nang Sai、Nang Bok 和 Nang Tun 据指称于 1997 年 4 月 2 日遭到恢委会士兵的强奸。指称的强奸是在这些被强迫搬到 Kunhing 镇的妇女返回 Nong Khan 村取她们的一些物品时发生的。当她们在村里时，一名少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和 LI 第 424 部队的 26 名士兵据说来到该村。据报道，该少校首先奸污了这些妇女，然后让他的士兵也奸污她们。后来，据信这些士兵烧毁了村庄的 35 所房屋。

510. Nang Sa 和 Nang Sarm 据报道遭到恢委会第 378 LIB 部队士兵的奸污。据指称，强奸是 1997 年 4 月 18 日在 Nawng Hai 村发生的。

511. 据报告 Nang Pang 是在自己的家里遭到恢委会士兵脚踢和奸污后死亡的。据报道，这些士兵于 1997 年 10 月来到 Wan To Mon 村，走进 Nang Pang 的房屋并问她头人的房屋在何处。她回答说她不知道。据指称，这些人意识到他们与她单独在一起，所以强奸了她。随后，据报告，当她威胁要将对她的强奸报告这些士兵的上尉时，一名中尉踢了她的胸脯。据信，她因心脏和肺被踢肿而在泰国住院，并于 1998 年 1 月死亡。

512. 据指称, Nang Ing 是在恢委会士兵手中遭到他们强奸和拷打受伤而死亡的。据报道, 她与丈夫返回 Wa Na San 村取他们的大米。当士兵出现时, 她的丈夫设法逃脱了, 但据报道, 士兵抓住了 Nang Ing 并指控她将大米给叛乱分子。然后, 据指称, 这些士兵奸污了她, 并向她身上浇开水。据报道, 她的丈夫和母亲发现了她并将她带到莱卡, 他们被强迫重新定居的城镇。据说, Nang Ing 的亲属因担心后果而没有将她送到医院。据报道, 她在死前将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她母亲。

513.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有关强迫当搬运工的资料, 即军队任意拘留平民, 目的是强迫他们干重活。据报道被强迫当过搬运工的多数人受到虐待。搬不动规定重量的补给品和弹药的搬运工据指称常常受到各种方式的惩罚, 如用竹竿或枪托一再殴打和剥夺食品、水、休息和医疗。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下列个人案件的资料。

514. Ai Mart、Pan Zig Ta 和 Ai Ti, 三人都是 Kung Sarm Kyawng 村人, 据说 1997 年 4 月 3 日他们在钓鱼时被抓来当搬运工。据指称, 他们在 Wan Sai Khao 被恢委会第 55 师的士兵殴打致死。

515. Zai Long 据报道于 1996 年 10 月 26 日被恢委会第 66 部队的士兵抓获, 强迫当搬运工。据指称, 部队士兵将他的双手绑在一种轭状物上, 并在这种情形下强迫他扛重物。这种情形据报告持续了 14 天。大部分时间他的双手被绑住, 当他吃饭时士兵仅解开他的一只手。最终, 据报告他们在他的求饶下解开了他的双手。然而, 当他疲劳过度而不能扛重物时, 士兵据指称打他、踢他并将他扔在森林里。

516. Pa Kler, Kayin 郡 Kawkareik 镇的一名克伦族佛教徒, 据报道于 1996 年中在被强迫当搬运工期间被杀害。据指称, 他在地里干活时一组 40 人的士兵命令他们走, 为他们做四天的搬运工。据报道, 他病倒了, 并且身体虚弱, 当他再也扛不动迫击炮和大米时, 据指称, 士兵们就用来福枪托打他直到他死亡。

517. 1996 年 7 月, Hla Du 和其他 9 人被强迫当搬运工, 据指称 Hla Du 遭到酷刑并被杀害。据报道, 他被命令搬运一堆食品和弹药。据说士兵当着其他搬运工的面打他、挖出他的眼睛、打断他的四肢并最终用刀捅他的肋骨直到他死亡。

518. Loon Khem、Waling、Tawna 和 Ai Mih 据报道于 1997 年 2 月在 Wan Yot 遭到恢委会士兵的殴打并被刀捅死。Wan Yot 的所有居民于 1996 年被赶出村庄并被警告不得返回。然而, 他们是返回 Wan Yot 取一些大米的六个村民中的四人。据指

称，所有六人在藏在森林中的一个小屋里时均被恢委会士兵抓获。两人设法逃脱并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其他人，据指称，其余四人被刀捅和殴打致死。

51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表明陆军大规模强迫平民搬迁，企图迁移种族少数群体或被认为奉行某些政治信仰的群体。据报告，强迫搬迁的进程采用恫吓和威胁以及对人身使用武力和虐待等手段。下列案件据指称是在强迫搬迁过程中发生的。

520. Zai Kaw Kam 据报道于 1996 年 11 月 1 日被恢委会部队逮捕和受到攻击。据说，士兵在抢劫 Nam Hoo Loi Mi 村时发现 Zai Kaw Kam 藏在一间小棚屋里。据指称，他们将他绑在一个轭状物上，将他带到 Nam Taeng 河的河岸，并将他绑在那里两天。当 Murngkerng 的 Loi Awn 军营的部队到达时，据报道他们对他进行了审讯，指控他为叛乱分子。当他们审讯他时，据报道士兵用一张塑料布蒙在他的脸上三次，长达 15 至 20 分钟，用枪和弹盒打他的脸直到鲜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

521. Za Ling、Zik Ta、So Pe Ta 和 Aye La (13 岁)据指称在被强迫搬出 Wan Nang 村后被杀害。三位农民是返回 Wan Nang 村去寻找他们的牛的。据报道，Kho Lam 军营的 17 名士兵扑向他们。据称目睹该事件的一名搬运工报告说，这些农民遭到审讯，要他们说出有关掸族士兵的情况，每个人被绑在一棵树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被刀捅死。

522. King Htun 和他的儿子 Ai Lick 据指称被陆军谋害，他们的妻子遭奸污。据报道，村民在 1997 年中重新搬迁的最后期限到期后正在他们的田里收割稻谷。当其他村民躲在田里时，陆军成员据说抓了这两个人，用刀将他们捅死并把他们的尸体扔进 Nam Pang 河。他们的妻子据报道也被抓获。据指称，士兵将妇女绑在一棵李子树上，剥光她们的衣服并奸污她们。据报道，这些妇女被扣留了五天。

523. Nang Mai 和兄弟 Pin Ya 据报道也于 1997 年 4 月当他们返回他们被强迫搬走的镇收稻谷时被谋杀。据报道 Pin Ya 是扛着大米返回 Kunhing 镇时被士兵枪杀的。而 Nang Mai 据指称被军队抓获并在 Wan Lao 的一个被遗弃的村庄遭奸污长达五天。然后，据说士兵在她身上放上柴火将她烧死。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24. 1998年5月27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Ko Aung Tun 和 U Myo Htun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指称，他们目前被单独监禁在永盛监狱，与外界隔绝。据说，两人于1998年2月因撰写和散发一本有关农村动乱情况的书而被逮捕和被判刑，指控他们与恐怖主义集团合作。据报道，他们遭到殴打。据报告两人目前均需要紧急医疗。政府1998年7月2日的信答复说，这两人因违反现有土地法经过适当法律程序后被判监禁徒刑并在永盛监狱服刑。政府进一步指出，根据监狱法，这两人均获得家属探监，各人于1998年6月8日得到监狱医疗警官的医疗检查。两人都没有被发现患有任何重病。

525. 1998年10月23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合代表 U Saw Mra Aung 博士(一名80岁当选议员)发出紧急呼吁，据指称，他于1998年9月6日被逮捕。1998年10月7日，据报道，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宣布54人被逮捕，因为阴谋“煽动”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和学生“动乱”，据说与外国组织联盟。被拘留的有些人在10月7日新闻发布会之前在审讯期间遭到严重殴打并可能没有得到因殴打而可能需要的医疗帮助。政府在1998年12月3日的信中答复说，U Saw Mra Aung 博士没有被逮捕，而是被舒适地安排在一政府宾馆里，受到适当的礼遇和尊重。政府还表示他与他的家庭联系不受任何限制。

意 见

526. 特别报告员在他过去的报告(E/CN.4/1998/38, 第141段)中表示的关注仍然适用。

纳米比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27. 1998年3月4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Thomas Namunjepo 、 Shindongo Namene 、 Petrus Mutukuta 、 Christiaan Sam Edward 和 Jonathan Kambonde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道他们被拘留在温得和克监狱，等待审判。据指称自1997年8月以

来他们一直戴着脚镣被关押，但 Christiaan Sam Edward 除外，据说他自 1997 年 9 月 12 日起就被戴上脚镣。据报道向高等法院提出的要求临时下令卸下脚镣的申请于 1998 年 2 月 27 日被驳回。据报道这些脚镣是由当地监狱当局针对 1997 年 8 月 11 日一次未遂逃跑而给上述人员戴上的，而没有对脚镣的拟议作用进行调查或听证。据说这种脚镣包含两个金属圈，由一根约 30 厘米长的链子连在一起，使用时以不能被拿下的方式将金属圈套在每条腿的踝关节以上一点。据指称链子很重，并紧紧地套在踝关节上，使人难以行走、活动、睡觉或洗脚。据报道长期戴脚镣给踝关节的皮肤擦伤、造成下腹疼痛、膝盖因缺少运动而乏力以及踝关节和脚麻木。

对过去转交的信件的后继行动

528. 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 1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9 月代表 Deopratias Mugisa 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268 段)作了答复。政府表示他没有受到任何不人道待遇；他未能使资格委员会的成员相信他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在他的原籍国会受到迫害。政府还表示自此后他离开了纳米比亚前往南非共和国。

尼 泊 尔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52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 日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发出的信中告知政府，他们收到有关 Bina Karki C. 的资料。她是一名 17 岁的妇女，据指称于 1998 年 5 月初被判徒刑，关在加都满都中央监狱的女牢房。1998 年 6 月 11 日，三名监狱女看守据报道指控 Bina Karki C. 向安全了望塔的男狱卒调情。当她否认该指控时，据指称这些女看守开始打她，长达约 15 分钟，穿着靴子踢她的腹部和腿、揪她的头发和让她趴在地上拽着她走。第二天她被送到 Bir 医院，她的腹部剧痛、人乏力和阴道出血。这些症状似乎与紧急部医疗报告相符，该报告显示对她的体检表明她的外阴上部一触即痛。据报道值班医生还说她的腹部可能内出血。据指称当时用止痛片给她治疗，尽管有人报告她的情况恶化，但她没有获得任何进一步的治疗。据指称自此后她被单独监禁。据说监狱当局制裁被认为负有责任的狱卒的协议据报道没有得到执行。

53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诉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材料。

531. Beluwa-9, Bardiya 的 Hem Bahadur K. C. (9 岁)和 Tilak Bahadur Shah (10 岁), 据报道于 1998 年 3 月 30 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拘留在 Bardiya 警察局。拘留是在另一儿童, Prem Bahadur Lohar, 死亡后发生的, 显然他的死亡是当这些男孩子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在一起玩耍时因肚脐遭到一击而造成的。3 月 30 日, Hem Bahadur 和 Tilak Bahadur Shah 被带到警察局, 随后他们在这里被拘留了 22 天。两人报告说他们均遭到警察的严厉虐待, 而其余时间则要求他们洗碗和打扫卫生。

532. Dhan Bahadur Karki 于 1998 年 3 月 22 日被 Dumse 的警察逮捕, 据指称因与贝尔登基不丹难民营某一集团非法拥有武器有牵连。在 Damak 警察局, 据指称他在审讯期间遭到五名警察的拷打。他被抽耳光, 浑身上下遭到毒打, 随后他的双手被吊在一个窗户的横杆上, 同时警察连续打他二小时直到他失去知觉。第二天他被带到 Chandragadhi 的区行政署, 他因付不起所需保释金而被监禁在那里。他被监狱当局带到医院, 据称是为了治疗逮捕前被狗咬的伤口。

533. Sunil Adhikari、Suman Adhikari、Satya Narayan Khojwar (Tharu)(17 岁)、Mandip Adhikari 和 Purna Prasad Thanet 据报道于 1997 年 6 月 9 日在 Rajahar 村遭到警察用拳头和棍子的殴打和脚踢。据报道警察乘坐一辆大轿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这些儿童正玩一条死蛇, 将它扔到车顶上, 然后溜走了。警察停下车, 拘留了在该地区发现的上述人员。据指称所有人在被逮捕时均遭到殴打、被拽上车并带到 Kawasoti 警察办事处, 第二天五人在获释时均有严重伤痕, 特别是 Sunil Adhikari, 据报道他的头被打肿, 背上有伤痕。他死于那天下午。根据 Bharatpur 医院医生主管, 验尸报告显示他头部受伤、脑部血阻塞以及身上各处伤痕累累。据报道他死亡的消息触发了一场由大量村民举行的抗议示威, 要求惩处有罪警察。示威造成警察哨所和两辆警车着火的结果。据指称若干村民被警察打伤, 警察用棍子打他们的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据指称遭到警察殴打的人包括 Chet Bahadur Gharti、Kamal Kumari Tiwari 和 Hari Pariyar。

53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提醒政府注意他于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和尚未收到答复的若干案件。

意 见

535. 特别报告员在过去的报告(E/CN.4/1998/38, 第 146 段)表示的关注仍然适用。

尼 日 尔

53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注意他于 1997 年转交和尚未收到答复的若干案件。

尼日利亚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53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继续收到警察和保安人员为设法获得口供经常殴打嫌疑犯、被拘留者和已决犯的资料。据报告使用的拷打形式包括鞭抽、将人悬吊在空中、用蜡烛烫和拔牙齿。据报道被拘留者常常长时间被单独监禁。受通缉嫌疑犯的亲属和朋友常常未经刑事指控而被拘留,以引诱嫌疑犯自首。还有继续不断的报告称在奥戈尼兰,河流州内部保安工作队使用酷刑和滥用权力,包括法外处决、不分青红皂白和过分使用武力驱散集会、用枪托和鞭子进行殴打。

538.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资料,其中指出警察使用鞭打、脱光衣服和公开污辱的行为,如模仿鸭子走路或在地上爬,以此作为对轻度犯罪行为或公开捣乱行为的惩罚。杖责仍然是对一些罪行的惩罚形式。1997 年四人在法庭根据刑法判处他们犯有通奸罪后公开遭杖责 100 下。还据报道警察经常介入个人争端并公开剥光指称的冒犯者的衣服或对其进行鞭打。此外,据指称警察和保安部队常常用武力或威胁手段向平民勒索钱财。根据收到的资料,政府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保安部队滥用权力,并让肇事者逍遥法外。遭到惩罚的保安官员仅仅被解职或常常是被降级或受到“严厉批评”。

539. 监狱和拘留条件仍然使生命受到威胁。缺少饮水、排除污水设施不足和严重拥挤造成不健康和危险的卫生条件。据报道在拥挤和通风很差的设施里疾病蔓

延，药品长期短缺。狱政官员、警察和保安部队据指称常常不给囚犯食品和医疗，作为一种惩罚形式或向他们诈取钱财的手段。对女囚犯进行性虐待的报告也司空见惯。据报告 1996 年在拉各斯的四座监狱里有 56 名囚犯死亡，其中 43 名是等待审判的男囚犯。据指称造成这些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酷刑和结核病。

540.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还告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541. 据报道 Joseph Kpakoi 因其指称的政治活动于 1996 年 10 月 3 日被逮捕。据指称他因遭到酷刑死在 Port Harcourt 的警察总部。

542. S. K. Tigidam 首领是据指称因 1997 年 1 月 4 日庆祝奥戈尼人日在 Zaakpon 被逮捕和遭鞭打的 30 人之一。据报道他因所遭受虐待于 1997 年 6 月死亡。据说他遭到 64 下藤杖的抽打。

543. Saturday Naadah 据报道于 1997 年 1 月 28 日被逮捕。据指称执行逮捕的士兵用枪托打碎了他的颅骨。

544. Samuel Asiga 在试图前往 Port Harcourt 以东约 30 公里处的 Afam 的军营探望被关押的奥戈尼被拘留者后于 1997 年 2 月 12 日遭到士兵的拷打和枪杀死亡。

545. Oni Egbunine 首领据报道在他的报纸指控国家官员中有腐败现象后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被士兵逮捕。据说他遭到鞭打直到失去知觉。

546. Oby Eke-Aghabai, 尼日利亚记者联盟 Imo 州理事会主席，据报道于 1997 年 9 月 3 日被告知，在 Imo 州 Owerri 政府机构的州军事行政长官办事处，她不受欢迎。她遭到门口警卫皮带的抽打。

547. Lawan A. Gwadabe 上校和 M. A. Igwe 中校在 1995 年秘密举行的叛国罪审判后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 25 年徒刑，据报道他们在被拷打后局部瘫痪。

548. Batom Mitee, 争取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代主席 Ledum Mitee 的兄弟，据报道于 1998 年 1 月因奥戈尼人日被绑在一根带电的杆子上并被严厉鞭打。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 1 月 7 日在 Bori, 他在牢房里被剥光了衣服。据报道他因遭酷刑受伤大量出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和伤痕累累并虚弱到不能说话。据指称他被剥夺了食品和医疗。

549. 10 几名争取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支持者与 Batom Mitee 在 1998 年 1 月被 Bori 的武装部队逮捕，Tombari Gioro 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被逮捕的人遭到来复枪托和电缆的殴打，随后被剥夺了食品，其伤口得不到医疗。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50. 1998年1月16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Chima Ubani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是民主决择组织的秘书长和联合行动争取民主协会的全国秘书,两个主张民主的集团。据报道他于1998年1月14日被逮捕,目前被关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点。据指称他在拉各斯民主决择组织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期间被特别保安部门的八名武装人员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

551. 1月20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Bori、Bo-ue、Kaani、Kegbara Dere 和 Zaakpon 村的奥戈尼人社区的约30名成员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这些人当中包括 Batom Mitee、Ledum Mitee 的兄弟(争取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的流亡代主席)、Tombari Gioro、Saturday Zorasi 和 Eebu Nkeh 以及两名妇女, Beatrice Nwikipasi 和 Mary Sunday。据指称由内部保安力量武装部队执行的这次逮捕,据报道发生于1998年1月3日和4日,与1月4日组织的纪念奥戈尼人日的活动有关。据报道 Batom Mitee 和 Tombari Gioro 遭到来复枪托和电缆的殴打,随后被剥夺了食品,其伤口得不到医疗。自此以后,被拘留的有些人可能被释放,但据说在 Kegbara Dere 和 Kaani 村发生了进一步的逮捕事件。

552. 1998年4月9日,特别报告员与关于尼日利亚情况的特别报告员一起代表争取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的流亡代主席 Ledum Mitee 的兄弟, Barileresi Mitee 和 Batom Mitee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指称 Barileresi Mitee 于3月23日在 Port Harcourt 被逮捕。Batom Mitee 自1998年1月3日被拘留,据报道被单独监禁若干星期。据指称拘留期间他遭到军方的虐待,据说因此而被转送到一家军队医院。

553. 1998年4月20日,特别报告员与关于尼日利亚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一起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其中涉及到在联合行动争取民主组织召集的一次的集会期间约100名积极分子据指称被逮捕和据指称两名抗议者死亡的事件,这是一个由主张民主和人权团体组成的一个组织。据指称由尼日利亚治安部队执行的这次逮捕据报道于1998年4月15日发生在尼日利亚西南部 Ibadan 体育馆的外面。据说保安部队使用了催泪弹和真子弹,结果造成至少两名示威者死亡和许多其他人受伤。1998年1月和3月,主张民主的组织的积极分子据报道在逮捕后遭到酷刑和其他虐待。

554. 1998 年 4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结合关于尼日利亚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4 月 17 日发出的紧急呼吁代表在 Zaria, 尼日利亚北部，的 9 名妇女和 16 名儿童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些人中包括 Zeenah Ibrahim (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主要成员 Ibrahim Al-Zakzaky 的妻子，据报道他自 1996 年 9 月以来一直被拘留)，他们 6 个孩子中的 5 个(年龄在 17 个月至 10 岁之间)和 Hamidu Danlami 的妻子和子女据报道也自 1996 年 9 月以来一直被拘留。据指称最近逮捕他们家属的目的是要从这两个男人身上获得口供。据指称 1984 年第 2 号国家安全(人员拘留)法令被广泛用来延长对人的单独监禁，特别报告员也对此表示关注。

巴基斯坦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55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1 日中告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556. Fashi Ahmed 在 Liaquatabad 的移民民族运动的工作者，据报道于 1998 年 11 月 23 日在卡拉奇 Scout Colony 的家中被逮捕，他也以 Jugnoo 而出名。据指称他的被逮捕与调查谋杀 Hakim Saeed 案有关。据报道他在被逮捕的那一天遭到警察严厉拷打并据信因所受伤而死。据报道当局称他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服毒自杀。然而，据报道他的头颅破碎。有关同一谋杀案的调查，还据报告 Asim Raza 被逮捕并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内遭到严厉拷打。他的肾脏被打坏，肌肉也被打伤。

557. Ayub Sheikh 博士，移民民族运动的一名干事和移民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据报道于 1998 年 3 月 1 日在他由伦敦抵达卡拉奇机场时被内务情报人员逮捕。据报道他是根据海关法、官方秘密法和电报法而被逮捕的，因为据指称他携带蜂窝式电话设备。据指称他被带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点。尽管辛迪总理一再保证他将于被逮捕的当天夜里获释，但据报道他仍然被内务情报部门拘留 80 多小时。拘留期间，据指称他被剥光衣服、被强迫单脚站立几小时并被用棍棒一再殴打。据说他还遭到被处决的威胁。

55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提醒政府注意他于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迄今没有得到答复的若干案件。

意 见

559. 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仍然没有正式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有关为执行他 1996 年查访报告(E/CN.4/1997/7/Add.2)所载建议采取的任何步骤的资料。

巴 拉 圭

56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注意它尚未对 1996 年转交它的几起案件作出答复。

秘 鲁

收到的经常性来文和答复

56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以下案件的材料。

562. Pedro Rafael Marino Múñez 、 José Antonio López Alavarado 和 Juan Carlos Matínez Moran 于 1997 年 10 月 31 日在家中被利马市东区警察总部刑事调查处的几名警员逮捕。据报，他们被带到了东区警察总部，在那里遭到酷刑。据说，Pedro Rafael Marino 被秘鲁国家警察 Johnny Chang Flores 少校带到 Ventanilla 附近的一处海滩，在海滩上遭到毒打，鼻子和右腿被打伤。另据说，他被浸到海水里淹死。亲属说，验尸报告没有提及酷刑造成的伤害。据报，因涉嫌同一案件，秘鲁公民 Christian Raffo 于 1997 年 10 月 30 日被捕，被控犯有危害公共财产罪。在监禁期间，据称，他也遭到了虐待。据说，José Antonio López Alavarado 和 Juan Carlos Matínez Moran 先被带走，后遭到虐待。几名警员和军士因其行为而被捕，不过，据称内政部没有举报领导该行动的一名妇女或东区警察总部刑事调查处的负责警官。

563. 据报，Ricardo Solano Asto 于 1997 年 12 月 27 日在 Pasco 省 Cerro de Pasco 市被 Chaupimarcaal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被控以强奸罪，是秘鲁国家警察 Wilber Chirinos Tellez 少校下令逮捕的。Ricardo 被带到上述警察局，在那里遭到拷打，后被转送到 Daniel Alcides Carrión 医院，到医院时已经死亡。Pasco 省联合检察院已对此着手进行警方调查。

564. 据报, Saúl Robinson Tello Muñoz 于 1997 年 3 月 12 日在 Ucayali 省 Coronel Portillo 州 Yarinacocha 市 Jr. Ramón Castilla Mz. 159, Plot 8 的家中被秘鲁国家警察军士 Watson Grandez Paredes 逮捕。据报, 该军士无故地对他进行拷打, 然后控告他犯有抢劫罪。根据报告, 他被一辆出租车带到 Yarinacocha 警察局, 在那里遭到身心折磨。

565. 据报, Eva Dinora Rodríguez Paredes 于 1997 年 11 月 10 日在她的位于 Huamachuco 的餐馆遭到着制服警察的毒打。这些警察每人持一支 AKM 步枪。据说, 秘鲁国家警察二等技术军士 Nelson Alfons Cotrina Jave 用他的 AKM 枪枪托打击 Eva Dinora Rodríguez Paredes 的头部, 并把她打死。

566. 据报, Rosendo Linares Chávez 于 1997 年 12 月 6 日在 Huamachuco 一个被称为“ Sucre ”的广场中遭到了秘鲁国家警察二等军士 Effio Vásquez Barboza、秘鲁国家警察中尉 Armando Binito Rodríguez Sánchez 和秘鲁国家警察上尉 Carlos Enrique Quiroz Merino 的毒打。这些警官显然是强迫她打开她的商店。据说, 他们打了她, 并将她带到警察局, 在那里又用钝器击她的头。

567. 据报, 住 San Martín 省 Tocache 州 Pólvora 区 Nuevo Horizonte 居民区的 William Teodorico Olivera Espinoza 于 1997 年 9 月 23 日在 Tocache 军事基地逮捕, 原因是他到该基地说明一枚手榴弹的来源。据称, 他在该基地一连几天遭受酷刑。根据报告, 他于 9 月 6 日在 Puerto Pizana 镇再次逮捕, 并被逼自首是恐怖主义分子。据报, 十天后他被送交警察局, 警察调查后认为缺乏证据, Tocache 州联合检察院下令释放他。

568. 据报, Nancy Patruska del Campo Cáceres 于 1997 年 5 月 7 日被利马国家警察反恐怖主义局的警员逮捕。据称, 她在关押期间遭到拘捕者的强奸, 并被单独监禁。

569. Huaraz 州 Independencia 区 “ Juan Hoyle Palacios ” 第六摩托化步兵营 Oscar Chucho Henostroza 中士于 1997 年 6 月 2 日被指控从他所服役的军事基地的一个地方偷窃 5,000 新索尔。据称, Oscar Chucho 中士遭到他所在营的士兵的酷刑。据说, 他们打他, 电击他, 在一个盛水的容器里将他折磨得近乎窒息, 还往他的肛门里塞铁条。

570. Tony Gustavo Aduvire Condori 和其他青年于 1997 年 7 月 30 日在 Tacna 镇被士兵拦截，是步兵三等技术军士 Ernesto Rivera Gonzales 下令让士兵们这样做的。据称，他们被带到秘鲁“Tarapacá”步兵营。后来，在军营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 Tony Gustavo Aduvire Condori 的尸体，身上有被毒打的痕迹。据说，被捕原因是抓人到军营强制服兵役。

571. Denis Taminchi Saavedra 于 1997 年 1 月 4 日在 Pucallpa 的秘鲁社会保障学院被捕。据报，他遭到毒打，并被带到 Pucall 的秘鲁海军基地，一个半小时后获释。

572. 据报，Léonor La Rosa Bustamante 于 1997 年 1 月和 2 月遭军事情报处人员毒打。在一审判决中，四名军官被判有罪。但后来判决被最高军事司法委员会复审法庭推翻，在 1997 年 11 月 24 日的判决中宣布 Carlos Sánchez Noriega 上校和 Richard Anderson Kohatsu 少校无罪。

573. 据报，Aurelio Leiva Barboza 于 1997 年 2 月 24 日从 Alto Yurinaki 返回 Villa Rica 时被捕，被转送到 Pichanaki 军事基地，在那里遭到酷刑。

574. 据报，Arturo Villaizán Contreras 于 1997 年 3 月 1 日与另外 36 名 La Merced 的农民一道被捕。据报，他们被带到 Pichanaki 的 Pachacútec 31 号军事基地，在那里遭到了 Pichanaki 军营士兵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迫害、性虐待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575. 据报，新兵 Carlos Polanco Ramírez 于 1997 年 2 月 28 日在 Pichanaki 军事基地遭到基地人员的逮捕和拷打。据称，后来他被交给 Pachacútec 31 号特别突击连，在那里遭到酷刑，并被蒙着头扔进了 Perené 河。

576. Bernardo Roque Castro、Segundo Alva Marín、Edison Loayza Alférez 和 Armando Cumapa Onorte 都是图帕克·阿鲁马革命运动的成员，被关押在 Yanamayo 监狱。据称，他们于 1998 年 3 月 1 日无故遭到国家特别行动部队 30 名士兵的袭击。遭遇袭击后，据说受害者遍体鳞伤。据说，在同一日期和同一地点，经监狱长 Miguel Guillén Tejada 的批准，秘鲁国家警察国家特别行动部队少校将智利国民 Alejandro Astorga Valdés 拉出牢房毒打。

577. Miguel Rincón Rincón、Johnny Romero Vanses、Alejandro Astorga Valdés、Eladio Sagura Palomino 和 Leonardo Sena Montalván 也都是图帕克·阿鲁马

成员，被拘留在 Yanamayo 监狱。据称，他们于 1998 年 3 月 4 日被秘鲁国家警察 Sánchez 少校率领的狱警拉出牢房，遭到显然是为此目的专门派来的国家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的严刑拷打。除了上述监狱长外，据称责任者还有秘鲁国家警察 Sánchez 少校和 Guerrero 上尉。

57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提请政府注意他没有收到政府对 1997 年转交的几起案件的答复。

579. 由于人力资源的限制，政府 1998 年 1 月 6 日和 9 月 25 日的答复无法列入本报告，但编写下次报告时可以列入。

意见

580. 特别报告员与酷刑问题委员会一样对“经常和众多的酷刑指控”表示关注(A/53/44, 第 202 段(a))。

菲 律 宾

收到的经常性来文和答复

581.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获悉执法人员屡次利用身体和精神胁迫手段对被拘留的嫌疑犯进行逼供。据报，他们经常不持逮捕证捕人，然后不起诉加以行政拘留。据称，身份不明的便衣警察常常不持逮捕证逮捕嫌疑犯，将他们很快地扣上手铐，拳打脚踢，押上等候的汽车。在被捕和等待正式起诉的期间，据说被拘留者经常遭到审讯和酷刑。用来对被拘留者施压和逼供的常用方法有：审讯者用拳头、枪托、报纸包裹的棍棒殴打受害者，或用手枪顶着他们的头威胁要杀害他们，或将子弹放在受害者的指缝中间挤压手指。窒息是审讯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办法：据说将塑料袋紧紧地套在受害者的头上，直到受害者近乎窒息；或将一块布搭在受害者头上往上浇水，让其逐渐窒息。有时，审讯者还直接往受害者口和鼻孔灌水，或将受害者的头浸在水里——容器或水池里。据报，电击是审讯者使用的另一种酷刑形式，他们直接电击受害者的腿、胳膊、耳朵、嘴唇或生殖器，或向受害者被迫站立的水桶上通电。

582.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通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材料。

583. Pepito Carculan 和 Eric Carculan, 17 岁, 据报于 1997 年 10 月 31 日遭到巡逻突击队员的酷刑。据报, 有 40 名巡逻突击队员前一天来到 Abra de Ilog 搜查新人民军成员。有些士兵闯进 Pepito 和 Eric Carculan 表弟 Albert Carculan 的家, 看到了 Eric 参加的一次示威游行的书面传单。据说, 士兵后来发现了 Pepito Carculan 和 Eric Carculan, 命令他们带着这些军人去新人民军军营。据报, 他们不否认与该团体有联系, 遂遭到士兵的屡次毒打。士兵们将塑料袋套在他们的头上, 并设法将他们投到河里淹死。据报, 省警察局否认知情, 说警察没有协调其与军队的活动。

584. Gaudencio Devaras 是社区的领导人, 据报于 1997 年 7 月 12 日在 Purok Dabu 遭到军队人员的攻击和绑架。据称, 士兵们将他从一位朋友家拖走, 强迫他爬在地上, 用枪托打他的腹部, 用点着的烟头烧他的舌头。据说, 目击者认为这些士兵是第 68 步兵营的军人, 他们强迫 Gaudencio Devaras 承认他是新人民军的成员。殴打后, 士兵们将他们用直升飞机带走。自那以后, 他杳无音信。尽管地方人权团体到几个警察局和军营询问他的下落, 但所问官员都说对此一无所知。1998 年 8 月 28 日, 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就 Gaudencio Devaras 的案件发出了紧急报告。

585. Ariel Atienza、Antonio de Jesus、Victorino Bautista 和 Gerry delos Reyes 都是合法人民组织 Bayan 的成员。据报, 他们于 1997 年 8 月 22 日在 Camp Tolentino 警察总部接受审讯时遭到拷打。据报, 他们是在 Pilar 市 Barrio Balut 镇私人鱼塘旁的休息室里被第 703 步兵旅的士兵逮捕的, 士兵们指控他们是新人民军的成员。据称, 由一名警督主持审讯, 他用手打他们, 并踢他们的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586. 据报, Romeo Gaon 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因被怀疑是武装游击队的成员而在马尼拉遭逮捕和攻击。据报, 他被蒙着眼睛和戴着手铐押到一处秘密地点, 在 48 小时的逼供审讯期间遭到拷打。据称, 审讯者将子弹夹在他的手指间, 挤压他的双手, 并用子弹头顶他的脚心。据称, 审讯者还将塑料袋套在他的脸上, 让他昏厥过去。据报, 遭拷打后, Romeo Gaon 被带到情报安全处拘留中心, 在那里关押 5 天, 1997 年 8 月 7 日获释。

587. 据报, Marlon Fernandez 因被怀疑是地下武装游击组织的成员而于 1997 年 9 月 4 日遭警察逮捕、毒打和处决。据报, 目击者说, 菲律宾国家警察第 2 机动

大队的武装人员用枪对着 Fernandez 先生让他从所住的房子走出来。据称，他被带到一名省委员会委员的家中，在那里有人看见他被绑在树上，遭到政府武装人员的拳打脚踢。据说，警察第二天将他的尸体送到市政厅。据报，法医检查报告表明，Marlon Fernandez 的身上射有七枚子弹，在遭受酷刑时戴着手铐或双手被绑着。

588. Orlando Bundalian, Jr. 是 Kongreso ng Pagkakaisa ng Maralitang Tagalunsod 社区的领导人。据报于 1995 年 12 月 23 日遭到菲律宾情报和反情报联合突击队(由菲律宾国家警察——Kalookan、菲律宾军队情报安全局、菲律宾国家警察情报部——中心警察处组成)的绑架和毒打。当时，他和另外两人正骑着一两三轮车行驶在 Bagong Silang 的街道上，约有 10 名便衣武装人员将他拖上他们的汽车、戴上眼罩，带到似乎是 Fort Bonifacio 某地的仓库的一间小房子。据说，绑架者指控他是 Alex Boncayao 旅第 11 区政治军事部队的情报人员，要求他承认他参与过谋杀 Leonardo Ty。每当他予以否认时，都要挨打。据说，他受刑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被带到 Camp Aguinaldo 继续接受审讯。后来被以谋杀罪起诉和定罪，目前关在 Kalookan 市监狱。

589. 据称，Dante Piandong 于 1994 年 2 月 27 日在警察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据报，逮捕他时，警察没有出示逮捕证。当他拒绝承认抢劫和谋杀时，警察对他施以酷刑。据说，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强迫他躺在椅子上，向他嘴里灌水。据说，警察对他遍身抽打，还电击他的生殖器。

590. 据报，Pablito Andan 于 1994 年 2 月被单独监禁一夜，逼迫他承认犯有强奸和杀人罪，对他施以酷刑。据报，他认出其中的两个人是地方市长的警卫。据说，他们午夜闯进他的家中，将他推入一辆汽车，蒙住他的脸，将他拉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当 Pablito Andan 拒绝承认这一罪行时，遭到了毒打。据说，那两个人将他的头按在厕所水池里，往鼻孔里注水。据报，后来他感到屁股和胫部被注射了药物，随即发晕并失去知觉。清晨，他被送到市政厅关押。1997 年 3 月，最高法院确认对他的死刑判决，尽管他在案件审判期间撤回供词，并说审讯时遭到了酷刑。

591. 据报，Jemreich Matignas 在被单独监禁的夜晚遭到国家调查局人员的酷刑，他们强迫他承认参与了强奸和谋杀罪行。一伙便衣武装人员给他戴上手铐，殴打他，在下午 8 点左右将他带到国家调查局马尼拉总部。据说，在那里，命令他脱掉衣服，原地踏步跑，做下蹲动作。还枪托打他的脊背，强迫他自首。他拒绝时，

不让他穿衣服，让他呆在空调房间的电扇前。脖子上绑着绳子，然后拉紧，勉强能够呼吸。第二天，他母亲来看望他时，他的耳朵、眼睛和鼻子都明显肿胀，并流血。据说他听力一直有困难。据报，他于 1996 年 11 月被判处死刑，目前关押在死囚室里。特别报告员在收到了进一步材料后于 1998 年 10 月 15 日向政府发出新的通函。这些材料称，Jemreich Matignas 于 1994 年 7 月 26 日被捕，1994 年 7 月 27 日被关押在国家调查局拘留所，1995 年 11 月被判处死刑。

592. 据称，Edgar Maligaya 被捕并遭酷刑，被迫招供杀人。据报，他是 1996 年 1 月在马尼拉市监狱前被便衣警察逮捕的，他在那里经常自愿为小教堂弹吉他。据报，他被戴上眼罩，遭拳头打，被推上汽车，拉到一家旅馆。然后，遭审讯，被控 1995 年参与枪杀一名华裔菲律宾商人。对他的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夜，每当他对审讯者的提问回答不“正确”时，就遭拳打。据说，他躺在地板上，双手戴着手铐，衬衣被剥掉，裤子褪到膝盖，腹部遭到用报纸包裹的木棍的殴打。头上被扣上塑料袋，直到开始窒息。最后，威胁电击他，他才同意招供。第二天早晨，一名医生来看他，但无视他的伤口。他于 1996 年 8 月被判处死刑，据说目前关在死囚牢房。据报，Expedito Bolima 涉嫌同一罪名被捕。据说，他被带到审讯 Edgar Maligaya 所在的同一旅馆，也被施以酷刑，包括脸被浸到大便池的脏水里，挨打和电击。据报，他也同意招供。

葡 萄 牙

收到的经常性来文和答复

59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以下案件的材料。

594. Olívio Almada, 佛得角籍公民，据报 1996 年 10 月他的尸体漂浮在 Alcântara 码头附近的 Tagus 河面上。据报有人在三个星期以前看见他被 Alcântara 警察局的公安警察拘留。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在水中窒息溺死”。据报，他的脸上有伤，和头破裂。据称，1996 年 10 月 13 日，他闹事以后，警察将他拘留，检查他的身份证，但警察说没有按法律要求将带到警察局，而是在 Cais da Rocha 将他放了。据报，司法警察正在就该人的死亡对有关警察进行调查。

595. Gabriel Camara 为几内亚比绍公民，住在葡萄牙已有 8 年。据报于 1996 年 3 月被便衣公安警察拷打。据报，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并将他推倒在地，然后打他，踢打。据说公安警察和意见调查官在分别进行调查。

大韩民国

收到的经常性来文和答复

59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 Bong-hae Yi 的材料，政府于 1998 年 11 月 10 日就该信做出答复。据报，Yi 先生因违反《盗法》和《交通法》于 1997 年 12 月 1 日被捕，带到汉城 Nambu 警察局。1998 年 12 月 5 日被转送到汉城 Youngdeungpo 拘留中心单独监禁。12 月 9 日被拘留中心的警察送到 Daelim Saint Mary 医院，在那里死亡。据说，由国家科学调查研究所 12 月 10 日进行的验尸报告确定死因是突发性心动停止，验尸发现了 16 处体内流血，特别是前额和下腹流血，以及身体各部位的瘀伤和创伤。据报，他的妻子对 Youngdeungpo 拘留中心主任和若干狱警提出法律诉讼，称他们的酷刑造成了 Yi 先生的死亡。政府指出，被捕时 Bong-hae Y 精神紊乱，身体虚弱。政府证实，验尸报告确认死因是突发性心动停止，否认存在体内出血。相反，由于外伤，可见皮下出血，可能是自残造成的。政府还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牢房的人或狱警打了他或虐待了他。最后，政府表示，经过了一系列调查，特别是检察院的调查，指控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

罗马尼亚

收到的经常性来文和答复

59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材料，据说这些修订已于 1996 年 11 月生效。据报，第 141/1996 号法令没有载有任何规定，允许被告反对检察官就调查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或该调查结果作出的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75 条，审查这类决定的所有请求都必须向高级检察官提出。这项规定意味着指称遭受警察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待遇的人将得不到有效的法律补救。这种情况违反了受害人得到补偿和赔偿的权利。据报，修订后的诉

讼法在一些情况下不允许民事法院对起诉警察或监狱管理人员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这类案件仍然由军事法庭审理。政府在 1998 年 5 月 18 日的信中告知特别报告员，一项关于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法案已提交议会。信中提到了一些拟作修改的条款，但没有提及以上问题。

59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以下指控，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13 日的信中对其作了初步答复。

599. 据报，Gabriel Carabulea 于 1996 年 4 月 13 日被布加勒斯特 13 区的警察逮捕，被移送 9 区。后来被送进 Fundeni 医院的心脏监护室。住院单上说他的肺中有积血，左心室衰竭，生殖器上有伤。据报他于 1996 年 5 月 3 日死亡。根据报告，从尸体照片中看出生殖器、胸部和头部有多处创伤。据说，Gabriel Carabulea 死前曾对人说，他遭到警察的毒打。政府表示，他是一次汽车事故后于上述日期被捕的，事故中胸部负伤。三天后，他被送进内政部医院，在那里接受 X 光胸透，结果有问题。由于他的健康几次恶化，最后被送进 Fundeni 医院心脏科，病症是汽车事故致使肺血栓栓塞。后来肺部疾病进一步恶化，经抢救无效于 1996 年 5 月 3 日死亡。政府说，死亡证明确认，他死于胸部损伤，没有遭受暴力的迹象。与 Gabriel Carabulea 同时被捕的证人也证实他没有抱怨受到警察的虐待。最后，政府表示，由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进行的调查认为他死于非暴力性质的疾病。

600. 15 岁的 Virgiliu Ilies 为智力迟钝者，据报于 1994 年 1 月 15 日被捕。据说，他被连续关押在警察局、布加勒斯特警察医院以及 Dolj 区拘留中心达 74 天。1995 年 1 月，由于在拘留期间受到毒打和威胁，被迫招供。根据报告，他被强迫蹲在椅子上，脚心和手掌受到塑料棍棒的抽打。据称，Virgiliu Ilies 说，他在 Dolj 省警察拘留中心关押期间遭到同牢房囚犯的毒打，他们都是大人，告诉他是在执行命令。当他住进布加勒斯特医院时，据说诊断是贫血和全身细菌皮肤感染。据报，1994 年 1 月 30 日，Virgiliu Ilies 与他母亲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关于遭受虐待、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控告，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政府说，他因盗窃罪于 1994 年 1 月 14 日被捕。他坦白后，Craiova 法院公诉人于 1994 年 1 月 16 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并将他拘留。政府还说，根据拘捕未成年儿童的法律，法医立即对他进行检查，认定他属于智力迟钝者，需要送到专门的机构。然而，公诉人指示由布加勒斯特 Mina Minovici 法医研究院进一步检查，检查前需要将 Virgiliu Ilies 转移到 Jilava 监狱医院。检查结果表

明，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的迹象。最后，政府指出，调查后， Craiova 军事检察员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决定不对所涉警察起诉。

601. 据报， Ioan Rosca 于 1995 年 9 月 16 日与家人一道查看位于布加勒斯特 Alexandru Balacescu 大街 19 号的房产时遭到便衣武装人员的殴打。他说，这些人是 Serviciu de paza si protectie 即保护罗马尼亚国当局和机构处的雇员。据称，他的胸部和头部遭到拳击。后来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继续遭到殴打。根据据称 9 月 18 日签发的医疗检查，医治这些创伤和损伤大约需要 5 至 6 天。据称， 1995 年 10 月 23 日， Ioan Rosca 向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控告对他实行虐待的这些官员。据称，当时在 Alexandru Balacescu 大街目睹所发生情况的 Marian-Lucian Rosca(他的儿子)、 Gheorge Bucse 、 Constantin Hutanu 、 Mihai Hritu 、 Aurel Stefanov 和 Lucian Cretu 也被带到警察局，据说也遭到警察拷打以逼假供。

602. 据报， Marius Popescu 于 1996 年 2 月 21 日被两名 Buzau 警察逮捕。第二天早晨，他返家时，头部受伤，不能讲话，被送到社区医院，在那里医治了头部左侧的伤口和失语症。据说， 2 月 26 日，他被送到布加勒斯特医院急诊科。根据似乎是 1996 年 3 月签发的医疗证明，失语是钝器打击头部造成的。据报，他的姐姐于 1996 年 4 月向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院长提出控告，后来获军事检察机关通知，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将进行调查。政府说，当时警察发现 Marius Popescu 躺在地上。由于他们对他们的暴戾态度，他们不得不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规劝。政府证实，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收到了对这些警察的控告。

603. 据报， Eugen Gales 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午夜在 Buzau 区法院等候作为受害人的申诉时被捕。据称，他被两名警察带到检察官处，检察官以他对出庭的其他当事方造成损害为由准予对他实行逮捕。据说，之后他被带到一个警察拘留中心，在那里受到两名警察拳头和手铐的殴打。根据获释后 1996 年 12 月取得的医疗证明，他的身上有香烟头或打火机烧的伤痕，以及钝器打击脚心的损伤。政府答复说，当天他被带到检察院，检察院以人身严重伤害罪签发对其实行逮捕的证明，他对此十分不满，遂对与他在一起的警察采取了暴力态度。政府指出，他已被起诉。

604. 据报， Dănuț Iordache 于 1997 年 2 月 3 日晚 6 点左右在布加勒斯特家中被捕，被警察带到 14 区警察局。据称，他于 2 月 5 日获释，并于同一天被送进医院急诊室治疗警察拷打造成的下颚损伤和胸部青肿。据说， Dănuț Iordache 向布加勒

斯特军事检察机关提出了控告。政府证实，他已逮捕，并以入户抢劫罪被起诉。政府还说，他的哥哥也对警察提出控告，布加勒斯特地区军事法院检察院正在进行处理。

605. 据报，Daniel Neculai Dediu 于 1997 年 2 月 7 日在 Bacau 省 Ungureni 被当地警察逮捕和关押 24 小时。据称，他遭到了警察局长和副局长的拷打，试图让他作假供。根据 2 月 10 日签发的医疗证明，他的身上有四大块伤痕。Daniel Neculai Dediu 提出了关于遭受警察虐待的控告，目前正接受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的审理。根据报告，已于 1997 年 8 月对涉嫌进行非法逮捕和无故调查的警察提起诉讼。政府说，当警察为了调查一桩抢劫案经本人同意搜查他的家时，遭到这个人的谩骂，他犯了污辱警察罪。政府证实，Daniel Neculai Dediu 后来对警察的非法搜查提出控告，目前该案件正由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审理。

606. 据报，Costica Nazaru 于 1997 年 5 月 13 日下午在 Braila 他自己的咖啡馆里被五名便衣人员逮捕，这些人说他们是警察，但又不出示证件。据称，他在警察局受审时，为逼他作假供，胫部和头部遭到打击。据称，他被拘留 3 小时，然后被释放，不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两天后，法医对他进行检查，发现身体有伤。目前，正由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政府说，他对前去检查其咖啡馆的两名警察大打出手，因此受到罚款。政府证实，目前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正按照正常程序对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到的指控进行调查。

607. 据报，Pantelimon Zait 于 1996 年 2 月 20 日被 Piatra Neam 省警察局武器弹药部的两名人员带走，对侵入禁区事进行审问。据说，其中的一个人打了他的头，造成鼻和嘴流血。之后带到另一间办公室，另一人污辱他，并打他。他被迫签署一份证词，事先没有机会阅读。2 月 26 日签发的证明连同遭到虐待的指控一并送交 Bacau 的军事检察机关。据说，军事检察院于 1996 年 11 月决定结束调查，不对涉嫌警察起诉。据报，Pantelimon Zait 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但没有收到答复。政府表示，在 1996 年 11 月收到上诉后，布加勒斯特地区军事检察机关于 1997 年 2 月 17 日判决，没有对 Pantelimon Zait 实施过暴力行为。

608. 据报，Adrian Matei 于 1997 年 1 月 9 日晚在布加勒斯特 1 区大街上被两名警察拦截检查身份证。他当时没带身份证，据说他提议与警察一道去他的住处。据称，之后警察打了他，给他戴上手铐，带到 5 区警察局。在那里继续虐待他，直

到失去知觉。据说 1997 年 1 月 10 日发出的医疗证明提到身体多处受伤。据报，他于 1 月 14 日提出遭受虐待的控告。政府答复说，他因谩骂警察被捕，当警察要求他出示证件时，他暴跳如雷。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后，他几次设法有目的地自残。政府证实，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院已收到关于虐待的控告。

609. 据报，Ioan Bursuc 于 1997 年 1 月 27 日下午 8 点在 Paitra Neamt 的民主党咖啡馆被捕。根据报告，两名交通警察粗暴地要求他出示证件。Ioan Bursuc 亦粗暴地回应警察。警察之后用塑料棍打他的头，给他戴上手铐，一边往警车里推，一边继续打他。据说，他被带到警察局后，被脸朝地地拖手拖了进去。在警察局里，六名警察对他拳打脚踢。凌晨 2 点，他几乎失去知觉，被送进 Iasi 第三医院神经外科，诊断为头顶和头部有深深的伤口，视网膜受重伤。十天以后，他被转移到 Targu Mures 医院，治疗脑出血、创伤引起的咽痛和肛门损伤。据报，他于 1997 年 1 月 31 日向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提出遭受酷刑的控告，并指明 8 名警察对此负责。政府答复说，他因在酒吧间里表现粗野而被警察拘捕。无论是在警车上，还是在警察局，他都十分暴躁，在其妻子的请求下，被警察送进 Neamt 省医院精神科。经过调查后，Bacau 的军事检察机关决定不对受指控的警察提出刑事诉讼。

610. 据报，Gita Ilie、Vasile Viorel 和 George Năstase Bobancu 是布加勒斯特 Jilava 监狱遭受虐待的多名囚犯中的三人。据报，1997 年 2 月 23 日，囚犯绝食一周后，Jilava 监狱当局决定加以干预，以维持秩序。参与的士兵头戴面罩，手持塑料棒和木棒。至少有一次，狱警进入牢房时发射了催泪瓦斯。根据收到的材料，狱警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囚犯。据说，Gita Ilie 左腿和胫部受伤。挨打后，他与其他囚犯被带到监狱院子，徒手捡拾玻璃渣。之后被转移到监狱的另一地区接受治疗。据说，他已提出遭受虐待的控告，并接受了着手调查的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官的讯问。据报，他是被戴面罩的狱警用棍棒殴打的许多囚犯之一。据称，狱警强迫这些人爬在床的下面，不断打他们。之后他与两名囚犯一道被带到走廊，在那里继续挨打。根据法院，之后，他失去知觉，被送到监狱外科诊室。在那里被诊断为左腿骨折，头和肾受伤。据说，没有人给他治疗，反而把他送回 5 区 86 号牢房，让他不穿衣服地躺在地板上，直到第二天清晨。据说，连续 4 天没有给他进行任何治疗。2 月 27 日，最后为他的腿打上石膏。据说，他已向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提出的控告，但没有得到关于下一步行动的答复。据报，George Năstase Bobancu 是被约 70 名大多头

戴面罩、手持木棍(显然是监狱工厂制造的桌椅的腿)的警察脚踢棒打的 50 名囚犯之一。遍身遭到殴打后, 他的胸骨折断, 被送到医务室, 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返回牢房后, 因违反纪律又受处罚, 15 天后被转到监狱医院, 直到十月中旬。他显然没有得到精心治疗, 现在还忍受痛苦。据说, 他在 Jilava 监狱仍要遵守“限制条件”。1997 年 5 月, 他也向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提出控告。至少有另外三人控告在 1997 年 2 月 23 日的事件中遭到殴打, 为此提出控告。

611. 据报, Vasile Holindrariu 于 1997 年 3 月 13 日被传唤到警察局, 回答涉及一起盗窃案的问题。据称, 两名警察, 包括一名警官打他的脸, 踢他的肚子。他控告警察腐败和一个地方慈善机构存在滥用行为时作记录的一名警察始终在场。据称, Vasile Holindrariu 于当天晚上被释放。根据报告, 第二天, 医生拒绝签发医疗证明, 理由是所受伤害不严重。后来, 他又被无任何理由地传唤到警察局 12 次。据报, 他于 1997 年 8 月向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提出遭受虐待的控告。政府说,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决定不受理他的这项控告, 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于 1997 年 12 月 9 日证实了这项决定。

612. Belmondo Cobzaru 是 24 岁的罗姆人, 据报于 1997 年 7 月 4 日下午 8 点在 Mangalia 警察局遭到警察的殴打。据说, 两名警察毒打他, 而另外四名警察则站在旁边不管不问。获释时, 他被迫签署一份声明, 说是别人打了他。他被释放时, 显然是要求他与他父亲——当地吉普赛地区的头领——第二天一起返回。7 月 4 日夜晩, 他被送进 Constanta 省医院神经外科住院三天。据报, Belmondo Cobzaru 于 1997 年 7 月 21 日向 Constanta 军事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政府说, Constanta 军事检察机关对上述指控进行了调查, 认为仅有的暴力痕迹是 Belmondo Cobzaru 与其内弟打架造成的, 他也是因此而被传唤到警察局的。

613. 据报, Dumitru Auras Marcu 与他的内弟吵架后, 警察于 1997 年 7 月 20 日在 Razvad 的咖啡馆将他和他的妻子 Mariana Marcu 逮捕。据说, 前去逮捕他们的两名警察向他们身上喷射神经毒气, 并打他们。Mariana Marcu 的下巴挨一拳, 倒在地上, Dumitru Auras Marcu 被带到警察局的整个过程中都戴着手铐, 并挨打。他被绑在警察局外面的一个铁柱子上, 后来不加任何指控地释放。据说, 法医签发了骨折的医疗证明。据报, 他们向 Ploiesti 和 Targoviste 警察局军事检察机关提出了遭到虐待的控告。政府说, 警察在逮捕时被迫使用催泪瓦斯来制服 Dumitru Auras Marcu。

他在警察局前处于酒醉状态，几次跌倒在地，撞自己的头。特别报告员提到的控告已转送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军事检察机关决定不对有关警察提出刑事诉讼。

61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注意 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一些案件，迄今尚未收到对这些案件的答复。

以前转交的信函的后续行动

615. 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 16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7 月 9 日转交的指控(见 E/CN.4/1998/38/Add.1, 第 333-346 段)。

616. 关于 Toader pahomi, 政府说, 他于 1994 年 8 月被捕, 被判决犯有谋杀罪。政府证实, 他提出了关于遭受虐待的控告, 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检察机关已对此进行调查。1995 年, 这起指控警察的案件被撤消。

617. 关于 Victor Mandiuc, 政府说, 他于 1995 年 8 月因酗酒大吵大闹严重影响治安而被捕。被捕的第二天, 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忌酒后, Victor Mandiuc 变得非常暴躁, 强迫同牢房的囚犯打他、管束他。两名囚犯第三次争吵后, Victor Mandiuc 于入监的第四天晚上去世。尸体解剖检查表明, 死亡是喉管断裂所致。政府说, 在关押他的牢房里, 一共有七个人, 以前均未有人向警察报告过这类攻击事件。负责调查的军事检察官认为, 当班的狱警没有任何非法行为。

618. 关于 Radu 和 Nelu Mirea, 监狱报告说, 被捕时看不到他们身上有明显的伤口。政府后来指出, 与提出的指控相反, 他们两人于 11 天后被转移到 Braila 监狱。

619. 关于 Ionel Deliu、Gheorghe Pădure 和 Păzar Costică Stegaru, 政府证实, 涉嫌的三名警察于 1997 年 2 月 26 日被判有罪, 处以三年徒刑, 缓期执行。这些警察于 1997 年 11 月向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法院提出上诉, 但军事法院将于 1997 年 11 月作出判决。根据军官地位法, 在法院判决之前, 这三名警察将随时听候法院传唤, 只有其中的一名警察被撤换工作。

620. 关于 Ovodiu Tamas, 政府说, 他于 1996 年 6 月被两次传唤到警察局。收到关于虐待的报告后, Oradea 军事检察机关于 1996 年 12 月 12 日驳回这一控告警察案件。政府指出, 在调查过程中, 与 Ovodiu Tamas 同时被捕的另一个人证明他的伤害不是警察造成的。

621. 关于 Gheorghe Notar、Ioan Ótvós 和 Rupi Stoica, 政府说, 这三名未成年人因盗窃于 1996 年 7 月 7 日被捕, 关进 Târgu Mures 青少年教养中心, 1996 年 7 月 15 日释放。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后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认定, 他们没有受到虐待。

622. 关于 Daniel Potroghiru, 政府说, 他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被转送到 Bacau 监狱时, 身上没有遭到暴力的痕迹。政府说, 他从未抱怨过受到虐待, 他后来被送进 Jilava 监狱治疗以前手术引起的肾病。

623. 关于 Marius Liviu Niculescu, 政府说, 他于被捕当天被转移到 Dâmbovită 省警察厅 Fieni 警察局。他于晚上提出要看医生, 遂被送进 Targoviste 医院, 接受了外科手术。他向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提出控告, 但调查表明被指控的警察没有对他施行暴力。因此, Ploiesti 军事检察机关 1997 年 1 月 31 日决定不对警察提出刑事诉讼。

624. 关于 Adrian Sandu 和 Mihail Alexandrescu, 政府指出, 他们在高速公路被捕时, 一条爱犬逃脱, 咬了 Adrian Sandu。上述两人提出控告后, 11 区警察局长认为这两名被控告的警察没有遵循职业行为规则, 因此将该案件提交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检察机关。军事检察机关已开始对非法行为提出刑事诉讼。

625. 关于 Christian Rasnoveanu, 政府说, 他入监时, 值班医生记录显示, 他身上无伤。二个月后, 他被送进 Tichilesti 青少年再教育中心。政府说, 根据调查, Christian Rasnoveanu 没有受到警察的虐待。

626. 关于 Ion Axente, 政府说, 被控告的警察当时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 看见酒醉的 Ion Axente 摔倒在地上。之后, 他于 1996 年 1 月 30 日被送往医院, 血液中有高的酒精含量。1996 年 2 月 2 日的法医检查报告说, 身体有与硬表面接触而造成的创伤, 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他于 1996 年 6 月 3 日死亡。政府说, 他的死因是支气管肺炎和头部损伤。1996 年 3 月 1 日, Iasi 军事检察机关决定不对被控告的警察提起刑事诉讼。政府还指出, 由于传媒对这一案件的报道, 作了进一步调查, 但结论相同。

627. 关于 János Döngölö 和 Mihály Rozs, 政府证实, 这两名青年于 1996 年 12 月在一家舞厅打架时被警察逮捕。在将他们送往警察局拘留的过程中, 警察一直打

他们。政府指出,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一名中士已被列入后备名单,该案件已通知 Targu Mures 军事检察机关。

628. 政府在同一封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8 月 7 日转交的指控(见 E/CN.4/1997/71/Add.1,第 405-412 段)。

629. 关于 Ioan Epure, 政府说,当检察官在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讯问时,他没有说受到警察的虐待。在被判决犯有谋杀罪后,他几次提出受到虐待的控告。Iasi 军事检察机关对这些控告进行了调查,结论认为他没有受到虐待。政府最后说,他最后一次控告被 1995 年 11 月 13 日的判决令驳回,从而结束了对受指控警察的刑事调查。

630. 关于 Liviu Petrisor Oprea, 政府说,他被捕后,在警察局内坐立不安,情绪暴躁,于是被送到市医院检查。他于当天出院。政府说,在该事件发生 34 天后,他来到法医化验室进行身体检查,并获得了关于硬物体造成轻度损伤的医疗证明。1993 年 4 月 13 日,他因创伤后忧郁症被送进 Viola 医院,直至 1993 年 5 月 18 日。从 1993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他自愿在 Ploetsi 医院接受精神科检查,结果宣布病已痊愈。他经过了这许多检查,政府认为,他所患的癫痫病不是指称的警察攻击造成的。最后,政府证实, Ploetsi 军事检察机关在调查是否存在调查失误的问题。

631. 关于 Ilie Cojoc, 政府证实,他于 1995 年 1 月几次到警察局接受讯问。1995 年 1 月 17 日,他前往省法医化验室,化验室发出一份证明。之后,他向 Bacau 军事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军事检察机关于 1995 年 7 月 4 日对涉嫌的 4 名警察提起刑事诉讼。1995 年 10 月 19 日,检察机关决定以非法捕人和非法审讯罪对这些人进行审判。根据政府, 1995 年 11 月 10 日,检察机关将该案件提交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法院。

632. 关于 Viorel Constantin, 布加勒斯特军事上诉法院检察院认定,三名被控告的 Tândărai 警察确实对他使用了暴力,造成了需要治疗的人身伤害。政府指出,该案件已呈交布加勒斯特军事法院判决。

633. 关于 Kiss Istvan, 政府说,他被警察局拘留期间没有遭受任何暴力。政府说,他于 1995 年 1 月 23 日出席 Satu-Mare 法院审理后一小时,在一条街道中央晕倒过去,被立即送到医院,当时仍处于昏迷状态。抢救无效,于 1995 年 2 月 6 日死亡。根据法医检查报告,他死于猛烈打击造成的脑部损伤。不过,政府表示,由布加勒

斯特军事检察机关进行的调查认为，Kiss Istvan 的死与警察无关。已下令重新调查，以找到凶手。

634. 关于 Alfred Pană，政府说，他死在家中，死前三天曾到过 Suditi 警察局接他的女婿 Gabriel Mitu。进行死亡登记的护士注明死因是心脏和呼吸道停止、高血压和酒精中毒。由于主管人员没有签发死亡证明，并盛传警察对 Alfred Pană 加以虐待，所以省警察局局长请求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机关展开调查。法医检查报告说，死因是非暴力性的，并证实了护士的报告。

635. 最后，政府指出，对个人施行的所有形式的暴力、威胁或虐待都应依《刑法》加以处罚，受虐待的人可以向有关当局提出控告，获得物质或精神赔偿。此外，依武力获得的任何证据无效。政府还指出，在 1990 年至 1997 年上半年，有 240 名警察因非法行为而受到审判。一些监狱报告了其他案件。政府说，为了防止虐待，检察官定期对警察监管地区进行现场检查。政府还指出，一项关于实施处罚的新法案允许被拘留者去看自己选择的医生，并与检察人员秘密交谈。

意 见

636. 特别报告员已收到该国政府请他访问罗马尼亚的邀请。他希望访问能在 1999 年成行，有机会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

俄罗斯联邦

63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俄罗斯联邦政府，一些在 1997 年提出的案件尚未得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38. 1998 年 11 月 20 日，特别报告员为 Aliboy Yuliakhshiyev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是乌兹别克反对派运动 Birlik(“团结”)最著名和高级别的成员之一，报告说他在 1994 年逃离乌兹别克斯坦。报告说，他在流亡期间继续他的反对派政治活动，帮助组织乌兹别克斯坦秘密散发被禁止的反对派报纸《Erk》，该报是在国外印刷的。据报他于 1998 年 11 月 3 日在莫斯科被俄罗斯警方逮捕，他从 9 月份起一直住

在莫斯科。据说是根据乌兹别克当局的要求将他拘捕的，乌兹别克当局在 1995 年发出了对他的拘捕令，罪名是企图推翻乌兹别克的宪法秩序。据说指控的原因也包括他参加散发《Erk》。如定罪，他可能被判处 10 年徒刑。据猜测他可能被关在 Petrovka 38 号莫斯科中央警察局的“临时拘留隔离所”(IVS)，据称不准他的家属探视。然而据说他已在最近被转移到莫斯科的 Matrosskya Tishina 监狱。报告说，他随时会被强行遣返回乌兹别克斯坦。

过去转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639. 俄罗斯联邦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6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1 月提出的一些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8/38/Add.1, 第 365、356 至 357 段)。

640. 关于 Uvanchaa Dozur - ool Mongushevich, 该国政府说，他在 1995 年 1 月自行离开他的部队，他已于 1996 年 8 月从审前拘留中获释。没有提到有关他受到同营士兵殴打的指称。

641. 关于 Hasan Khamidov 和 Ruslan Hajiev, 该国政府说，车臣共和国居民没有向俄罗斯联邦主管的联邦机构提出来文。

卢 旺 达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64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告知卢旺达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囚犯监禁条件的材料，在有些情况下危及到他们的生命。拥挤不堪，不卫生和缺少医疗，据说造成感染疾病，导致大量死亡。据报告，有些囚犯被故意剥夺治疗。据说配给的食物远远不够。被关押在公共中心的人，不得不靠朋友和亲友解决他们的需要。尽管已经建起了一些新的羁押中心，但中央监狱和牢房据报仍拥挤不堪，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最大容量，而逮捕还在继续，释放的犯人又很少，此外，青少年犯看来仍与成人关在一起。

643.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还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644. Jean - Claude Ntidendereza, 据报 1997 年 7 月 1 日被军方逮捕后, 常常受到虐待。据称他被捕是因为他拒绝批准出售当地一位经纪人的一批生畜, 因为其中有些动物不适合于人类食用, 据称之后他受到那个人的威胁。报告说, 他被关在 Bwakira 的公共牢房中, 时常挨打。据说他还受到大面积烧伤, 据说是因为看守将熔化了了的塑料倒在他身上。

645. André Safari, 据报是一批囚犯中的一个, 据说他们被关在 Shyorongi 区的军营, 关押期间受到虐待。据说 1997 年 2 月 4 日, 有 5 名囚犯需要接受治疗, 原因是几起彼此没有联系的事件。报告说, André Safari 因几个星期前在 Bicumbi 挨打, 造成膝盖破损和严重外伤。报告说他之后被送往 Shyorongi 的军事拘押中心, 后来又送到普通监狱, 在两个地方他都受到再次殴打。

646. Juvénal Turatsinze, 据报 1997 年 1 月 26 日在他返回前扎伊尔时被捕。此后他看来一直被关押在 Kibuye 的 Bwakira 中心, 据说他在该中心患上了眼疾, 如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造成失明。报告说, 他的眼部感染仍未得到治疗。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47. 1997 年 12 月 24 日, 特别报告员为 Philomène Mukabarali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她是 Sylvestre Kamali 的妻子, 该人是前卢旺达外交官, 也是共和国民主运动 Gisenyi 地方分部的前主席, 他本人也在 1994 年 7 月被捕。报告说, 她在 1997 年 12 月 19 日被一批人逮捕, 其中有些人身穿军装, 他们闯进她的家, 强行把她带走。据说还有另外 9 个人与她同时被捕: Thérèse, 教育部职员, Balthazar, 司机, 和 Ndagijimana, 以及 3 名工人和 3 名来访者。她需要定期接受治疗, 因此她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急剧恶化, 特别是鉴于据说不准她随身携带药品。

沙特阿拉伯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48. 1998 年 6 月 10 日, 特别报告员为一位巴基斯坦妇女 Farzana Kauzar 和她 6 岁的女儿 Fakeja Ijaz、9 岁的儿子 Mohamed Saad、3 岁的儿子 Mohamed Assad Ijaz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他们被秘密监禁, 或限制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的行动自由达

8 个月。报告说，这一家人 1987 年 10 月 8 日在 Dahran 他们的家中被 al-Mabahith al-Amma 的人员逮捕。报告说，这位母亲没有受到任何公开刑事犯罪的指控，也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据说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被作为人质扣押，以便迫使孩子父亲返回沙特阿拉伯。报告说，那位父亲受到当局的通缉，原因是他的雇主与东部省省长之间的一起生意纠纷。

649. 1998 年 7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利雅德的以下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这些人因他们的宗教活动而被宗教警察 al-Mutawa'een 逮捕：Wim Den Hartog，荷兰公民，1998 年 6 月 13 日被捕，Ariel Ordon 和 Angelito Sizo，均为菲律宾人，1998 年 6 月 6 日被捕，和 Ruben Aguirre，一位菲律宾牧师，1998 年 6 月 10 日被捕。据称他们被捕后一直受到单独监禁。另外还有 Yolanda Aguilar，据报也在 1998 年 6 月 15 日被捕，当时她已怀孕 9 个月，还受到酷刑和虐待。据说她被隔离关押在利雅德的政府社会保险医院，据说不顾她的意愿对她的胎儿实行引产。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说，根据它的一般规定和国际法，该国政府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的非穆斯林宗教信仰施加任何限制，尽管它的人民全部是穆斯林。关于这起案件，该国政府说，那些人企图违反安全规定，开展宗教活动，可能刺激和激怒了一些公民，他们的行为需要治安部队介入。政府还说，逮捕有关人员是为了维护治安，但那些人都已获释，并已离开沙特阿拉伯返回他们本国。最后，该国政府说，那些人受到强迫拘押、酷刑或虐待的指称，没有确凿的证据。

塞内加尔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65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有关一些人在卡萨芒斯被逮捕和拘留情况的材料，那些人涉嫌与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MFDC)有联系。据说那些人受到安全部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目的不仅仅是取得招供，而且也是或许主要的是作为样子，在人们中制造恐怖气氛，停止对 MFDC 独立运动的支持。这样做可以影响各阶层的人。据说虐待行为发生在逮捕他们的时候，警察拘押期间、对被拘押的人审讯时，和一般被警方单独监禁时，和最后再将被拘押的人用船从 Ziguinchor 监狱转往达喀尔监狱时。安全部队使用的酷刑办法据说包括：一

种叫作“猴行”的办法，让被拘押的人沿着一条线弯腰行走，一只手从两腿中间拉住后面一个被拘押人的手，一面打他们的背部；用棍棒殴打胃部，同时将身体的上部塞进一个洞中；将人倒挂起来达数小时之久；用烟头烧人的脸；拔下人的头发和胡须，再让他吃下去；强迫吃下各种危险物品，如汽油；挤压生殖器；把人的手脚捆绑倒挂在铁棒上，对他进行殴打；还有对人施电刑；据说一旦当官的走近施刑的房间，那种行为便会停止，他也下令停止虐待行为。但据说一旦当官的离开屋子，酷刑行为马上又会重新开始，当官的看来也不想再次干预。对实施酷刑的人，似乎没有采取过任何纪律惩罚。

651.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 Sally Traoré 的材料，据报 1995 年 2 月 10 日在 Aniak 她的家中被军人逮捕。据说她的罪名是为 MFDC 提供资金。据说她被带到离她家只有几步远的 Aniak 军营。据说她在那里被脱去衣服，双眼被胶带贴上。随后据说她被装上一辆汽车，去向不明。根据报告，之后的两个晚上她是在地上挖出的一个洞中度过的，仍被蒙着双眼。报告说，她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受到棍棒的殴打。据推测对她的审问，涉及到涉嫌与 MFDC 有联系。报告说，她后来获释，在 Ziguinchor 医院治疗，有多处外伤。

塞拉利昂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52. 1998 年 1 月 21 日，特别报告员与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Sylvanus Kanyako、David Koroma 和 Anthony Swaray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这 3 位记者未经起诉受到逮捕，被关在弗里敦。Sylvanus Kanyako 和 David Koroma 都是《先驱报》的记者，他们在 1998 年 1 月 10 日被捕，据报是因为在《先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报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的一名高级成员将要被捕。Anthony Swaray 是一位自由撰稿记者，据报在 1998 年 1 月 14 日前后被捕，据称是因为他与一家非法电台有关系。报告说，Sylvanus Kanyako 被关押在刑事调查部(CID)在弗里敦的总部期间，据说他的两臂被紧紧地捆在背后。David Koroma 据称在拘押期间受到虐待，之后住进了医院。

65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 月 29 日为 Kenema 城的以下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他们在之前的两个星期里被捕，原因是涉嫌支持当地反对派的一个民防组织：Brima S. Massaquoi、Brima Kpaka，一位生意人、Swaray Kokowa(别名 Abdulai Bockarie)、Dr. D.P.B. Momoh 和 Dr. Stevens。报告说，他们被关在 Kenema 的军队总部，据说一些被监禁的人在那里受到酷刑和虐待，包括据说有一人被割掉双耳。

654. 1998 年 2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为 Kenema 市的一些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们再次被捕，是因为涉嫌支持当地一个反对派的民防力量。再次被捕的人中包括：Brima S. Massaquoi、Brima Kpaka、Swaray Kokowa、Dr. Momoh 和 Dr. Stevens。以下一些人据说也在那几天中被捕：Matthew Lebbie、Patrick J. Kanneh、Andrew Quee、John Swaray、Samuel Sam、Francis Musa 和最高首领 Moinama Karmor。据说这些人受到酷刑和虐待，严重受伤。

西班牙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65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西班牙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

656. Endika Leonardo Gonzalez，据报 1994 年 11 月 21 日被公民卫队在 Bizkaia Galdakao 逮捕。据收到的材料说，他先被单独监禁了 3 天，受到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包括对他身体各个部位的殴打；蒙上双眼；不准睡觉；威胁要把他杀害；威胁把他摔死；对他的尊严和人格污辱；在混身赤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审问，之后没有对他提出起诉而释放。根据初步的医疗检查，据说他反映迟钝，CPK 高，伴有严重精神紧张。据说之后对他的诊断是，受创伤后的精神紧张。准备在 1998 年 1 月对公民卫队的人提出使用酷刑的起诉。

657. Urtzi García Montero，18 岁，据报 1998 年 4 月 23 日上午在 San Sebastian 省高级法院，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受到 Ertzaintza(巴斯克自治区警察)人员的威胁。当天晚上，据说他在 Urumea 河边钓鱼时，在吉普斯夸 Hernani Nagusia 街 12 - 5 号左侧，受到一个身穿 Ertzaintza 制服的人的袭击。据说他受到殴打。据说袭击者与另一名警察一道离开现场，他们乘坐的汽车上带有 Ertzaintza 的正式标记。已向吉普

斯夸省 San Sebastian 第五调查厅提出起诉。在多次因破坏行为和被指控袭击警卫而被国民警察逮捕之后，地方法官记录了他的陈述，将他释放。

658. 由于人力资源所限，该国政府 1998 年 12 月 4 日和 8 日的答复，未能收入本报告，但将在下一份报告中提出。

斯里兰卡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65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斯里兰卡政府，他收到的材料表明，安全部队的人员普遍使用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特别是对监禁的泰米尔人。尽管司法宣判反对这类行为，但各种形式的酷刑据说仍在警察所和其他羁押中心采用，强迫一些人供认他们是泰米尔伊兰猛虎解放组织(LTTE)的成员或同情者。据说根据《防止恐怖主义活动法》被捕或被关押在警察所或军营里的人，受到的酷刑和虐待更为恶劣。报告说，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身体的各个部分通电和殴打；特别是据说拷打被关押的人，常用注满沙子的塑料管、铁棍或铁棒，打他们的脚掌或生殖器。报告说，受害人还被捆住手脚长时间吊起，被迫处于扭曲的姿势，或放在旋转的平台上高速旋转；受害人还可能被火烧，或放在水里直至几乎淹死。有时将浸透杀虫药剂，辣椒面或汽油的口袋放在被羁押人的头上。更有甚者，将辣椒放入被羁押人的直肠，或将瓶子塞进妇女的阴道。强奸也被大量用来作为对被羁押的泰米尔人酷刑的一种形式，受害人是妇女和儿童，还强迫他们的亲属在一旁观看。据称泰米尔人被关在非常狭小黑暗的牢房中，多日不给食物，又没有卫生设施。据说被羁押的泰米尔人常常与定罪的僧伽罗裔罪犯关在同一羁押中心。据报告，两族人之间已发生多起冲突，狱警既不加以防止，也不试图平息。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的信中提到了防止酷刑问题委员会，据说该委员会对斯里兰卡政府执行《公约》的困难表示理解，承认它作出的努力，但也表示还需采取行动，进一步解决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关注。该国政府还指出，上面讲到的虐待问题，被严重夸大，仍属一些没有得到证实的指称。它指出，所有羁押地点都对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开放，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定期或随时查访，与被羁押的人交谈。最后，该国政府讲到最近成

立的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查访各种羁押地点达 700 次以上。

660.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斯里兰卡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的信中对之作出了答复。

661. Sadayan Anantharasa、Sinnaddy Sivapatham 和 Subramanian, 据报 1997 年 12 月 22 日受到斯里兰卡陆军人员的袭击，据说那些人命令他们脱下衣服，捆住他们的手，用枪打他们。该国政府表示，那些人没有受到士兵的殴打，国防部正在进一步调查仍在医院中的 Sadayan Anantharasa, 据说他已得到治疗。

662. Arumugam Reedda, Maravanpulo 的一位妇女，据报 1995 年 4 月她在自己的家中被斯里兰卡军队的人员殴打，他们指责她同情泰米尔猛虎组织。据说斯里兰卡军的人员多次打她，并威胁要把她处死，据说一名军官把她的手绑起来，掐她的脖子和胸部，甚至在她的牙掉下来之后仍继续打她的耳光。该国政府答复说，军队没有任何单位在她所在的地区进行过任何行动，因此指称毫无根据。

663.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斯里兰卡政府注意他在 1997 年提出的几起案件，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见下文)。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64. 1998 年 8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和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Weerasunghe Arrachige Janaka Chaminda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在 1998 年 8 月 6 日被捕。报告说他被关押在 Ja-ela 警察所，受到一名警官的殴打。他的朋友 Milroy 先生据报去探望他，也在同一警察所被羁押和殴打。据说不准他们接触家人和律师，没有对他们提出起诉，也没有送交任何司法机关。

665. 1998 年 8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为 Somaratne Rajapakse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与安全部队的另外五个人一道，被裁定犯有强奸、绑架和杀害一名年轻妇女、她的母亲、兄弟和邻居罪，同时被判处死刑。1998 年 8 月 23 日，Somaratne Rajapakse 受到一名狱警的殴打，造成嘴部、眼睛和胸部受伤，之后据称他被关在 Welikade 监狱医院，打他的人中还有一个人到那里去看过他，并对他进行威胁。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 22 日的信中指出，只对 Somaratne Rajapakse 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武力，以便得

到一份在他的牢房中发现的文件，他试图将那份文件吞进腹中。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调查中，Somaratne Rajapakse 作证说，监狱官员企图强迫他收回他早些时候有关 Chemmani 群葬墓穴的证词，但据说因为他拒绝那样做，所以遭到狱警殴打。据政府说，监狱的医生对他做了检查，发现他的嘴部有伤，与试图从他的嘴中取出上述文件的监狱官员提供的证据一致。但没有发现其他伤害。政府还表示，因同一谋杀案被定罪的另外四名囚犯，没有证实 Rajapakse 先生的证词。因此，调查官员认为上述指称不实。最后该国政府表示，由于他几次试图越狱，因此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保证他的安全，并且根据他的要求将把他转往另一所监狱。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666. 斯里兰卡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的信中，对 1997 年提出的两起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8/38/Add.1, 第 393 至 395 段)。

667. 关于 Velan Rsamma 和 Velan Vasantha, 该国政府说，已向 Batticaloa 地方法院提出一起指称的强奸案，但原告不能确认嫌疑人。Eravur 医院的区卫生官员提出了两份医疗报告，大意是没有强奸的证据。因此法院已将嫌疑人释放。

668. 关于 Murugesupillai Koneswary, 政府说，已经作了调查。地方法官在 1997 年 6 月 17 日作了杀人罪的判决，并下令作进一步调查。又作了第二次验尸，仍在等待验尸的结果。据政府说，应于 1995 年 1 月 5 日作出判决，随后将公布法官验尸报告的结果。

意 见

669. 特别报告员同意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看法(A/53/44)，理解“该国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第 247 (a)段)，面临“严重的国内形势，但那种情况丝毫不应使之有理由在任何方面违反《公约》”(第 248 (a)段)，同时也强调委员会的严重关注，“有各种严重违反《公约》的情况，特别是与失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酷刑”(第 249 段)。

苏 丹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670.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材料的表明，酷刑仍被广泛使用。报告说，安全部队继续使用“鬼屋”，在那里秘密关押政治反对人士，条件恶劣，时间不定，且没有法院和其他有权释放被关押人的独立权威机构的监督。政治反对派人士还被秘密关押在喀土穆 Khober 监狱的保安楼，使他们更容易受到酷刑。

671.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材料。苏丹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3 日的信中对其中的部分案件作了答复。

672. Mohamed Adbelsalam Babiker, 民主阵线成员，据报 1998 年 8 月 3 日喀土穆大学学生示威后被捕。8 月 4 日上午，Mohamed Adbelsalam Babiker 仍受到羁押，他的死讯是之后正式宣布的，原因是“学生冲突”。但据称解剖显示，他死于脑溢血，是用利器多次打击头部造成的。

673. Abdulrhman Abdalla Nugdalla, 前宗教事务部长和 Umma 党的领导人；Abdelmahmoud Abu 教长，Ansar 运动秘书长；据报分别于 1998 年 6 月 29 日和 1998 年 7 月 6 日被捕，对他们的指控是制造 1998 年 6 月喀土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据称他们受到单独监禁，条件恶劣。报告说，他们被关在半米见方阳光直射的牢房中，由于暴晒和潮湿造成眼睛和皮肤的严重反应。而且，Abdulrhman Abdalla Nugdalla 据称得不到治疗。该国政府的答复说，在调查证明对他们的指控不成立后，二人已在 1998 年 10 月 13 日获释。

674. Mekki Kuku, 一位苏丹天主教徒，据报 1998 年 6 月被捕，对他的指控是违反了该国的叛教法。据说他被单独监禁在喀土穆的伊斯兰教研究中心，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折磨。据说还向他许诺，如果他放弃基督教信仰，将在经济和社会上给他奖励。报告说他被关在 Omdurman 监狱，等候审判。该国政府答复说，Mekki Kuku 正确的名字是 Al Faki Kuku，根据苏丹 1991 年的《刑法》第 126 节，在 1990 年 6 月被指控叛教。

675. Amin Badwi Mustafa, 据报 1997 年 10 月 4 日被苏丹安全部队羁押, 被捕后下落不明。报告说, 他的兄弟认出了他的尸体, 发现 Amin Badwi Mustafa 死于酷刑。

676. Mahagoub El Zubier, Yahya Abdalla, Mohamed Fadol, Nassur Mohamed Nassur 和 Abdalla Ali Abdalla, 均为苏丹工人联合会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该组织自 1989 年 6 月 30 日政变后被禁, 他们于 1998 年 7 月 16 日在总会的办公室举行会议时被捕。报告说, 他们被关在喀土穆北区治安总部, 在那里受到用橡胶管对他们的殴打。该国政府答复说, Mahagoub El Zubier 从未受到过羁押, Yahya Abdalla 的正确名字是 Yahya Ali Abdella, 他和 Nassur Mohamed Nassur 因 1997 年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而受到羁押, 但在经过调查后已于一年多前获释。该国政府还说, 调查期间他们的身心健全和人权都得到了保障。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77. 1998 年 1 月 5 日, 特别报告员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 为 Bass Mustafa、Abdulahdi Ahmed Eikhidir、Alkhair Alsadig Hassan Musa Alsegaler 和 Omar Ali Mohamed 等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据称他们都与一个武装组织有联系, 该组织据说附属于 Umma 党。报告说这些人在 1997 年 12 月 8 日在 Kassala 附近被捕, 曾在苏丹电视台亮相, 带着手铐, 看得出有撕破和划伤的痕迹。据说苏丹政府已承认他们被俘。

678. 1998 年 1 月 21 日, 特别报告员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 为 Nasir Hassen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他在 1997 年 10 月 1 日被苏丹安全人员逮捕, 之后再未露过面或听到他的消息。报告说, 他的被捕是因为他改信了基督教。报告说 1997 年 10 月 1 日有人看到他被苏丹安全官员送上一架开往喀土穆的飞机。

679. 1998 年 7 月 3 日,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 为 Nugdalla Abelrhman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他是 Umma 党的领导成员之一。据报 Nugdalla Abelrhman 于 1998 年 6 月 30 日被捕, 既没有逮捕证, 也没有任何指控。1998 年 6 月 29 日, 据说安全人员来到他的家, 要他到喀土穆北区安全局去一趟。报告说他于第二天上午去了安全局, 后来又回到家中取一些个人物品, 据说随后被安全官员带走。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 21 日的信中答复说, 对他的逮捕是根据在喀土穆

爆炸事件中抓获的人提供的情报。该国政府说，根据那些被告的证词，他和其他一些人因操纵和资助爆炸阴谋而受到逮捕。此外政府还向报告员们保证，进行的调查是为了证实案件的事实，被羁押的人受到符合法律的对待，保证他们享有身体健全的权利。

680. 1998年9月4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两位苏丹牧师 Lino Sebit 神父和 Hilary Boma 神父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们的被捕是因为涉嫌与1998年6月30日在喀土穆发生的爆炸事件有关。Lino Sebit 神父据报是在1998年7月29日被捕的，他是主动前往安全部队的办公机构的，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40名秘密安全部队的人强行闯入在喀土穆的 Haillet Mayo 教堂，企图逮捕 Sebit 神父。据说 Sebit 神父被关在喀土穆北区警察调查局。Hilary Boma 神父据称是在1998年8月1日被羁押的，当时有40至50名安全警察强行闯入喀土穆圣马太大教堂。

681. 1998年11月9日，特别报告员为 Mustafa Zaki Al Hakim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他于1998年10月17日在他的家中被捕。据说对他的指控是背后操纵一场反对强行征招学生入伍的运动。他的下落依然不明。他的妻子探视他的要求，一直遭到安全人员的拒绝。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682. 苏丹政府在1998年1月9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就一些妇女在开发署驻喀土穆办事处门前集会一事发出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见E/CN.4/1998/38/Add.1,第405段)。该国政府指出，那次集会是非法的，当局必须防止任何有可能造成破坏公共和平和秩序的行为，以及保护联合国驻喀土穆的办事机构。有关虐待行为的指称，未予提及。

意 见

683. 特别报告员，在感谢该国政府作出答复的同时，仍继续认为，他在去年的报告中表达的关注依然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对开发署驻喀土穆办事处事件作出的敷衍了事的答复。

瑞 典

就以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684. 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3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2 月为一名土耳其籍的库尔德人 Halil Aydin 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412 段)。政府称，此人于 1990 年 7 月 7 日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进入瑞典。政府进一步指出，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理此案期间，当局决定不将此人驱回土耳其。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发给瑞典政府的一封信中要求政府提供案情和发表有关意见。

瑞 士

经常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68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Bertrand Egsbaek 的材料。此人据说于 1997 年 5 月 22 日被圣加仑的 3 名警察逮捕和殴打。据说 3 名便衣警察怀疑他偷了一辆自行车，在街上拦住了他，并据说对他拳打脚踢，给他带上手铐，还掐他的脖子。带到警察局后，Bertrand Egsbaek 据说被脱光衣服，后来被扔进牢房。据说他后来在半夜获得释放。因他说过要提出申诉，临走前还受到这 3 名警察的恐吓。据说他以遭受虐待和警察滥用权力为由提出了申诉。1997 年 8 月 18 日，圣加仑州申诉处据说决定不对这 3 名被告警察进行刑事调查。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称，Bertrand Egsbaek 当时喝醉了酒，在 3 名警察逮捕他时奋力抵抗。在查明身份后，此人获得释放。政府称，在接到申诉后，圣加仑起诉庭经初步程序，确定并无足够的事实证据来进行刑事程序，因此驳回了申诉。法庭认为，这 3 名警察是依法行事的，且并未丧失分寸。政府指出，根据这

项结论，没有对 3 名被控警察采取任何惩戒措施。政府最后称， Bertrand Egsbaek 在起诉庭判决后并未向联邦法院上诉。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86. 1998 年 8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为 Nu'man 'Abdu(记者)、Jurays al-Talli、Salama George Kayla(巴勒斯坦作家和记者)和 Mahmud 'Is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 4 人据说因加入共产主义行动党及其从事和平对抗政府的行为被判 15 年以下的徒刑。其中 3 人据说需要特殊治疗。Tadmur 军事监狱据说十分缺乏个人卫生和囚禁设施。另外，这 4 人据说被秘密关押，见不到家人。

687. 8 月 20 日，特别报告员为 Musa 'Alika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此人于 1998 年 7 月 11 日从德国坐飞机到达 Aleppo 机场时被叙利亚军事情报人员逮捕。据说他被关在大马士革军事情报署巴勒斯坦事务处。他属叙利亚库尔德族，几年来作为政治难民住在德国。

泰 国

经常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688.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Bangwang 重罪监狱中非洲犯人的材料。据说那里的非洲犯人遭受不人道待遇。由于人为因素，与其他种族的犯人相比，其境况更为糟糕。狱方据说不提供基本必需品，于是狱警利用犯人的困境，向犯人出售基本生活用品，从中谋利。所以，许多犯人根本得不到基本必需品。据说食物和水的供应量不够，且质量低劣。犯人们称，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且据说也只是一小份米饭而已。狱方供应的水据说很脏，犯人喝了会拉肚或得其他的病。犯人必须花钱从狱中的咖啡店里购买干净的饮水，所以只有有钱人才喝得起。据说监狱人满为患，刚入狱的犯人连床都没有，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付钱后才能拿到被子。狱中的卫生环境据说十分糟糕，患有传染病的犯人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得病或身体不适的犯人据说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药物，

所以据说许多人的病本来可以治好，但却因未获任何治疗而死亡。非洲犯人据说遭到残酷惩罚，所受的惩罚往往与罪行不称，而且比其他种族的犯人所受的处罚要严。据说对喊叫或争吵的犯人给予的处罚是，强制犯人带上重达 20 多公斤的脚镣。此外，犯人经常被投到“丛林”中关禁闭。受罚的第一天，犯人被迫签署一份泰文文件，称接受处罚，然后被关到看起来象空墓的黑糊糊的屋子里。禁闭原定 3 个月，但往往会超过。多数犯人在禁闭后患上了某种皮肤病。

689. 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3 日的信中指出，教管署极力向犯人提供必要服务，努力满足其基本需求，如提供食品、衣服、教育、娱乐设施和医疗服务等。政府指出，泰国监狱中的所有犯人都能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获得同样的服务。每位犯人每天吃三顿富有营养的饭，并能喝上干净的饮水。政府否认关于 Bangwang 中心监狱过于拥挤和不卫生的指控。需要专家治疗或长期治疗的犯人被送到市立中心医院，其他的犯人则可在监狱附属诊所治病。在中心医院，患有传染病的犯人与其他犯人分开，住在另一病区。政府还称，根据泰国法律规定，可临时采用约束手段，以防犯人在途中逃跑，防止犯人伤害自己或他人或损坏财物。另外，出于狱中医疗和安全原因也可采取这类措施。但当局禁止将此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政府称，关犯人禁闭只是为了严明纪律，也就是说，只有在犯人对其他犯人行行为粗鲁或施暴、赌博、喝酒、或拥有或出售违禁品时才这样处罚犯人。

突 尼 斯

经常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690. 特别报告员在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发出的 1998 年 9 月 30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们收到了关于拘押或流放中的反对派人士的妻子和其他亲属的材料。据说这些人遭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其中多数人据说被短时间拘留和审问，并遭到虐待。这些人据说一周被提审好几次，甚至一天被审问数次。有关人员据说要她们交待与丈夫的关系，并交待生活来源。这些妇女在家中、警察局或国家卫队和内政部受到虐待，有关方面要她们中断与反对派人士的一切关系、甚至家庭关系，有时还据说胁迫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提出离婚。这些妇女据说被脱光衣服，受到羞辱，或遭到性凌辱，有人还威胁要强奸她们。有时她们还不得不作妇科

检查。据说多数人的护照被没收，使她们无法去国外与丈夫团聚。即使多数妇女最终离境与配偶团聚，但大多只是在近 12 个月中离境的。据说有关方面并未就她们遭受虐待问题进行任何调查或赔偿受害者。将在以下几段中简述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个案材料。

691. Jalila Jalleti 据说因丈夫(1990 年出国)支持 al - Nahda 而被捕和受审，受审时遭到严刑拷打，以迫她离婚。1992 年底，她被秘密关了 17 天，关押期间据说遭到殴打和虐待，据说一条腿被打断。她坐了一年牢，出狱后据说失了业，还被迫一天 5 次到警察局报到，并据说在警察局经常受到虐待。据报她最近与流亡在外的丈夫团聚。

692. Zohra Sa'd Allah 的先生在坐了 4 年牢后于 1995 年出国，她本人据说在受审期间遭到虐待。据说警察几次闯到她家里搜查，有时是在晚上搜查。据说她最近出了国。

693. Mounia Daikh 有 3 个孩子，丈夫几年前出了国。这位女士据说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据报她后来也终于出了国。

694. Radhia Aouididi 在未婚夫于 1992 年出国后据说经常遭到虐待。这位女士因未能获得护照，据说于 1996 年 11 月铤而走险，想非法出国。她后来在机场与 Samia Ben Karmi 一道被捕。据说这两位女士在秘密拘留期间遭到毒打和虐待，有人还威胁要强奸她们。她们据说于 1997 年获释，目前据说流亡国外。

695. Naziha Ben Aissa 申请护照，想与流亡在法国的丈夫团聚，几个月后(1993 年 5 月)据说遭到折磨。听说她在 Sfax 警局被秘密拘留了 12 天，并遭到性凌辱，例如被迫在几个男警面前脱光衣服。据说后来她每天都得去警察局报到。据报她神经失常，经常感到十分焦虑。有关方面显然是想胁迫她申请离婚。据说她现在已赴法国和丈夫团聚。

69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告诉政府说，据所收到的材料，若干积极分子(学生或工会会员)被控卷入突尼斯工人共产党案件，目前被关在突尼斯民事监狱。在 Kaies Oueslati、Noureddine Ben Nticha、Taha Sassi 和 Ali Jallouli 等人被捕时，特别报告员曾于 1998 年 2 月 26 日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见下文)，对这些人被秘密囚禁表示关注。他于 1998 年 5 月 1 日就 Jalel Barouli、Chedli Mammami、Néjib Baccouchi 和 Borhane Gasmi 被捕一事再次发出紧急呼吁。突尼斯政府在 1998

年6月10日的信中作了答复。政府承认逮捕了这些人，称已将他们递交突尼斯初审法院审理。这些人被控犯有几项罪行，被临时关在突尼斯民事监狱。但政府否认关于这些人遭到虐待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后来还收到了关于紧急呼吁中提到的人士以及因同样理由在类似情况下被捕的其他人的材料。下文提到的各位人士据说都是在家里或工作地点被自称“亲友”的保安人员逮捕的。据说有关方面在未获共和国检察官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大肆搜查。据说所有被捕者都被匿名关在秘密地点。据此后获得的材料称，他们在国家安全局遭受各种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国家安全局据说是政治警察的主要下属单位，总部设在内政部。据说所使用的手段有：采用“直升飞机式”或“秋千式”（又叫“烤鸡式”）刑罚，据说是先剥光受审者的衣服，用一根铁棒从膝盖下面穿过，架在两张桌子中间，然后抽打全身、尤其是脚底，且还不断发出不堪入耳的威胁；浇泼冷水；不让睡觉，坐在椅子上的受审者刚要睡着，有人就会拿针刺他的脖子或用点着的香烟灼烫；不让吃饭；把治疗作为要挟重病病人的手段。据说人们向负责此案的法官报告了所有这些整人手段。此案所涉的所有妇女都说，她们是不堪严刑拷打才在笔录上签字的，签字前根本没有看过笔录。此外，为了使拘留看起来符合警察拘留法，多数笔录上的逮捕日期据说是后加上去的。虽然有人身体不好，但看来无人获得所需的治疗。

697. Kaïes Oueslati 据说于1998年2月18日在 Ben Arous 2 大学校园被捕。据说他被一辆没有特别标记的汽车带走，带到国安局之后，一连3天受“秋千式”酷刑，并一连3个晚上不让睡觉。据说他还看到 Chedli Mammami 受刑的经过。Kaïes Oueslati 的弟弟 Ridha Oueslati 据说也遭“秋千式”酷刑，身上和脸部遭到毒打。

698. 突尼斯学生总会理事会成员 Noureddine Ben Nticha 据说在大学罢课后于1998年2月20日被捕。据报他遭受“秋千式”酷刑，被人用冷水浇泼在身上，头朝下悬吊，而且不让睡觉。

699. Taha Sassi 据说于1998年2月21日在突尼斯郊外的 Hamman - Chott 大学校园中逮捕，被捕后据说遭受“秋千式”刑罚，全身被打，且不让休息。

700. 突尼斯学生总会理事会成员 Ali Jallouli 据说于1998年2月21日在 Nejib Baccouchi 家中被捕。听说他当天上午曾出席 Nejib Baccouchi 的审判。据说他一连数天遭受“秋千式”酷刑，而且一连5天没能睡觉。在提审那天，脸部仍有被打的痕迹。

701. Jalel Baroul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1 日在和 Nejib Baccouchi 合住的单间公寓里被捕，被捕后据说遭受“秋千式”酷刑，且不让睡觉。

702. 突尼斯学生总会的积极分子 Iman Darwiche 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3 日在 El-Manar 拜访一位叫做 Henda Arwa 的朋友时被捕。据说她全身遭到毒打，且受到凌辱和威胁。由于她有心脏病，据说警察后来不得不叫来了医生。据报警察后来在她不适时要挟她，不让她吃药。据说警察在她晕过去几次后才让她服安定片。Henda Arwa 因据说在警察找她时已回家过夜而被捕。尽管她患有残疾，据说仍遭受身心折磨。据说她被控曾协助突尼斯工人共产党的成员。

703. Haykel Manna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2 日被捕，被捕后遭受“秋千式”酷刑，遭到凌辱和威胁。

704. Chedli Hammami 是邮电局工会会员，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3 日在办公室被捕。据说他遭受了“秋千式”酷刑，有人还对他浇泼冷水。据说他几次得哮喘病。据报警察到他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让他吃药。

705. Rachid Hammam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5 日在突尼斯大学法学院被捕。据信他并未从事任何政治或工会活动。据说他被捕后遭受了“秋千式”酷刑，受尽了羞辱。有关人员主要审问他与担任突尼斯工人共产党领导人的叔叔 Hama Hammami 的关系。Nouredine Ben Nticha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1 日被捕，被捕后遭受“秋千式”酷刑和电刑，另外，警察对他的头部和胸部、尤其是生殖器拳打脚踢。据说他们用绳子扣在他的阳具上使劲拉扯，使他痛不堪言，造成生殖器浮肿。据说一名犹太医诊断说需要作手术，并据说他至今都未能获得适当的治疗。警方据说还不让他睡觉。另外据说警方还要他交待 Hama Hammami 的妻子、曾任他律师的 Radhia Nasroui 的活动。警方这么对待他是想逼他举报 Radhia Nasroui、Anouar Kousri 和 Ayachi Hammami 等人权律师。

706. Habib Hosn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1 日被捕，被捕后据说遭受了“秋千式”酷刑。

707. 突尼斯学生总会理事会成员 Néjib Baccouchi 曾于 1994 至 1997 年期间因工会活动而被拘押，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2 日在突尼斯再次被捕。据说他遭受了“秋千式”酷刑，警察还对他的生殖器施行电击，另外还不准他睡觉。据说他对主审法官称，在受刑时他真是痛不欲生。5 天后，他多次呕吐，甚至吐出血来，有时还昏

死过去，不得已，据说警方两次把他送到通常保留给内政部官员的 Marsa 医院就医。据说他抱怨肾和胃感到剧痛。

708. Borhane Gasm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5 日在突尼斯警察检查身份时被捕。据说他被国安局关了 14 天，关押期间据说遭受“秋千式”酷刑，并遭到毒打，警方还不让他睡觉。

70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 Ridha Khmiri 莫名死亡的材料。据说他因受虐待而于 1997 年 7 月 25 日死于 Jendouba 监狱。他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因参与犯罪团伙、强劫未遂和无证持有枪械而被判处 8 年徒刑，据说于 1997 年冬季刑满释放。获释后不久据说再度被关在 Jendouba 监狱。据报他再次坐牢时遭受了不人道的待遇，最后不幸丧生。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10. 1998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提请政府注意 Qais Ouislati、Noureddine Benticha、Ali Jallouli、Lofti Hammami、Taha Sassi 和 Sabri Ben Belgacem 等人于 2 月 20 日左右在突尼斯被捕的案件。据所收到的材料称，这六位突尼斯大学的女生是因前一周在突尼斯和若干其他城市爆发的学生罢课活动而被捕的。

711. 1998 年 5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在以前呼吁的基础上再次发出紧急呼吁。据说最近又有几个人因 1998 年 2 月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市被捕。Jalal Bouraoui、Chidli Hammami、Rachid Trabelsi、Bourham Gasmi、Haikal Mannal、Ridha Ouislati、Habib Hasni、NaJib Baccouchi 和 3 名妇女 Hinda Aaroui、Imen Derouiche 和 Afef Ben Rouina 据说被关在秘密地点，并遭到各种严刑拷打，受尽了虐待。这些人后来据说被转到其他拘留点，如突尼斯市 4 月 9 日监狱和 Mannouba 女子监狱。

712. 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10 日的信中就前两份紧急呼吁作了答复，承认紧急呼吁中所提到的各位人士因违反突尼斯现行法律而在 1998 年 2 月底和 3 月期间被执法人员逮捕。这些人在律师陪同下在突尼斯初审法院接受了主审法官的审判。他们被控犯有以下罪行：合伙损害财物和人员安全，结成犯罪团伙袭击人员和毁坏财物，煽动叛乱，举行非法集会，破坏公共秩序和司法机构，恶意造谣以引发动乱，煽动公众违反国家法律。政府称这些人被临时关在民事监狱，在狱中的待遇完全符合狱

规，另外，需特别指出的是，据说其家人和律师可定期探监。因此，政府否认关于这些人遭受虐待的一切指控。

713. 1998年6月12日，特别报告员为1998年6月5日和1998年6月7日被捕的3名学生 Samia Ferhati、Najah Zitouni 和 Najoua Rezguzi 向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警方搜查了这3位女生的宿舍。她们的被捕案件据说与1998年2月学生罢课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逮捕事件有关。据说目前关押她们的地点不明。政府在1998年7月29日的信中称，执法人员从未逮捕、也未审问这几名女生。

意见

71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见 CAT/C/SR.363)。令禁止酷刑委员会感到关注的是，“据说保安人员和警察大肆严刑拷打，或采用其他残忍、有辱人格的手段，结果造成有人在关押期间死亡”(第9段)，另外，“还凌辱被拘留者和流亡人士的女亲属……〔例如〕对她们施暴和进行性凌辱或性威胁，以此胁迫或惩罚其被拘留或流亡国外的亲属”(第12段)。特别报告员请求政府邀请他访问该国。

土 耳 其

经常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15. 特别报告员在1998年10月12日的信中告诉政府说，他不断收到的材料表明，反恐怖主义警察特别爱用酷刑。反恐怖主义警察违法不究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可依法在不准被拘留者接触律师的情况下将人拘留四天，对因触犯国家安全而被拘留的人可在正式检控前拘留七天，在该国东南部紧急状态区则可延至十天。1997年12月3日，Yilmaz 总理据说通令保安人员不得拷打和虐待犯人，但前几届政府的类似通令据说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政府在1997年12月19日的信中附上了通令全文，并指出了以下几点：应告诉被警察拘留的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警方必须对所拘留的人进行登记；在开始拘留时编写体检报告；将开展必要工作，使警察拘留点的条件符合国际标准；督察员和高级警官将经常视察警察拘留点和附属设备，确保它们符合法律；医生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法医检查；将适当提供必

要的食品和治疗；将由专门人员进行记录和审问；绝对不得虐待嫌疑犯，不管他们被控犯有何种罪行都不得虐待；犯人在狱中或受审期间或押送途中不得遭到虐待；另外，将尽快完成关于遭受虐待指控的法律程序和调查工作。

716.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以下案件的材料。

717. 据说反恐怖主义警察于 1996 年 11 月 21 日在 Izmir 闯进库尔德人 Zeynep Avci 的家里逮捕了她。据说她被塞到一辆车的后座上，在车上遭到了性凌辱。据说反恐怖主义警察后来把她带到一偏僻地点后，强行脱光她的衣服，再次对她进行了性凌辱。后来据说她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多次受到电击，后来警察要她跪在地上，然后将一根棍子慢慢插到她的肛门里，直到出血后才住手。

718. 伊斯坦布尔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库尔德 “ Koma Amed ” 乐队成员 Süleyman Gültekin 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 7 日在 Tekirdag 一次庆祝活动上演奏时被捕。他被警察和军人拘留了两天后据说被转到 Erzincan 。据报他被关了三天，关押期间带着手铐，既不让吃饭，也不让上厕所。他患有乙型肝炎和肾炎，胳膊肘被打断并发了炎，但据说检查的军医却认定他身体健康，把他送去服兵役。他在服役期间身体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719. Sevil Dalkiliç 是位律师，据说因调查死因可疑的一位库尔德人的死亡事件而于 1994 年 3 月 2 日在 Kirsehir 附近的家乡 Kaman 镇被捕，被捕时 33 岁。据说她被关在安卡拉市警察局一个小房间里达 15 天之久，听说在关押期间遭到警察严刑拷打，直到后来在承认卷入几次爆炸事件的供词上签字，警察才住了手。据说警察多次对她进行性凌辱，威胁要强奸她。据说她头部右侧遭到重击，下巴错了位。警察对她用了电刑，并用加压冷水冲她。据说她还被迫观看警察剥光其他被拘留者的衣服和殴打这些人。警察不让她睡觉，也不让她吃饭，甚至不让她上厕所。安卡拉医学院 1994 年 3 月 16 日的体检报告据说称 “看不到有任何外伤或用武的痕迹”。安卡拉国家安全法庭对她进行了审判，罪名是加入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投掷炸弹和从事分裂主义活动，最后判她在 Sakarya 封闭式监狱服 30 年徒刑。据称由警察提供的、她屈打成招后的供词听说是审判中唯一的证据。据说她在法庭中撤回证词，声称这些证词是逼供的结果。1995 年 10 月 13 日，据说上诉法庭维持了原判。没有听说对她的酷刑申诉进行任何调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8 月 26 日就这一案件联合致函

该国政府。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证实确实逮捕了此人，并指出安卡拉国家法院于 1995 年 2 月 7 日判定此人犯有数项罪行。政府还指出，此人于 1994 年 7 月和 11 月就拘留期间据称遭受酷刑提出申诉。但政府称 1994 年 3 月的一份法医报告证实她并未遭受任何酷刑或虐待。

720.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份信中还提醒政府说，他尚未收到政府关于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和 1997 年所提交的若干案件的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21. 1997 年 12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为 Sadk Ulumaskan 和 Seyithan Ulumaskan 父子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对父子自 1997 年 12 月 4 日以来被关在 Diyarbakir 警察局。据称他们在 Diyarbakir 被身穿便衣的保安人员逮捕，被塞到一辆车子上带走。政府在 1998 年 4 月 9 日的信中答复说，有关方面从未逮捕或拘留这两人，并称这对父子 1993 年 12 月 3 日碰到的一位亲友可能把他们交给了库尔德工人党。

722. 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12 月 17 日为 Imran Akdogan(16 岁的库尔德高中生)和他的几位朋友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几人自 1997 年 12 月 11 日以来遭警察拘留，也许被关在 Diyarbakir 警察局。Imran Akdogan 可能是由于出售库尔德报纸和据说同情人民民主党而被捕的。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23 日的信中称 Imran Akdogan 和他的几位朋友事实上是因在 Diyarbakir 各学校散发一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单而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被警察拘留的。警察在执行逮捕时持有有效的搜查证。政府还指出，Diyarbakir 国家安全法院在初审后于 1997 年 12 月 18 日释放了这些人，另外据体检报告，这些人在拘留期间并未遭受酷刑或虐待。

723.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 月 9 日为 Serpil Polat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此人是位 22 岁的库尔德妇女，据说是关注库尔德文化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协会的积极会员。据说她于 1998 年 1 月 2 日在 Izmir 市郊区 Balçova 的家中被捕后被带到 Izmir 警察局反恐怖主义科。大约两天后，据说她被转到土耳其东南部的 Bingöl 地区接受警察审问。政府在 1998 年 4 月 9 日的信中称，Serpil Polat 据说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党员，于 1998 年 1 月 2 日被拘留。1 月 13 日的法医报告称她未受到任何虐待。政府还指出，Bingöl 地区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对她进行了调查，Bingöl 地区初审刑事法庭后来判定她有罪。在政府答复时，她仍被关在 Bingöl 监狱。

724.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4 月 9 日为安卡拉封闭式中心监狱中在押候审犯人 Resit Kayran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位犯人据说急需获得治疗。据报他患有晚期结肠癌，不得不切除了一大部分的肠子，但由于手术时消毒不好，再加上不卫生的监狱环境，据说手术后得了丙型肝炎。据说他还因其他原因得了肾炎和神经错乱。1997 年 1 月 14 日和 1997 年 5 月的两份体检报告称，此人需要获得狱中无法提供的专门治疗。政府在 1998 年 8 月 19 日的信中答复说，Resit Kayran 以不断恶化的健康为由申请临时赦免和延期服刑。政府证实此人确实患有结肠癌。政府还承认法医署于 1998 年 2 月建议将此人转到安卡拉市 Hacettepe 医学院肠胃诊所就医。政府还称，将于 1998 年 8 月 17 日对他进行肠胃 B 超检查，然后由法医专家根据检查结果决定是否接受他提出的暂时赦免的申请。

725.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4 月 17 日为据说曾担任库尔德工人党指挥官的 Semdin Sakik 和他的弟弟 Hasan Sakik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兄弟俩是于 1998 年 4 月 13 日在伊拉克北部的 Dohuk 地区被 30 余名土耳其特种部队的士兵逮捕的，被捕后据说被带到位于 Diyarbakir 第七军军部特种部队总部受审。

726.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8 月 3 日为 Celal Yazar、Binali Yazar、Zeynel Pakmasiz、Dilhsah Acan、Ali Aydin、Hasan Demir 和 Ali Can Kaya 以及在国外定居、但在据称出事时正在土耳其探亲的三名土耳其国民 Mahmut Özbas、Muzaffer Kaya 和 Kekil Demirel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上面提到的前六人据说是因为阅读《无产阶级联合人民报》而被捕的。Kekil Demirel 和 Muzaffer Kaya 据说身体不好。据说这些人于 1998 年 6 月 18 日被带到 Izmir 反恐怖主义分局，此后据说被拘留在 Bergama，听说在那里遭到酷刑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反恐怖主义分局据说承认这十个人目前都被关在该分局。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3 日的信中指出，除了 Bibal Yazar 和 Ali Aydin 之外，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因参与非法结社而被拘留的。在转交法庭审理之前进行的法医检查表明，这些人在拘留时并未遭受任何形式的虐待。但在其中一些人提出申诉后，有关方面重新审理了此案。由于缺乏证据，Izmir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决定不予检控。政府还称 Mahmut Özbas 就他从 Buca 监狱转到 Bergama 监狱的途中遭到警察虐待一事提出申诉。Izmir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于 1998 年 9 月 24 日着手就此进行调查。

727.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8 月 17 日为土耳其人权协会某地方分会前会长 Yavux Binbay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此人于 1998 年 8 月 11 日在律师陪同下去 Diyarbakir 地区 Yenievler 警察局报告一起交通事故时在该警察局被捕。据说反恐主义分局的人员赶到警察局拘留了他，把他带到 Diyarbakir 警察局秘密拘留。据说他胸部不适，要求获得例行治疗，但遭拒绝。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13 日的信中指出，此人是在 1998 年 8 月 11 日一次交通事故后碰巧被抓到的。政府称，此人被控参与所谓库尔德国民议会的活动，据说是恐怖主义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党员，曾协助库尔德工人党恐怖主义分子穿越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线。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说，此人在拘留期间并未遭受酷刑，有关方面也未拒绝治疗他胸部的毛病，最后，政府指出，Diyarbakir 国家安全法庭于 1998 年 8 月 13 日审理了此案，随后将其释放。该法庭尚未就此案作出最后判决。

728. 1998 年 10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与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一道为 Bingöl 地区的 Selahattin Ökten、Ahmet Çiftçi、Selim Yıldırım、Yüksel Demiralp、Celalettin Harmancı、Allahverdi Söylemez、İzzet Söylemez、Ali İnce 和 Sirri Çiftçi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些人自 1998 年 9 月 25 日或 26 日以来一直被秘密关押。Bingöl 警察局据说最初承认关押了这些人，但随后又矢口否认。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9 日的信中指出，保安人员拘留了与另外四个人一道旅行的 Sirri Çiftçi。此人被控担任一非法组织的通讯员，1998 年 11 月 1 日，Erzurum 国家安全局将他转交给 Erzurum 监狱。在此人交待后，同行的几个人因参加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而被拘留。Bingöl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于 1998 年 10 月 3 日进行了审问，审问后，Selahattin Ökten、Ahmet Çiftçi、Celalettin Harmancı、Allahverdi Söylemez 和 Ali İnce 获释，现已回到自己的家里，Selim Yıldırım 和 Yüksel Demiralp 则被关在 Bingöl 监狱。

729.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16 日为目前被关在 Elazığ E 类监狱的 Lesker Acar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此人在 1998 年 10 月 5 日从 Diyarbakir 监狱转押到 Elazığ E 类监狱的途中遭到毒打。到 Elazığ 监狱时，据说有人当着典狱长以及几位副典狱长的面打他。据说他曾三天被关在石头砌成的牢房里，并不时被拉出去毒打。在他的律师向 Diyarbakir 公共检察官提出申请后，有关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监狱和拘留所总署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下令将此人转到 Mardin E 类监狱。据说后来并没有换监狱，听说他仍被单独关押，至今已被关了 40 多天。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9 日的信中指出，在他于 1998 年 11 月 18 日提出申请后，已将他转到 Mardin E 类封闭式监狱，并称 Diyarbakir 和 Elazig 检察署已对此案进行调查。

730.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17 日为 Tunceli 地区的库尔德人 Mehmet Mazac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此人于 1998 年 10 月 22 日前往 Konvaclar，据说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他。据称此人已失踪。据说其家人到 Tunceli 和 Elaz 宪兵和警察那里打听他的下落，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据说他可能遭到警察秘密拘留。另外据报他“失踪”时正在治疗 1993 年期间受的伤。据说此人于 1993 年在 Erzurum 被拘留了五个月，拘留期间据说遭受了酷刑。

有关先前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731.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1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5 月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7/7/Add.1, 第 514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说，Fatih/伊斯坦布尔检察院认定，就 Mehtap Kuruçay、Filiz Öztürk 和 Sabiha Budak 的指称而言，没有理由起诉。但是，考虑到 Incigül Başel 的医疗记录，检察院开展了另一项调查，以便找出负责的官员。

732.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16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1 月代表 Çınarönü 28 位居民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439 段)作出了答复。政府说，在该村发生一名宪兵被杀的事件后，18 名被确定与库尔德人民党合作的人于 1997 年 11 月被拘禁。1997 年 11 月 18 日，其中 13 人获释，另外 5 人被法院逮捕。

733. 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26 日的信中对分别在 1996 年 2 月和 10 月转交的两桩案件(见 E/CN.4/1997/Add.1, 第 498 和 501 段)作出了答复，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后续资料。

734. 关于被控杀害 Metin Göktepe 的警官的审判，该国政府说，1998 年 3 月 19 日，5 名警官——提供了姓名——因对 Metin Göktepe 的虐待和酷刑而被阿菲永高等法院判处七年零六个月的监禁，另外 6 人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

735. 关于在马尼萨对 12 名中学生的审判，马尼萨高等刑事法院判决无罪释放马尼萨警察局的 10 名警官，他们被控在这些学生被拘留期间虐待这些学生。该国政府说，1998 年 10 月，就这一判决向最高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最高法院在判决中

说，鉴于各项国际公约严格禁止酷刑，被控警官的行为显然应被视为酷刑行为，被害者在被拘禁期间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酷刑。

意 见

736.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情况的评估见于以本报告增编一印发的关于其 1998 年 11 月 9 日至 19 日访问土耳其的报告。

乌 干 达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37. 1998 年 9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 Sheikh Abduwel Abdullah Amin —— 坎帕拉 Tawhud 清真寺的伊玛目、Omar Ahmed Mandela、Hussein Abdul Mumir、Muhammed Diriya、Hassan Noor、Ali Mahmood、Asuman Mahmood、Mohamed Gulam Kabba —— 一位援助南部苏丹难民的救援人员，以及两名原籍索马里的肯尼亚人 Mohamed Rashid Asuman 和 Salah，及一名叫 Hassan 的 15 岁男孩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上述 11 人及另外 7 人据报告于 1998 年 9 月 15 日在坎帕拉各地和乌干达东部的托罗罗镇被逮捕。据报告他们被乌干达反恐怖小分队逮捕，这是一支由警官和保安官员组成的特种部队。他们被羁押的地点仍然无人知道。据报告他们都是穆斯林，大多为原籍索马里的乌干达人。

乌 克 兰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38. 1998 年 3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为 Sergey Mikhailovich Voronok，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成员，和 Aleksandr Vitalyovich Kovalenko，雅尔塔市议会成员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两人据称于 1998 年 2 月 10 日在克里米亚被逮捕，自那时以来被单独监禁。据说其家人寻找其下落的努力未获成功。但据报告辛菲罗波尔的乌克兰官员承认这一拘禁，称这两人都还活着，被拘禁在克里米亚之外的一个地方。据称他们受到虐待和酷刑。

美利坚合众国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39.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2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印第安那州两个男子超级保安监狱的资料：在 Westville 的最高控制设施和和 Carlisle Wabash Valley 教养设施的保安住房单元。据说这两个设施与其他 57 个超级保安单元相似，在其他 36 个州也被称为“超最高级”。据报告这些设施关有据称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囚犯，他们被与一般人隔离，关押的条件极其与世隔绝，环境刺激有限，优惠和服务较少，很少娱乐、职业或教育机会，其身体的运动受到特别的控制。在保安住房单元和最高控制设施中，据报告囚犯都被单独关在封闭的牢房中，自然光很少，没有新鲜空气。还有进一步报告说，对这些囚犯，绝大多数人与人的接触、特别是与其他犯人的集体活动都被减少到严格的最低限度，他们都是每天被单独关在其没有窗户的牢房中 22 或 23 小时。某些囚犯据说获准有一些有限的集体娱乐。而且，保安住房单元和最高控制设施据报告仅允许一些囚犯有无接触的探视。人们还相信，这两种设施的看守采用了不必要和过度的武力，尤其是在所谓“牢房提取”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强力将犯人从其牢房中提出。犯人报告说，有些看守谩骂囚犯，对犯人的合法要求莫不关心，并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

740. 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单独关押据信对大多数囚犯的精神状态有损害性的影响。据报告在此类设施的囚犯身上经常看到许多精神病的症状，包括感觉失真、幻觉、大量的游离性焦虑、狂暴或自毁性的爆发，明显的偏执狂、惊恐性攻击、对外部刺激的过度反应、思想、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困难。这两种设施、特别是保安住房单元据信都是为了收容有严重的精神病者，据说其精神病在超最高级保安条件的单独监禁中更为加重。在这两种设施中，据报告对精神病囚犯的医治不足，因为没有足够合格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和治疗方法。此外，精神病囚犯的存在据说在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紧张和敌意。

741.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转交了有关美国移民和归化局边界巡逻处的资料，该处为移民和归化局的执法部门，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开展工作。据称边界巡逻处人员在逮捕没有证件的移民或寻求庇护者时过度和不必要地使用武力。被关押在边界巡逻站的非法移民多次受到执法人员的污辱，有时甚至拳打脚踢。

据说受伤的被羁押者的医疗需求被置之不理，并多次将有关人员迅速送回墨西哥。据称有些边界巡逻站的关押牢房冷得令人很不舒服，因为空调开得太大。还有进一步报告说，在工作地点突袭中被拘留的男子和妇女被用飞机或汽车运往墨西哥，他们被戴上铁链，尽管他们接受“自愿离开”，安全风险很低。据说使用了铁链、手拷和脚镣。最后，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针对指称的移民和归化局官员滥用权力的申诉程序的资料。据报告申诉表主要以英文提供，被羁押者未被告知其权利，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有人阻挠、威胁或阻止他们行使提出申诉的权利。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些个案，这些个案概述如下。

742. 据报告 Daniel Rodríguez Biúrquiz 于 1997 年 2 月 14 日在圣迭戈镇以东一个叫作 Nido de Águilas 的地方与一群移民非法越过了美国——墨西哥边境。据报告他很快被边界巡逻队逮捕，在他试图逃走之时遭到棍棒殴打。在与这一群人中的其他人分开之后，据称他在 Calexico 被驱逐，没有经过有关手续，甚至没有照像，因为他身上的伤痕明显可见。据说 Casa de Apoyo al Migrante in Tijuana 通过墨西哥领事馆提出了一项申诉。

743. 据说 Sergio Ponce Rodríguez 于 1996 年 6 月 18 日在加利福尼亚 Tecate 附近与 11 名其他没有证件的移民一道跨过边界进入美国。他被边界巡逻队人员截住，在摔倒在地之后，他头部、面部和背部据称被人拳打脚踢七、八次，据报告他后来被驱逐。

744. Jesús Hector Gaspar Segura 据报告 1996 年 5 月 23 日在圣迭戈镇东 Nido de Águilas 非法进入美国。据报告还有一位 23 岁的妇女和一名 15 岁的男孩与他同行。据称他们被一名边界巡逻人员逮捕，此人用一根长的黑棍击打 Jesús Hector Gaspar Segura 背部数次，打了另一名妇女两个耳光，拳击那位男孩的胃部并打他的耳光。据称他们受到污辱，并受到威胁，不要抱怨所发生的事情。据说他们在当天午夜被驱逐回墨西哥。

745. Jorge Soriano Bautista 和一位朋友据说于 1996 年 7 月 21 日在加利福尼亚 San Ysidro 附近非法进入美国。据称边界巡逻人员追赶他们，击打 Jorge Bautista 的背部，将他摔倒在地，使其手臂骨折并丧失知觉。在他醒过来之时，他躺在一辆边界巡逻车的后座，一名执法人员正在将他的手臂扭向身后以便给他戴上手铐。据报告他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在他第二次醒过来之时，尽管他一只胳膊骨折，但据称司

法人员仍然将他从围栏之下推到墨西哥一侧。1996年8月5日，在San Ysidro口岸向总视察员办事处提出了一份正式申诉。但至今仍然没有任何调查结果。

746. Ramón González García 据报告 1996 年 1 月 16 日在加利福尼亚 San Ysidro 附近非法进入美国。一名边界巡逻人员使他大吃一惊，据说他被戴上手铐并被面朝下摔在地上。据称那位执法人员抓着手铐拖他，并将全身的重量压在他的踝关节上。据报告他在极度痛苦中被交给了墨西哥当局——Grupo Beta，而不是被正式逮捕。据说向美国 San Diego 检察院提出了一份正式申诉，但还不知道结果。

747. 最后，特别报告员转交了有关被移民和归化局逮捕和拘留的无人陪伴的儿童的资料。据说有些儿童在被边界巡逻人员逮捕之时受到虐待，并随后被移民和归化局拘留，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人们还对这些儿童在移民和归化局少年监管设施中被拘留的时间和条件提出了批评。儿童在移民和归化局被拘留的时间平均为 30 天。如果将中国儿童分开考虑，这一数字降为 12 至 14 天，尽管有关做法在移民和归化局每个管辖地区不同。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中，年龄在 14 至 17 岁之间的一些男孩据称遭到殴打、拳击、脚踢和谩骂，他们在 1997 年秋天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边界一带被拘留。还有报告说，其中有些人被拒绝医治在被捕期间所受的创伤。

748. 被移民和归化局逮捕和拘留的妇女据报告受到污辱，受到痛苦和有辱人格的阴道搜查，并遭到男性边界巡逻人员的性虐待。据报告妇女在入夜之后被单独或以全部为妇女的小组被驱逐到墨西哥，夜间她们更容易受到攻击。在这方面，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个案如下。

749. 两名危地马拉妇女，Luz López 和 Norma Contreras 据报告 1996 年 3 月 7 日在 El Paso 以东 Ysleta 边界巡逻区跨过格兰德河之后被一名边界巡逻人员逮捕。据说她们被戴上手铐并被关在那位边界巡逻人员的车内，受到此人的三次性攻击。最后一次攻击据称发生在边界巡逻拘留中心的一个拘留室和澡堂，并且是当着另一位执法人员的面。在此之后，据说这位执法人员给了这两名妇女每人一个美元，然后将她们放入美国。这两位妇女据报告提出了一项正式申诉，该案然后由司法部人权司进行调查。据说司法部未作任何结论就放弃了对这两名妇女正式申诉的调查。据报告已对边界巡逻处提起了诉讼。但是，据报告在两年之后，该案仍未判决，尽管人们认为这两名妇女已能够从照片上辨认上述两名边界巡逻人员。还有进一步报告说，在对该案进行调查期间，这两位执法人员已被免于外勤。

750.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提醒该国政府在 1995 至 1997 年期间提交的许多案件，未就这些案件得到任何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51. 1998 年 11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为 Leonard Peltier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于 1976 年 2 月 6 日在被判定犯有一级杀人罪之后立即在马里恩监管处被拘留。从那时以来，他多次受到各种形式的虐待，并数次被拒绝医治。而且，据说马里恩管制监狱的拘留条件不人道：据称囚犯呆在 6 × 8 英尺的牢房中每天 22 至 24 小时；不允许与人接触。Leonard Peltier 据报告经常被关在囚犯称为“坑洞”的地方，每天遭到毒打。在他被监禁的头 20 年中，据报告拒绝就其右膝盖软骨和颞骨挫伤提供所需的医治。据说他在 1996 年才最后得到医治。第二次手术是在监狱进行的，尽管狱医告诫说，Leonard Peltier 应当在明尼苏达州 Rochester Mayo 诊所医治，因为 Springfield 不具备有关设施，在这次手术后，据说他需要输血 11 升，并在特别护理中昏迷了 14 个小时。在这次手术之后，据报告他被拘留在一个 6 × 8 英尺的、满是昆虫的隔离牢房，并连续 5 天每天都被拉出去接受辐射。据报告他极其痛苦。手术一个月之后，尽管手术失败，但监狱官员仍然不断地要他在 Springfield 进一步作手术。他拒绝再作手术，除非是到 Mayo 诊所。据报告他的颞骨没有得到任何医治，据说他的颞骨现已僵化，据信由于他的状况他一直处于痛苦之中，并只能进食流食。

意 见

752. 自 1995 年以来就没有对特别报告员的来文作出任何详细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遗憾。他相信，到下一次报告之时，他将会收到有关这些来文的答复，以及上文中概述的有关案件的答复，这些事项继续令人关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5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在伦敦 Wsormwood Scrubs 监狱据称蓄意对囚犯施以酷刑和其他各种形式虐待的资料。据报告，数年来，该监狱的囚犯，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在隔离处的囚犯，每天都受到监狱官员的低度人身虐待和谩骂。“蹲伏”搜查和污辱人的脱衣搜查、经常的拳打脚踢、污辱人和种族主义的谩骂、和打耳光等事项都有报告。据信有些囚犯被作为多次人身攻击的目标，有些人遭受了极度的痛苦，所受伤害长期不愈，据称是因为其信仰、其种族或其被认为的态度。这些指称的行为据说为监狱管理部门所容忍，有关发生这些行为的警告据说被监狱局置之不理。囚犯本人和书面提出的申诉据说无人理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向首席监狱视察员提交了一份报告之后，据说监狱局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1998 年 3 月 31 日，据说还就 1996 年 10 月至 1998 年 3 月期间的大约 40 项请求开展了一项警方的刑事调查。同日，据报告有 8 名监狱官员和一名典狱长被停职。据报告，至今为止，尚没有根据 1998 年刑事司法法第 134 条提出任何起诉申请，该条规定，相当于酷刑的行为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尽管在进行这些调查，但在 1998 年 5 月，据报告仍有三桩囚犯提出的有关监狱官员实施攻击的主张。

754.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中说，市警察局对 1998 年 5 月 31 日之前所有有关攻击指称的调查很可能将延续到 1998 年底，届时皇家检察院将通过一份报告。在这一阶段，政府不宜进一步评论这些个案。政府还说，一旦收集到充分的事实支持任何指称，有关工作人员将被停职，有关事件将移交警方。因此，1998 年 4 月 1 日有 8 名监狱官员和一名典狱长被停职。5 月 31 日之后爆光的案件正在由 Wormwood Scrubs 的行政主管初审。最后，该国政府说，这些囚犯一旦被确认，就全部被转到其他监狱。

755.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 Maze 监狱囚犯 David Adams 的资料，据称此人于 1994 年 2 月 10 日在东贝尔法斯特被警察逮捕。在被捕之时他提供了假信息，据称遭到拳打脚踢。据报告他随后被转到 Castlereagh 拘留中心，遭到进一步的殴打。据报告他的头部被步枪刺刀划伤，尽管他头部的伤口在流血，但他仍然被直接带到犯罪演示厅。据报告一些警官对他使用武力，使他受

到重伤。据报告他被转到 Ulsteer 医院，然后转到 Musgrave Park 医院。北爱尔兰高等法院 1998 年 2 月作出了一项对他有利的判决，认定 David Adams 所受大多数伤害都很可能因直接、故意的击打所致，应当判给原告损害赔偿金。尽管有这一判决，但却没有任何警官看来由于对 David Adams 的攻击而受到纪律制裁或受到刑事起诉。然而，在高等法院作出结论之后，北爱尔兰警察申诉问题独立问题委员会据报告任命了两名苏格兰警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项调查，包括可能发现的任何犯罪或违纪行为。因此，特别报告员将特别感谢就这一调查的范围和结论提供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中确认了上述事实，但没有对特别报告员的要求作出响应。

有关先前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75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先前转交案件的进一步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件中对所有这些指称作出了答复。

757. 1995 年 4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为在此前不久在警察羁押中死亡的四人发出了一封信件，据称他们是死于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该国政府在 1996 年 7 月 31 日的信中对此案作出了答复(见 E/CN.4/1997/7/Add.1, 第 535 段)。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了进一步的资料。据报告人们对这些羁押中死亡案件调查的彻底性、及时性和公正性表示了普遍的严重关注。据说死因调查法庭将案件发回重审的职权有限，因而有关死因调查难以审查任何拘留中死亡争议的所有方面。而且，警察调查的秘密性以及死因调查的程序固有的局限性据称引起了有关调查方法的问题。在最近另外两桩案件中，据报告死因调查陪审团有关非法杀人的判决没有引起对负责的执法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或采取纪律措施。

758. 关于 Shiji Lapite(见 E/CN.4/1997/7/Add.1, 第 535 段)，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新的资料，检察长在 1996 年 8 月重申了其不起诉与逮捕 Shiji Lapite 有关的任何官员的决定。而且，据报告警察申诉机构 1996 年 12 月决定不对有关警官提出纪律控告。据报告，使用锁颈物的警官从未接受过关于这种制服手段的适当培训，他也不知道其危险。据报告政府没有颁布过有关可以接受的使用这种限制手段的明确指导方针。报告了两桩最近由于使用锁颈物而在警察羁押中死亡的事件。政府答复说，

鉴于警察申诉机构仍然在考虑这桩羁押中死亡的案件的纪律方面，因此不宜详细评论。

759. 关于 Richard O'Brien(E/CN.4/1997/7/Add.1, 第 537 段)，根据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的资料，据报告警察申诉机构 1997 年 2 月宣布，两名警官将因玩忽职守而受到纪律处分。特别报告员希望收到有关纪律处分结果的资料。政府在答复中说，Richard O'Brien 的家属寻求皇家检察院就不对任何涉案官员提出刑事指控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经过重审，皇家检察院宣布，三名官员将面临杀人的指控。该国政府进一步说，审判预计从 1998 年 11 月开始，由于开始进行刑事诉讼，对有关两名官员的纪律处理暂停。

760. 关于 Brian Douglas(E/CN.4/1997/7/Add.1, 第 536 段)，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的资料表明，在逮捕他时使用的手柄在侧面的警棍比直的警棍威力大四到五倍。1996 年 8 月，据报告内政大臣核准向所有警察部队配发新的警棍。据报告警察申诉机构对有关此类装备使用的申诉以及报告有头部重伤的案件表示了关注。政府在答复中确认了有关 Brian Douglas 案件的事实，确认在死因调查中，陪审团作出了“意外事故”的裁定。政府答复中还附有一份警察申诉机构 1996 年 10 月 1 日的新闻稿，该机构在新闻稿中说，警察申诉机构关注的是，新的警具应仅用于防御威胁采用的暴力，而非用于进攻性的目的。因此警察申诉机构正在密切监视有关刚性手铐，新警棍和 CS 喷物剂使用的投诉。

761. 关于 Dennis Stevens(E/CN.4/1997/7/Add.1, 第 538 段)，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的资料说，警方调查的结果已在 1996 年 5 月提交了皇家检察院。据报告当时没有就其死亡进行验尸调查。据报告死后进行的三次检查澄清了，在他被束缚期间血压升高和供血受阻引起或助成了肌肉损伤，导致其死亡。据说他的家属要求对其死亡进行独立调查。还对使用束缚带作为一种约束手段表示了关注。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据报告在 1990 年访问联合王国之后得出的结论说，“束缚带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约束形式；可能对囚犯具有人身风险”。政府在答复中说，监狱局任命了一位高级典狱长进行一项私下内部调查。由于这一死亡的情节，进行了一项警方调查；并在 1996 年 5 月向皇家检察院提交了调查结果。断定没有充分的理由起诉个别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要求，皇家验尸官当着陪审团的面公开对这桩死亡案件进行了死因调查，调查于 1997 年 12 月 18 日结束，一致裁定

为意外死亡。该国政府进一步说，监狱局就控制和限制技术与死亡问题进行了一项分别的审查：报告已存入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图书馆。最后，该国政府说，1996年12月向典狱长发出了指示，其中修订了使用控制和限制手段指南，反应出从这一桩和其他一些死亡案件中吸取了教训。1987年11月还向所有各机构所有监狱官员发放了一个小册子，提醒他们可能显示被束缚中的囚犯陷于痛苦的各种迹象和症状。

762. 关于 Bernard McGinn 和 Miceal Caraher (见 E/CN.4/1998/38/Add.1, 第 447 段)，特别报告员转交了新的资料，这些资料中说，独立警察申诉委员会受到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因为据称其并非独立于警察部队——皇家乌尔斯特警察，其官员被用来调查对皇家乌尔斯特警察其他警官的申诉。而且，对士兵或对警察的申诉都尚未作结论。由于 Bernard McGinn 在被捕期间受了重伤，据称其在正常审问程序之外对一位高级警官的供诉不应当在法庭上使用。但据说如果皇家乌尔斯特警察决定要依靠这些指称的供诉，法院很可能将其接受为可以接受的证据。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同时被捕的 Martin Mines 和关于 Miceal Caraher 的资料。据报告这两人在 1998 年 6 月一次出庭之后受到攻击。在他们到达 Maze 监狱之时，据报告他们抱怨对其虐待，受到医务官的检查，并向管区典狱长作了陈述。据信这些行为都是旨在恐吓他们，不要对其诉讼羁押提出质疑。据报告，典狱长说不能够保证在他们下一次出庭之时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政府在答复中说，在对 McGinn 和 Caraher 的刑事诉讼中结束之时，将开展有关申诉调查。关于 Caraher 和 Mines，申诉调查仍然在进行，调查官设法与申诉人面谈，但至今尚未成功。独立警察申诉委员会决定不监督这项调查。

意 见

763.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所作详细的答复。他还注意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酷刑委员会对“许多在警察羁押中死亡的案件以及显然未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调查机制处理有关警察和监狱主管机构滥用职权的指称，... 并及时公开报告”表示关注(见 CAT/C/SR, 第 11.5(a)段)。

乌兹别克斯坦

定期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64.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17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独立人权组织主席 Mikhail Ardzinov 的资料,据称他于 1997 年 12 月 21 日在撒马尔罕遭到警察毒打,据报告他与 Jomol Mirsaidov、独立人权组织成员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族领导人、前去参加塔吉克族全国文化中心的一次会议,在街上被警察截住检查证件。据报告他们被带到内政部撒马尔罕地区管理局 Bogibomolyarsky 警察局,据报告他们在那里被要求签署一份正式的警告书,因为他们组织了一次未经批准的会议。据报告他们拒绝签字。Mikhail Ardzinov 据称被羁押了 20 个小时,在警察局内遭到 5 名警官殴打。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衣警官据报告开车将 Mikhail Ardzinov 运到塔什干,在释放他时警告他不要返回撒马尔罕。据称这两人被羁押是为了使塔吉克族全国文化中心的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举行。

765.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 1996 年提交的许多案件,未就这些案件收到任何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66. 1998 年 1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约 100 多人的群体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 1997 年 12 月 3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纳曼干被警察逮捕。据说这些人包括 Mukhammadzhon Yuldashev、Ilkhom Mamadaliyev、Alisher Nashmiddinov、Odilshon Obidkhonov、Abdufattakh Nazarov、Bakhodir Rakhimzon、Rashid Ogalikov、Dilshod、Tokhirzhon、Khasanboy、Olimzhon Buriyev、Abdusamad、Akhmadali、Abdullo、Kodirkhon、Valikhon、Ibrokhimzon、Ibrokhim、Khayntboy 和 Mukhammadzhon。据指称在一系列谋杀警官和区域官员事件后他们被无证拘留,并据报告在拘留期间均遭到辱骂、威胁、殴打和虐待。据说警察尤其以有胡须的青年人为目标,指控他们为一诚笃的伊斯兰教派成员,并威胁要割下他们的胡须和拿走他们的钱。据报告,警察在被拘留者中间安放武器和麻醉品,以便捏造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据报告,被拘留者自逮捕以来被剥夺了与律师或家庭的任何联系。

委内瑞拉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76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768. 据报告 Luiris Elena Flores(16 岁)因涉嫌 1996 年 3 月 14 日在米兰达州 Ocumare del Tuy 发生的抢劫在家中被技术司法警察成员逮捕。据指称,警察打她并威胁她如果她不承认抢劫就杀死她的男朋友和她一岁的儿子。几天后,她的男朋友据说被技术司法警察成员逮捕和拷打,以迫使 Luiris Elena 招供。在被逮捕的四天后,即 1996 年 3 月 17 日, Luiris Elena 显然因拘留期间受到的待遇而流产。据报告,她在得到一些药品后被送回她的牢房,她仍然在被拘留之中。

769. Arnold Blanco(15 岁)和 Carlos David Fuente(16 岁)据报告于 1996 年 7 月 3 日在佩塔雷的家中被苏克雷市政警察逮捕。他们被转送到在加拉加斯的技术司法警察少年拘留中心。据说,他们在那里遭到监狱囚犯的严厉殴打。

770. Jairo A. Carresquel(16 岁)据报告于 1996 年 2 月 12 日在阿普雷州的 Guasqualito 被技术司法警察成员逮捕。据指称,他遭到技术司法警察成员的殴打,然后他们将他转送到警察总部。在那里他们显然给他带上手铐并将他吊在空中,据说在他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时他的腹部一再遭到殴打。

771. Kevys Wilfredo Palmera 和 Francisco Beltrán 据报告同 Juan Vicente Palmero 一起于 1997 年 2 月 26 日在阿普雷州 Cararabo 海军基地被海军逮捕。据指称,他们被士兵打翻在地和遭到脚踢。Juan Vicente Palmero 和 Francisco Beltrán 的精神和身体据说遭到海军的折磨。Juan Vicente Palmero 据说被海军杀害。

772. Angel Jaidar Iruiz(15 岁),据报告于 1995 年 1 月 14 日在玻利瓦尔州的 Caicara del Orinoco 的家中被国防警卫第 87 分队的成员逮捕。他和三名据报告与他同时被逮捕的其他青年据说当着社区和他们家庭成员的面遭到殴打并几乎被淹死。后来,他们被转送到当地警察局,据指称他们在那里手腕被捆着吊起来并遭到电击。根据收到的资料,一名州检察官来到这些青年遭酷刑的地方但没有干预。据指称,受害者没有得到医疗。

773. Yuraima Lara 据报告因 1997 年 10 月 16 日在佩塔雷 Urbina 的主要街道散发传单被米兰达州苏克雷的地方警察成员逮捕，指控他破坏公共秩序。他似乎被转送到首都加拉加斯情报和预防总局的军营，在那里据说他的头和腹部遭到殴打。据说不允许他的家庭探望他。Yuraima 据报告于 1997 年 10 月 21 日被释放。根据报告，由于殴打的结果他被送到 Pérez Carreno 医院接受治疗。

774. Wilfredo Alarado, 图尔维奥 1 区布里萨斯维护居民权利协会主席，据报告于 1997 年 7 月 16 日在拉腊州巴基西梅托被国防警卫成员逮捕。他被转送到一座娱乐公园，在那里他似乎被用链子栓在一根管道上，被手铐脚镣。根据报告，他被倒吊起来，遭到电击的酷刑，并处于倒吊状况直到 7 月 17 日中午。后来，他于 1997 年 7 月 22 日被释放。

775. Sisco Torbello Cordero, 与古巴友好机构的一名成员，据报告因涉嫌抢劫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被拉腊州巴基西梅托镇的技术司法警察成员逮捕。据指称拘留期间警察打他，要他招供。Sisco Torbello Cordero 仍在拘留之中。

776. Francisco Javier Conde Guaita 据报告于 1996 年 7 月 12 日在家中被派遣到 La Guaira, Lizandro Herrera 和 Eracio Izaguirre 的技术司法警察官员逮捕。警察似乎是乘一辆车到达的，车牌号为 D-3870。Francisco 据说被转送到 La Guaira 警察局，据指称他在那里遭到警察局官员的殴打和脚踢致死。

777. Antonio Espinoza 据报告于 1996 年 10 月 24 日在阿拉瓜州瓦伦西亚的 Plaza Santa Rosa 附近的和平游行期间被 Carabobo 的警察根据名叫 Villegas 女监察员的命令逮捕。后来，他们似乎被转送到加拉加斯 Helicoide 情报和预防总局的总部。据指称，他被锁在一间牢房里，灯一直亮着，在那里他遭到精神折磨，失去了时间概念。他似乎于 1996 年 10 月 30 日获释。

778. 据报告，Baudilio Contreras 于 1996 年 11 月 19 日在农民举行要求归还土地的示威期间在巴里纳斯州埃茨基埃尔萨莫拉市遭到国家警卫成员的拷打。据指称警卫踢他，用棍子打他的腿和手臂。根据报告，他们将他栓在马尾巴上，让马拖着他奔跑了约 800 米。据信他于 1996 年 11 月 20 日被释放。

779. Allison Joleiska González García, 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广场查考警察学院的一名学生，据报告于 1996 年 6 月 15 日在学院被逮捕。在该星期六的下午 4 时和 4

时 30 分之间，据指称 Johny González Noguera 官员在浴室里奸污了 Allison。她提出控告并将案情记录在案。警察可能企图清除证据，以便隐瞒任何不正常迹象。

780. Daivis Eduardo Vargas Bravo, 委内瑞拉武装部队的一名学生，据报告于 1996 年 4 月 21 日晚几分钟到达加拉加斯 El Valle。1996 年 4 月 22 日，据指称 Vargas 家庭接到学院打来的电话，向他们报告 Daivis Vargas 的死讯。据说他的亲属在 La Guaira 医院停尸室认出了他的尸体。他们声明尸体膨胀，有青肿等伤痕，失去了一只眼睛和所有牙齿。

781. Edison Pérez 于 1997 年 2 月 15 日在圣卢西亚的 Carretera Petare 碰到苏克雷市警官 David Dupre Dávila 和市警官 José Antonio Sojo 以及其他官员，他们都处于醉醺醺的状态。据指称 David Dupre 甚至连话都没说对着 Edison Pérez 的脸上就是一拳，然后又打他的腹部和背。

782. Robinson Mejías Ciro 和他的兄弟 Luis Adolfo Mejías 据报告在加拉加斯 Andrés Bello 街的 Zulia 拐角被一群便衣人员逮捕。据指称，这些人将他们捆起来和严厉殴打他们。根据报告，然后他们将他们送上一辆面包车，在车里他们遭到殴打，并被带到 Maripérez 总部。攻击者承认他们自己为市警察官员。

783. 据报告，Gloria Magiba López Pérez 在苏克雷居民区，Calle Miranda, house No.16-02, “La Cañada”, “23 de Enero” 的家于 1996 年 10 月 8 日遭到市警察成员的搜查。据说，她被转送到在加拉加斯 Helicoide 的情报和预防总局的总部。在那里 Gloria 受到性虐待的威胁，头部两次挨打，同时他们威胁要杀死她的丈夫和打她的兄弟 José。

784. Luis Evelio Quintero 据报告于 1997 年 3 月中在米兰达州 El Llanito 的技术司法警察总部遭到拷打。据指称，警察总部的官员给他的全身通电。根据报告，该惩罚是在距离技术司法警察总部 30 分钟远的一所房屋里进行的。

785. Leonardo 和 Luis Elbano Peña Rosales 据报告于 1997 年 1 月在阿普雷州 El Nula 的 Fuerte Yaruro 遭到酷刑。据指称，他们的脚被捆起来，被直升飞机吊着下沉到水中，显然还试图用一个口袋蒙住他们的头使他们喘不过气来。据指称这些做法被 Guasdualito 的一名公共检察官所见。

786. Gustavo Condes, 一名通讯员, 据报告被技术司法警察逮捕, 指控他于 1996 年 12 月 12 日在联邦地区 Libertador 市的技术司法警察主要总部抢劫。据称他并没有作此案。据指称, 他遭到拷打、受到电击和模拟处决。

787. 据报告 Sergio Bolívar 于 1997 年 1 月 29 日在拒绝给市警察官员 5,000 博利瓦之后在 Vargas 地区的 Vargas 市被逮捕。似乎对他发起了拥有毒品的调查; 据说他被转送到市警察情报司, 然后被送到 Vargas 市的技术司法警察总部。被假定对这些攻击负有责任的警官之一据指称是 Miguel Rodríguez Arnoldo Vargas。

788. Ronald Rafael Guillén Dugarte(16 岁)据报告于 1997 年 6 月在 Mérida 被军事情报署的官员和国家警察官员绑架并遭到野蛮殴打。他似乎被指控盗窃了一件军事武器。

789. Pedro Jesús Monsalve Suárez(16 岁)据报告于 1997 年 1 月 15 日在通往 El Junquito 的公路的 13 公里处的 Niño Jesús 住宅区被逮捕, 遭到殴打并被杀害。技术司法警察反抢劫司 C 大队的人(他们显然是与 152 和 154 巡逻队同来的)据指称在没有任何法院逮捕证的情况下, 出现在他家里并开了几枪, 以造成枪战的假象和杀害 Pedro。

790. 在同一信中, 特别报告员提醒政府他没有收到对他 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若干案件的答复。

791. 由于人力资源有限, 政府 1998 年 1 月 29 日、2 月 3 日、3 月 26 日和 5 月 18 日的答复未能列入本报告, 但将列入下次报告。

越 南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79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793. Thich Nhat Ban(世俗姓名为: Ho Buu Hoa), 一佛教和尚, 据指称拘留期间遭到多次虐待并据报告因最近遭到的虐待而生病。据指称, 1993 年治安警察采用打他和然后用链子将他拴在一棵树上三天不给吃的办法企图劝他离家。据报告, 他于 1994 年 10 月被逮捕, 指控他“破坏宗教团结”, 因为他参与了为帮助洪水受害

者而组织的越南统一佛教会抢救团。据报告，目前他在 Xuan Loc Z30A 再教育营服为期四年的徒刑。据报告 1997 年 8 月，Thich Nhat Ban，呼吁监狱当局改善囚犯条件，要求当局停止虐待和提供适足的食品和医疗。在发出这一呼吁后，据报道，他被转送到 K2，一个设在森林里的纪律制裁区，据说他在这里被单独锁在监牢里。据报告单独监禁牢房既潮湿又黑暗，不通风，没有窗户或灯。这种牢房据说也极小，约 2.5 平米。据此称，囚犯的食品定量不足，因为他们仅得到很少一点用盐水泡的米饭。结果，在被单独监禁一个月后，Thich Nhat Ban 据说处于极其虚弱状况。

794. Duong The Tung 据报告因谋杀一名警察于 1996 年 4 月 16 日被河内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等待宣判时，他在法院前厅遭到警官用电棍的殴打。尽管在带往前厅时他身体良好，但当他回到法庭时，据报告电刑对他身体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据说他于 1997 年 4 月 24 日被行刑队处决，他向总统发出要求宽恕的最后呼吁遭到拒绝。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95. 1998 年 11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9 名囚犯发出一份紧急呼吁：Tran Van Luong，出生姓名：Truong Van Lan，越南共和国国会前议员、教会在俗人员 Mai Duc Chuong，胡志明市附近 Thu Duc the Mother Cordedemptrix 的罗马天主教会成员、Tran Nam Phuong，一名佛教徒、Phan Van Ban，南越军队的一名前军官、Nguyen Van Bao，一名教师、Y Blot，嘉莱——昆嵩省少数民族山区部落的成员、Do Huon，一名越南血统美国人、Le Van Son，好好教派的一名成员、Nguyen Truong。他们全都被拘留在清化省清锦区 T5 再教育营。据指称，指控他们企图“推翻人民政府”。据说囚犯身体极其虚弱，患有严重疾病和受到营养不良和维他命不足的严重影响。据指称，长期的单独监禁、苦力和长期的严厉生活条件使他们的身体积累了各种疾病。此外，据指称，他们被剥夺了医疗。

796. 在同一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告诉政府他收到有关下文提到的两名佛教和尚的资料，他们是越南独立统一佛教会的成员，目前被拘留在同奈省春禄区 Z30A 再教育营。Thich Thien Minh(世俗姓名：Huynh Van Ba)据报道于 1979 年被判无期徒刑。在试图逃跑后于 1986 年被判第二次无期徒刑。据说他进行了若干次绝食斗争，抗议对其他囚犯的虐待，他因此被单独监禁并连续几个月得不到象样的食品。

现在据报告，他被单独监禁在 K2,是在森林中的 Z30A 的纪律惩罚分营。Thich Hue Dang(世俗姓名： Nguyen Ngoc Dat)据报告因书写有关佛教和民族改革的传单于 1992 年 6 月 18 日被判 20 年徒刑。据指称，他身体极其虚弱并患有糖尿病。据报告，这两个和尚被剥夺了医疗。

也 门

79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他尚未收到对他 1996 年转交的若干案件的答复。

南斯拉夫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798.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2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799. 在对 Drenica 村庄的袭击中 24 名阿尔巴尼亚人遭到酷刑和杀害。据报告袭击是由塞族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南斯拉夫军队的士兵进行的。24 名遇害者中有 10 人据指称是 Ahmetaj 的成员。据报告警察于 1998 年 2 月 28 日进入有 36 名成员的 Ahmetaj 家庭的住宅并强迫所有人趴在地上。据指称，警察开始殴打和拷打他们所有人，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随后在场的 10 名男子被挑出并据报告被带到院子里遭到殴打和被逐个处决。

800. 据报告 1998 年上半年，佩甲、普里兹伦、米特罗维察、普里什蒂纳和尼什的一些塞族法庭。针对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发起调查程序，指控他们为科索沃解放军成员或勾结者。为了从被拘留者身上获得自证其罪的供述，据报告，他们遭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Rexhep Bislimi, 为维护人权和自由理事会工作的一名 32 岁的人权积极分子和前政治犯，据指称于 1998 年 7 月 6 日被逮捕并在关押期间遭到严厉酷刑和非人道待遇。他因严重受伤被送到普里什蒂纳医院。在他于 1998 年 7 月 22 日在普里什蒂纳医院死亡前不久，据报告，他的身上被描绘为具有遭到酷刑和严厉虐待的伤痕。设在贝尔格莱德的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他进行了干预。

801.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提醒政府他尚未收到对他 1997 年提交的若干案件的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802. 1998 年 8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官和律师问题独立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代表 Destan Rukiqi 先生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他是一名人权律师，近几年在科索沃为阿尔巴尼亚族政治犯辩护并据报告向设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战争罪法庭提供了有关塞族特别警察部队在科索沃所犯罪行的资料。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当着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被逮捕并于同天在一快速程序中因被指控破坏关于公共秩序塞族法律第 6 条第 3 款所指的公共秩序而被判最长 60 天监禁徒刑。据指称，逮捕后他遭到警察的严厉殴打，并因殴打给肾脏造成伤害的严重情况于 7 月 30 日住院。

803. 在同一紧急呼吁中，两名报告员还报告说，另一名人权积极分子，Zahrida Podrimcaku，于 1998 年 6 月 9 日在普里什蒂纳被逮捕。据报告，她正在调查 1998 年 5 月 31 日在 Poklek 村发生的一次事件，其中在对该村的袭击期间警察拘留了 10 名阿尔巴尼亚族男子。其中一人的尸体，Ardian Deliu，据报告在第二天被发现，而其他 9 人均下落不明并估计已经死亡。

意 见

80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禁止酷刑委员会有关南斯拉夫情况的结论：

“委员会极为关注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有关国家警察部队使用酷刑的许多报告。委员会从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可靠资料包括警察犯下的许多暴行和酷刑事件，特别是在科索沃和 Sandzack 区。警察，特别是其特别单位犯下的酷刑行为包括用拳头殴打、用木棒或铁棒殴打，主要是针对头部、肾部位和脚底，造成伤残和在有些情况甚至造成死亡。还有使用电击的情况。委员会的关注还产生于可靠的资料，即利用酷刑获得的供词被法院接受为证据，甚至在被审前体检确认使用过酷刑的情况。” (CAT/C/SR.354, 第 13 段)。

赞比亚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80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的进一步资料称，在 1997 年 10 月 29 日实行的紧急状态期间，根据维护公共治安法(它允许未经起诉拘留最长 28 天)被拘留的若干人遭到警察的拷打，以强迫他们揭发政变企图中的其他指称参与者和供认他们自己的参与情况。根据收到的资料，对紧急状况被拘留者有些有限的保障，包括宪法条款，其中规定在拘留的 14 天内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发表一项通知，提供姓名、地址和拘留所依据的法律。其他保障据说包括得到律师的帮助和对拘留提出质疑的权利，但不得早于被羁押三个月之后。有关这次政变企图，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11 月 7 日发出的紧急呼吁中对下列四人所受待遇表示了他的担心。

806. Dean Mung'omba, 赞比亚民主大会领袖，据报告在卢萨卡中心区警察总部被单独监禁四天期间遭到酷刑。据报告，他于 1997 年 10 月 31 日在家中被 8 名警察逮捕并从 11 月 1 日起遭到一组 15 名警察的拷打。据指称，他被剥夺了食物、水和睡眠并还遭到体罚，包括用燃着的香烟烫他的手臂和腿和在他带的手铐上通电。据报告，他还被强迫忍受被称为“荡秋千”的酷刑办法，即将他被铐的双手悬在一根铁杆上，双腿用绳子捆住，然后对他进行殴打。当他于 1997 年 11 月 4 日出庭时，他身体上的伤痕和被香烟烧伤的痕迹明显可见。后来，据报告一名医生对他身上的伤痕和烧伤作了确认。11 月 4 日，据报告，他被转到卢萨卡中央监狱。

807. Steven Lungu 上尉，指称的政变领导人，据指称也在同一警察局遭到酷刑。Dean Mung'omba 报告说，看见他在遭到酷刑后躺在警察牢房地板上失去知觉，当他最终恢复知觉后仍不能行走。

808. Jackson Chiti 上尉，据指称遭到 6 天的类似拷打。他从 1997 年 10 月 28 日起被拘留。据指称，当他被吊在空中“荡秋千”时，警察打他，要求他揭发未遂政变中自由进步阵线的领导人。

809. 据指称，Bilex Mutale 少校也遭到酷刑，企图强迫他供出特定个人为政变企图的参与者。据报告他被两名警官用短棍殴打。据指称警察威胁他说，如果他不供认钱是赞比亚民主大会领导人所给，就报告他是被“死着带进来的”。

810. Musonda Kangwa 少校据指称在拘留期间遭到警察拷打。他从 1997 年 11 月 2 日至 13 日被单独监禁，被指控参与未遂政变。在对他提出的人身保护申请进行听证时，据报告，他一再诉说疼痛难忍，这是他遭酷刑受伤的结果。

811. Robert Chiulo 下士在 1997 年 12 月 7 日的那一周，在 Maina Soko 军事医院死亡，据指称，这是因酷刑期间受伤的结果。他的妻子，Patricia Mwewa 报告说，尽管她的丈夫在逮捕时受到枪伤，但他的情况一直在改善，直到医院警卫于 1997 年 11 月 7 日和以后的几天拒绝她见她的丈夫。然后，在 1997 年 11 月 30 日他们告诉她他已死亡。据报告，她被剥夺了获得验尸结果的权利。据说当局解释说，他死于虐疾。

津巴布韦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812.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有关 Kevin John Woods、Philip Masiza Conjwayo、Michael Anthony Smith、Barry Desmond Bawden 和 Dennis Bawden (称为“赫拉雷四人”) 的资料。据报告，他们因 1988 年 1 月爆炸(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房舍而被监禁并被关在赫拉雷的奇库鲁比最高安全监狱，据指称处于非人道条件之下。据指称，他们被单独监禁 5 年另 21 个月，见不到阳光。据报告，牢房拥挤和不卫生。据报告，患结核病的个人和处于艾滋病最后阶段的人与其他囚犯被关在毛毯发臭和体液在地上横流的牢房里。监牢里没有热水，肥皂很少。1997 年 4 月 7 日，进行例行搜查的 30 名狱警据指称对这四人实行挑衅性和下流行为。据指称，他们当着其他囚犯的面对他们进行脱衣搜查并毁坏他们的物品。政府 1998 年 9 月 30 日的信确认收到该来文。

其他通讯：转交巴勒斯坦当局的材料

一般通讯和收到的答复

813.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根据他收到的资料，在西岸，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当局管辖下的加沙地带被逮捕或拘留的大量人受到酷刑和

其他形式的虐待。自 1996 年初以来，人们经常报告酷刑和虐待案件，据报告人们向检察长或地方检察官提出若干次正式起诉，但常常得不到答复。包括警察、巴勒斯坦预防性保安局、公民和军事情报处(分别为 the mukahbarat 和 the stikhabarat)、第 17 部队(直接向阿拉法特主席负责的特别部队)和新警察(the bahriyya)在内的巴勒斯坦保安部队的多数部门据报告参与了这些行为。巴勒斯坦警察迅速扩张，将没有受过培训的警察安置在对其他人具有统治权威的职位上，据认为这是酷刑扩散的一个因素。据报告巴勒斯坦保安部门的负责人没有对酷刑和其他虐待指控进行调查，这是对下属实行的酷刑和其他虐待做法的怂恿。个人针对被怀疑犯下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人提出的控诉几乎总是被熟视无睹，这似乎造成了一种逍遥法外的气氛，使酷刑有增无减。只有在少数情况中肇事者受到审判和惩罚。被单独监禁的期限似乎被延长，从而增加了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危险。被逮捕的人往往被单独监禁一个星期至一个月。最常用的办法包括：用电和香烟烫(有时在人被悬在空中和遭殴打时进行)；shabeh(被凌辱的状况)和不让睡觉(最长可持续 20 天)的待遇；对感觉器官进行不同形式的虐待，包括 khazana(关在碗橱大小的房间里)、被放在空调机前被冷风吹或被连续 24 小时置于大喇叭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并悬吊在天花板的勾子上，受害者被倒吊在空中或双手被铐上；用缆绳、软管、棍子或手殴打和脚踢(这当然是最常见的酷刑或虐待方式)；对着身体浇融化了的塑料；进行惩罚、使人伤残或奸污女亲属的威胁和污辱。最后，必须指出，据指称害怕报复的恐惧阻碍了人权组织向受害者收集证据。这种现象似乎自 1996 年以来加剧并据认为与日益广泛使用的酷刑或虐待有关。

81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815. Salman Jalaytah 据认为于 1995 年 1 月 15 日被巴勒斯坦预防性保安局逮捕。据报告他在被关押期间得不到食品、遭到电击、被钳子夹和受到缆绳殴打。他的尸体上有明显的暴力痕迹，据指称，这于 1995 年 1 月 18 日被他的家属所见。据认为进行了尸体解剖。

816. Muhammad 'Atwa 'Abd al-Majid al-'Amur 据指称于 1995 年 4 月 24 日在他的屋里被巴勒斯坦预防性保安局逮捕。起初他被拘留在 Rafah，然后于 6 月 19 日被转送到 Shifa 医院，在那里他于 1995 年 6 月 21 日死亡。据认为他的尸体有烧伤的痕

迹和遭到酷刑的迹象。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但似乎没有透露出有关解剖结果的资料，也没有听说进行了任何调查。

817. 据报告 Khaled 'Isas al-Habal 于 1996 年 8 月 11 日在他于前一天被巴勒斯坦预防性保安局逮捕几小时后死亡。据指称，他被殴打四小时。他的尸体在解剖后于 8 月 13 日交给他的家属，据说没有提供解剖结果。据说巴勒斯坦当局宣布死亡是因上吊自杀所致。然而，据指称脖子上没有上吊的痕迹，而身上、腿上和背上的伤痕则明显可见。据悉，没有进行调查。

818. Suleiman Saleh Musa 据报告于 1997 年 8 月 20 日在伯利恒中心附近的 al Saf 街被巴勒斯坦自治区当局警察逮捕。警察用轮胎锁将他的汽车锁住，因为车停在不许停车地区。当警察来到时他在当场遭到严厉殴打，然后被带到伯利恒中央警察局，在那里他显然再次遭到六名警察的严厉殴打。据报告，他于同天晚些时候住进医院，头部有裂伤、鼻子被打破和左肩有咬伤的痕迹。

819. Mahmud al-Zahhar 博士，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据报告，于 1995 年 6 月 28 日被逮捕并被拘留三个多月而未受到指控或审判。据说他遭到殴打，其程度严重到手臂被打断，他的头发和胡须被剃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820.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4 月 17 日代表包括 Ghassan al-Adassi 和 'Abd al-Aziz Rantissi 博士(51 岁的哈马斯发言人)在内的约 40 人向巴勒斯坦当局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 1998 年 3 月 29 日因与杀害哈马斯领导人 Muhyi al-Din Sharif 有关而被逮捕。Ghassan al-Adassi 据指称于 3 月 29 日在西岸 al-Bireh 的家中被巴勒斯坦预防性保安局逮捕。据报告，在拘留期间他遭到殴打、被剥夺睡眠和双手被捆着吊在空中并据说在拷打之下供认参与了谋杀。据指称尽管他的律师提出要求，但他仍然被剥夺了请律师帮助的权利。'Abd al-Aziz Rantissi 博士据报告于 1998 年 4 月 9 日在哈马斯发表的暗示巴勒斯坦当局介入杀害的声明后被巴勒斯坦警察拘留审讯。据指称检察长同意允许他的律师见他，但他仍然被剥夺了让他的律师或家庭探望他的权利。因与谋杀有关而被逮捕的任何其他人据信均没有获准与其家属和律师会见。

821. 1998 年 5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与意见和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合代表 Abbas al-Mu'mani(为路透社工作的一名个体摄影

师)发出一封紧急呼吁。总情报局的两名武装警察于1998年5月5日在西岸 Ramallah Abbas al-Mu'mani 的办公室无证逮捕了他。据指称,他被单独关押直到5月10日,没有见到律师或他的家庭成员。拘留期间,总情报局的警察据报告对他进行拷打,将他吊在天花板下。据指称,他遭到缆绳的抽打,混身上下都是伤痕,被剥夺了睡眠和食品,在拘留的头5天不允许他使用厕所。在此期间他还被强迫做 shabeh(使人痛苦的姿势)。5月10日上午, Abbas al-Mu'mani 据报告从三楼窗户跳出而逃离总情报局拘留中心,结果摔断了他的腿。据报告,他于同天晚上再次被逮捕并被送回总情报局关押。据指称,自从被重新逮捕后他被单独监禁。据信,对 Abbas al-Mu'mani 的逮捕与路透社1998年4月8日播放的一盘录相带有关,其中被巴勒斯坦当局指控参与1998年3月29日谋杀哈马斯领导人 Muhi al Din al-Sharif 的 Abdel Awadallah 指控巴勒斯坦当局对该暗杀负有责任。

822. 1998年10月16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共同代表 Jamal al-Tawil(一人权积极分子)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指称,他于1998年10月6日在家中被无证逮捕。逮捕他的原因不得而知。逮捕后,5名保安部队的武装成员搜查了 Jamal al-Tawil 的家并没收了他的个人物品,包括计算机软盘、录象带、书和文件。据报告,首先他被带到 Ramallah 的总情报局(mukhabarat)拘留中心,在那里他的妻子获准在他被逮捕的当天看望他。一天后,即1998年10月7日,据指称,他被转送到 Nablus Jneid 监狱。目前他被单独拘留在杰里科的总情报局拘留中心。

意 见

823. 长期单独监禁似乎是允许的,这说明大量酷刑指控是可信的。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采取有效和迅速行动,制定严厉措施,防止和惩处酷刑和虐待,即使当局面临严峻的保安情况也绝对不能作为酷刑和虐待的理由。

四、结论和建议

824. 特别报告员认为他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作为本报告的附件)充分概述了他对该问题的程度的意见和解决它的关键措施,这些意见和措施常常在过去的报告中已经阐明。

附 件

人权委员会关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大会 第三委员会提出的临时口头报告 (1998 年 11 月 5 日, 纽约)

我非常感激委员会使我能服从人权委员会的要求, 就关于我的任务的总趋势和进展情况向大会提交这份临时口头报告(第 1998/38 号决议, 第 30 段)。然而, 要试图在几分钟内充分恰当地完成这项口头报告任务也令人望而生畏。

查明趋势和进展情况最困难的领域是酷刑和类似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发生。在任何一年, 从可靠来源, 通常是非政府组织, 收到的并转交各政府的资料涉及到约 60-80 个国家。每年所涉及的国家并非始终相同, 当然有些国家的出现比其他国家更有连续性。大约在半数国家中, 可以说酷刑被经常使用。

办法从野蛮和长期的极端体罚, 如用工具殴打、用香烟烫、强奸和其他性攻击, 过渡到或多或少较为巧妙的技巧但仍造成剧痛, 如实行电击, 到更具心理性质的办法, 如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模拟处决或其他威胁, 给受害者或与受害者接近的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恐惧伤害。在这些各类办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虽然未能对几年来积累的资料进行彻底审查, 但我的直觉存在一种由体罚向心理折磨的明显趋势, 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一些国家的情况。

酷刑受害者可以是负责执法、维护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怀疑掌握所需资料的任何人或是一名罪犯(其罪证可通过迫供证实)或是他们希望通过威胁制止他从事非法或不受欢迎的行为的人或某一集团的成员。这些人有可能是政治积极分子、工会积极分子、记者、律师、医生、人权维护者以及嫌疑恐怖分子。他们也可能是儿童。

在早先的年代, 多数资料涉及到具有一些真正或想象的政治联系的个人。现在也收到越来越多的资料, 它们所涉及的酷刑受害者据信参与了一般犯罪行为。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对较长期问题的更大认识, 这只能猜测而已。外国人或其他少数群体成员也可能在执法官员手中特别容易受到酷刑或类似虐待。毫无疑问, 政治因素仍然是一严重问题, 特别是在面临武装冲突或持久恐怖主义的国家, 无论是

否已经正式宣布处于公共紧急状态。然而根据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国家法律制度以及根据国际法，酷刑是一项罪行。实际上，其特别严重性不仅仅在于给受害者带来的令人发指的痛苦，而且还在于它是由那些负责维护法律的人所犯。当然，在这样做时他们败坏和毒化了该法合法性的根本。

正如 1993 年联合国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的，酷刑得以继续是逍遥法外现象造成的结果。这种逍遥法外现象有许多原因。它们包括：容许对人进行长期单独监禁，即与包括律师、医生和家庭成员等外界隔绝的拘留，这为捕获者或审讯者进行酷刑提供了机会。为此，被拘留者任凭看守人摆布。

逍遥法外现象的另一原因是检察官和法官不愿相信由被边缘化了或有威胁性部门成员提出的酷刑指控。意识到政府政治部门和有时候意识到感到不安全的一般公众的期望，他们背叛其职业，对所有或至少除最不可抗拒以外的所有酷刑证据视而不见。这在下列情形中可能是如此：决定接受而不是拒绝很可能用酷刑获得的证据；对指称拷打者的起诉。

逍遥法外现象的进一步根源是在国家保安部队染指的案件中存在特别法律准则、程序和论坛。有时肇事者受一般法庭豁免，他们由军事司法处理，或也许更准确地说受到军事司法的保护。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现象似乎开始减弱。有时候，特别安全法庭将知道如何无视屈打成招的断言。

造成逍遥法外现象的这些因素属于既成事实性质。此外还有属于法律性质的原因。这在国家通过旨在免除酷刑肇事者法律责任的措施时发生。这方面的做法可以有：例如法定期限规定得不切实际的短或通过免罪法或实行不要求个人负责的大赦。

当委员会在 1985 年制定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时，许多人希望联合国对其成员的影响将加速对这一祸害的消除。我们距离这一目标仍很遥远。只要执法官员知道使用酷刑比遵守法律更有利于他们的生涯，他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这意味着必须冲破逍遥法外现象的屏障。

多年来在执行委员会规定的任务期间向委员会提出的大量建议中的许多，如果付诸实施，将实现该目标。这里我仅局限于三条建议。第一，在全国一级，国家应保证不容许实行长期单独监禁，即任何期限不得超过 24-48 小时。不遵守这一点应被有关各方视为酷刑指控的确凿证据，而举证责任则在于否认该指控的人。第二，

在国际一级，所有国家应迅速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例，以便将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方面的酷刑肇事者绳之以法。

第三，在超越国家一级，所有国家应保证它们制定立法，允许它们对人权罪行包括酷刑以及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犯罪分子有管辖权。大会长期以来重视促进对酷刑的消除，这令人欣慰。我们都必须加倍努力，确保在新的千年里这一污点不会延续很长时间。

-- -- -- -- --